

三俠劍



明清
八義
三俠劍
(卷十二)

第十二回 押鏢銀金頭虎忿氣鬧皇都 報前仇雲裏霧結黨燒壽棚

話說勝三爺方要說話，庾琪惡狠狠的持杆奔前就打，三爺看着杆到了，身形一閃，遞刀便扎，庾琪霸王倒栽杆，立杆往外便架，三爺一撒刀，庾琪跟着一坐腕子，了杆便挑，老人家身形一轉，將杆躲過，用手中的魚鱗紫金刀接架相還，庾琪一看三爺的工夫，純而又純，勝三爺也暗自佩服庾琪的武術。比我們在場的羣雄那位都高，一旦之間聽信了好人的誘惑，以致跟我等爲仇作對，老人家把自己八卦萬勝刀的招數，施展出來，手推八卦，腳踏陰陽，一招分八招，八八六十四招，一招套六手，一共是三百八十四手，就按八卦三百八十四爻的變通，這口刀施展開了，在先前還不理會，這個招是越走越快，到後來只見一個三爺化成兩個，兩個又化成四個，四個變成八個，四面八方到處都是勝三爺，金光灼灼，亞賽閃電相彷彿，大寨主庾琪動着手留神觀看，不由得就是一皺眉，暗叫自己的名字，庾琪庾琪，人言老勝英家傳八卦萬勝金刀，打遍天下無敵，如今一看，果然是名不虛傳，他年邁蒼蒼，尙且如此，若是他的年歲與我相當，那不就早就輸了嗎，想到這裡，不敢粗心大意，把手中紫金降魔杵的招數，也作了個風雨不透，這個話可是這麼說，庾琪武術絕倫，十八般兵刃件件皆通，如果要是跟尋常之人動手，只要他手有寸鐵，便能接架相還，真要是

遇上敵手啦，本來能耐上就相差不了許多，那個軍刃就不能不說趁手的佔光了，無論庾琪他怎麼高，那天遇上勝三爺，便算是他的個勁敵，若有八寶蛟龍戰桿在手，那是何等的隨便，這條紫金降魔杵可就不行了，未免有些不趁手，庾琪心中也明白，怎奈擠到這裡，那還能說出不算來嗎，兩個人當場動手五十多個照面。未能分出輸贏勝負。閔世瓊一看後悔道，是我一時好勝出頭露面，本打算施展平生絕藝，將庾琪打倒，在衆目之下露這個臉面，焉想到沒露臉，倒現了眼啦。你看看此時庾琪，中了一月牙鏢，寶槍已無，你要等到這個時候過去，也不至於栽那麼大的筋斗哇，一面想着，一面留神觀看，三爺跟庾琪動手，老頭子銀髯飄擺，精神抖出，那個刀的招數往外遞，不亞急風驟雨一般，庾琪的杵稍爲透着有點遲慢，又戰了不足二十個照面，勝三爺刀法改變，刀走下盤，勢若風捲殘雲。兩打敗葉，庾琪一看可了不得了，老勝英不換招我還能跟他敷衍，再要一變招，我軍刃又不應手，焉能够敵的了，倒不如想個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法子，冒險賣個破綻，只要勝英往裏進招，我再設法贏他，庾琪把主意拿妥，一看三爺的刀正是枯樹盤根橫斷自己的雙腿，庾琪腰間用力，脚尖一點地，往起一縱，下面躲三爺的刀，紫金降魔杵在三爺面前一幌，然後抹轉身形就走，三爺久闖江湖常臨大敵，就得說是老成幹練，一看庾琪這一走，准知道不是脫逃，一定是別有絕招，打算引誘我追趕，你說我要是不追，到叫他小看於我，莫若我留住神往前追趕，倒看看他有何等絕招，想到這裏說道，庾寨主往那裡走，說着擎刀往

前一縱，已然來到了庾琪的身背後，雙手捺刀够奔庾琪後脊背便扎，猛然間就見庾琪把身形一轉，紫金降魔杵照定魚鱗紫金刀，往下便砸，這一杵砸下去，並無響動，庾琪就知不好，將然往回一撤杵，魚鱗紫金刀由打上面蓋頂劈來，原來三爺雙手捧刀刺是假的，容着他的杵往下走，三爺的刀撤回往上去，杵走空啦，刀也到啦，庾琪怎躲，焉能够來的及，緊閉雙睛，一偏腦袋。這刀就在左肩頭，斜肩帶臂，就聽吱吱一聲，把庾琪切了個大斜磕，撒手扔杵，死屍倒地，勝三爺撤軍刃縱出去，搥銀髻扭項回頭觀看，長歎了一氣口，向着庾琪的死屍說道，庾琪你死在九泉以下，休怨我勝子川意狠心毒，皆因是你禍由自取，這句話未說完，在旁邊大個子孟金龍說道，好小子給我軍刃罷，說着話邁開兩條杉高腿，來到當場下腰拾起自己的軍刃，往背後一插，此時再看藏龍烏的羣賊，一個個全都是踪跡皆無，只有掌燈球火把這些個嘍兵，全都跪倒塵埃，口口聲聲求老達官饒命，三爺一擺手道，你等大家起來，我不殺害你等，大家嘍兵破頭起來，全都是歡天喜地，又問了問山寨中，還有爲首之人沒有，嘍兵小頭口答言，此時連本山帶外來的寨主一個皆無，三爺聽罷點了點頭，這才叫衆嘍兵頭前引路够奔聚議大廳，大衆羣雄到了聚議廳裏面，打發小弟兄們各處送信，叫鏢局子的人全都到聚議廳聚齊，通知官軍，全都進了山寨，沿山放卡，以防賊人有餘黨暗算，工夫不見甚大，老少羣雄全都聚齊外面，諸事已然安排停妥。此時天色已然東方發曉，三爺這才把嘍兵頭目叫過幾個來，問問他們鏢銀現在存放何處，小頭目

答應一聲，帶領衆嘍兵工夫不見甚大，把鏢銀取出，三爺吩咐他等把殺的賊寇，抬到後山掩埋，全都辦理完畢，查點人數從中就少袁氏兄弟兩個人，有人跟三爺把話說明，袁龍闖暗道被害的話，此時他兄弟袁虎在垂蓮坡下，看着他兄長的死屍，三爺聽到這門，心中未免難過，趕緊派人把袁龍的屍身抬上聚議廳，天明購買棺木，由打前山好抬回銅山縣，工夫不大，袁龍屍身抬了來。後面跟着袁虎，哭的跟淚人兒一般，老少羣雄看着這般光景，心中也是難過，大家用言語勸慰，才止了袁虎的悲聲，此時已然是天光大亮，命嘍兵打淨面水，大家梳洗已畢，用完了茶點，三爺一看諸事全都完了，就要打算從此起身，也不回銅山縣了，就在這般光景，就聽外面南無阿彌陀佛一聲佛號，進來一個和尚，大家留神觀看，非是別人，正是鎮龍王廟的住持常慧高僧，勝三爺趕緊抱拳說道，叟叟我打量是何人，原來是高僧，藏龍島之事，若非高僧從中輔助，勝某焉能够得回這兩萬四千兩鏢，銀子倒是小事，我這個筋斗栽不起，沒別的我這裏謝謝了，常慧一聽遂說道，勝老英雄倒不必客氣，我所求之事，還望老人家你多多少的分心，適方才我由打本山嘍兵裏面，已竟度脫下了五百兵，站堂的僧人，其餘還有飯依的不少，我是一概收留，惟獨這筆佈施、請你分神對着本縣縣太爺婉言勸化，三爺一聽點了點頭，遂說道高僧放心，此事託我的老哥哥白玉祥帶領你前去縣衙面見楊大老爺，說明高僧從中出力的原由，當然能够辦，到後來果然把這座藏龍島改成了佛門善地，建築之費可就是藏龍島山寨積蓄，這是後話，並不多表。

三爺打發小弟兄下山，買了一口棺材，把袁龍裝殮起來，備好路費，命袁虎帶着他哥哥的靈柩，回歸故里祖塋下葬去了，藏龍島暫交四位守備率帶官兵彈壓，等着上憲公文批到，再行辦理，諸事全都辦理清楚，三爺跟大衆羣雄告辭，回家的回家，回櫃的回櫃，白玉麟帶領常慧回銅山縣衙，不必細表，單說老人家勝三爺僱好騾馱，查點鏢銀全都預備停妥，打發三太到徐州府把鏢局子夥計，全都叫了來，帶着原班小弟兄，三太，香五，茂隆，李煜，金頭虎賈明，押着銀兩，由打藏龍島動身，可就走下去了，在路途之上也無非是饑餐渴飲，曉行夜宿，書是有事即長無事即短，非止一日，這一日天交正午，來到了北京城前門外，到了西河沿，把鏢銀交給了恒和號，取了收條，給了腳錢，把騾夫打發走了，全都辦理完畢，爺兒六個這才在打磨場裏面，路西鴻興客店住下，叫店裡夥計預備酒飯，晚飯用畢，天已掌上燈，勝三爺手理長鬚，嘆了一口氣，向着衆小弟兄說道，你看這一號買賣，費了多少週折，到了今天這才算完事，你我明天休息一日，順便看看王熙王大人，問問銀龍他等到了北京城，可還有挪動的消息沒有，爺兒幾個閒談。够時候安歇，次日天明起來，老人家勝三爺也是一路的勞乏，身上覺着不大爽快，這才叫了一聲三太，我本打算今天帶領你等，前去王大人府中請安，怎奈我有點兒懶怠動，你拿我的名帖，帶領着你這幾個兄弟，前去王大人府中替我請安，把我身上不爽，對着王大人說明，一路之上可不准你等招惹是非，此地乃是天子脚下，可不比鄉間村鎮，走在街市以上，不可多管閒事，你們

也不必在城裡走，由打城外頭够奔朝陽門，進了朝陽門，打聽東單牌樓金魚胡同就到了，我本有心叫三太一個人前去，怎奈你等跟銀龍都是小弟兒，不叫你們見個面，你們也是不痛快，故此我才叫你們一同前去，可有一節，你等四個人，全都要聽從三太的約束，如果誰要不聽約束，回來稟我知道，我定要責罰。衆小弟兒聞聽，大家一齊點頭答應，這才帶了三爺一張名帖，弟兄五個出離了鴻興客店，够奔東便門出城，順着城牆根往前走，工夫不見甚大，來到朝陽門切近，正然往前走，就見前面圍着一羣人，裡三層外八層，圍了個風雨不透，衆小弟兒不知這是什麼事，走至在近前跟人家打聽，有愛說話的告訴他們，這是摔腳場，裡頭這位老師姓冷單字名豹，外號人幫一統碑、講究摔腳，也無論你有多大工夫，搭手就把你扔躺下，這是帶着他的徒弟在這裏練呢，這哥五個一聽，摔腳場這三個字狠透着新鮮，連三太也打算要看看，小兒五個口中喊着，借光分開了衆人，擠到裡面一看，那裏面正摔着呢，你躺下我起來，互有勝負，看來看去又來了一個大高個兒，跟一個矮個兒，兩個人各自披戴了搭連，用丈繩將腰繫好，別看一高一矮，兩個人搭上手還是真不含糊，當場轉了好幾個灣兒，誰也沒把誰摔躺下，猛然問那高身量的一伸腿，那個意思是要打算用別子，把這個矮個兒別倒了。那矮個兒一看，往前一貼身，那個意思打算要用倒口袋，又名調腰，把大個兒倒出去，大個兒的別子也伸進腿去了，小個兒使倒口袋。可是也進了身啦，兩個人一較勁兒。按說使倒口袋的，應當把大個兒倒出去才對呢，沒

想到矮個兒大概工夫解啦，招可是好招，怎奈力氣不佳，進了身往起倒，倒不動，大個在後面一摟他，往下一按，把矮個兒給壓爬下了，說行話這叫落架，賈明不由得高聲喊道，好麼，這一擡子不大要緊，在襪連旁邊站起一個人來，把面目往下一沉，遂問道，這是那位師傅，賈明留神一看，但只見說話的這個人，細高條的身材，細腰扎背，雙肩抱攏，身穿白棉綢褲襖，脚穿窄腰靴子，上下滿幫子白花，往臉上觀看，粗眉環眼，大蒜頭鼻子，四字開口，通紅的咀唇，一雙元寶耳朵，黑漆漆臉面，黑中透赤，漆黑一條髮辮擰鍋圈，前後有風流穗，小辮在腦袋盤着，問了一聲這是那位師傅喊好，賈明答言說道是徒弟，人家一看賈明這個長像，遂一皺眉，暗想道，這個長樣太難看了，又粗又矮，兩頭尖好像憂憂，別看長的難看，穿的不錯，渾身上下一身青緞罩體，腳底下抓地虎青緞靴子，拾掇的倒是緊趁俐落，這人看罷，心說不問可知，這小子也能摔兩下，看罷這才一點手請進來吧，賈明一聽人家點手叫他，他也說，請進來就請進來吧，賈明邁步走至在場子裏面，往當中一站。這個人帶笑說道，我們要領教領教，賈明答言道，咱們就領教領教吧。這個人用手一指揮脚的襪連你穿上，賈明說道你穿上，這個人微微一陣冷笑。遂說道我的外號，人稱叫一統碑，摔脚而歷沒穿過襪連，這渾身上下你愛抓那裏就抓那裏，愛擄那裏就擄那裏，我是不穿襪連，賈明一聽這人說道，原來你跟我脾氣一樣，我向歷摔脚也不講穿襪連，一統碑一聽無法，遂說道既然如此來吧，說着邁步順着場子轉灣兒，按說兩個一同轉，

這就叫走行門遛過步，步眼查上啦，這才能够搭手，今天人家冷豹順着場子這麼一走，賈爺不道的，人家轉，他也跟着轉，人家在外面轉，他站在原地不動轉，一統碑冷豹看着，不由得好笑，我打量是怎麼一位够看的，原來是個外行，你這不是白找倒霉嗎，想到這裏往前一貼身，伸手撈住賈明的脖領。往懷裏一帶，他那個意思，打算把賈明撈住脖領一帶，下面伸腿一絆，那不是拿過來就把他扔出去了嗎，焉想到他往懷裏一帶，賈爺一伸手撈住了一統碑的褲腰帶，冷豹一看哎喲，不是外行，他這一伸手，還是真有門兒，他這是打算要抱我，一統碑冷豹，恐怕賈爺玩藝不少，抱住他摔出去，那麼一來，這個場子可就算踢了，因為什麼呢，外號叫一統碑，就像石碑一樣，只能立着，沒有躺下的時候，既然有這個外號兒，你說要是叫人家把他摔躺下，那豈不是把一輩子的威名，一旦喪盡，冷豹就得說是久經大敵，對於摔腳。頗有研究，要不然也得不了這個外號兒。今天他一看賈明要抱他，不知道他還有什麼招兒，他這才不敢怠慢，趕緊一伸右腿，用了個蘇花，要說摔腳裏面，這個蘇花的用處可大啦，比如說。人家要是貼了身，不知道人家有多大能為，倘若隄防不到。被人家就許給摔出去，故此才用這個蘇花，把人家的腿繞住了，無論他多麼能摔，先不至於扔躺下，今天一統碑冷豹一看，賈明抱住他的腰，可就用着這個救命招了，趕緊用蘇花一盤賈爺的腿，賈明身量矮，人家個兒高，冷豹伸腿一用蘇花，賈明一低頭，腦袋正在人家大腿腋子那裏。賈明一看正合適，我要不給小子你個厲害，你也不知道我是

誰，賈明想罷一張嘴，照着人家大腿腓子就是嚙口，這一口還是真咬着了，一統碑冷豹只疼的兩條腿發軟，趁勢賈明又往下一按，冷豹站立不穩，躺在了埃塵。人家躺下，賈明這才撒手，一統碑冷豹一咕嚕身爬起來，衝着賈明把眼一瞪，我說你這個小子，懂的摔腳的規矩不懂，摔腳講究的是手眼身法步，肩肘腕胯膝，在這十個字裏，你要能够把人摔倒，那算起你的能耐。還別說是摔躺下我，這裏是官脚場，摔死一概不論，絕不能讓你抵償，可有一節，這十個字裏頭，並沒有那個咬字，你張嘴咬我，你是什麼意思，賈爺聞聽一笑，遂說道，冷豹你有所不知，你們這裏摔腳，跟我們那個地方摔腳規矩不一樣，你們講什麼手眼身法步肩肘腕胯膝，這個我倒不知道，我們那個地方摔腳的規矩，也有十個字，跟你們這北京城一個字也不一樣；冷豹一聽就是一怔，遂問道你們是那十個字呢，賈爺答言說道，我今天所用的就是我們那十個字裡頭的，我們那裏講究搶打擰撞咬死從良跑，其中不是有個咬字嗎，一統碑冷豹把話聽完。心說這那裏是下場子摔腳，分明是前來打攪，真要是換個樣兒的人，我也不生氣，就衝着你這個長像，今天我也不能叫你白白的咬了我這下，想到這裏，把二目一瞪，用手點指說道，你這分明是前來攪我，小子你也不打聽打聽，我一統碑冷豹是好惹的嗎，說着話扭頭回頭，叫了一聲徒弟們，動手打這個醜鬼，大衆徒弟們一聽，脚也不摔啦，一個個拉刀槍棍棒趕奔前來，賈明一看不好，常言說的好，三拳難敵四手，好漢架不住人多，我還別吃他們這個當面虧，想到這裡墊步擰腰往外一縱

，回手由腰間把包袱取下來，打開蕪花蝴蝶扣，由裏面取出一隻鑊鐵杵。然後空包袱向腰間圍好，手擎軍刃將要往上迎，這麼個工夫，就見哧哧的山打外面縱進來的，三太，香五茂隆，李煜，各自擎練子錘，練子槍，大扑刀，短尖刀，來到了當場，這個地方就叫兔死狐悲，物傷其類，三太在旁邊看着賈明跟人家摔腳師傅搗亂，本來心中就非常不喜歡，暗道兄弟你這是何苦，老師何等的囑咐，不許你大家在外面鬧禍，今天你這個舉動，這不是故意找事嗎，後來一看賈爺跟人家冷豹摔腳，三太還以為這個冷豹既然設立場，當然他的工夫錯不了，賈明如何能够摔的過人家，也無非當場栽個筋斗，就算完了，焉想到賈明不說理，他不跟人家摔，用咀咬人家冷豹的大腿，黃三太知道這場事要鬧壞，將要跟楊香五說，就在這般光景，冷豹吩咐一聲，叫徒弟們動手，三太尋到這裏可着急了。無論如何也不能叫他們把賈明打了，莫若我等各兵軍刃，圍將上去，他們要是胆小，這場事就許完了，三太叫了一整衆位賢弟亮軍刃，攔住這一起，動手不動手，大家可得聽我招呼，小弟見們答應一聲，這才各亮軍刃。來到了當場，爲首的就是黃三太，左手抱刀，拱了拱手向着冷豹說道，朋友，你先別忙，真要打的話，你先把這看熱鬧的衆人散散，撞着別人倒多有不便，三太兩這句不要緊，一統碑冷豹聞聽，上打一眼，下打一眼，打量他們這幾個人，一看各個都是短衣襟，小打扮，拾掇的緊趁俐落，面目之上，都帶着英勇之氣，不問可知，全都是身披武術之人，并且各帶趁手的軍刃，冷豹看能不由得可就吓了一跳，猛然間

想起，哎喲是了是了，這才趕緊抱拳說道，衆位請回去吧，現在咱們這段事，有人出頭了着呢，咱們要是再套了過節兒，豈不是給人家來人，臉上不好看嗎，衆位請回事情完了我再道謝，冷豹把話說完，還未及三太答言，旁邊金頭虎賈明說了話啦，對對對，有人了着呢，了不了回頭再說，三哥咱們先回去，說着話賈明轉身就走，三太，香五，茂隆，李焜，自自在後面跟隨，出離了摔腳塢，各自把軍刃包好，順着道路往前行走，三太心中納悶，你說方才冷豹他所說的話，是怎麼回事呢，書中代言，三太他那裏知道，北京城的摔腳塢子，要說官腳，是那城都有，可有一節，摔腳的跟摔腳，全不聯合，不相不聯合，反個你不忿我，我不忿你。冷豹的徒弟跟西城，花牛高東山的徒弟，因爲在一處比腳，越比越仇。可就戰鬥起來，兩方面的老師，全都打賞給自己的徒弟爭個臉兒，也爲的是露自己的威名，就皆因這事，是越鬧越。約羣動衆，馬上裏已然打了好幾次啦，要怎麼買出據人家兩塢子，冷豹吩咐一聲徒弟們，各拉刀槍棍棒，摔腳塢裡面，原來就沒有軍刃，就皆因兩下裡鬧事，各自防備恐怕有人前來打仗。冷豹所說的從中有人了事了，了事的這位可就是索親王的少爺元祥元貝子，這個元祥自從打幼小之時，就愛惜刀槍棍棒，他可不是打算把技術學到身上，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他所爲的就是，帶着他府內一干打手，走到外面遇見事的時候，別讓人家把他打了，因此他的府中，請着一個武術的教師，姓盧單字名堯字繼先，別號人稱萬里雲烟獨角獸，此人武術倒不怎樣，就是眼快，所以他才得了這名

一個美稱，元祥就仰仗虞堯身通武術、在外面無所不爲，也別管是大姑娘，青年的童子，只要叫元貝子看對了眼光，無論如何，他也得設法給人家糟踏了，并且交結四城的土棍，作爲手下的走狗，這些土棍，全都甘心抱粗腿，東城一統俾冷豹，跟西城花牛高東山，兩下裏鬧，別人可就託門子，託到元貝子這裡，故此他才要出頭露面，從中排解，約期給他們兩個人見見面，就完了，今天賈明櫻場子，冷豹本就多心，後來叫徒弟們一拉傢伙，三太等一出動，冷豹可就明白了，不問可知，一定是花牛高東山煩來打仗的，所以才沒敢動手，容着小哥兒幾位走了之後，冷豹這才叫過一個聰明的弟子，別號人稱機伶鬼侯三，叫他在後面看着，這幾個人是那裏的，倘若事情了不了，咱們好作防備，機伶鬼答應一聲，出離了摔腳場，在後面尾隨了不表，單說三太小哥兒五個，進了朝陽門，够奔金魚胡同，工字不大，來到巷口，限人打聽，路北大門，就是王熙王夫人的公館，五個人來到門前，看了看大門緊閉，三太上了台階，手打門環，連喊了兩聲，裏面有人答應找誰，呼的一聲門分左右，由打裏面出來一個人，身穿藍布大褂，腳底下青鞋白襪，頭戴青紗小帽，年紀有四十來往，倒是樸實的樣子，開了大門留神觀看，一看三太等這小哥兒五個，瘦的瘦，胖的胖，醜的真醜，俊的真俊，全都是年青的後生，看罷這才問道，幾位少爺找誰，三太答言，此處可是王熙王夫人的公館，我找一位姓蕭的。蕭銀龍蕭守備，可曾在府裏頭沒有，那人一聽，趕緊問道你貴姓，三太報通了名姓，那人說了一聲稍候，我進去叫守備

老爺出來接待你哪，說着話轉身往裏走，工夫不大，蕭銀龍由打裏面出來，大家見面彼此行禮，銀龍這才問道，哥哥兄弟們，這是多怎來到北京城的，三太說道，昨天將然到的，兄弟您跟大人到了多少日子啦。銀龍答道，來了日期不少了，此處非談話所在，裏面請吧，銀龍把這哥兒五個讓到差官房，到了裏面落坐，手下人獻上茶來，這才彼此把經過之事，各自備述一回，一直說到勝三爺，打發他們前來給大人請安，可就沒提賈開攪拌腳場子這件事。把話說完，三太一伸手取出拜帖，叫銀龍拿着到裏面回稟王大人，銀龍拿進去。一時出來，向着衆人說道，大人有請，三太等開聽，趕緊站起身形，銀龍頭前帶路，後面跟着這小哥兒五個，到了後面三房，家人打起簾籠，大家進到屋中，見着玉熙王大人請安，三太就把三爺說的話，向着大人一回，王大人心中喜悅。遂命銀龍陪到外面，招待他們吃過了晚飯再回去，三太趕緊相謝，這才辭別王大人，由上房退出來，到了差官房，又坐了一會兒，這才彼此告辭，銀龍送到門外，抱拳作別，三太等出離了王大人公館，順着原來的道路，回歸打磨廠鴻興字棧，見着三爺就把給王大人請安之事，一一的回明，照樣沒提朝陽門外摔腳場子的事，不表這哥兒幾個在店內住宿，單說侯三在後面，暗含着跟隨三太等弟兄五個，一直跟到金魚胡同暗中觀看，一看這五個人進了王大人公館。機伶鬼可就倒吸了一口涼氣，心說可了不得啦，花牛高東山託的門子真不小，原來是王欽差王大人手下的差官，這幸虧是剛才沒動手，真要是把人家打了，那還了得麼，機伶鬼侯三思了好半

天，將然要撤身回來，就見這幾個人又出來了，侯三容着三太等走遠，仍然在後面暗地隨，跟來跟去，可就跟到打磨廠裡面，鴻興客店的門前，侯三一看衆人走進了店，就是怔，暗想道：就憑我這麼聰明，今天我就看不明白這幾個人是幹什麼來的，想到這裏這才走上前去，向着門前站着的夥計一抱拳，說道：辛苦你哪，我跟你打聽點兒事，方才進去的那五位是在你店裏頭，住的客人嗎？夥計答道：不錯，昨天住下的，有什麼事嗎？侯三說道：倒沒有什麼事，我看看眼生，故此打聽打聽，夥計接着說道：你還真說對啦，本來人家就不是此地人，他們是十三省總鏢局，跟着老鏢主勝英，昨天押鏢來的。住在我們這裡，你怎麼會看着不眼生呢？纔恰是侯三聽罷，帶笑說道：是是是，這我就不問的摔了，你忙吧，改日再談話，說言轉就走了，一直來到朝陽門外冷豹的摔脚場子，見着師傅，就從自己調查之事，從頭至尾。說了一遍，一統俸冷豹聽罷，心說你們要是王大人的差官，我還不敢惹，真要是保鏢的，我可不能讓你欺辱，又一想且慢，我跟花牛高東山鬧事還沒完，再要惹出事，那就顧東顧不了西了嗎？再一說十三省總鏢局的老勝英，三只金鏢，甩頭一只，掌中一口魚鱗紫金刀。聞蕩江湖威名遠震，真要講究動手打仗，還別說是我一個冷豹，就是有個十個八個的，也是白給，這個好事不如無，我就算吃個啞吧虧，也栽不了多大筋斗，冷豹心氣往下一平忍啦，單說老人家勝三爺，當天晚晌跟幾個小弟兄弟商量，打算明天早起登程，回歸十三省總鏢局，別人還都不說，惟獨這位金頭虎賈明。他暗含着跟

三太等商量，打算要求老人家多住一天，好容易來到了北京城，逛一天也不算晚，三太等也是想着在北京城，多遊逛遊逛才好，哥兒幾個早已計議停妥，今天一聽三爺說明天要起身，大家這才一齊說道。老人家我們幾個人，皆願意在北京城遊一天，這話跟三爺一說，老頭子一聽，雙手攏定銀髯思想，按說這個時候沒有什麼逛頭。可有一節，他們衆人都是年青之輩，初次來到都城，豈說要是不答應他們，未免顯着我不順人情了，常言說的好，爲人長者不可不慈，三爺想到這裏，帶笑說道，我早知道你有這麼一要求，皆因你等都年青貪心的心盛，我也不能不准你們，這麼辦，明天清晨起來，我也跟你們一同出去遊逛，因爲什麼呢，可不是老小孩兒，皆因我放心不下，有我同去，可以防止你們在外面闖禍，早飯也不在店裏頓吃，咱們找一個有名的飯莊，早飯吃畢去到前門外，逛逛天橋，够了時候咱們去打磨廠肉市，裏面有一家戲園子，字號是廣和樓，明天是頭一天開張，聽說名角不少。咱們爺兒幾個包一團扇，痛痛快快聽一天戲，後天早起赶路，回咱的鏢局子，衆小弟兒們聽着，一個個都是心滿意足，樂不可言，金頭虎賈明叫了一聲三大爺，要不我總跟着你，不跟顧着我爸爸呢，你比我爸爸強的多，倘要是你們到了百年後的時候，我不哭我的爸爸，我也得哭你哪，三爺一聽賈明滿咀裏胡說，遂說道趕快安歇去吧。一夜晚景無書，次日清晨起來梳洗已畢，用過了茶點，告訴店裏的夥計，照應店門，老少爺兒六個。遛遛達達出離了鴻興客店，順着打磨廠東口出來，各處遊覽，到了吃飯時，找了一座大飯

莊，用過了早飯，天色離着開戲的時候尙早，爺兒幾個這才夠奔天橋，到了天橋看了看，也不過是打把式，賣藝，算卦、相面，以及賣各種吃食攤子，在四週圍有幾座大蓆棚，也有椰子，也有二簧，全是些個大棚戲，人烟非常稠密，三爺一看，也沒有可看的，還不如早早到戲園裏面沏壺茶一坐，等着聽戲，倒比這個天橋強，老人家遂帶小弟兄，回歸打磨廠，到了廣和樓茶園門前，看了看將然才上座，三爺帶領衆人，邁步進了戲園子，到裡面一看池子裏面的人，已竟滿啦，惟獨對面樓上清清淨淨，一個座還沒上，三爺一看，這個地方倒不錯，帶着小弟兄們够奔樓口，順着樓梯上樓，到了樓上老人家就在正當中，一張桌上落坐。小弟兄們在四週圍着坐了，樓上看坐的夥計，看了看三爺，趕緊走過來笑嘻嘻的說道，老爺子你才來啦，三爺點了點頭，夥計把茶沏了來，拿了六個茶盃，老爺兒幾個吃茶等着開戲，聽戲的主兒可就越來越多，就在這般光景。猛然間由打外面進來一個人，尖頭頂，大下巴，蒜頭鼻子，翻鼻孔，半截眉，黃眼珠兒，錐子耳朵，薄片咀，身上穿白綿綢褲褂，外單白棉綢大褂，腳底下白襪子，青緞子鞋，手裡頭拿着一個打馬的籐鞭，後面還跟着幾個彪形大漢，由打下面順着樓梯上來，來到上面，一眼可就看見三爺了，向着夥計問道，這是幹什麼的。什麼東西，看坐的夥計趕緊跑過來，口稱文三爺你才來，這小子用手一指三爺這一張桌說道，猴兒崽子我問你，這是幹什麼的，夥計一聽，就是一怔，遂說道，這不是您一塊兒的嗎，這小子吓的碎了夥計一臉唾沫，誰他媽的跟他是一塊兒的

• 赶快墊上草紙給我捏開，勝三爺聽得明白，這分明是說我呀，不由得可就是一怔，心說這個地方可真了不得的，都是聽戲的，我也花錢，他也花錢，他出口傷人，豈有此理。老頭子想到這裏，吧噠一抖，領下銀鬚，將身形站起，那個意思要過去問問他，就見戲園子夥計，向着那人耳邊低言悄悄說了幾句，那人皺着眉頭說道，快讓他給我滾開，我先到下面看看爺來了沒有，說着話轉身下樓，看坐的夥計趕緊走到三爺的面前說道，老爺子你別生氣，這個錯可是在小子身上呢，三爺並不着急，遂問道：你說說這是怎麼回事，難道說有意欺生不成嗎。夥計這才從頭至尾，把裏面內情由，跟着老人家一說，書中代言，方才說話的那個小子，非是別人，乃是索皇親索王爺府裏的管家，專門伺候大小爺元祥的，姓名福外號人稱坐地炮，這小子善於房中術，元祥自幼有龍陽之癖，兩個人雖然是主僕，暗含着就是同性的夫妻，故此這小子在元祥手裏，說一不二，言聽計從，今天他們這是幹什麼來呢。前文書已然表過，東城土棍首領一統碑冷豹，跟西城的花牛高東山，因為徒弟鬥毆，兩下裡鬧起事後，有人給元祥傳過信去，他要從中出頭了結，約定了今天的日子，趁着廣和樓頭天開張，把正面樓的座完全定下，聚集四城的土棍，在此搭和見面，這四城分東西南北，南城差不多都是養妓女開娼窩，以及販賣人口的，平常出來都是錦綉纏身，綢緞裹體，北城都是吃銀庫倉庫。這一行居多，人稱北城倉庫兩面，東城販賣牲口爲一霸，叫東城的驢馬販，西城就是旗民，從中最沒人敢惹的，就是紅帶子黃帶子，所以西城就叫

紅黃兩棵帶，今天元祥在廣和樓定好座位，打算請四城的土棍前來，他給冷豹高東山搭和。看了看天够了時候，他這才打發坐地炮文福，頭前來看看，這小子將然一上樓，就看見三爺他們老爺兒幾個了，文福一看，不但不認識。并且這幾個人還都是外鄉人，他這個氣也就來了，向着夥計問道，這是幹麼的。夥計一聽，就知道壞了事啦，剛才三爺來的時候，夥計還以為三爺跟元祥他們一起呢，也沒問就把茶油過來了，此時一聽文福問是幹什麼的，自己准知道錯了，這才趕緊走過低言說道，大爺你別着急，你一問，把我也給吓糊塗了，剛才他們對我說啦，這個老頭兒是我們掌櫃的干老兒，年青的都是他的姐夫妹夫，他們在這裡先坐坐，回頭你老一來，就讓他們躲開，我這就告訴他，讓他們走，坐地炮文福一聽，是掌櫃的親戚，沒好意思說別的，只說了一句快給我滾開，說完了下樓前去接待元祥，夥計這才走過來，把裏面情由對着三爺一說，沒等三爺答言，復又接着說道，老爺子你想想，這可不是欺辱人，實在是人家先定的座，錯兒全在小子的身上呢，慫上樓的時候，我要問問可就沒事了，沒別的老爺子。你老可憐可憐我，作這份苦事不容易。慫被多大屈，都算在小子的身上積德了，你老遷就遷就吧，老人家勝三爺聽能夥計這片話，原來情有可原，這才說道，既然如此，你就給我們幾個人。別處找座吧，夥計一聽，抬頭往左右就看，一看東西兩面樓上，此時已然坐了個滿滿當當，淨說凳子就加了一百多個，那裡還有空座，夥計看罷着急，猛然間一眼可就看見，在東北角有一張桌，坐着的正是掌櫃的岳

父岳母小姨子等六七個人，夥計着罷、心中喜悅，趕緊到下面跟掌櫃的把話說明，就把他老丈人，一家子這張桌讓給了勝三爺，人家走了，夥計拿着壺盃，三爺帶着小弟兄們挪過去，將然將身形落穩，就見由下面上來一夥人，頭前走的可就是坐地炮文福，帶着一位年青的少爺，穿著打扮非常闊綽，身上穿白綿綢褲褂，外罩品藍綢子大褂，身穿着一件鐵桿紗的巴圖魯坎肩，上面的鈕扣都是金鑲藍寶石，燦燦的放光，脚底下青緞子薄底官靴，臉上觀看，光頭不戴帽，黃焦焦的頭髮，梳着一條大鬆辮兒，擰鍋邊兒，前後留風流鬚兒，黃白淨子。兩道細眉，一雙圓眼，高鼻梁，薄片子咀，兩只元寶耳朵，一看就知道是酒色之徒，手中拿着一把金漆摺扇，一搖一擺，由下面上來，身背後緊跟着七八個，打扮全都是手下人的模樣，手中全都拿着各種應用的物件，三然正爺觀看，就聽文福說，爺你老坐下吧。他們大家還全沒到呢，此人就是索皇親之子，元祥大少爺，元祥將身形向當中一坐，叫了一聲福啊，教師爺怎麼還沒來呢。文福用手一指說道，爺你老看，這不是來了嗎，大家留神觀看，由打樓口走上一個人來，赤紅臉，尖腦門，左額角上有一個肉瘤，鼓起多高，半截眉。黃眼珠，秤案鼻子，大咀岔，兩只薄片子耳朵，額下一部挽白髻，身上穿藍緞子褲襪，外罩灰綢子大褂，脚底下薄底青緞子快靴，腦袋上花白的小辮，挽了一個揪兒，來到了元祥這張桌說道，少爺早到啦，元祥說了一聲將到，請坐吧教師爺。來者正是索皇親府中的教師，姓虞名堯字繼先，別號人稱萬里烟獨角獸，就皆因他腦袋上有一個

癩兒，虞癩在元祥上垂首落坐，跟着由打下面又來了十來多位。爲首的這人細高條的身材，小弟兒們一看認得，正是朝陽門外摔腳場的老師，一統碑冷豹。到了樓上一擺手，叫幾人來這十幾個人，全都移面落坐，自己來到元祥這張桌兒，向上行禮說道，爺在上，小子冷豹給你請安，想不到這麼點兒事，又讓爺跟着生麻煩氣，小子我先謝謝你，說着話又請了兩個安，元祥看着撇着咀說道，你先旁邊坐下，回頭人都到齊了，我還有話說，冷豹一聽趕緊退下去一旁落坐，冷豹將然退下去，就聽咚咚咚一陣樓梯的聲音，由打下面上來三十多位，爲首的就是三個人，正當中是個大個子，黑沉沉的臉膛，大辮子，一身肥肉。穿打扮非常闊綽，正是南城的首領，姓蔣雙名玉坤，人稱蔣大個兒，左手托着烟碟，右手薰烟往鼻子上抹，遠遠的看着鼻子底下，亞賽一個蝴蝶相彷彿，在上垂首的是個小矮個兒，也不算很瘦，就得說是車軸漢子，身穿土黃布的褲襖，腳底下白襪子，大洒鞋，細眉小眼，漆黑髮辮，正是北城倉庫兩面的首領，姓郭雙名寶成，外號人稱都叫他郭包魚，下垂着可就是西城的花牛高東山，他乃是白帶子旗人，因爲他是白癩風的臉膛，腰圓力大，才得了這麼個外號，叫作花牛，三個人來到樓上，先給元祥請安，然後又叫人把冷豹請過來，四個人見了面，全都客氣一番，然後就在元祥這張桌上落坐，其餘的人位，全都分坐在別的桌上，夥計手忙腳亂，張羅着沏茶，就在這般光景，就聽元祥說道，我要與你們隔幾個日子不見面，你們這毛病就全出來啦，又不是誰不讓誰活着。犯的着班師動衆的這麼拚命

嗎，北京城馬上說話，四城就數你們四個人，你們就應當聯絡在一起，你幫助我。我幫助你，對待外人。那才對呢，你們可好，動不動的，自己就跟自己幹上了，你們這個地方就不叫光棍，並且鬧事就打出人命來，豈不是越打越仇，那還交什麼，你想打得遍地仇人，人家明着都不惹你，暗含着他不算計你嗎，常言說的好，暗劍難防，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旦無常萬事休，等着沒有了你這口氣，你還闖什麼光棍呢，還有一說，准要講到打上。你們打的了嗎，也別說世界之上，有了名的大武術家，就拿我說吧，我也沒有多大能耐，一輩子我也沒收徒弟，就是傳了一個人，大概你們也有個耳聞，這個徒弟那時候我也沒打算收他。怎奈他跟前跟後，死活的央求，我才點頭答應，也沒教給他別的，就教給他一手暗器打三只鏢，此人現在江寧府立松棚英雄會，開十三省總鏢局，姓勝名英字子川，別號人稱聖手崑崙金鏢老勝英，闖蕩江湖，走遍南七北六十三省，就得說名震四方，那不過是我的一個小徒弟，這句話尙未說完，就聽東北有人高聲喊道，吹牛皮說大話，他可不是東西，大家留神一看，說話這個人。長得有橫無豎，形容極醜，一統碑冷豹他一看，非是別人正是昨天攪場咬了他大腿的那個人，五個人全都在場，另外還有一個白鬍老頭兒，冷豹這時心中可就明白了，不問可知，這個老頭兒，准是十三省總鏢局的鏢主，金鏢老勝英，這小子二眸子一轉，計上心頭，暗想道，我何不如如此如此，也好報他咬我之仇，想到這裡，遂說爺別言語了，說話的這個人，正是十三省總鏢局的，他們保鏢各個都有把式。倘若說

僵了，動手吃了他你的虧怎麼辦，元祥聽見有人一罵街，這個火兒就起來了，冷豹又這癩一說，這小子是衆目之下，羞惱交集，站起身形說道，那裡來的野小子，敢在我的面前罵街，滾過來你也有看爺的厲害。金頭虎賈明，跟三爺在一處吃着茶，因爲天時尙早，還沒開戲，故此坐在那裏聽人家了事的講話，在先元祥論光棍鬧事一條一款的，倒說是像人話，聽來聽去，一聽元祥說三爺是他的徒弟，別人還都不可，惟獨賈明聽着這句話，他忍不了這個氣，他這才接着一罵說人話的，跟着元祥就讓他出來，賈明一聽接着說道，小子我要怕你，我是匹夫，三爺將要攔，賈明早以邁開羅圈腿，來到了樓的當中，元祥一看賈明這個長像，那裡把他放在心上，趕步向前掄拳便打，賈明把身形一閃，用左手搭住元祥的右手腕，跟着往前一上步，伸右手照定元祥臉上。吧，吧，就是兩個嘴巴，一撒左手掙腿一脚把元祥踢了個；王八吃西瓜連滾帶爬，這一來不要緊，這個禍可惹大啦，別人還都小可，惟獨教師爺虞堯一看，可了不的啦，我身爲武術教師，跟着少爺就是保護人家的，這可到好，在我的面前，叫人家把少爺給打了，這那裏是打元祥，分明是般石頭砸我的領碗，我要跟你沒完，我就不姓虞，想到這裏，不敢怠慢，緊緊站起身形，一躍來到賈明的面前說道，該死的奴才，你也不看看，你就伸手打人，我看你往那裡走，說着雙手一幌，够奔賈明兩太陽穴打來，這一招的名目叫作雙風灌耳，賈爺一看，趕緊縮頸藏頭，身形向下一矮，虞堯一抬左腿，咔嚓一聲把賈明踹倒在樓板上，手理花白鬚，冷笑了一聲，起拳

我不打躺下的，賈明跟人家動手，向來就沒羞沒臊，還不等人家把話說完，雙手按樓板爬起來，撲奔虞堯左手一撲，右手掌够奔虞堯胸前便打，萬里烟雲獨角獸，用右手一掛他的右手，左手順着底下一穿，嘩的一聲，把賈明打出去好幾步，翻身栽倒，虞堯照樣兒還讓他起來，賈明爬起來可就急啦，雙手攢着拳，一低頭，墊步擰腰往前一縱，用腦袋照定虞堯便撞，虞堯看得明白，容着賈明來到切近，身形一閃上左步，伸右手立着一掌便打，這一招的名目叫作削掌，正打在賈明的脖項上面。耳輪中就聽撲的一聲，噫噫賈明往前搶了好幾步，來了一個咀吃屎，人家虞堯還讓賈明起來，金頭虎賈明一連被人家打了七八觔斗，把腦袋也摔暈了，想起也起不來了，虞堯一看，再讓他起來他不敢起來了，這才手理花白鬚，哈哈一陣大笑，朋友你不敢起來，這可不怨我，我可要叫人打你了，此時元祥早已爬起來，在旁邊觀看，一看虞堯師把這個小子，打的不敢起來啦，這才高聲喝喊，來呀，真傢伙給我打，這句話不要緊，四城土棍答應一聲，各自自由打袖口裏面亮出檀木棒，往上便圍，金頭虎賈明一看要壞，一咕嚕翻身爬起來，够奔東北角就跑，一面跑一面口中說道勝三大爺，人家可是說你來着，我替你出去淨這口氣。可叫人家打的這個樣兒，你不該不管我呀，虞堯一聽冷豹所說之話，並非是假，果然有勝英在此，這才高聲說道，姓勝的既然在這裏，還不過來等什麼，只要你有能耐，過來跟你家教師爺當場比試，倘若把我一拳打倒，一脚踹倒，元祥大少爺就算你們白打了。如果贏不了我的話，那你們就也不用

走了，要去除非是把命留下，三爺一聽這個地方，也是無法，准知道賈明伸手把元祥打啦，這個禍就惹大啦，自己本打算叫賈明一個人鬧，不怕元祥把他送到官衙門，或該管的地方官，我再設法子給他運動，就是賈明挨兩下打，也打不壞他，三爺雖然是這麼想，又誰知賈明這一喊，人家虞堯指名點姓往外叫，要是再不出去，未免就得算栽，三爺正然思想，就聽一統碑冷豹也跟着亂喊亂叫，勝英老匹夫，你那個橫也就是在山高皇帝遠的地方，來到北京你還想着撒野，你那就算瞎了眼啦，過來吧，怕挨打別惹事呀，三爺聽到這裏，心中不由得有氣，心說冤有頭債有主，就憑你們這羣泥腿，也敢在我姓勝的面前耀武揚威，你等不過是狐假虎威，仗着元祥的勢力，我要過去一動手，這個事可就鬧大啦，倒不如我走上前去給他陪個禮，或者能够善罷甘休，也未可知，老人家把主意拿妥，這才走將過來，雙手抱拳，滿面帶笑說道，小徒無知冒犯了大少爺，此時教師爺已然將他痛打一頓，他已然不敢蠻橫了，我這裏給大少爺陪罪，虞堯聽罷這片言語，不由得就是一怔，暗自想道。聽人傳言，金鏢老勝英三只鏢壓綠林，甩頭一只震乾坤，我以為這個人，說話還不定怎麼強橫呢，今天一見，聽他說話倒像鄉間的老實人，按說他既然說出這片言語，就應當高高手將他饒過，怎奈我身為教師，主家被打，責無所推，我今天若不跟他分個高低上下，元祥他焉能不怪罪於我，想到這裏遂說道老勝英，你少要花言巧語。既不願意跟我們鬧事，爲什麼叫你徒弟打了大少爺，事已至此，別的你就不用說了，只可當場比試，說着

話丁字步一站，把架式亮出，三爺本有心還要往下說，一看人家虞堯已然把架式站好，預備動手，准知道再多說，也是無益，萬般出在無已奈，這才抱拳說道，勝英本無多大能為，不過虛有其名，到而今已是老邁殘年，焉能是教師爺的敵手，如果勝英不敵，望求教師爺多多讓步，虞堯聞聽遂說道，不必多說少道，你就接招吧，說着話一掌够奔三爺面門打來，老人家身形一閃，將掌躲過，虞堯跟着往前一上步，左手掌够奔三爺軟肋便打，老人家身形一轉，將然躲過這一掌，虞堯雙手一挽，雙風灌耳打來，老頭子撒步抽身，往回一縱，跟着抱拳說道，教師爺住手，閣下拳術高明，勝英不敵，小徒無禮，勝英情願領罪，虞堯聞聽冷笑說道，老勝英那裡是武術不敵，分明是小看於我，三招你並未還手，怎見得你不敵我呢，還有一說，你還別以為你勝英名頭高大，武術高強，看我虞堯為無能之輩，不配跟你動手，你也不打聽打聽，姓虞的是什麼出身，你今天把你壓箱底的能為，使出來跟我當場動手，沒的可說的，倘若你佯輸假敗，我可要罵街啦，三爺聽到這裏，遂說道你若真要動手嗎，我要摔你個輕重的，可不要怪我，虞堯聞聽此言，怒氣填胸，說了聲好，既然如此別走接招，趕步向前，掄拳够奔三爺便打，老人家伸手一攔他的雙臂，左手順着底下一穿，攔他的胳膊肘，虞堯看趕緊往回一撤，老人家那個身法够多麼快，趁他往回一撤，隨着向前進步，一抬腿，磕膝蓋正頂虞堯的肚腹之上，這小子站立不穩，往後一退，咚的一聲來了一個屁股墩兒，三爺這倒主意真不錯，也照着他方才打買明的法子，說了

一聲起來。你說虞堯也真聽說，果然就站起來，用雙掌躬奔三爺接來，真要是叫他按上，也別管三爺有多大勁，當時就得按一個團兒，這一招的名目叫虎撲掌。老人家一看拿到，隨着身形往後一撤，用雙掌向他的左右手一搭，跟着往裡撞，虞堯一托三爺的雙掌，老頭子往前一進步，雙肘并到。耳輪中就聽得的一聲，虞堯應手而倒，三爺又說了一聲起來，萬里雲烟獨角獸雙手按地爬起來，眼都紅啦，遂說道姓勝的，我今天跟你一死相拚，說着話趕步向前掄掌劈面便打，三爺伸右手一撈他的脖子，跟着上左步，左手就是一掌，正打中了虞堯的右肋，噍的一聲可不的啦，把小子打的噤噤噤，往後倒退了十幾步，身形往下一坐，就聽得噹一聲，把樓上的欄杆撞壞，虞堯由打樓上摔將下來，就聽下面一陣大亂，把池子裏面坐着的人砸壞了好幾個，元祥一看不好，遂說道你等大家，還不一擁擠上等待何時，這一句話未說完，四城的主根河上一圍，把年邁蒼蒼的老勝英圍在了當中，要是別人早就着忙了，三爺可不然，站在當中，一飄飄下銀梯，說了一聲打，隨着指東打西，左右盤旋，雙掌舞動，一羣人十圍着不能近身，衆小弟兄們一看這般光景，一個個擦拳磨掌趕上前來，不管三七二十一，逢人便打，流氓之中還有個大之人，勉強往前進，到後來一看，把奮勇的全都打得身帶重傷，再留神一看，四城的首領以及元祥，早已踪跡皆無，大家一看可就着了忙了，心說這可不好，你們把事惹起來，叫我們在這裏挨打，異口同音說了一聲走，衆人這才搶奔樓口向下面逃走，三爺叫衆小兄弟們不要亂，也隨着他們衆

人下了樓，出離了廣和茶園，一直回到店房，三爺准知道這場事完不了，囑咐三太回頭如果有人前來對我引官司，你就够奔王大人公館，把此事叫銀龍跟王大人回明，求他從中維持維持。三太點了點頭，爺兒兩個將然把話說完，店裏夥計由打外面跑進來，叫了一聲老達官，外面有南城司兩位大頭兒請你說話，三爺一聽，趕緊站起身形往外走，到了院中一看，門前站着兩個人，全部是短衣襟，小打扮，渾身上下一身青，濃眉闊目，全都是精神百倍，一看三爺出來，趕緊抱拳說道，老人家你成全成全我們哥兒兩個吧，沒別的您受累跟我們走一躑。三爺一聽這兩個頭說話倒很和氣，遂問道，二位頭兒貴姓啊，前面這一個答言，我姓蘇名叫蘇福，他是我兄弟，名叫蘇祿，我們哥兒兩個無論對待誰，一輩子沒欺辱過人。衆人拾愛，送給我們弟兄兩個別號，我叫著時風，他叫著時雨。三爺聽罷，點了點頭，這才說道，憑們哥兒兩個。把線拿出來，給我帶上吧，蘇福蘇祿一聽，哈哈一陣大笑，遂說道老人家，您老說的那裡話來，要說別人他許不知道，只要打過一拳，踢過一脚的，他要不知道你老人家，這就算是他經師不到，老達官三只金鏢壓綠林，甩頭一仗震乾坤，肋下魚鱗紫金刀，打遍了天下無敵，要講究動手伸手拿人，實別說我們哥兒兩個，就是有一百也難以進到老人家身邊，今天這話是這麼說，我們弟兄幹着這份差使，你老是一位老前輩的英雄，你還難爲我們兄弟嗎，你要打算捧我們，不過就是跟着走一躑，你老要是不打算成全我們弟兄，請上線不也是白費嗎，老爺子你就辛苦一躑吧，三爺一聽

不由得暗自點頭、心說世界之上，也無論他是那一行，這個言談是最要緊的事，我雖然是沒心逃走，就打算我有心逃走，他這一片話，也把我給買住了，想到這裡，這才說道，既然你們哥兒兩個放心，就頭前帶路，蘇氏兄弟頭前走，三爺在後面跟隨，出離了鴻興客棧，工刻不大，來到了南城司衙署，把三爺帶到班房讓坐。蘇福到裡面，報告南城司王老爺王文忠，廣和茶園樓上門毆的老勝英帶到，王大老爺一聽，吩咐一聲升堂，蘇福一聽趕緊說道，跟大老爺回別忙，請示大老爺升堂有什麼事，王文忠一聽就是一怔，遂說道：你這個頭兒越當越回去了，廣和茶園掌櫃的，前來報告，有勝英在樓上，跟索皇親少爺，在樓上鬥毆，我派你等把勝英帶到，你說我升堂有什麼事呢，蘇福聞聽一笑，跟大老爺回，實話跟你老說吧，你老打算升堂審問審問勝英，你老大概不知道這個勝英，是怎麼個人，此人在江湖之上，人稱俠客，要說能耐兩膀一幌，力舉千斤，說到快上就得說來無踪去無影。我們帶他的時候，以好言相勸。叫他成全我們哥兒兩個，要講究到那裏伸手拿人，還別說我們弟兄。就是咱們這個北京城，也未必有人是他的對手。如果大老爺非要叫他過堂成，當堂他要走了的話，我們弟兄不負責任，王文忠一聽，思索了半天，這才說道，蘇福那麼依你怎麼辦呢，著中風蘇福這才說道，依下役我倒有個主意，你老也不必過堂，趕緊辦公事。就提勝英問什麼應什麼，只求上訴，咱們糊裡糊塗，把他往刑部一送，就算沒咱們的事了，王文忠聽罷蘇福之言，只可點了點頭，趕緊教科房先生，備辦公文，公文辦

理停妥，交給蘇氏弟兄。隨着把三爺往刑部一送。到了刑部衙門，蘇福把回文領下來，弟兄二人回南城司不表，刑部的官人，把三爺暫時之間，收在臨時獄所，上下戴好了刑具，工夫不大，就聽裡面梆點齊敲，刑部正堂王榮王大人升堂理事，頭一號就把三爺提出當堂聽審，老人家將然來到大堂以上，就見兩旁邊差役，由打外面接進一張名帖，後面寫着許多的字，雙手奉上，王大人接過來，從頭至尾一看，心中這才明白，吩咐一聲傳冷豹聽審，這句話未說完，由外面進來一個人，就在三爺的上垂首，將身形跪倒，三爺偷眼觀看，正是一統碑冷豹，書中代言，元祥被賈明打了一個筋斗，教師虞堯將賈明攔住，元祥爬起來在旁邊觀看，一直看到教師爺被三爺由樓上打將下去，他吩咐一聲叫衆匪徒，一擁齊上，後來一看羣打羣毆，也不是人家勝英的對手，他這才乘隙下樓逃走，他這一走，四城土棍頭兒，可就跟着下來了，一直來到索皇親府內，一面派人告訴廣和樓掌櫃的，不要放走了勝英，一面打發冷豹拿着他父親的名帖，後面把原委寫明，够奔刑部，託正堂王大人從中設法報仇，刑部正堂把拜帖的言語看明白了，這才把冷豹傳到當堂聽審，冷豹上堂，跪倒案前，刑部正堂問道，你叫冷豹嗎，冷豹答言，小人正是冷豹，王大人說道，既然你是證見勝英在廣和樓，凶毆打傷索皇親之子元祥，要你從實招來，冷豹一聽，接着說道，跟大人回，小人跟西城花牛高東山，因為弟子不和，約期在廣和樓聚會，說明原因，各自教訓自己的弟子，從此以後，不准打仗，恐怕相見之時，有人起事，託人請出元祥大少爺，

帶領着群中的教師，前往彈壓。見衆人，老勝英帶頭弟子，也在樓上等着聽戲，他嫌我們衆人說話吵鬧，打發他弟子來到元祥大少爺的桌前大罵，大少爺將然要跟他說理，沒想到他趕過來，憑身上有武術，把元祥大少爺打倒。我等恐怕出了人命，上前解勸，老勝英不問青紅皂白，拉着衆弟子趕過來，揮拳便打，竟寫又打他的下手，共計被他打傷了二十七人，重傷九人，輕傷十五人，受傷三人，此等性命還不知怎樣，求老大人作主，刑部王大人把話聽完，點了點頭，遂回三爺說道，你就一勝英嗎？三爺趕緊答言，草民正是勝英，大人用手一指，看你這個樣兒，滿面凶氣絕非善類，拉下去先重責二十大棍，打打你這凶氣，回頭再說，兩旁差役答應一聲，把老人家拉下堂來，七手八腳退下了中衣，掌刑的過來，把大板一擊，將差要打，正在這時候，就見各面進來兩個人，身穿着便服，頭前這一位年紀有四十多歲，劍眉虎目，精神百倍，後面跟着一位少年公子，面貌如同美女相仿，就見前頭這個人，向着堂上坐的老大人微然一擺手，正堂王大人吩咐一聲，將勝英暫時寄押臨時獄所，把冷豹帶下去退堂，大衆差役心中明白，趕緊把三爺扶起來，仍然押走，有人把冷豹暫時寄到待質所，小子心中納悶，眼看着官司贏了，爲什麼又糊裡糊塗退了堂呢，是他那隻知曉方才來的那兩位，非是別人，頭前走的正是王熙王大人，後面跟的可就是守備蕭銀龍，你道這爺兒兩個怎麼來的呢。就因蘇福蘇祿在鴻興客棧，把三爺帶走，黃三太一看，果然不出老師的所料，他這才不敢怠慢，囑咐茂隆、李煜、香五、金

領虎賈明，好好的在店裡等着別動，我要够奔王大人公館，面見銀龍，求他在王大人面前託情，三太把話說完，遂出離了客店，緊往前走，工夫不大，到了王公館的門首，有人回進去，銀龍迎接出來，讓到差官房落坐，銀龍這才問道，黃三哥單人獨自前來，難道有什麼事嗎？三太一聽，遂說道不錯，哥哥此來正是有事相求，遂就把廣和樓茶園，賈明惹事的話，從頭至尾細說了一遍，直說到三爺已然被南城司官人拿去，囑咐我前來，叫兄弟你懇求大人說個人情，銀龍一聽，把索皇親的兒子打啦，這由得倒吸了一口涼氣，遂說道三哥且在此少待，我到後面回禀大人設法，專關重大，不可延遲，說着話轉身够奔裏面，見了王大人，就把三太的話，學說了一遍，王大人問聽，也是一皺眉，心說你打了別人，還都小可，怎麼單單的把索皇親的兒子打了呢，要講勢力，就憑我王熙，這是真鬥不過人家。你說不管吧，對一犯勝老頭子，皆因緣英對於自己，有活命之恩，真裏是管還是與有點不好辦，王大人思索半天，無計可施，又一想這宗案件，別衙裏不能容留，此時准到了刑部，莫若我先到一講刑部，當先吧，遂把案件歷歷，同覆再慢慢的想法，想到這總，這才叫銀龍到外面吩咐備轎，只叫銀龍一人跟隨，親自够奔刑部，恰巧將然來到大堂前，正赶上三爺要受刑，王熙趕緊趨着堂，的王爺王大人一揮手，王大人這才吩咐一聲退堂，把王熙接到後面書房落坐，遂問話，問下難道說爲此案而來吧，王熙答言，正是爲此，勝英與我有一面之識，我確知道他是好人，老大人可以從中週旋週旋，賞給我這個薄面嗎，刑部

王大人一聽，一伸手由打腰間取出一張拜帖，向着王熙一遞說道，你我弟兄，有什麼辦不到的事情，就皆因從中有他，這個事可就不好辦了，王熙把拜帖接到手中，留神細看，正是索貞親的名帖，以及後面的字跡，全看不完，遂說道老大人，若是這麼看起來，這一案有些難以翻動，我實話對你說吧，勝英對我有救命之恩，此事我既知道，倘若袖手旁觀，我的天良上過意不去，老大人可有相當的辦法，替我籌劃籌劃，刑部王大人聽到這裏，緊皺雙眉思索了半天，忽然間帶笑說道，我倒有個主意，閣下素與達摩肅神力老王爺；彼此來往，此事非得老王爺出頭，別人誰也辦不到。因為什麼呢，現時海賊入寇閩邊，神力王掛帥征討台灣，出師有期，還別說索皇親他惹不了，就是滿朝所有的王駕，這個時候他們那一個也惹不起，就皆因國事爲重，何人敢阻當王師之帥，王熙聽到這裏，心中喜悅，遂說道若不是老大人提起，我還真忘了，老大人費心把件案稍爲的壓壓，我馬上就前去拜見神力王，刑部正堂王大人點頭，王熙告辭，帶領蕭銀龍。復又够奔達摩肅王府，來到府門前，有人回進去，裏面說了一聲請，銀龍在外面下房等候，王熙到了裡面書房，見着王爺行禮說道，爺在上，臣王熙給爺請安，老王爺一看是王熙，遂說道，王大人免禮落坐，王熙謝坐，手下人獻茶，老王爺這才問道，王大人不在你的公館，到我的府中有什麼事嗎，王熙趕緊答言，口稱爺，臣一來給爺請請安，再者還有點事 求爺你作主，老王爺一聽，口中說道王大人，你是朝廷的大大的清官，有事只管明言，老王我全都辦的到，王熙這

才把廣和樓勝英跟元祥鬧事的話，回稟一遍，老王爺一聽，不由得劍眉倒豎，虎目圓翻，隨着哼了一聲，好你膽大的元祥，竟敢仰仗皇親。在外面胡作非爲，王大人你且在此等候，看我把元祥的老子叫了來，我要當面跟他理論，知時達務服我的言語，還則罷了，如果不服，我要與他一同面君，說着話吩咐府中的管事的，拿着自己名片，到索皇親府裏，請老皇親有話面談，管事的答應一聲，出離了王府，一直够奔索皇親的府第而來，到了門前把名帖遞進去，老皇親一看，就吓了一跳，心說可了不的啦，達摩肅本來就好管閒事，我又與他不和，今天來請一定有事，我先問問家中，有人在外面闖禍沒有，回頭我好作個準備，想到這裡，把合府家人，全都叫上一問，在先前還都瞞着不說，後來聽說是神力王請老皇老，衆人一看，這個事可就瞞不住了，遂就把方才之事，一五一十，對着老皇親回明，他一聽這個氣可就大啦，遂說道咱們回頭見，達摩肅請我，我這不能不去，吩咐一聲外面看轎，管事的頭前騎馬走，後面跟着老皇親的轎子，工夫不大，來到了神力王府，皇親下轎，老王爺把他接進來，到了書房裏面落坐，老王爺是個急性子，遂就把廣和樓之事，從頭至尾一說，直說到末了，你身爲皇親，不該縱子胡爲。鬧出事來，你不但不能訓你的兒子，反倒拿名帖託刑部的門子，懲治人家良民，我說老皇親，你還知道有國法不知道，皇親在道路之上，早把主意拿妥，此時一聽老王爺把話說完，滿面帶笑說道，老王爺你老先別着急。我跟你老一說你就明白了，要提別人。我還不知道，我的犬子元祥，他由打

上月患病，至今未痊，還別說是被打。連門都不會出，怎麼會又被人家打了呢，這是那裏來的事，不問可知這一定是有外人假我的名義，招搖是也，老王爺一聽，心說這個事也真出奇。王熙我是回來知道的，多麼也說說謊話，老王爺想到這裏，心中納悶。思索多時，猛然間想起來了，這是避禍之法，他兒子挨打，該算自搶，准知道這個事我一問，勢必鬧到當今萬歲那裡才能算完。他既然這麼說，我也犯不上逼迫，莫若就此了結，也到不錯，想這這裡，這才哈哈一陣大笑。堅大指說道，果不其然之所料。我就知道老王爺，沒有縱子行凶的行爲，適方才不過是以言相戲而已。老皇親一聽，暗含着說道，好你達摩肅你也不必跟我玩這個鬼吹燈。反王我兒子就敢吃陸隊隊虧，想到這裏無法，遂說道。老王爺真乃是神仙下界，料事如神，王駕千歲沒別的事。我要跟王爺告辭，達摩肅親王說了一遍，恕不相送，皇親走後。老王爺把王熙請過廳，就無皇親所說之話，對王熙說了一遍，王熙一聽吓了一跳，口稱王駕千歲，若據皇親所說之話，爲臣豈不成了謊言了嗎，老王爺一聽，笑着說道。王大人你放心，他所說之話，我早以明白，不過是避禍之法，你趕緊到刑部面見王榮，把話跟他說明白了，叫他便宜整理就是了。對於本地泥腿匪棍等，要格外重懲，王大人謝了謝老王爺。這才告辭出離了王府，帶領銀龍二次來到刑部衙門，見着刑部正堂王大人，就把拜求老王爺的事說了一遍，王榮一聽，心中喜悅，立刻派人到皇親府內，請來不管事的坐地砲文福。問他這張名帖是真是假，文福趕緊說道，跟大人回，我

們大老爺也沒破人家打了。那裡有名帖託轉之事，王榮聽罷，說道：「既如此，大管事的慢行一步，待我升堂當面辦理。」個匪徒冷豹，說着話，陪一聲升堂。一陣梆典，王榮升了公座，上垂首是王熙王大人，下垂首是科房，文福站在王榮的身背後，傳話捉勝與冷豹傳上堂來。二人來到大堂跪倒，王榮用手點指，叫了一聲冷豹，你自己行爲不法，還要勾串是非，下特假名帖，冒充皇親所委，前來對質，你且把一注實情招出，等待何時，冷豹一聽，向上磕頭，口稱青天老大人身上，小人冷豹實是皇親所委，並無半點虛言。王榮一聽吧的一聲，手拍驚堂木，叫了一聲冷豹，你這是誰，一統碑冷豹留神一看，老大人身背後站着的，正是索皇親府前管家坐地砲文福，小子看罷，趕緊說道：「文大爺你老快說句話吧，不是大老爺打發我來的嗎？」文福一聽，吓的一聲碎了冷豹一口，就皆因你這小子愛假冒字號，滿咀胡說，大人才把我叫了來，叫我當面證明你的是非之口，到如今你還敢這麼說，豈不是找打嗎？冷豹一聽，暗自說道：「哎呦，合着是他們把我架到房上來，把梯子撤了，這豈不是把我葬送了嗎？不然想着，就聽刑部正堂王大人說，管事的你請回去吧，所爲的就是證明他那一張名帖是真假，到如今我已把話開明，請你回到府中，把話跟老皇親說明，我當然重懲假借名義之人，坐地砲文福，這才點頭答應，請了個安退了去不表，單說王大人向下面說道：「冷豹你的不法行爲，已竟被本部院調查明白，難道說你還不認罪畫供嗎，一統碑冷豹准知道自己再要多說，也是無益，就是當時招認冒充皇親名義，日後元

祥也必然從中解脫，想到這裏，向上磕頭說道，冷豹知罪，求大人恩典，王榮提筆判道，冷豹不移正業，攪鬧地面，假充名義，陷害良民，杖打八十大板，發往歸化城十年，又判勝英雖係良民，與匪爭執，攪擾地面，罪有應得，本當杖打四十釋放，念其年老姑免刑罰，即刻退下安分務本，老大人判完了，差役人等遵照施辦，刑部王大人退堂，王國帶領銀龍告辭回歸公館，冷豹充軍，勝三爺被釋，不表冷豹，單說勝三爺出離了刑部衙門，回歸鴻興客店，到了店房之中，一問小弟兄，才知道三太到王大人公館。尚且未能回來，正然說着，三太由打外面進來，遂就把自己如何見銀龍，前後的話，對着老師學說了一遍，直說到大人帶着銀龍，回到公館得着信息，知道你老人家平安無事，這才跟大人告辭，臨行之時，王大人囑咐，北京事情辦理完畢，叫你老人家早些起身，恐怕老皇親忿氣不消，另尋他故報仇，勝三爺把話聽完，不由得長嘆一口氣，暗想又誰知年近古稀，幾乎當堂受刑，若無王大人從中解救，還不知將我擺布到何等地步，看起來北京城乃是狼虎之鄉，是非之地，不用大人囑咐，我也要早早離開，老人家正然思想，聽了聽外面已然天交二鼓，老爺兒幾個又喝了一回酒，吃了點東西，三爺這才說道，我們早些安歇，明日早起趕路，把話說完各自休息，一夜晚景無書，次日天明起來，梳洗已畢，用過了早點心，這才把店裏的夥計叫過來，叫他算完店帳，夥計聞聽，到帳房叫先生開了一個帳條，交給老人家，三爺開付店錢，格外多賞酒錢，夥計樂嘻嘻把銀兩接過去，謝了謝三爺，老少爺兒六個起身

，出離了鴻興客店，順着够奔江甯府的大道，就走下去，一路之上，也無非是饑餐渴飲，曉行夜宿，非止一日，這日天交正午，來到了江甯府西門外，二十五里松棚英雄會，十三省的總鏢局門首，早有夥計看見，老鏢主回來了，趕緊站起身形，向前行禮，齊聲說道，老爺子你回來了，三爺一擺手，邁步往裏走，所有在裡面的羣雄，大家一聽，三爺來了，全都出來迎接、給老人家行禮，勝三爺全都跟他們周旋周旋，然後這才到了裏面落坐，鏢局子的夥計打洗臉水倒茶，然後給這爺兒幾個預備酒飯，在酒席筵前。大家問北京城這一隻鏢，怎麼這些日期才回來，三爺一聽，未曾說話，先嘆了一口氣，遂就把自己一路之上經過之事，由打蔣家寨尋鏢，雲雷寺鬥和尚，巧遇銀龍大人被盜，二仙莊將然辦理完畢，鏢銀又失落在藏龍島，勦平了藏龍島得回鏢銀，一直到了北京交兌完畢，完了完了。賈明又闖出一段禍事，打傷索皇親之子元祥，若非王熙王大人從中維持。還不定何日才龍回到江寧縣，老人家把話說完，不由得連連嘆氣，大家聽着一個個都是暗自點頭，猛然間又聽三爺說道，我自從打幼年投師學藝以來，闖蕩江湖到而今數十餘年，交了幾個朋友，蒙人抬愛，嘯聚風虎山時，人稱明清八義，後來又結識蕭孟兩個兄弟，號稱三俠，一輩子走南七闖北六，游遍了中國十三省，仰仗着各位兄弟哥哥衆力輔佐，就得說沒栽過斛斗。到如今老了，就拿這一回北京城說吧，出生入死，曾經無數的危險，倒不是我恠大年紀貪生怕死，常言說的好，生有何歡，死有何懼，大丈夫視死如歸，可有一節，別的全都不要緊

，可惜我這些小小的名譽，真是遇上事。當場跟人家動手，刀槍無眼，死於非命，那個不算什麼，所怕的就是身帶重傷，死也死不了，活也活不成，到那時候，豈不把我一世的英名，付於了東流，故爾思想起來，令人後怕，趁着我殘年尚能敷衍之時，倒不如把買賣收束收束整理帳目，等到整理的稍爲清楚，就交給你們小弟兄好好的看守，我回到家中納享幾年清福，我這一輩子也就算完啦，衆人開懷三爺說出這一片言語，那個意思是要回到家中抱胳膊一忍，雖然說不能現在就走，老人家既然把話說出來，也不過就是一年半載，衆人心中難過，這才說道，你老人家年高見廣，我等還仰仗你老人家提携呢，爲什麼存了退步的思想呢，你老要是這麼一來，我們還指着什麼呢，三爺一聽，遂哈哈大笑，你等所說之話，未免不像男兒的氣像，大丈夫當思自立，別說我還不能照拂你等，就是我能照顧你們，這也不是持久之計，難道說，我還能百年相隨嗎，現在我有一段心事，必須要把他辦理完畢，就是三太這所親事。我要給他們辦理完了，我可就沒的掛念了，這句話還未說完，在旁邊金頭虎賈明，答言說道，三大爺，這段事你交給我吧，我就算總理婚儀的大總管，可有一節，你得往外拿錢，三爺點了點頭說道，你就去辦吧，選擇良辰，預備聘禮，雖然不能太耗費，可也不要太儉約了，賈明點頭答應，這就入手辦起，購買各項應用物品，通知女家，蔣老員外定期迎娶，書要簡斷，各事辦理齊畢，到了吉期這一天，鼓樂喧天，笙簫齊奏，新婦娶過來拜天地，坐帳吃子孫餃子，長壽面，大家喜喜歡歡，熱鬧了一

天，三太的婚姻可就算辦理完畢，三爺一看，把三太的喜事辦理完畢，心中又去了一件心事，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不知不覺，可就過了年，三爺把買賣收束的也差不多啦，正然要起身回家，忽然由打家裡來了一個手底下人，名叫老郭，三爺見老郭叫到了面前問道，家裡有事嗎，老郭一聽，樂嘻嘻說道，家裏頭有一件喜事，打算是老爺子回去，到家裏看看也喜歡喜歡，現在有一封書信，老爺子請看便知，說着話一伸手，由腰間取出一封書信來，雙手呈給三爺，老人家把書信接過來，打開觀看，原來是自己的孩子勝奎所寫，信上也沒有別的事，不過就是老人家居孀的弟妹，前者收了一個書僮，名叫孟福，作為膝下的義子，而今年歲已長，二奶奶就打算給他娶個家室，娶媳婦過三年二載的也好抱個孫子，親事定妥，打算今年娶過門來，寫信給三爺，請老人家回家商量，多怎過門，老人家看罷，向着老郭說道，我現在正打算要回家呢，你來的正好，明天你在此歇息一天，後天清晨起身頭前回去，對家中把話說明，就從我不久就要回家，迎娶的日子，就叫他們隨便在下半年，選擇就是了，也不用跟我商量，老郭聽罷點頭答應，退下去自有謀局子夥計招待他吃喝，歇了一天，次日起身，回直隸鄭州不表，單說三爺，自從老郭走後，清理賬目，就要把買賣交給小弟兄們管理，黃三太等一看老人家去意已決，實難挽留，這才大家這怎一商量，打算給三爺豐豐盛盛饒饒行，還是金頭虎賈里，倒惹起來了，說三大爺今年不是七十九了嗎，慶九不慶十，正好作八十整壽，咱們大家給老人家作個大壽，豈不比送行

強得多嗎，再一說老人家闖蕩湖江，一輩子到如今老了，打算回家退養清福，就着他老人家這個壽日，也可以請南七北六天下的羣雄，來到咱們松棚英雄會，給老人家祝祝壽，也不枉闖蕩江湖這一場，三太一聽，連連的說好，若非賈賢弟提起，愚兄我倒忘記了，可不是他老人家今年整七十九歲，正是慶八十整壽的年頭，事不宜遲，咱們大家，是人多臉面重，我們一同前去面見老人家，我的老師他應也得應，不應也得應，大家一聽，遂說道好，這才一齊站起身來，來到三爺的屋內，老頭子止然自己一個人，坐在屋中吃茶，猛然間小弟兄們全都進來了，老人家就知道他等衆人有事，遂問道你們幾個人，有什麼事說吧，首先答言的就是三太 雙拳抱拳，口中說道，老師在上，弟子等有段事要求求你，可也是我等分內應爲之事，求老師你無論如何，也得點頭答應，你既然打算回家隱遁，修養清閒之福，我等弟兄再三相攔，你是執意不允，我們一想你老人家，已然白髮蒼蒼，倒不如隱居倒爲清閒，故此我等也不敢深攔，可有一樣兒，你這一走，三年五載十年八年輕易也不到鏢局子來，我們猛然間想起，你老人家正是七十九歲，慶八十整壽，恰是今年，我們哥兒幾個，各人把些少的積蓄取將出來，到你壽誕之日，這一天我們大家給你祝祝壽，一則盡我們的點孝心，再者說你回到了家中，三節兩壽我們有個到了到不了，有今年這個整壽，可也就不算我們缺禮了，老人家勝三爺還未等三太把話說完，叫了一聲三太你不用往下說了，我早已把話聽明，按說年近八旬的人，做個生日也不算什麼，你那裏曉得，這裡面

有許多的不便，頭一節好武好練的人，沒有名的時候求名，有了名怕名，別人作壽還都小可，我要是做壽，未免就要招惹的綠林中人不滿意，他不說我的年紀高邁，他說我這個地方叫作賣狂，老勝英自覺威名遠震，故意賣弄龜的名譽，又要慶什麼八十整壽，有這麼兩句話不要緊，從中就要滋惑是非，還不用說別的，就拿前者給勝奎完婚，就有綠林的強人，前去攪鬧紅棚，以致火焚紅棚，鏢打新娘子，還盜去三件寶物，我一時奮氣不過，這才再來江南，光陰似箭日月如流，一眨眼就是好幾年，倘若此次再起風波，我可已然年近八十多的人啦，豈不要把幾根老骨頭扔到外邊嗎，你們可雖然是好意，叫我，好，好事不如無，還是不做這個生日為對，三太等聽他老人家的言語，將要答言，猛然間由打外面進來兩個人，大家精神觀目，正是大賊魔歐陽天佑，二賊魔歐陽天佑，三爺一看，趕緊說道，二位大弟請坐，賊魔哥兒兩個坐下遂說道，三哥你跟這一起小鼈羔說什麼，不等三爺答言，賈明接着說賊魔叔叔，告訴你吧，我們要給我三大爺作個八十整壽，他老人家這裏相攔不讓辦，你是我三大爺的兄弟，你也該幫着說說才好呢，常言說的好，月過十五光明少，人生七十古來稀，我三大爺今年七十九歲，慶八不慶十，正應當慶八十的整壽。我說二位賊魔叔叔，你說我們哥兒幾個，說的這個是對也不對，兩個賊魔一聽，哈哈一陣大笑說道，唔呀賈明這個小鼈羔子，說的很有理，三哥你就讓他們給你作這個生日就是了，要不然他們也不喜歡，我們兩個人分南七北六，到各處裏去請人，也不用備辦請帖，只須口請就

是了，唔呀兄弟你願意够奔南七，還是願意北六，二賊魔說道，唔呀哥哥你還是願意够奔南七，還是願意北六，三爺一聽，歐陽弟兄二人，彼此商量前去請人，趕緊說道，二位大弟你怎麼也跟這幾個孩子一塊兒搗亂呢，賊魔接着說道，唔呀三哥，吾這不是搗亂，我這是辦理國家大事，不要你管，我們兩個人說走就走，說着話賊魔站起身來往外就走，三爺一看准知道賊魔說辦就辦，隨後往外便追，那個意思要把他們兩個攔回來，到了外面一看，早已踪跡不見，三爺一看心中不悅，到了屋中埋怨衆小弟兄，全都是你等無事生非，歐陽弟兄二人此一去，把各處的人位全都請了來，你說這可叫我怎麼辦，三太等一聽，兩個賊魔真止去請人去了，不由得各自心中喜悅，心說老人家這可攔不住了，人家大家都來了，你能說不辦嗎，想到這裏發說道，老師別着急，慫這個整壽，實在當做，既發二位叔父前去請人，現在是五月，離着你老壽辰的止日子，還有不到兩個月，我們馬上就入手預備，再沒有什麼麻煩的地方，單等南七北六各省老少羣來到齊，到了七月初七那一天，我們大家給辦完了壽，這一個壽事辦過去，然後我們再送你老人家回家，豈不是三全齊美嗎，老頭子聽到這裡，只得由着他們辦理吧，書是有事即長，無事即短，由打今日爲始小弟兒們就料理應用各種物品，省得到臨時忙不過來，也不過就是至棚貨桌椅，預先告訴飯莊子，屆時預備酒席，各人備辦上壽的禮物，光陰迅速，轉瞬之間，到了五月中旬，大家將然吃過早飯，夥計進來通報，外面有鎮九江尿燦老英雄，帶領小弟兒們前來上壽，三

爺一聽明清八義的大爺來了，趕緊出來迎接，見屠燦與少爺談笑書生屠世遠，還有八大爺子，張氏哥兒三個張鈺，張鎮，張針，海底金蟾龍寶英，蓋魏犢，曾步禪，小神飛杜鼎，千手觀音費玉輪，小旋風朱百遂，三爺看罷，趕步向前行禮，說老哥哥，一向可好，小弟勝英這廝有禮，屠大爺一看，趕緊伸手相摻，深讓到了屋中落坐，夥計獻上茶來，屠大爺向着三爺說道，人老善忘，若不是歐陽大弟前去送信，我幾乎把兄弟的好日子給忘了。三爺一聽，果然是賊魔所請，心說有賊魔這麼一攪和，這段事非鬧大了不可，三爺無法這才說道，老哥哥你這是怎麼啦，歐陽弟兄天性玩皮，他從中非要請人不可，老哥哥你這麼大年紀，小弟我不能時常到府上給你請安，還不可以，反倒叫你老路途遙遠，前來給我上壽，這真是豈有此理，屠大爺聽了一笑，叫了一聲兄弟，這個話你還別這麼說，你我這個歲數，難得說不容易，何況兄弟你是個整壽，無論如何，哥哥我也得來，說着話叫了一聲屠世遠，把給你勝三叔上壽的禮物取將過來，屠世遠這才拿過一個包袱，額外還有一個長條的布袋，打開麻花蝴蝶扣，由裏面取出一套衣服，但只見這套衣服，用紫緞做成，連鴨尾巾帶靴子，一應都是紫緞子的，長短肥瘦跟三爺的衣服一般無二，那個長條布袋裏面乃是根檀香龍頭鳳尾的拐杖，就憑三爺武術高強，飛簷走壁，陸地飛騰，怎麼還用拐杖呢，這叫儀注，即慶八十，就得有龍頭拐杖，倒也不是非拄着不可，不過擺在壽堂裡面，要這個樣兒，另外還有紋銀四十兩，各種東西全都放在桌案之上，屠大爺這才說道，皆

因我是哥哥，故爾送你一套紫緞壽服，到了好日子那一天，兄弟你把他穿戴齊畢，我又不給你拜壽，兄弟你給我磕頭，我看著喜歡，三爺趕緊抱拳說道，我謝謝老哥哥，這是怎麼說的。千里遙遠來到這裏麼，給我上壽，兄弟我就過意不去，又讓你老破鈔，好在咱們是自己兄弟，我也不說什麼，說着話扭頭回頭，叫了一聲三太，將你屠伯父的壽禮收過一勞三太答應一聲，收拾衣服等物，賈明把銀子拿起來，樂嘻嘻的向着屠大爺說道，我說老大爺，你這你這一份壽禮，不算衣裳淨說銀子就是四十兩，這棚壽事可是我跟黃三哥哥兒幾個辦的，這一份壽禮就是四十兩，這回事我們豈不賺了嗎，有誰知賠的更大發，我三大爺的壽辰七月初七才是正日子，現在還不到五月二十，還有一個多月，不到兩個月，你這一來老少就是爺兒十個，每天肉山酒海給你預備着，臨走的時候，還得給你個十兩八兩的盤川，你算算你這四十兩銀子，我們還能餘多少，屠大爺聞聽，哈哈一陣大笑，就連三爺也樂啦，賈明三太把禮物收過，落了一個草底，等到日期臨近，人位也來的多啦，再選正式的帳房，諸事辦理完畢，淨等着來人，一直等了十三天，也沒見來一個人，小哥哥兒幾個暗自計議，這個人們不來是不來，要是來就少不了，咱們不管他們上不上人，每天照舊預備着，省得臨時來不及，小弟兄正然說話，籠籠一啓，鏗局子夥計進來說道，外面有白玉祥老英雄帶着兩位少爺，前來上壽，衆人開聽趕緊往外迎接，白家父子三人到了裏面，三爺先說了幾客句氣話，然後雙頭太歲把壽禮取出，原來是一張百壽屏，外有紋銀二百兩，

三爺謝了謝，命三太等收過。跟着外面又來了萬丈翻波浪桃花浪子韓秀，帶領金銀銅鐵八大鍾將，韓忠，韓孝，韓勇，韓猛，這一夥將然接到裏面，緊跟着外面又來了閉眼神佛劉世英，帶領西子金祥，銀祥，福祥，祿祥，就由打這一日爲始，那一天也來人，書要簡斷，直到七月初一日，所有前次攻打藏龍島的羣雄全都到齊，額外來的就是，蔣員外帶領侄兒蔣杰，南路老鏢頭南俠王靈，東路老鏢頭，白頭太歲石俊山，火德真君孔華陽孔二爺，還有西路老鏢頭，蒼葉老梅花錢世忠，雙錘將秦良，帶領他的少爺萬丈分水小白猿秦鶴遠，金面韋馱張旺，帶子分水張玉龍，每人各帶壽禮，不過都是紋銀，或是一百兩，或是二百兩不等，此時鏢局子裏面，老老少少二百八十多位，非常熱鬧，大家早飯畢，吃茶閑談，時候安歇，不知不覺。可就到了初四了，己然是高搭壽棚，懸燈結彩，鏢局子裡面，前後中左右兩跨院，五個院落之中，處處都是宮燈彩綢，懸挂的熱熱鬧鬧，諸事備辦停妥，專等大壽的正日子，大家給三爺慶祝壽誕，猛然間外面鏢局子夥計報告、現有守備蕭老爺前來上壽，小弟兄們一聽，趕緊到外面迎接，銀龍到了裏面一看，喝，所有一千的羣雄，差不多都到啦，這才挨着位見禮已畢，遂向三爺說道，小侄帶來黃金四錠，紋銀四百兩。這是老大人的壽禮，命我代交，額外還有紋銀二百兩，這是我們哥兒幾個的，每人五十兩，皆因侯華璧，趙炳臣，劉世昌，都不得暇前來，叫我一個人代表，給勝三伯父你拜壽，三爺一聽，先謝了謝，把壽禮收過，這才向着銀龍問道，王大人閒居在公館裡面，爲什麼

還這樣的忙，銀龍聞聽，擺手說道，老人家你有所不知，遂把京中之事，以及自己如何來的，從頭至尾說了一遍，書中代言，自從達摩肅親王掛帥征剿台灣海寇之後，王大人可就奉旨留守北京城，總理後方軍務，留守的衙門，就設在刑部街，自從上任以來，非常忙碌，故此隨行差官等也全都跟着忙了，銀龍現年加封爲參將二品護尉，新近老王爺又被御史參了一本，說他按兵不舉，朝廷之中頒下聖旨，調老王爺回京，如果老王爺一班師，留守處更得忙上添忙了，銀龍這一蹣來也巧，就皆因王熙王大人，在南省居官多年，百姓非常感戴王大人的德政，此一次奉旨回京，南省人民仍然有依賴的思想，不足一個月裡接着蘇州府一封書信，裏面乃是三張狀紙，原告人姓鄭名天和，在蘇州府城內，開設錢莊，住宿蘇州府北門外鄭家灣。狀書當地有皇糧莊頭，欺壓鄉民大甚，求王大人作主除害，王熙爲人真得說其赤胆忠心，舉一就抱這張狀紙，奏明聖上，當今命他派人調查，如果事情屬實，詳文到京將惡人拿獲，送交北京看守處審問，銀龍這一蹣來，就是帶着調查案件的公事，順便給三爺上禮拜壽，要不然銀龍早就到了，就皆因先到了一端蘇州，把案件調查清楚，這才趕到了這局，三爺問銀龍這才草草的說了一遍，大家聽着點了點頭，小弟兄們過來，給銀龍道喜，彼此寒暄了一回，簡斷捷說，一眨眼就到了七月初七，因爲今天是壽誕的正日子，大家全部早早起來，梳洗准備着壽堂拜壽，衆人將然起來，外面夥計報告，老劍客到了，沿者沒少大家一聽，全都站起身形，往外迎接，到了外面一看，不錯正是大腦

克夏侯老劍客，手中擎着一條槍，大家一看吓了一跳，書中代言，前文書老劍客到藏龍島，一個照面，奪走了庾琪的寶槍，戴勝其暗發冷彈，大腦克撒下庾琪，追趕戴勝其，以及戴勝其入水逃走，老劍客在後面相隨，戴勝其是真跑，老劍客是假追，趕到登了旱岸，戴勝其走戴勝其的，大腦克走大腦克的，手中拿着寶槍，各處裏去閒遊，在道路之上他也會出主意，百草三抄裏起來，拿繩兒網上，他老人家沿街乞討，拿着這條寶槍，可就當了打狗棒了，勝三爺作八十整壽，他老人家早就知道，因相離太早不肯來，今天已然是七月初七，已近的正日子，這才早早的趕到了鏢局子門首，在外面先不進去，把寶槍上的草打開，鏢局子夥計一看認識，趕緊向裡面回報，大眾羣擁來到外面，老劍客將然把槍上的草解完了，衆人一看趕緊向前行禮說道，老人家你趕快裏面請吧，大腦克樂嘻嘻的說道，我來的就晚了，我先把壽禮打開，然後再進去不遲，說着話把寶槍向着三爺一遞，叫了一聲子川，你別帶江湖一輩子，到如今慶八十整壽，我以此寶槍相贈，將來給你作爲鎮宅之寶，也不枉你好好武藝練這一輩子，三爺一聽，趕緊作揖相謝，然後把寶槍接過來，大家謙謙讓讓往裏走，老劍客到了壽堂裏面一看，早已陳設的齊齊整整，正當中懸挂百壽屏，下面放着一張桌子，桌子上面陳設着各種壽禮，擺着五供蠟炬，寶槍用紅綢包好，也供奉在桌案的上面，三爺看了看當中只有一個百壽屏，兩旁邊並無襯托之物，未免顯着有點孤零零的，衆人之中，就有拜壽的，三爺說道，拜壽倒不忙，咱們還是先擺酒，酒席擺上大家入坐

吃着酒，我把我的幾位老哥哥請出來，我先給幾位老人家磕完了頭，然後再叫小弟兄們，給我拜壽就走了，衆人一聽遂說道，那可使不得，你要說你先給幾位哥哥磕頭，我們回頭再給你拜壽倒可以，要說我們就不用拜了，只叫小弟兄們拜拜就得了，那真是豈有此理，三爺無法，這，說道，既然如此，擺酒大家入座，霎時棹椅調好，排列山珍海錯，大家落坐吃酒，三爺先每桌每位，也不論兄弟哥哥。每人滿盃酒，全都道了謝，將要請年長的幾位受禮，在旁邊金頭虎賈明答言說道，三大爺，方才我看你老瞧着壽堂裏面的陳設，似乎有不趁心的地方，據我看你老確是爲這張百壽屏兩旁邊，少一付對聯相襯，你老如果要爲這個，你老可說話，因爲這不是難事，只要你老說要一付對聯，我今天當着老少衆位英雄，當面獻獻醜，我馬上就給你連寫帶作，你看怎麼樣，三爺一聽，准知道賈明是信口胡說，並不容理他。在旁邊衆小弟兄一聽，大家接着說道，賈明你要真能寫的話，我馬上就給你預備紙筆墨硯，就恐怕你也不過是說說就算了吧，沒有那個能耐嗎，賈明一聽，把小母狗眼一瞪，遂向衆人說道，這話是這麼說，要叫我寫也不難，我可有幾個條件，只要你們大家能夠點頭應允，我就寫，衆人准知道賈明寫不了，故意的說道，賈明，要你能寫，無論什麼條件，我們也能答應你，賈明遂說道，這話是這麼說，那我就把條件說出來，可也沒有別的事，不過以是咱們這哥幾個，我寫對聯誰也別閒着，研墨打扇的按紙的，還得有一個給我扶袖的，我要學當年李白醉寫，你們大家能够條件應從，我馬上就寫，大

家一聽，心說這小子，今天他是要找打，莫若就答應他，等他寫不上來的時候，我們大家再攔佈他，衆人不約而同，全都是這個用意，這才異口同音的說，好，好，好，就這麼辦吧，說話之間文房四寶備齊，取來一張玉版宣，一裁兩條，張茂隆研墨，李煜按紙，香五給賈明扶袖，邱成斟酒，歐陽德執壺，三太過來說道，爲我的老師，煩勞賈賢弟的大筆，愚兄我這專給你打扇，三爺看着帶笑說道，你們別算計他了，邱成接着說道，你老人家別管，這是他算計我們，並非是我們衆人算計他，再說今天是你老的好日子，又沒說書的，又沒唱的戲，我們哥兒幾個鬧一場笑，別名就叫耍人熊，給各位老人家下口酒，酒是一件有趣的事，大衆老少英雄全都是哈哈大笑，叫三爺別管，倒看他們怎麼個鬧法，衆小弟兒全都恭恭敬敬伺候着賈明，賈明暗自說道，媽的媽我的姥姥，今天我要倒霉，想到這裡無法，只得裝腔作勢，往當中一坐，伸手把一枝大筆拿起來，沉吟了好半天，也沒有動作，衆人暗笑，也不答理他，賈明一看你們大家取損，我等着有人一問，我借勁一扯希離就算完了，又誰知他們衆人裝模像樣，就如同真事一般，他們這就叫擺弄活人，賈明一面想着這個汗可就下來了，有忍不住的，可就笑了出來，在旁邊萬丈翻波浪桃花浪子韓秀，站起身形走在賈明的近前，那個意思就因爲賈明素常不得人，今天借着這個機會，打算要奚落他兩句醒醒脾，將然來到桌案的近前，還未等韓秀開言，賈明一眼就看見了，遂把筆往桌案上一放，站起身形，緊走了兩步，衝着韓秀身打一躬說道，韓寨主你快救命吧，閣下文武兼

全，又稱小師，沒別的你今天受點累吧，一來是三大爺壽誕之期，再者說那裡不是行好，這麼熱的天，別讓我出汗了，賈明給韓秀這麼一行禮，這個壽堂裏，已然是鬨堂大笑，韓秀一看我本打算奚落這小子，沒想到他倒把我給捉住，自己此刻已然是有了幾成酒，看着賈明這個光景，未免豪興大發，又加着韓秀自從蓮花湖散山之後，自己置買田園，在家中無事之時，便以寫字作文爲消遣，今天聽賈一說，用目看了看在場的羣雄，除了大腦克老劍客，他老人家能寫，其餘人位之中，就是能寫，也沒有勝過自己的，這才說道，賈明你起來吧，這可算你成心叫我獻醜，這句話尚未說完，衆小弟兒們過來說道，別忙，賈明你把我們衆人擺布了半天，到如今你叫人家韓寨主寫，要是叫韓寨主寫的話，也用不着你去求去，我們誰都請的來，賈爺向着衆人連連的作揖，說道得了得了，衆位哥哥兄弟，向來我說話就跟放屁一樣，你們幾位就當我放屁了，衆人還要不完，韓秀接着說道，衆位看我吧，可是也不能便宜了賈明，回頭我看法子替衆位出口氣，衆人說道，要不是看着韓寨主的面子，今天跟你沒完，說着話韓秀來到桌案前面，將身坐穩，低頭畧爲沉思，這才說道，賈明我也沒別的事求你，只用手把硯台用手扶着，頂在腦袋上面，等我寫完了，就算沒有你的事了，賈明一聽，心中喜悅，心說這個刑罰，倒是容易的很，究竟人家韓秀是外來的朋友，對我多少有幾分客氣，想到這裡，伸手把硯台拿起，雙手扶住往頭上一頂，就在桌案旁邊一站，韓秀拿起筆來，將要蘸筆，看了看不合適，向賈明說道，賈明硯台太高，

賈明一聽，只得將頭低下，韓秀說道：「還是高，賈明哈下腰還是高，遂將身形蹲下，韓秀帶笑說道：「太矮了，賈爺無法往起長身，長到哈腰蹲襠騎馬式樣子，韓秀這才說道：「正好別動了，我寫字還有個毛病，只要把硯台高矮放好了，不能移動，一長一落我這個字就寫不上來，沒別的賈爺你捧捧我吧，你可千萬紋絲別動，衆人接着說道：「別動，你要是一動彈，韓寨主寫個半途而廢，回頭我們跟你是絕對完不了，賈朋一聽，心說韓秀哇你損吧，我還說你對我有幾分客氣呢，鬧了半天更壞，賈明想到這裏，有心不頂硯台，剛才因爲自己說大話，把他們衆人耍笑了半天，此時人家韓秀寫，我要一動彈，韓秀真要把筆一放，對聯不寫了，他們豈能跟我善罷干休，無法只得受着啦，韓秀這才提筆蘸墨，把玉版宣畧一折疊，成了十四個空，一揮而就，把對聯寫好，衆人留神觀看，上聯寫的是：「壽并兩極子天上仙桃祝英雄萬歲，下一聯，名齊北斗星人間瑞氣慶俠義千秋，大家看着字跡，寫得龍飛鳳舞，柔中含剛，那才真得起鐵畫銀鈎，聯文又極其切當，衆人看罷，無不鼓掌喝采，賈明在旁邊半蹲半站，向韓秀問道：「我說韓寨主寫完了沒有韓秀帶笑說道：「賈爺別忙，對文寫完了，還沒有題上下款呢，賈明知道他是故意耽延時間，爲的是讓我在這裏多受會兒罪，這才央求着說道：「韓大哥你行點好吧，我這兩條腿全哆嗦的站不住了，大家看着全都是好笑，韓秀遂把上下款題完，賈明念了一聲阿彌陀佛，這才把硯台放下，再一看上下的衣服全都濕透了，不表賈明，單說衆人七手八腳的，把對聯懸掛在百壽圖的兩旁邊，等事

情過去，再送到字畫舖裡去裱，三爺一看，衆小弟兒把壽堂收拾齊畢。這才拱手向着大腦克老劍客，鐵牌道費呀。仙師，閔世瓊，白玉祥，孔華陽，南俠王靈，屠大爺，錢士忠，八位老英雄說道，你們幾位都是我的哥哥，難得千里遙遠前來，幾位請上我給老哥哥們磕頭，白玉祥等謙遜說道，都是這樣年紀那焉能使得，三爺這才說道，不能這麼說，咱們交朋友，就如同親手足，比我大一歲也是哥哥，豈能越老越沒禮，衆人還要推辭，大腦克接着說道，衆位別謙讓了。我兄弟子川這個人，一輩子做事都是循規蹈矩。今天是他個好日子，咱們既然來到這裏，莫若就受他這一禮吧，衆人聞聽此言，遂不能再讓，這才挨着次序，每人受了三爺一拜，大家全都是鞠躬相還，幾位年長的受頭之後，接着就是大衆羣雄，挨次登壽堂拜壽，三爺帶領着自己的弟子，在旁邊作揖還禮，平輩弟兄們拜完之後，可就該着衆小弟兒的了，三爺這才說道，我也不謙讓，你們也不必麻煩，你們衆人分排，一齊跪倒上行禮就是了，衆小弟兒們一聽，果然分了三排跪倒身形向上行禮，三爺只將身形站起，並不還禮說道，但願你等武學進步，志量深遠日後鵬程萬里，全都成名天下，大家說了一聲借你老人家吉言拜罷。站起身形，這才大衆從新落坐吃酒，無非是猜拳行令，開懷暢飲，直吃到末牌交過後，才酒足飯飽，撤下殘席，吃茶閑談，够時候開晚筵，饌飯畢大家稍爲閑談了一會，勝三爺向着衆人說道，衆位今天都是忙忙亂亂，還是早些安歇吧，大家也全都覺着有些個勞累，一聽三爺這句話，全都點頭，跟着命鏢局子夥計，給衆人預

勳住所，在各院裡臥房之中，掌上蠟燭預備好了茶水，勝三爺乘着交朋之道，是老朋友一
概叫他們客陪客，自己親自陪着在場新交之友，到後院安歇，說着各歸各處，全都歸了臥
房裡面。三爺陪着閔世瓊，白玉祥，羅文，韓秀等衆人，在後院臥室，又說了幾句閑話，
大家將要收拾安歇，猛然間就聽後窗戶之外，有人罵街，叫道勝英老匹夫，趕快出來受死
，要不然我進到裡面，將爾等刀刀斬盡，劍劍誅絕，雙頭太歲一聽，就是一怔，不等三爺
答話，遂接着說道，外面是那那位，有話不妨明言，不必出口不遜，俺雙頭太歲白玉祥，雖
不敢說闖蕩江湖，多少呆過幾年，朋友有什麼事，你先對我說說，這句話未曾說完，就
聽外面答言說道，白玉祥你乃是捧粗腿抱臭脚的匹夫，捨却了九龍山十海島，甘爲勝英走
狗，你還稱得起什麼江湖的英雄，這一句話不要緊，把白玉祥真氣得把銀髯連擺了幾擺，
在旁邊韓秀聽得明白，遂高聲說道，外面甚等之人，休得無禮，再要滿嘴裏胡說，俺萬丈
翻波浪桃花浪子韓秀，叫你死無葬身之地，外面聽着罵道，我打量是何人答話，原來是無
能小輩，蓮花湖的韓秀，你既然這麼橫，爲什麼敢在老勝英的手下，失去了蓮花湖，韓秀
一聽，一幌身那個意思，就要够奔外面，閉眼神佛劉世英攔住，說道別忙，待我問問他，
劉世英一答話，外面罵劉世英，羅文答話，外面罵羅文，老頭子雙槍將閔世瓊，不由得心
中暗想，不問可知，外面一定是綠林道的朋友，要不然他也不能認識這些人，並且還都知
道各人的歷史，也不是我閔世瓊說句大話，只要你是綠林道，提起雙槍將三個字來，沒有

一個不怕，還別說是無名之輩，就讓從前的五湖三台，八大名山的首領，那一個他不懼俺閔世瓊，今天我先問問他，看看他是那路的賊，想到這裏，攔住衆人別動，老頭子高聲喝道，外面那裏來得鼠輩，竟敢在我的面前蠻橫無禮，現有雙槍將閔世瓊在此，閔爺說這幾句話，本打算把外面的來人壓下去。沒想到外面聽見閔世瓊三個字，罵的更厲害，閔世瓊你仗着自己身上的武術，欺壓綠林朋友，自己的勢力達不到，又給勝英當走狗。就爲的是仗勢欺人，你早早出來受死，免得你家太爺費事，閔爺一聽直氣得鬚髮倒張，他聽着外面這個聲音很近，又趕上是七月天氣暑熱，後窗戶高高支起，閔爺一時氣惱，打墊步擰腰，往起一縱，雙手扶住了後窗台，探頭向外面觀看，將然看見外面站着幾個人，還沒看明白幾個，耳輪中就聽吧的一聲，有一宗物件，哧啞啞嚨咽喉打來，這個地方就叫該着，閔世瓊雙手扶着窗台，把頭探出去觀看，他向外一探，這暗器正往上打，想躲萬難，撲的一聲，打入了咽喉，雙手一鬆，墜了下來，等時氣絕身亡，大家一看，趕緊來到切近看了看，在咽喉之上，着了一支袖箭早已亡命，玉面如來閔得俊，聽見這個信息，趕到近前一看，見他的爹爹已死，撫屍大恸，三爺趕緊把他攔住，叫了一聲賢侄，此時不是悲衷之時，隨老夫到外面報仇要緊，說着話大家收拾停妥，各持軍刃，來到了院中，開開後門，繞到山墻後面，此是鏢局子夥計，早已點起燈籠火把，勝三爺借着燈光，留神一看，在山墻下站着七個人，其中有蓮花湖的蒲綱之賊，銅棍無敵將賽李廣楊子瑜，鐵棍無敵將似灶王紀若

書，彪虎生翼金鏢，還有兩個和尚，就是法尊法廣，還有一個年紀小的，正是黑面尉遲之子，雲裏神獒鐵飛虎，這六個人大家全都認識，惟獨一個年近六旬，花白鬚的老頭不曾見過，身高五尺開外，渾身上下穿藍綢子褲袄，胸前勒着十字絆，腰中紮着藍綢帶，脚穿青緞子薄底靴子，頭帶護腦老虎帽，右插單刀，左揣拐子，往臉上觀看，兩道老眉，一雙闊目，高鼻梁，大顴骨，四字口，通紅咀唇，額下一部花白髯，大耳朝懷，襯着他那一張圓大棗堂色的裏面，越顯精神百倍，並且一團正氣，三爺正然觀看，就聽這個老者說道，那一個是沒天良的老勝英，還不過來受死，等待何時，三爺一聽，趕緊來到了當場說道，不才我就是勝英，對面的朋友，貴姓高名，跟我勝英素昧平生，但不知有何仇何恨，就是跟我姓勝的有仇，你就應當單單的找我，那才算是英雄好漢，你不該方才暗放冷箭，射死我的好友雙槍將閻世瓊，那人聞聽哈哈一陣大笑，老勝英放箭射死之人，實話對你說吧，還以為是你呢，要知道是閻世瓊，還沒在那麼大工夫，把他射死了呢，你要問我，姓俞名仁字惠臣，別號人稱穿水箭鬧海銀蛇，家住台灣月牙島玲瓏溝，論我倒跟你無仇無恨，你要問你的仇人你看，說着話用手一指鐵飛虎，接着說道，這乃是我的弟子，別號人稱雲裏神獒，難道說你還不知道嗎，三爺一聽就明白了，准知道這是鐵飛虎這小子，搬動是非蠱惑這個俞仁前來，事到如今那也叫無法，准知道這場事不能善罷干休，這才把手中的魚鱗紫金刀一擺，一飄領下的銀髯，說了一聲俞仁。你既替你弟子前來報仇，勝某就此奉

陪，俞仁一聽抬臂膀拉刀荷拐，趕步向前就要動手，三爺用刀點指俞仁且住，今天還別說是你要給鐵飛虎報仇，就是不算報仇，刺殺我的好友雙槍將，想要逃走勢比登天還難。可有一件，我得問個明白，你給鐵飛虎報的是什麼仇，俞仁一聽，一擺他的花白鬚，用目看了看三爺，叫了一聲老勝英，你是明知故問，好，既然是這麼說，就是我當場結果你的性命，也讓你死個明白，俞仁遂把報仇的原因，從頭至尾，細說了一遍，書中代言，俞仁怎麼收了鐵飛虎這個徒弟呢，就皆因他住居在月牙島玲瓏溝，掌中一口厚背三星刀，左手臥魚拐，刀裏加拐武術高強，他在台灣結拜盟兄弟九人，同音不同字。九個人全都姓俞，號稱九魚二蟹共輔一條龍，俞仁可就算是月牙島的島主，他一同胞弟兄兩個人，還有一個哥哥俞欽，練藝數十載。得過異人的傳授，雖然是武術絕倫，從來沒出過頭，因為他的賦性好靜不好動，又因為練混元一氣童子功，一世不娶妻，就算是白髮童子，俞仁娶妻陳氏，膝下只有一女名叫俞若梅，後來俞仁輔保台灣，鄭成功謀恢復大明的江山，他的胞兄俞欽以良言相勸，身披武術之人，原來為給天下息事，那才叫行俠作義，如今天下既定，再叫萬民跟着遭殃，那叫什麼俠義之稱，而今清人入關，一來是天數，再者說天下將平，不可復擾，人人都說是紫氣東來，該着滿州人做咱們中國的皇帝，該不該咱們也不用管他，只是天下平定、萬民樂業，那就真是我等之福，天職義務俠義道所乘的，乃是至上之心，並不分什麼畛域與宗派，到如今你又何必保鄭成功作亂呢，俞仁愈惠臣聽他哥哥的言語

，連連的搖頭，叫了一聲兄長，要照你這麼說，天下無論什麼事，也不用辦了，只好聽天由命就是了，譬如說舉人秀才去趕考去，連文章也不用作了，只是在那裏一坐，天數該伸紙上竟會作出一篇精妙的文章來嗎，凡事都得說是盡人力然後聽天命，天命人既無處稽考，人力可看得見，把人力盡到，天命該着就許成功，天命該不着那就不成，常言說的好，人豈無心，士各有志，各人有各人的志向，辦到辦不到，那全談不到，應在古語兩句話，事成貴爲上卿，事不成來烹，世界之事本來就是利害相連，兄長不必多管，這是兄弟我的志向，我也不強求哥哥出頭幫忙，你也別限制我的行動。俞欽聽罷自己胞弟的這片話，不由得自己長嘆了一口氣，有心還要勸，准知道徒費唇舌。只好跟兄弟析居，一宅分爲兩院，哥兒兩個因爲意見不合，誰也不見誰的面，惟獨侄女若梅，自幼俞欽愛惜，此時年方五歲，老人家告訴孩兒，每天到自己的院中來，教給他打幾套拳，若梅生來的聰明，一教就會，還能下功夫，俞欽看着高興，把自己所能，盡力一教，書要簡斷，姑娘長到七八歲，老人家教他晝夜田功，長拳短打以及各種軍刀，一直教到十五歲，把老人家身上的能耐，可就學去了七八成，雖然不敢說打遍世界無敵，就是成了名的俠劍，也未必能够勝的了，這一天俞欽向着姑娘說道，若梅現在你的年歲已然不小，這武藝已然也練到差不多了，我有一件東西相賜於你，說着話由臥室裏面取出一件東西，若梅一看，原來是一口寶劍，伸手接過來，左手荷劍鞘，右手擎劍把，用力往外一掣，陰嘖嘖一聲響，寶劍離匣，剛

的一幌，寒光奪目。不亞如厲閃相仿，把若梅姑娘倒吓了一跳，忙把寶劍還匣，口稱伯父這口劍有名沒有，怎麼這樣的光輝，俞欽帶笑你道，你那裡知道，這是我平生保存的至寶，劍名蟠影，能够斬金斷玉削銅刺鐵，今你的武術已然練成，我將此劍賜給於你，日後凡事要秉着天理良心去作，不可任意妄爲，有不正當的行爲，不但我知道，不肯輕饒，就是天下的高人，他也要追取你的性命，到那時悔已不及，我說的這個話，你可曾聽明白了沒有，若梅姑娘點頭答應，叫道伯父，你老只管望安，孩兒絕不能胡作非爲，俞欽點了點頭說道，你去吧，不必天天到我這裏來。如果要是想念，隔個三天五日的，過來看看我，無事之時，自己要用工夫，追求武術，若梅答應一聲，將然要走，俞欽復又說道，若梅我還有一句話，此劍乃是天下之寶，要你時時刻刻懸於脇下，不可輕自離棄，你的天性喜穿素服，我給你取個閨中的外號，就叫雪裏嫦娥，姑娘把話聽完，果然就把寶劍時刻不離，若梅辭別了伯父，來到自己的院中，見着母親把伯父所說之話，全都學說了一遍，陳氏聽罷心中起疑，心說你全身之藝教完，就不叫侄女過去，或者另有別情，也未可知，想到這裡，叫了一聲若梅，你的伯父乃是世間的隱士，堪稱得起是一位高人，他因爲勸你的爹爹，不必輔助台王，你父執迷不悟，不肯聽從，因此弟兄二人意見不合，才一宅分爲兩院，他老人家教給孩兒你這一身能耐，就得說是天高地厚之恩，你可不能忘了他老人家的好處，你大爺不是說叫你過個三天五日，再去看他嗎，你可別富真，你仍每日清晨起來，先過去

看看你大爺，然後再回來吃飯。姑娘聽罷母親的言語，只得點頭答應，當天無事次日清晨起來，若梅姑娘梳洗已畢，肋下懸掛寶劍，稟明了母親，這才够奔大爺的院中，來到門首一看，尙且未能開門，若梅跨了兩聲，裏面並無人答應，姑娘心中納悶，看了看天氣尙早，四外並無有行人，腰裏一覺勁，哧的一聲，縱上了牆頭，跟着一飄身，來到了院中。一直够奔上房屋，到了裡面一看，清素素，靜落落，連一點兒聲息皆無，再找伯父俞欽，連個人影都沒有了，若梅未免吓了一跳，又一想也許有事出去了，不對我的伯父從來沒露過他的武術，豈能大門不開越牆而出，姑娘想到這裡，不敢怠慢，轉身形仍然越牆而出，到了母親的房中，就道伯父踪影不見的話，對着陳氏說了一遍。陳氏安人一聽，也是吓了一跳，趕緊打發人到前面，把俞仁請了來，俞惠臣將然進來，陳氏說道，你不聽你兄長的教訓，到如今已然把他老人家氣走，你把哥哥尋找回來，咱們是萬事皆休。如若不然，我絕不能跟你這無父無兄之人善罷干休，俞仁一聽摸不着頭腦，遂說道，你先別忙，倒是什麼事，對我說說，除我把方才若梅看望他的伯父，已然無影無踪的話說了一遍，俞仁開聽笑道，這也不是什麼大事，何至於這樣着急，我兄長他老人家，隻身一人也許在家中煩悶，到外面遊玩遊玩。焉見得就從此走了呢，這麼辦吧，等他老人家三日，如果不回來，這段事我就交給我吧，我到各處山林海島，准把老人家找回來，可也就是了，陳氏一聽，只得點頭答應，不知不覺已然等了三天，也未見俞欽回來，陳氏問俞仁道，三天已過你應當怎麼

辦呢，俞惠臣有言在先，只得收拾收拾行囊包裹，帶好了盤費，由打家中起身，到各處尋找兄長，台灣羣島裏面，完全找到，怎奈沒有他兄長的下落，自己無法。這才回到了家中，陳氏一聽沒找着，不由得這個氣可就大了，遂向俞仁說道，你要找不着你的兄長，你就從此不必回家，說着話仍然把盤費給他備妥，立刻就叫俞仁起身，穿水箭開海銀蛇俞仁，因自己理虧，也不敢跟陳氏口角，只得二次離家訪兄，當天出去當天就回來了，自己住在前面，告訴家中上下丫環僕婦人等，一概不許提二島主回來了，所爲的是朦哄陳氏，這個話一說，就是兩三個月，陳氏果然不知道，這一天活該有事，陳氏有點不舒服，叫丫環到廚房親自做碗湯，沒想到丫環去了有一頓飯的工夫，這才回來，陳氏一看丫環把湯端來，立刻大怒，罵道恁大的丫頭，還只是貪着玩耍，我叫你到廚房去做湯，你竟敢去了這大工夫，說着話命人取過藤條，要責打丫頭，小丫頭向歷知消陳氏待人慈善，今天一看，這樣大的氣、心中可就害怕了，只可實話實說，叫了一聲老太太，丫頭我有下情上稟，陳氏用手點指，胆大的丫頭。還敢強辯。有話快說，丫頭這才說道，我到廚下做湯，并未敢貪耍。只皆因前面老島主來了幾位朋友，等着喝酒做菜，故此就攔了工夫，老太太一聽，分明這是胡說，老島主自從離家出來訪覓，到如今尚且未回，那裡來的老島主在前面喝酒呢，丫頭接着說道，老太太不可生氣，老島主原來就沒走，陳氏一聽，直氣得二目直勾，遂叫了一聲若梅你暗含着到前面看看去，果然是你的爹爹，在家裡喝酒嗎，若梅答應一聲出

去，工夫不見甚大，向着母親說道，丫頭所說之話，一點兒也不錯，陳氏聽到這裡點了點頭，這才一擺手叫丫頭退下，叫若梅也到自已屋中休息，我此時要靜一靜神，姑娘丫頭聽罷，全都各自退出，一直到晚晌也不見上房裏有動靜，姑娘若梅心裏四不放心，到了上房裏間一看，原來隔扇緊閉，連叫了兩聲，不見答應，姑娘着急，用力一推，把隔扇的插管推斷，到了裏面一看，可了不得了，就見自己的母親陳氏，已然懸樑自盡，若梅不敢怠慢，趕緊搬了一張椅子，脚登着椅子把母親鬆下吊來，再一看舌出數寸，目眦俱裂，早已氣絕身亡，姑娘看到這裏，不由得哇的一聲，慟哭起來，丫環僕婦聞聽哭聲，趕到大家一看，都是一怔，這才有入跑到前院，告訴老烏主，偷仁一聽，也是吓了一跳，趕緊三步兩步跑到後面一看，就見自己髮妻的屍屍，已然直挺挺躺在了炕上，偷仁還不知道陳氏因何自盡呢，正然要問衆人，猛然間看見在桌案上面，放着一張字柬，伸手拿起來留神觀看，一看正是陳氏的筆跡，上面寫的意思，就是偷仁不能孝友，不聽兄訓，致氣走了胞兄，我再三叫你到外面尋找，你隱在家中瞞哄於我，今與你這不義之人長別，我死之後你要把兄長尋回。那時我是含笑九泉矣，偷仁看完了字柬，自己深悔不該瞞哄陳氏，又誰知婦人心窄，他竟自尋短見，這倒是我偷仁的不對了，偌大年歲落個逼兒殺妻之名，我還稱什麼英雄義，想到這裡，自己滴滴點點落了兩行傷心的熱淚，遂命人預備棺木，把陳氏盛殮好了，自己親自致祭，在靈前禱告說道，賢妻勸夫不聽，以致自殺，到如今已是後悔不及，

，我把賢妻暫時浮厝，但願你死去的靈魂有知，看爲夫把胞兄找回，然後再給賢妻下葬，如果找不着我兄長，爲夫絕不回家，發誓已畢，果然把陳氏的靈柩浮厝，自己就要起身，千里尋兄，又一思家中放下若梅偌大的姑娘，多有不便，莫若把月牙島玲瓏溝，暫託我那盟弟看守，携帶女兒尋找哥哥，自己主意已定，把諸事全都料理清楚，然後跟姑娘把話說明，若梅天牛俠性，也樂意跟隨爹爹前往，爺兒兩個收拾停妥，帶好了盤費，出離家門，俞仁一想，先往何處尋訪呢，猛然間想起在十數年前，聽見兄長說過，早就看破紅塵，要削髮爲僧，並且最羨慕中國的名勝，他老人家此一去，不問可知，一定是奔往中國名山勝地去修行，我何不入中原查訪，主意已定，帶着女兒若梅，雇船隻奔福建地面登了旱岸，俞仁心中暗想，中國的名勝很多，我應當先到那裡去，想了想聽說杭州有個西湖，乃是中國第一名勝之地，裏面有個靈隱寺，更是著了名的廟宇，我兄長要是出家，大概就在這些個地方，莫若我先到一踏杭州，主意拿妥，這才順着大道，一直够奔杭州，一路之上也有時候雇車，也有時候雇轎，就得說是飢餐渴飲，曉行夜住非止一日，這一天走到了嘉興府的地面，正然往前行走，迎着面來了一個老頭兒，俞仁一看，這個老者非常面善，可就是想不起來他是誰，但只見這個老者長的精神，五尺多高的身材，細腰扎臂雙肩抱桶，渾身上下穿一身土黃布褲褂，腳底下穿酒鞋，打裹腿，頭頂上花白的小辮兒，挽了一個揪兒，尖腦門，大下巴，黑紅色的臉膛，短眉環目，蒜頭鼻子，薄片大嘴，一部花白鬚，兩個元

耳朵，時當夏令，在肩頭上搭着一件土黃色的箭袖大褂，俞仁正然觀看，就聽老者說道，對面來的朋友，莫非姓俞嗎，俞仁一聽，就是一怔，趕緊說道，不錯，閣下尊姓大名，我看着面善，一時之間想不起來，那人說道，在下姓吳雙名鎮宇，別號人稱土地爺的便是，閣下莫非是俞仁字惠臣，別號穿水箭闊海銀蛇嗎，俞仁一聽，這才明白，原來是吳鎮宇，趕緊抱拳說道，賢弟一向可好，愚兄正是俞仁，土地爺吳鎮宇一聽，趕緊搶步向前行禮，俞仁伸手相摻，書中代言，吳鎮宇年青落難時，曾逃在台灣月牙島，得過俞仁調濟，才得轉回中國，要不然怎麼今天見面，這麼恭敬呢，就皆因有恩在先。閒言並不多表，單說俞仁一看是吳鎮宇，心中非常喜悅，因為什麼呢，自己攜帶女兒來到中原，就得說舉目無親。到如今見着土地爺吳鎮宇，也算是他鄉遇故知，這才問道，你這是往那裏去，吳鎮宇用手一指，前面的村莊說道，小弟就在前面居住，地名叫作皇糧堡，我這是閑暇無事，出來繞個灣兒，可巧就遇見你了，這不是該着嗎，我也不管你這是往那裏去，反正得先到我家中住些個日子，才能走呢。俞仁一聽，並不客氣，遂說道好吧，這才連姑娘若梅，一同來到吳鎮宇的家中，土地爺家中還有他的老伴兒，跟他的女兒吳秀英，將若梅讓到後面。自有吳家母女招待，吳鎮宇陪着俞仁到廳房落坐，手下人獻茶，土地爺這才問道，大哥你不在你的月牙島玲瓏溝，來到中原，難道說有什麼事嗎，俞仁一聽，嘆了一口氣道，就把胞兄離家，陳氏憤氣自尋短見，我這是千里尋兄的話一說，吳鎮宇聽罷，也是點頭嘆氣，遂

說道大哥，既然你要天涯地角，尋找令兄，你帶着我的侄女那麼大的姑娘，路途之上够多麼不便當啊，你千里尋兄，小弟我可不敢相攔，你把侄女留在我家，有小女跟他作伴，也不致於煩悶。你看怎麼樣，俞仁聽着這個話，也倒有理，可就是不知道若梅願意不願意，這才打發人到後面親自問明白了，姑娘願意，俞仁這才放心。當天晚晌就住在了皇糧堡，吳鎮宇的家中，次日天明起來，俞仁够奔杭州，土地爺囑咐無論找着找不着，回到家中，咱們慢慢的再想法子，俞仁點頭跟吳鎮宇告辭，外面早已預備好了馬匹，跨馬够奔杭州去了，不過兩三天的路程，早已來在了杭州，就在西湖左近，找了一家店房住，當天休息一日，次日清晨起來，問明白了道路，一直够奔靈隱寺而來，到了廟前把馬匹拴在大樹上，自己就在山門前一站，留神觀看出入的僧人，一連就看了三天，那一天也有面生的和尚出入，實在是無法查訪，俞惠臣回到店房，心中悶悶不樂，猛然間想起一個法子來，我何不如此如此。當晚無事，次日清晨，來到街市之上僧衣舖，買了七八百雙僧鞋僧襪，雇了兩輛車子，拉着一直够奔靈隱寺，到了廟門內，將要找知事的僧人，那知道人家廟裏，早就知道信了，大開山門迎接施主，俞仁說道別忙，我有一件事相求，就把自己胞兄出家，無有下落的話一說，今天我請合廟的大師傅，一個個由門口往外走。出來一個人，我送僧鞋一雙，僧襪一雙，可有一樣兒，這也不算我來佈施，就算我求衆位師傅幫助我，尋找尋找我的兄長，可是一位也別剩，全都出來才好，沒別的衆位師傅們方便方便吧，太衆和尚一

聽，這也不算什麼，果然把正當中的山門一關，下垂首的角門子也關上，只留上垂首一個角門，每出來一個和尚，俞仁給僧襪僧鞋各一雙，和尚雙手問訊，念一聲彌陀佛，拿着就走，放了好半天，靈隱寺和尚完全都過完了，看了看鞋襪才剩十幾雙，也給了廟內知事的僧人，和尚問俞仁貴姓，好給他上善簿，俞仁擺手，那倒不必，我此來並非是助善，不過是爲尋兄而已，今既未找着我的兄長，我還要到別處訪去，衆位大師傅多受累了，說着話抱了抱拳轉身就走，到了店房之中，管還店眼，乘跨坐騎，仍然回歸皇糧堡，打算把話跟若梅女兒說明，靈隱寺未曾訪着，叫他在皇糧堡好好的住着，自己再到別的大廟宇去訪，故此才要連夜趕回皇糧堡，俞仁出離了店門，天色已然就快到黃昏，順着湖堤，將走至菩薩閣，對面一帶樹林，俞仁正然騎着馬往前行走，猛然間由打樹林裏縱出一個人來，手持鋼刀攔住了去路，俞仁不由得就是一怔，心說天色尚早，此處又離着街市這麼近，居然就有人竟敢斷路劫財，這個賊的胆子可真算得不小，想到這裏，留神觀看，劫路的賊人，年紀很小，大約也就二十來往，又一想，我明白了，這一定是方才我在靈隱寺施捨僧鞋僧襪，匪人在旁邊看的明白，知道我銀錢很多，故此才攔路行劫，也能我看看這個賊，他有甚等能爲，想到這裏，翻身下馬，走到了對面，口中說道，叵，你既然敢攔我，先問問你有多大的能爲，賊人一聽，始終不發一語，一擺手中刀趕步上龍樓頭就刺，俞仁一看刀到了，身形一閃，伸手便將他的腕子，賊人還真不含乎，一看刀走空了，身形往後一撤，刀

頭往下一垂，刀把往起一擎，照着腕子上便攔，俞仁看得明白，趕緊把手撤回來，抽拳換勢跟賊人打在一處，動手約有七八個照面，賊人用刀照着俞仁肚腹一刺，被俞仁一轉身用右手一撈他的右胳膊肘兒，左手順着右胳膊底下穿，就在賊人的右肋上，砰的一掌，噹啣啣鋼刀墜地，賊人翻身栽倒，俞仁用腳踏住了他的後脊背問道，像你年青青的，不習正業，竟敢攔路行劫，我要把你送交了當官，焉有你的命在，就聽賊人說道，老人家所說，乃是金石之言，小子焉敢不聽，可有一節，小子並非是攔路劫人的綠林道，俞仁聞聽，不由得哈哈一陣大笑，用手點指，你可稱得起是慣賊，今被我將你打倒，你又說不是綠林道，你既然不是綠林道的賊，因何攔路行劫於我，賊人說道，老人家把我放開，我自育下情，俞仁一想，我放開你也跑不了，遂把脚一抬，遂說道有話快說，賊人一咕嚕身，爬起來，復又將身跪下，口稱恩師在上，弟子這廝給你磕頭。俞仁聽，遂說道，你這狡猾的賊，休要滿咀胡說，我何嘗是你的恩師，賊人向上磕頭說道，弟子住家就在杭州府城裡我雖不敢說是富貴人家，也得說是中等之戶，就皆因小子我好練武學，好大的家業，已然被我花去了。之八九，雖然這麼說，現在仍有一處買賣，良田瓦房，吃穿尚且不缺，有心再訪求名師學藝，怎奈花許多金錢，不准練成了一拳一腿，就因為真有能耐的主兒，不肯到處取徒教藝，沒能耐的只是哄弄幾個金錢罷了，我已竟請了無數的教師，也沒練成一手絕藝，因此小子我才想起這麼個主意來，倒不知找僻靜地方，假充攔路行劫之人，沒有能耐

的，我把他打倒放他一走，有能耐的主兒，他將我制倒，我就拜他爲師，這是小子我一片的實言，沒別的。你就收我這個徒弟吧，俞仁一聽，不由得心中暗想，莫怪人家說中國，乃是大邦之地。真是無奇不有，我頭一回聽見說，訪求名師，還有假充劫路的呢，這要是被官人捉去，你說這冤冤不冤，又一種賊人所說之話，未必句句是真，不過被我打倒，以言語搪塞，這個我倒罵他兩水落石出，想到這裡，這才說道，我先問你姓字名誰，家鄉住處，你必叫我收你作徒弟也。道，只聽你所說之話，句句實情，我就收你，賊人趕緊接着說，小子姓鐵雙名飛虎，別號人稱雲裏神獒，家住杭州府城裏，開鐵家老店，我父名叫鐵天勝，外號人稱黑虎，學藝去世多年，家中只有我的生身之母，恩師不信，請您老人家辛苦一趟，隨我到家中觀看，老人家看弟弟子所說之話，是真真假，俞仁這個人，本有俠義之風，一聽飛虎之言，道，既然如此，我就隨你出去，鐵飛虎這才歡歡喜喜，站起身形，把自己那口刀拾起來，插在了背後，俞仁跨上了馬匹，飛虎在頭前帶路，工夫不大，已來到鐵家老店，飛虎告訴店裏的夥計，這位老人家乃是我的恩師，要你們加意伺候，衆夥計一聽，不敢怠慢，接馬的接馬，掃塵的掃塵，然後讓到了上房裡面，打洗臉淨面水，沏茶，然後預備上等酒飯，俞仁一聽，上上下下的夥計，全都稱鐵飛虎少掌櫃，看那夥計，並都是裝作出來的，酒飯用畢，飛虎向着俞仁說道，恩師我有事相求，皆因老母聽說我拜了恩師，本有意到外面見見你老人家，託付託付一切的事，怎奈他老人家

自居婦以來，從來未出過大門。今一旦到外面與恩師相見，恐怕惹人談論，特命我前來相請，求老師屈尊屈尊，到後面與我的娘親見見面，俞仁思索倒要看看他們母子是甚等之人，想到這裡遂說道，既然如此，你就頭前帶路，飛虎在前，俞仁在後，出離了鐵家店，走不多遠路北一座大門，閉的嚴絲合縫，飛虎走上台階，說了一聲開門，裡面手下人，答應一聲，花啦一聲門分左右，手下人旁邊一閃，垂手侍立，飛虎把俞仁讓到了裡面廳房，自己到後面，房去了，工夫不大，同着一位五十開外的老婦人，來到廳房，飛虎從中指引，說道母親，這就是我路過的恩師，又向俞仁說道，這就是我的母親，鐵老太太拜了拜，俞仁抱拳還禮，然後分賓主落坐，飛虎旁侍立，鐵老太太把自己守着節，老容易的話說了一遍，今天既蒙老人家抬愛，收他爲弟子，沒別的懸就多分心管教管教吧，將來日後能够成人，不但老身感念，就是死去的亡夫，在九泉之下亦感大德，俞仁遂也說了兩句客氣話這才站起身形告辭，鐵老太太說道，諸多簡慢，多多原諒，俞仁遂說道，那倒沒有什麼說的，說着站起身形，出離了鐵宅，飛虎在頭前帶路，一直來到鐵家店，俞仁把飛虎打發回家，當夜可留宿在了鐵家店內，俞仁坐定了一想，我只顧看人家這個水落石出，倒是不錯看見了，確是過家之道，可有一節，這個徒弟我怎麼收呢，又一想飛虎這個孩子，看那個樣也很伶俐，倒莫若我收了牠，日後也是我的膀臂，主意一定，當晚無事，次日清晨飛虎早早的就到了，俞仁一看，只得叫道飛虎，你既打算拜我爲師，你可得隨我前去練藝，

皆因我有事在身，不能常常住在這裏，你家中既然開着買賣，又有居孀的老娘，焉能隨我前去呢，飛虎一聽，遂說道，恩師你不必多慮，你到那裏去，我能跟你到那裏去，店裏頭有先生，有掌櫃的，全都是妥實之人，就打着說沒人料理，收了這個買賣，我家的莊田也够吃喝的，至於我的老娘，他老人家恨不能一時盼我成名，這是他老人家，叫我投師學藝的本意，俞仁一聽，遂說道，既然如此，把家中諸事安置安置，隨我到嘉興府皇糧堡，今天馬上就起身，鐵飛虎一聽，趕緊安置安置，店裏頭事情，然後收拾停當，這才同着俞仁出離了鐵家老店，順着大道一直够奔嘉興府，走了兩天多。這一日來到了皇糧堡，早有手下人把馬匹接過，俞仁帶着飛虎來到了裏面，土地爺接着問道，大哥找着沒有，俞仁擺了擺手，遂說道，我給你引見引見，這是我路途之上新收的徒弟，姓鐵雙名飛虎，外號叫作雲裏神葵，這是你師叔土地爺吳鎮宇，飛虎一聽，趕緊走過來行禮，土地爺一看飛虎少年英勇，不由得就想到自己的姑娘，吳秀英的身上，遂趕緊伸手相揜，說道，自己爺兒們，不必行禮。飛虎站起身形一旁站立，土地爺這才問道，你們爺兒兩個，怎麼過見的呢，俞二爺就提過飛虎的原因，從頭至尾細說了一遍，土地爺聽着非常喜悅，遂吩咐手下人擺酒，大家吃喝已畢，當晚無事，次日清晨起來，俞仁打發飛虎到外面購買紙馬香燭，叫飛虎拜拜祖師，飛虎過後，土地爺可就把自己誠心腹話，對着俞仁一說，自己有意把小女的終身，許配雲裏神葵，如果鐵飛虎願意的話，其中有一個條件，我們夫妻二人膝下，只此

一女，一日之間，不忍其遠離，做親之後，不怕把姑爺的母親，接到我的家中，我情願供柴供米，有的是房屋居住，只要他能夠點頭，這門親事可就算成了，俞仁聞聽此言，暗自思想了半天，倒也沒有什麼做不得的，遂說道好吧，回頭我把這個話跟孩子說說，土地爺又託付了兩句，這工夫鐵飛虎買香燭回來，就在後面花園裏面，有的是現成的練把勢場子，拜裡面設擺桌案，懸掛祖師牌位，五供懸旂擺好，供上供品，燃香拜祖師，俞二爺大拜了四拜，然後叫鐵飛虎磕頭，又給師傅磕了頭，從新給土地爺見禮，吳鎮宇設筵給俞二爺慶賀道喜，一日之間，開懷暢飲，到了晚間才各自安歇，俞仁把飛虎叫到了面前，遂就把吳鎮宇的意思，對着飛虎說明，飛虎口稱恩師，此事弟可不敢專主，我得稟明了我的娘親，然後才能定奪，俞二爺又把家姑娘不能離開父母的話，對飛虎說了一遍，明天你清晨起身，回歸杭州，就跟你母親相商，我在此處專聽你的回信，飛虎點了點頭，退了下去，天明起身，稟明了老師回歸杭州去了，連行李帶去，四天就回到了皇糧堡，見着老師，就把他娘願意領話，說，俟後把買賣收了，也願意搬到這邊來住，惟獨一樣兒，成親之後，我的老娘叫他回一臨家見面兒，俞仁一聽遂說道，那是當然的了，你就不用管啦，飛虎退出去，吳爺等等着聽回信呢，趕緊來到了裏面問道大哥，小弟託你之事，可有佳音嗎，俞仁遂就叫飛虎，言，學說一遍，土地爺一聽，心中歡喜，馬上找人看擇吉期，拿了飛虎一口刀作定禮，男婚女配，殊不知刀乃兇器，以兇器爲定，所以才有後文書，夫婦結果全

都吉祥，閑話不表，單說吳鎮宇選定了吉期，跟着就預備各種應用的物件，書要簡斷，到了喜期這一天鼓樂喧天，新娘新郎同拜花堂入洞房，大家吃喜酒鬧閨一天，過了三朝之後，夫婦倒甚和美，吳鎮宇娶好了長途轎車。婿夫妻二人回杭州拜見母親，住了些個日期，才回了皇糧堡，鐵老太太心中喜悅，不必細表，從此飛虎就住了皇糧堡，俞二爺除了到各處訪查兄長俞欽之外，在家中就教給鐵飛虎練藝，所傳的可就是刀裏加拐，光陰是箭，日月如梭，不知不覺，可就是三年，飛虎這個工夫，練的也很好啦，俞仁看着高興，每逢出去訪查兄長之時，必囑咐飛虎好好的用工夫，這一天俞二爺又打算到山東泰安州，泰山上面尋代胞兒，臨行之時又告訴飛虎，在家中用工，他點頭答應，俞二爺帶好了盤費，够奔山更去了，鐵飛虎果然是三五更的工夫，每天必到花園裡而去練，這一天晚晌，飛虎早早的吃完了晚飯，心裏頭悶的很，有心出去遛達，又怕耽誤了用工，莫若我早早的到花園裏面，多練會子，倒可以解悶，想到這裏，邁步够奔花園，此時天色可也就在黃昏，將然來到花園門首，就見在花園裡面，站着一個女子，穿白戴素，貌似鮮花，年紀約有十七八歲，肋下還懸着一口劍，素裙下面露着一對天足，六寸的圓跌，看見飛虎進了花園，並不慌忙，慢慢的走了出去，飛虎這小子本來是個色中的餓鬼，他看見這個姑娘，可比他妻吳氏秀英，又強了千倍，不由得神魂蕩漾，工夫也沒用，就跑回了臥房，見着吳氏秀英，就把方才所見的女子，長像年幾向着吳氏一問，這女子是誰，我怎麼沒見過呢，吳秀英一聽

，撇咀一笑，啲，枉情你還不認得他呢，那並非是外人，是師傅的女兒，小字若梅，論起來他還是你的師妹妹呢，飛虎一聽，師妹妹三個字，由打心眼裏頭發癢癢，遂咬着舌頭說道，那麼我能跟他見面不能，吳氏秀英本來是個誠實的女子，遂說道那有什麼不能見的呢，等明天我先告訴他一聲，我同着你到那裏見他去，飛虎聞聽吳氏的言語，直樂的他一宵沒睡覺，瞪着兩只眼睛淨盼天明，好容易盼到天光大亮，早早的起來，催着吳氏趕緊梳洗，梳洗完畢，就叫吳氏去看看去，吳秀英只得到了自己從先住的閨房裡面一看，若梅早就起來了，吳氏就把飛虎要跟他見面的話一說，俞若梅笑道，想來只管來，何必還告訴我呢，吳氏聽着這話，心裏也覺痛快，這才說道，既然妹妹沒有嫌辭，我就給你兄妹介紹介紹，吳氏遂把鐵飛虎領到若梅的閨房門前，吳氏說道，俞大妹妹你的師哥姐夫，他來看你來了，若梅並不迎接，只說了一聲裏面請吧，飛虎隨着吳氏到了裏面，若梅正然坐在椅上吃茶，看見鐵飛虎進來，遂說道師兄請坐，飛虎倒給姑娘拱拱手，若梅略還半禮，仍然將身形坐在椅子上面，遂向飛虎問道，你跟我的爹爹，學了好幾年藝，都學的什麼工夫來着。飛虎樂嘻嘻的說道，師妹妹要問，藝業倒沒多學，就是他老人家的拐子刀，我已然學得了十之八九，姑娘一聽：心中不悅，心說我天倫他的刀裡加拐，在台灣地面人稱一絕，他老人家十八般兵刃學成之後，淨說學這個拐子加刀，整工夫就是七年，就打着說你這個人聰明，就是後三差五的這三四年，你也學不了十之八九，足見得這個人自高身分，

未免言過其實，想到這裏，姑娘拿眼看他一眼，姑娘這一看他，本來是不喜歡他，這小子疑惑是喜歡他呢，這個地方可也不能單單埋怨鐵飛虎，因為什麼呢，這個人要是長的好看，就是生氣也帶着媚氣的樣兒，人要是長的不好，樂反倒像哭，西廂記上張生說鶯鶯有這麼一句話，宜嗔宜喜春風面，合着是人要長的俊俏，生氣也好看，喜歡更好看，這個地方先賢說過，好色乃人之同情也，今天可就應了若梅姑娘的頭上了，他這一看鐵飛虎不要緊，這小子就如同丟了兩個魂兒似的，等時眼也迷了，心也亂了，就聽姑娘接着說道，按你所說，你這武學學的已然不錯呢，我父親收你這個徒弟，總算是一福，可有一樣呢，他老人家的單刀拐，我略知一二，你既然肯其用心學，有明白的地方，只管來問我，只要我知道的，我就告訴與你，姑娘這片言語就為的是他，說話太狂，故意以言相激，那個意思是告訴他，你不可滿口裏說大話，你還別以為我不懂得，又誰知道這小子把意思解釋錯了。他認着是姑娘說話跟他拉鉤呢，今天有吳氏在坐不好說話，叫他以後一個人隨便當來，這小子聽到這裡，賤口賤舌的說道，妹妹只要你別嫌麻煩，我早晚要領教領教妹妹你的武術，姑娘答應一聲，那倒不算什麼，這本來是隨口語，鐵飛虎以為姑娘已然心許於他，可惜吳氏在旁坐着，這小子沒敢多坐，站起身形告辭，若梅也不送，鐵飛虎自從打這一天為始，他便時時刻刻想，若梅姑娘這裹來，過了兩天，果然單騎自來，若梅姑娘的閨房，妹妹長，妹妹短，說些極淡面無味話，若梅姑娘乃豪客之女，劍客之徒，可稱

起是女中之俠劍。頭一節袋高人胆大，再着說心地端正，顧不到一切說俗禮。那就得說是天真漫爛，不論對男子、對女子，只要你喜歡和他談。他高興之時說笑自如，幾忘己身為女子，鐵飛虎乃是酒色之徒，那裏能與他舉動，他心中越思越邪，差不多每天都要到若梅姑娘那裡去一躡，可有一節。雖然是訂了婚，隨便談談笑笑，只是無縫可入，這一天鐵飛虎又在姑娘這裏閑坐，這小子看着若梅說道，妹妹你看，要是往那裏去慣了，不知不覺，就想着來，昨天晚上我在花園練完了藝，二更多不到三鼓，我遛遛達達，差點兒沒走錯了，這小子也就上進步的認了言語，有意兒搭着若梅姑娘。你說也是活該有事，姑娘要是正言厲色拒絕他，可也就完了。若梅姑娘不拒絕，反說了這麼一句，走錯也了不要緊，原來底下還有半句，只要你露出屬袋去只管來，姑娘說完了上半句，覺着下半句不好聽，可就沒說。這一來不要緊，小子鐵飛虎把花都樂開了，暗自想道，這我就明白了，又說了幾句別的閒話，告辭出去，坐在屋中一個勁盼。頭一回盼天明，這一次盼天黑，好容易盼到日暮黃昏，好好歹歹吃了幾口晚飯，他便走到花園裏面，前後繞灣兒，練藝也練不下去了，只是盼定更，定了更又怕天氣太早。又盼二更，好容易盼到外面村鐘噹噹梆梆，交了二更天，小子西緊收拾收拾，帶好了七首尖刀，出籬了花園，一直够奔俞若梅的臥房而來，到了窗台下面，聽了聽屋中並無有聲音，並且黑暗暗無有燈火，這小子心裏頭明白，准知道若梅姑娘早已睡去，他這才來到了屋門前，用手推了推雙門緊閉，他這才擦

起衣服來，由打腰間取出匕首刀，手擎尖刀伸入門縫內，由上往下一劃，劃到了插管，遂用尖刀慢慢的撥門。眨眼之間，已然撥開，看了看下面還有一道。復又用尖刀把下面撥開，這才倒擎七首刀、身形一閃，慢慢的用手一推，就聽支嘍一聲，門分左右，小子扎撒膀臂往裏面觀看，一看黑黯黯，並無有動靜，遂大着胆往裏走，要說這個地方，也不用他長胆子，因為什麼呢，俗語說的好，色胆包天，凡人要走這條道，這個胆子也不知道在那裏來的這麼大，鐵飛虎邁步往裏走，將進了屋門，砰的一聲，有人用腳踹了自己後脊一下。小子站立不穩，翻身栽倒。跟着就被人用腳踏住，就聽哈哈一笑，正是若梅的聲音，就聽姑娘說道，你這個胆子也太大了，說着話把脚一抬，叫了一聲飛虎你起來，我跟你說話說，鐵飛虎栽倒之時。可真吓了一跳，此時聽姑娘說叫他起來有話說，小子的邪心復萌，還以為姑娘有戀他之意，趕緊一翻身爬起來，將起來，就聽姑娘說道：飛虎你隨着我到這裏來，說着話姑娘在頭前走，飛虎後面跟隨，一直奔後面的花園，行走之間。飛虎身中暗想，這不用說，在他的臥房裏面，覺着不便，有意叫我跟他到花園裏面幽會，也未可知，小子正然胡思亂想，已然來到花園裏面，就見若梅姑娘用手一指，說道鐵飛虎，你站在這裏別動，我早有意練一踏劍，給你看看，怎奈機緣未遇，今天趁着我閒暇，我練練寶劍叫你開開眼，說着話若梅姑娘款動金蓮，慢慢的走至在練劍場子當中，將身形站穩，回手撒劍，嗚嗚一聲響亮，跟着就是一道殘圓，寶劍離匣，飛虎在旁邊一看，但只見姑娘掌

中這口寶劍，明如鏡，光似月，寒光灼灼，冷氣森森，小子由打腦袋後頭，一陣陣的冒涼氣，心中撲咚撲咚的亂跳，一看姑娘這口寶劍，就知道他的武術必不含乎，有心說走，又恐怕走不了，倘若被姑娘拿回來，豈不是更難看嗎，又一想無論他怎麼樣兒厲害，反正他不能當時就結果了性命，就是到了那個時候，我還可以央求央求呢，飛虎把主意拿妥，硬着頭皮站在那裡觀看，就見姑娘手擎寶刃，身形一幌，作了一個恨蝠來遲來架式，然後更招換勢，一招挨一招的練，在先前還能看的出來，劍怎麼出的，步怎麼邁的，到後來劍隨步快，步跟劍行，眨眼之間，竟把兩眼看迷失了姑娘的所在，但只見一片寒光，把飛虎吓得目瞪口呆，將舌頭吐出來，竟自不能縮回，正然看到出神之際，猛然間姑娘把架式收住，手荷寶劍面不更色，氣不湧出，仍然是安安靜靜，帶笑說道，鐵飛虎，我練的寶劍，你看見了沒有，飛虎趕緊抱拳口中說道。小子瞎眼。實不知道師妹妹乃是女中之俠，若梅笑着說道，我沒問你那個，我說我練的這趟剛好不好，小子頓聲說道好，姑娘接着說，既然你看着好。俟後閒暇之時，我把此劍術傳授於你，只要你肯用心學，我是一招也不留，此時飛虎已然下傻了，那裏還敢發言，自得連連的答應，姑娘笑了笑，天色已然不早，你好的回去安歇吧，飛虎聽見這一句話，就如同午朝門外被綁的犯人，忽然間得了赦旨一般，趕緊點頭答應，回身就走，姑娘這才把寶劍還匣，自己也就回歸臥房去了，由打這日為始，這小子始終也不敢到姑娘房中去了，過了沒有幾天，俞仁由打外面回來，土地爺接着

問道，大哥可會有下落無有，俞二爺搖了搖頭，仍然未曾尋着，俞二爺這一回來，別大還都小可，鐵飛虎這小子心裏頭，可就打了鼓了，心中暗想，前日之事，倘若我師妹妹，對他的天倫說知，到那時倒顯有多有不便，莫若我想法子早離此處爲妙，小子思想了半天，想起一個法子來，見着俞仁口稱恩師，弟子跟你練藝以來，到如今已然是整整的三年，蒙你老人家格外的栽培，我的藝業已然練到了十之八九，弟子有一段心事，到如今我可不敢不說，弟子竭力訪求名師學藝，所爲的就是把武術練成，好給我的爹爹，報仇雪恨，於今弟子打算從此告別，要前去訪找仇人替父親報仇，俞二爺聞聽就是一怔遂問道你父親與何人有仇，怎被人害死，你慢慢的對我說來，如果事屬正當，我既然是你師傅，你的能力有辦不到的地方，我還要輔助於你，如果不正當，我可不能叫你去妄自胡爲，鐵飛虎一聽無法，只得現編了一套瞎話，口稱老師，這個話要說起來，年頭已然不少，仇人也並非是無能之輩，故此我沒有能耐的時候，不敢輕舉妄動，提起此人，大概你也有個耳聞，內地有個十三省總鏢局，裏面的鏢主，姓勝單字名英，號叫子川，別號人稱聖手崑崙金鏢老勝英，我的大倫就是被他殺死，俞二爺一聽，心中大大的不悅，因爲自己聽着這個勝英，很是耳熟，聽人傳言乃是一位俠客，雖然以保鏢爲業，到處濟困扶危，尊惡安良，乃是一位成了名的老英雄，你又若是被他人殺死，還都小可，要是被勝英殺死，不問可知，你父必然是行爲不正，勝英必是盡俠義之道，如此才把他殺死，想到這裏遂說道，飛虎我聽人傳

言勝英乃是江湖上一位老英雄。當然是你的父親行爲不法，才被他所傷，如果要是這麼樣，那就算是咎由自取，尙有什麼報仇可報。飛虎一聽，連連擺手，叫道：老師，是你有所不知，要是我爹爹尋虜，弟子也不敢說報仇的這句話，其中的原因，實在是老勝英仗勢欺人，就皆因我父親跟他交朋友，時常請他到我們家中喝酒，又誰知老勝英他安心不良，百般調戲我的娘，我母親乃是婦女之輩，一時沒有主意，可就跟老勝英通奸有染，彼時我尙年幼，任事不懂，我父親回到家，我當玩笑之話，可就對我父親說知，等時把我的父親氣的死過去，他老人家可就想了個法子，假意說出門訪友，暗含着就在附近隱住身形，事逢湊巧，勝英果然又來了，我父親等到夜晚之間，容着他們睡覺，這才越牆而入，闖到屋裏，把老勝英堵在屋內，勝英身旁放着鏢囊，摸出一只鏢來，抖手照定我父打來，我父閃閃不及，鏢打哽喉，立時氣絕身死，老勝英便逃走了，我母親模模糊糊，就把我亡父盛殮起來，親友們有問的，就說是暴病而亡。到如今我父尙且未能下葬，仍然浮厝在家中，老師你說弟子這個仇，該報不該報，俞仁一聽他所說的話，半信半疑，遂問道：飛虎，你所說的話當真嗎？飛虎對天宣誓，並無半點虛言，俞仁這才說道：這麼辦吧，真假我不能聽你一面之辭，我隨你到杭州去，我要用言語盤問盤問你的母親，如果實有其事，當然你的母親不肯實話實說，可有一節，真假的情形。我自能看的出來，飛虎無法，只得點頭答應，當晚無事，次日天明起來，梳洗已畢，用過了早點，爺兒兩個收拾收拾，由打皇糧堡動

身，一直够奔杭州府鐵家店而來，兩天多的道路，這一天晚間來到了鐵家老店，在店房之中，休息一夜，次日清晨起來，梳洗已畢，俞二爺叫飛虎頭前帶路，出離了鐵家店，一直够奔鐵老太太的住宅，到了裏面廳房落坐，飛虎把他的母親請出，在廳房跟二爺相見，彼此行禮已畢，還不等俞仁開言，鐵老太太說道，前者蒙你老人家，成全犬子給他娶吳氏之女爲妻，我一家人家姑娘很好，我這心裏就感激的不得了，我時常叫飛虎把你請到家中，我要當面謝謝，聽他說你老人家拋鄉離井，原來爲的是千里尋兄，此時常不在家，但不知此時已尋着令兄的下落沒有，俞仁答道不錯，倒是時常到外面去尋找，怎奈仍無下落，我此一來也沒別事，也不過是順便問問你這房兒婦，娶得趁心不趁心，如果要是趁心的話，就不必單單自己住在杭州了，可以把買賣收束收束，移到皇糧堡居住，母子們相守倒是正理，鐵老太太聽到這裏，未曾發言先嘆了一口氣，叫了一聲老師，兒婦倒是很好，至於移居的話，一時半時恐怕辦不到，因爲我這裏還有許多沒理清的事，故此對於移居很是困難，俞二爺一聽，心中歡喜，暗想道，我正是爲此而來，沒想到他竟自己說到這裏，我此時不問尚待何時，想至這裡，遂問道老太太，你說這話我有些不明白，你就是這麼一個兒子，他現在已然娶妻，你家中又無別人，不過就是這個店房，只須齊帳收市，房產一概別動，就是應用的物件，不帶到那裏也照樣有使的，再說兩地的道路雖此也不算遠，還有什麼沒完的事呢，老太太聽到這裏，遂把自己的丈夫，尚且未能下葬，不忍拋棄靈柩遠離

的意思一說，俞仁接着問道，老掌櫃的死去，難道說其中有什麼原因嗎，要不然因為什麼不下葬呢，老太太聽俞仁一問，眼圈發紅淚珠滾滾，看那個意思很是傷感，過了好半天，才說道，也沒有什麼原因，接着又說幾句別的話，老太太要叫飛虎給俞二爺預備薄飯，俞仁這才說道不必，我二爺兒兩個到店裏吃飯，非常便當，不是跟在這裏一樣嗎，說着話站起身形告辭，帶着飛虎一直來到鐵家店，坐定了飛虎問道老師，你聽我母親所說之話怎麼樣，俞仁搖了搖頭道，據你母親說話的情形，倒是你父親不是善終善死的樣子，可有一節，看你母親那個傷感的意思，似乎不是由打你母親身，出的事，要是你父親在他的身上，我那一問他必而帶慚愧，方才我一看，不但沒有慚愧，並且還很傷感。此事我可不敢斷定，飛虎是不是你從中搬弄是非。要你實言，如果有半句虛假，被我知曉，我必要結果爾的性命，飛虎一聽，連連說道，老師你只管望安，小子飛虎絕不敢說謊言，我跟你這麼說你就明白了，我母親說我父親死去也沒有什麼原因，當然是因病而亡了，這麼辦吧，今天夜裏求老師你晚睡會兒，等到三更以後，我給你老人家拿個証據看看，說到這裡外面夥計，給他爺兒兩個開飯，俞仁也不知道鐵飛虎有什麼証據，只好等到三更天再說吧，一日無事。吃完了晚飯，飛虎囑咐俞仁別睡覺，回頭我來請你來，俞仁將要問，飛虎轉身就走，二爺只好吃茶等候，一直等到三更，俞仁心說，這小子也不是出什麼主意呢，到這個時候他還未來，正然想着，就聽簾板一響，由打外面進來一個人，俞仁一看，正是店房裡面

的夥計。二爺問道，天到這般時候，你不睡來到這裡有什麼事，夥計聞聽一笑，叫一聲，老爺子，你老說我小子不睡，你老爲什麼還坐着呢，俞仁一聽，自己也樂了，遂問道，你這是幹什麼來了，快說，夥計這才樂嘻嘻的說道，我是少爺打發我來請你，書中代言，鐵飛虎這小子，一則有意借刀殺人，叫俞仁跟勝英爲仇，二來實皆因他心裏頭，懷着鬼胎，恐怕在皇糧堡住長了，倘要是姑娘俞若梅，在有意無意之間，把自己的行爲，對他的天倫說了，還不用說是責罰，就是問個三言兩語，這個地方也就算不能住啦。故此他這才編出這麼一套瞎話，從中搬弄是非，白晝之間領着俞仁到他的家，跟鐵老太太談話，後來聽俞仁說他父之死，不像因他母無恥而亡，這小子一聽，心說要壞，我要不想個相當的法子，被我老師查出破綻，問明白了，二罪歸一，那就送了我的忤逆了，小子眼珠一轉，心生一計，心說我可不到夜間，打開我父的棺材，叫我師傅觀看，屍體雖朽，傷痕也能看的出來，我的老師他一看我父、果然鏢打咽喉致命，他還能够不信嗎，小子當時把主意拿妥，這才說了一聲夜靜三更，給俞仁看看證據，晚飯後小子告訴店裡頭的心腹夥計，不可洩漏叫來了泥瓦匠。單等合店之中全都睡了覺，他這才帶領泥瓦匠動手，磨子拆開又將夥計幫助把棺蓋啓下，然後預備好摺子燈，諸事全都齊舉，這才打轉夥計前來請他的老師，夥計把話說明，俞仁聞聽一皺眉心說，飛虎這個孩子，擅自開棺，我又非官非吏，豈能檢驗人家的屍骨，又一想他既然打開了，莫若我看到底明白明白裡面的真像。主意已定，這才

叫夥計頭前帶路，出離了店房門，够奔後頭院，來到後院一看，鐵飛虎帶着泥瓦匠，打着擗子燈，正然在那裏等候，俞仁來到切近一看，棺蓋已然打開，衆人打起燈來，飛虎叫了一聲老師，您看看便知底細了，俞二爺果然身臨切近仔細一看，雖然屍體已朽，金鐵之傷還是清清楚楚，俞仁一看，死的這人並非是鏢打咽喉而亡，實是由口內打的，倒是因此致命，其餘一概無傷，俞仁看罷，向飛虎低言說道，鐵飛虎你說你的爹爹，是鏢打咽喉而亡，怎麼傷痕會在口內呢，飛虎答言，老師你看明白了，是因傷而死就行了，彼時我尙年幼，但知一鏢打死，既與咽喉不遠，就那裏能够辨得明白是口是喉，何況彼時我母親趕緊買了一口棺木，成殮起來，叫我無從查考，錯非今天啓棺，叫你老人家驗傷，小子我還以為是鏢打咽喉呢，俞仁一聽，飛虎所說之話，也近乎情理，只得點了點頭，飛虎一看他的師傅點頭，心中暗含着喜悅，心說這一狀就算告成了，想到這裏遂吩咐泥瓦匠，照樣把棺蓋蓋好，並不加釘，使用方磚將厝子砌好，灰土打掃十淨，全都收拾俐落，給泥瓦匠開了工資去了，然後大家各自回歸臥室安歇，一夜無書，次日清晨起來梳洗已畢，飛虎來到俞仁的面前，垂手侍立，一聲也不言語，俞仁一看准知道他爲叫我驗明他父親的尸身，怎麼幫助報仇，想到這裏，這才叫了一聲飛虎，你收拾收拾，咱們馬上就要動身，飛虎答應一聲，備辦早尖，爺兒兩個吃完了，這才一同起身，够奔皇糧堡，到了土地爺吳鎮宇的家中，俞仁取出紋銀四十兩，叫聲飛虎我跟你所說之話，全都實話應前言，這四十兩紋銀做爲路

費，你够奔十三省總鏢局打聽勝英的消息，或是外出保鏢，或是在鏢局閑住，打探明白回頭報我知道，我自育相當的法子。替你報仇雪恨，飛虎一聽，非常歡喜，接過路費，路費衣服軍刃暗器，全都包在包袱裏，跟老師告辭，由打皇糧堡起身。別看這小子出門的時候喜歡，來到道路之上發了愁了，有心一直接奔十三省鏢局附近，找店住下，夜晚之間，暗進鏢局打探勝英的消息，自己又沒有那麼大膽子，恐怕一時不慣，鏢局子能人甚多。被獲遭擒，到那時焉有我的命在，你說不到鏢局子裡面去，這個實在消息，又不容易得，小子左思右想不合適，這一天來到鏢局子附近，找了一家店房住下，怎奈自己不敢進鏢局，終朝每日在外面打聽，跟買賣舖戶詢問，勝英現在鏢局裏面不在，你說還是真沒人知道，就是知道的，主兒，也說不詳細，也有說現在已然回家的，還有說現在鏢局裏面的，鐵飛虎天天打聽，天天是好幾樣說法，心中着急，打聽不清楚，又不能回皇糧堡。天天就這麼耗着，耗來耗去，四十兩路費銀子，就要花完了，飛虎由打客店之中挪入小店，後來小店也是沒錢吃飯，小子可真急啦，猛然間想起一條妙策，我既盤費用盡，何不在十三省總鏢局附近，做他幾條案子，就說是勝英所為。盤費也有啦，地面官人一捉拿他，實在消息我也得着了，我就是這個辦法，本有心先在大戶人家偷盜幾處，得手殺死兩條人命，臨走之時題上勝英的名字。後來一想，就是單人獨自也沒個巡風的，也沒個料高，一人作案非常不便，倒不如我在附近路劫，倒是一條簡便的法子，飛虎主意已定，白天也不出去打聽，就

在小店之中，坐了一天，到了黃昏之後，告訴夥計看守店門，自己手提包袱到了外面，找一座樹林把軍刃衣服收拾停妥，就在樹林一等，連等三天，並未遇見一個行人，自己有心說第四天不出去，又想不出別的法子來，忽然間想起在總鏢局東邊，二十多里路，還有一條大道，我何不到那里看看去呢，飛虎主意已定，一天無事，到了晚飯後，就够奔十三省總鏢局東邊的大道，二十多里地，也不過是一溜達就到了。看了看在大道旁邊有一個小五道廟，飛虎可就把手形爬伏在裏面，探頭向外觀看，淨等來往行人，將然把身形隱住，就見由北往南來了一騎馬，馬上坐定一人，看那個樣式乃是一位少女，跨馬行走非常迅速，飛虎看罷，不由得心中納悶，心說天翁這般時候，一個少女單人獨自跨馬行走，你說這是做什麼的呢，又一想咳，也別管他是女是男，賊不空回，既然被我遇見，無論如何也得劫一下，想道這裏，那騎馬的已然來到切近，飛虎一挺身，由打五道廟縱躍出來，伸手荷刀拉拐，站在大道的中間。高聲說道，咳，你這女子慢走，快快現出買路的金錢，不然叫條刀下作鬼，這句話尙未能說完，就聽馬上之人答言說道，對面合字的朋友嗎，飛虎一聽哎呦，沒想道開張利市，頭號買賣就遇見一個門裡頭的。按說綠林道的規矩，既然碰上同行的，說兩句行話放過去。飛虎一想，我要跟他一說行話，這號買賣可又算白等了，反正他是一個懦弱無能的女子，就算有點兒武術，也未必能贏的了，我何不裝外行，當做吃生米的，劫他這匹馬，也可以賣個十兩八兩的，想到這裡，這才說道，我是海字的，你趕緊留

下買路銀，萬事皆休，如若不然，我叫你死無葬身之地，馬上之人聞聽，哈哈一陣大笑，原來是個外行啊，太爺若不給你個厲害，你也不知道綠林之中，有英雄好漢，說着話雙手一擺絲鞭，翻身跳下馬來，馬韁繩向馬頂上一搭，邁步迎將上來，飛虎借着星月之光，留神細看，未免吓了一跳，原來乘馬之人並非女子，乃是青春年少的一個美少年，但見他身高約有五尺來往，細腰扎臂，雙肩抱攏，身上穿雙桃紅的小夾褲夾襖，外罩八團銀大衣，一把掌寬的皮帶繫腰，藍絨繩斜拉十字絆，在胸前巧結蕨花蝴蝶扣，腳底下白襪子，搬尖魚鱗大皮鞋，打着半截花布裹腿，往臉上觀看，圓方臉，面如敷粉，兩道細灣眉，高鼻梁，兩只大眼睛，唇似塗朱，耳小有輪，不帶帽子，大紅絹帕罩頭，鬚邊打着如意象鼻子疔疔，背插一頂大草帽，四根藍飄帶，紮在胸前，左肩揹弓，肋下懸囊，右肩頭插一口札把雁翎翹尖刀，大紅挽手，大紅燈籠穗，飄垂肩頭，人樣新鮮，這還不算，就連坐下那騎馬，也透着特色，渾身上下血點兒，亞賽赤炭相彷彿，雖然蹄至背不足八尺，頭至尾沒有丈二，生來的膘滿肉肥，毛色豐潤，真敢說老虎頭，獬豸腿，方磳膝，一對竹籤耳，大蹄腕，螳螂脖子，箭杆肚子。形如蛟龍。飛虎看罷，不由得倒吸一口涼氣，心說我的媽呀，就見這個小夥子這匹馬就含乎不了，常言說的好，騎千里駒的還得千里人，既然他有這麼駿的坐騎，這人的武藝當然不軟，飛虎正然想着，就聽那人說道，朋友我看你不像綠林之中攔路劫財之輩，你且說說你姓字名誰，家鄉住處，因何落到這一步田地，倘若說的近情近理

，我說朋友我還賙濟賙濟你哪，飛虎一聽，並不隱瞞就把自己名姓住處一說，然後又向那人問道：你我狹路相遇，冤緣相報，你家好漢爺不劫無名之財，小輩你姓字名誰，飛虎把話說完，就聽那人微微一笑，說道告訴你，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大太爺姓戴雙名勝其，別號人稱神彈子火龍駒的便是。書中代言，來者正是戴勝其，自從藏龍島庾琪勢敗，戴勝其冷彈打老劍客大腦袋，被老人家追趕的下水而逃，回頭看了看老劍客並未追趕，他這才信馬由韉並無立足之地，終朝每日漂落江湖，一連着就去了兩趟北口外，怎奈沒有相當地點棲身，這才又回到江蘇省，因為事隔二年有餘，大概藏龍島的事早就完了，自己這才找店住下，慢慢打聽，後來聽人傳言，老勝英在鏢局之中，納享清福，這還不算，還要作八十整壽，他心中一想，我何不趁此時約合衆綠林的英雄，乘其不備報當年勦山之恨，真要是辦成了，也不枉我跟庾琪相交一場，他在九泉以下，也得贊成俺戴勝其是英雄好漢，把主意拿妥，他就忙起琴了，五湖三台八大名山到處請人，所有請來的人位，滿都在十三省總鏢局正北二十五里，有一座大廟，上不靠村，下不靠店，廟名興國寺，要說這座廟年頭可多啦。這還是幾百年間，有一位進士姓胡名捷，因為上京趕考許下了心願，得伸回歸修建興國寺，活該佛門興盛，這位胡老先生就高高得仲，回到家來，變產修造這所寺院，院中的僧人，一輩接一輩的往來傳，直傳到洪慧和尚住持這座廟宇，自己又收了兩個徒弟，香火地也倒够吃的，忽然間這一天來了一僧一俗，俗家人的穿着打扮，短衣襟

小打扮，渾身上下拾掇的緊趁俐落，白淨面皮帶殺氣，這個和尚長的更厲害，掃帚眉，大環眼，雙眼暴努，獅鼻闊口，大薄片耳朵，前剪後留左右長，頭髮披散兩肩頭，勒着一道日月金箍，身穿灰色僧服，青護頰，腰繫着一根絲絛，腳底下白襪僧鞋，每人手中拿着一個包袱，來到廟中不分青紅皂白，立逼老方丈把禪房騰淨，老方丈將要跟他們等說理，沒提防被陀頭和尚一拳打倒，擡到台階石上，頭破血出，等時亡命，小和尚一看這般光景，直吓得哆裡哆嗦。口稱好漢祖師慈悲，陀頭僧人，念了一聲南無阿彌陀佛。你等好好伺候我二人，饒你不死，又吩咐把洪慧的屍體送到廟前掩埋，從此這二人就住在興國寺，戴勝其一路請人，從此經過，到了禪面一看和尚與俗家，非是別人，正是藏龍島大寨主庾琪的兩個弟子，一個是高英，一個是李俊，自從打他的老師死後，他二人一時胆小，逃回了台灣，就把庾六爺亡命前後的情由，同着各位盟叔盟伯一說，衆人聽見這個消息，無不咬牙切齒痛恨老勝英，二次打發他們兩個人回到中原，暗中調查勝英的下落，單等起兵來到中原之時，隨時報告消息，送給庾琪報仇。這四個小子一看這座廟又僻靜，離着十三省總鏢局還近。他這才強佔興國寺，打死洪慧老方丈，戴勝其一看是他們兩個人，這才來到裡面彼此相見。互相一問，這才各自敘說了一遍各人的來歷，兩下裏把話說明白了，所請的綠林的英雄，全都在此聚齊，來的早的等着，來的晚的不見不散，書要簡斷，人位來的可也不少了，可是還有幾位沒到，今天戴勝其乘着坐驢，就算長催請，正然往前行走，可就

遇見了鐵飛虎攔路行劫，戴勝其一聽鐵飛虎是個外行，跟他說行話，他既不懂，只得下馬，走上前來，伸手中打背後亮出軋把雁翎翅尖刀，口中說道，小輩諒你有多大能耐，竟敢攔路行劫。別走接刀，飛虎一看刀到了，用左手的水分水臥魚拐，往外一推，右手刀隨着往裏便扎，戴勝其趕緊抽刀，向後一縱，才把飛虎的刀躲過，差招換勢，兩個人打在一處。戴勝其一面動手，一面留神觀看鐵飛虎的招數，左揚右刃舞動如飛，好俊的武學，目下這一口雁翎尖刀，要是戰的工夫大了，還真不是他的敵手。別看戴勝其年青，就得說是老江湖。一看鐵飛虎乍出茅廬的英雄，這樣好的武學，我何不如此如此，主意已定，虛擺一刀，轉身就走，飛虎一看，心中歡喜，掣出犢刀，隨後便追，戴勝其刀插背後，伸手摘弓，由打彈囊之中，取出三個彈子來，回頭抖手，弓絃一響，這一來不要緊，把飛虎吓了一跳，微然一怔神，吧的一聲，磕膝蓋上中才一彈，飛虎腿一發麻，翻身栽倒，戴勝其趕緊過來用脚踏住脊背，措弓還彈，伸手拉刀，把刀舉起來，叫了一聲鐵飛虎，我問你願死願活，鐵飛虎被人家一彈打倒，自己准知道必死，雙睛一閉，淨等着挨刀，忽然間聽戴勝其這一問，心說天下還有這樣便宜的事呢，我是劫道的，他是行路的，我既然被獲遭擒，他還能饒我不死，這真是我命不該絕。想到這裡，這才問道。願死怎樣說、願活怎麼講。戴勝其聞聽一笑，揆說道，願死容易，我手起刀落，結果你的性命，願活也好說，我看你武學頗稱不錯，若肯跟我一同入夥，我不但不殺你。從此我還要跟你交朋友，飛虎一聽，接

着說道，朋友，人都願生，那有願死的道理，倘能貴手高抬，饒我的性命，用我之處，我是萬死不辭，戴勝其聽到這裡，還怕飛虎口是心非，又讓起了一個誓，這才把腿一抬叫飛虎站起身形，還未等飛虎開言，戴勝其問道朋友，我看你這拐子單刀，武藝超羣，不知貴老師那一位，飛虎聞言，並不隱瞞，說道若問我的老師，他老人家姓俞單字名仁，號叫惠臣，別號人稱穿水箭鬧海銀蛇，戴勝其聞聽，不由得心中歡喜，心說莫怪了，原來藏龍島大寨主盧琪的二盟兄，俞二爺的弟子，你說這不是天假其便嗎，我此時正然各處請人都請不到，今天遇上了他，豈不是我的左膀右臂，想到這裡心中非常喜悅。遂叫了一聲朋友，我看你是條好漢，我還要跟隨近乎近乎，可不知你意下如何，飛虎此時是求之不得，趕緊說道，我正有此意，未敢啓齒，說道這裏兩個人，叙了叙年庚，還是戴勝其大，鐵飛虎是兄弟，兩個人撮土爲爐，衝北磕了四個頭。拜罷站起身形，飛虎道大哥，咱們弟兄狹路相遇，真乃三生有緣。不但不會爲仇作對，反到結爲金蘭之好，這可得說哥哥你寬宏大度，沒別的請上受兄弟一拜，戴勝其一聽遂說道兄弟，你我從此交稱慕逆，那裡有那麼些個說的，還是免禮吧，說話之間，飛虎早已拜完，戴勝其把他摻起來，隨着問道，兄弟你既然有這一身的武學，保鏢教徒弟，看家護院，那裡不能找盤飯吃，因爲什麼單單要作剪巡這一行呢，飛虎一聽，未曾開言先嘆了一口氣，遂道哥哥，錯非你我結爲異姓手足，兄弟我這個栽勛斗的話。可不能跟你說，飛虎遂就把自己跟老勝英有殺父之仇，現在自己的老師

俞二爺幫助自己。替父報仇，命我到此地探聽老勝英現在鏢局內，還是外出保鏢，調查明白回到皇糧堡報告我的老師，自有相當辦法。我一想鏢局之中，能人頗多，倘若萬一不慎，被獲遭擒，反倒多有不便，兄弟我一時胆小，未敢身臨其境前去探探，在外面跟人打聽，又得不着確實消息，路費用盡，我在客棧之中，已然挪到了起伏小店，萬般無奈，我才想了這麼一個主意，打算在鏢局附近作個一案兩案的，頭一轉兒得幾個金錢暫時作爲盤費、再者留下勝英的姓名，然後官面必捉拿於他，到那時我可就得了實在的消息，回到皇糧堡報告我的老師，再想報仇之法，戴勝其把話聽完，心中就是一怔，別的倒不要緊，惟獨飛虎說他的老師現在皇糧堡。戴勝其心中納悶，這位俞二爺任守月牙鳥玲瓏溝，怎麼一時之間，會來到了嘉興府呢，想到這裡叫了一聲兄弟，那麼說你老師他老人家現在皇糧堡了嗎，誰可知道這位俞二爺，他因爲什麼來到這裏呀，飛虎又把俞二爺帶領女兒千里尋兄的話說了一遍，戴勝其一聽，心中更是特別喜悅，沒想到得其蛟復得其龍，這真是幸中之幸，復又叫了一聲兄弟，你打算知道老勝英下落，這有何難，哥哥我並不爲別的奔走。也是爲此而忙，戴勝其這才並不慌忙，就把自己調查明白，七月初七老勝英在松棚英雄會，慶八十壽，現在我正各處約人，臨時攪鬧他的壽棚，順便結果老勝英的性命，以報當年藏龍島剝山之恨，飛虎一聽，也是樂不可言，心說這才叫事逢恰巧，他跟我鬧了半天，還是一家人，遂叫道哥哥，既然如此，您我一同回到皇糧堡，面見我的老師，求他老人家協力

相幫，找老勝英報仇就是了，戴勝其點了點頭，哥兩個把身上衣服收拾收拾。軍刃全都帶好，戴勝其口打呼哨，把他那一匹大紅馬喚將過來，將要翻身上馬，就聽飛虎說道，哥哥我有一句話要當面說明，到了皇糧堡見着我的老師之時，可千萬別說咱們二人是現時拜的把兄弟，就提拜了十來年了。今天我在此處探聽勝英消息，在店房巧遇的，戴勝其一聽飛虎之言，甚是有理，遂點頭答應，兩個這才動手，鐵飛虎店房之中，也並沒有什麼東西，也並不用回歸，當時順着道路，一個馬上，一個步下，够奔嘉興府而來，來到皇糧堡土地爺的門首，戴勝其下馬，早有手下人把馬匹接過來，飛虎頭前帶路，戴勝其後面跟隨，一直來到後面廳房，俞仁正然廳房閑坐吃茶，一看飛虎由外邊進來，後邊還帶着一個美貌的少年，遂問飛虎道，我叫你探聽勝英消息，因何這些日子你沒回來，飛虎往前行禮，口稱老師，其中另有他故，容弟子慢慢跟你回稟，說着話用手一指戴勝其，遂說道：大哥這就是我的老師。俞二爺，又向俞仁說，這是弟子的盟兄，姓戴雙名勝其，別號人稱神彈子火龍駒，戴勝其聞言，趕緊踏步向前行禮，口稱師伯在上，小侄有禮。俞仁一看戴勝其面似桃花，美如少女，面帶溫柔，舉止安穩，老頭子一看，心中喜歡，趕緊伸手相摻說道，免禮免禮。你二人在那裡相遇，因何隨飛虎到此，從頭至尾說一說，我也好明白明白，說話之間，大家落坐，手下人獻茶，戴勝其這才不慌不忙，連真帶假，把自己的來歷說了一遍，直說到五湖三台八大名山各處請人，大家全都在江寧府西門外五十里興國寺聚齊，老人

家若肯協力相幫，那怕勝英人多勢衆，戴勝其把話說完了，又提了提透浪眼鎮海龍王庚琪，二年前在藏龍島爲大寨主，自己爲三寨主，我等義氣深重。大寨主亡命，雖然當時未報報仇，我時時刻刻掛在心間，無人之處，發下了誓願，也無論早晚必須給我大哥報仇雪恨，偷二爺一聽，人家戴勝其乃當年跟我六弟合夥佔山，遂接着說道好吧，既然有大衆羣雄與國寺聚齊，我也算一份就是了，此時咱們也不必多談了，有什麼話到了與國寺再說，飛虎戴勝其兩個人點頭答應，够時候吃喝完畢，天晚安歇。次日清晨起來，爺兒三個梳洗已畢用過茶點，抖土地爺多備了兩匹馬，爺兒三個各騎坐驢，帶好了軍刃利器，出離了皇糧堡，够奔江寧府走下去了，在路途之上不過兩天，來到了與國寺，小和尚接過馬匹，戴勝其頭前帶路，到了後面禪堂一看，所請的人位完全到齊。偷二爺看了看，一位也不認識，勝其將要給大家指引，就在這般光景，由外面進來兩個人，偷仁一看，正是六弟的弟子，高英李俊。兩個人一眼看見偷二爺，趕緊走上前來，彎腰行禮，口稱二伯父在上，小子高英李俊給你磕頭，二爺一看，伸手相摻。互相一問，各自備叙自己的來歷，把話將然說完，在旁邊戴勝其說道。二伯父我先給你指引，然後大家好落坐談話，把話說完，這才按着位的指引，從中有寶刀手韓殿奎，以及蓮花湖各寨的羣寇，全都引見完了。彼此行禮已畢，這才大家落坐，小和尚獻上茶水，從中有戴勝其把偷二爺的來歷，向着衆人一說。在臺灣省結拜弟兄九人，雖然都是姓偷，可是同音不同字，在外面人稱九魚二蟹，共輔台灣。

一條龍，藏龍島大寨主姓庾單字名琪，就是這位俞二爺的六弟，大衆羣賊一聽，原來是古灣九魚，心說這倒是個好機會，我等往中原地面，已然就是沒有立足之地，從此若能跟他人接近，將來找到台灣，也好作個引進之人，羣賊想到這裏，一個個全都給俞仁拍馬屁，俞二爺這才向着衆人說道，我想天下之舉，真能出人意料之外，在先前我聽人傳言，老勝英保鏢爲業，行俠仗義名震南北，不問可知當然是一位成了名的英雄，又誰知他行爲不端，因姦殺友，我聽着這個消息，不由得心中有氣，這才要輔助我的弟子雲裡神葵鐵飛虎，給他的天倫報仇雪恨。我命他前去探探勝英的踪跡，在路途之上，巧遇神彈火龍駒戴勝其，聽他一說我才知道我的六弟庾琪，在藏龍島被勝英一刀劈死，到如今我不但幫助我弟子替父報仇，我還要替我那六弟雪一刀之恨，此時我就算跟老勝英勢不兩立，如果衆位肯其協力相助，同心戮力，沒別的俞仁我這裏先謝謝，羣賊聞聽此言，大家一齊說道，俞二爺你倒不必客氣，我等衆人跟老勝英，全都是仇深似海，我們大家還要仰仗你老人家雄威，替我等帮忙，我們就應當先謝謝你才對呢，還未等俞二爺答言，在旁邊寶刀手韓殿奎，接着說道，我說一句話，可不定對不對，咱們大家既然是一夥的，就應當同心同力不必客氣，可有一節。常言說的好，人無頭不走，鳥無頭不飛，莫若咱們大家公推俞二爺爲我等領袖，凡事聽他老人家調動，無論是誰也不能違背，大衆聞聽全都點頭贊成，俞仁一看這般光景，准知道推辭不了，遂說道，既蒙大家抬愛，這本是報仇的事，我也不便客氣，這麼

辦嗎，咱們大家有一位算一位，看了看老少一共三十六位，大家焚香發誓，就算一盟三十六友，江湖無輩，英雄無歲，老的老兄弟，少的少兄弟，衆人又謙讓了一回，怎奈俞仁執意不肯居長輩，衆人無法，除了飛虎、戴勝其、高英、李俊四個人之外，衆人全都稱俞仁爲老哥哥，說話之間，就叫高英李俊兩個人，預備各種聯盟應用的物件，這老少三十六友，在興國寺內刺血爲盟，大衆同心協力與老勝英爲仇作對，行禮已畢，這才把各種物件全都收拾清楚，命小和尚調擺桌椅，酒席擺齊彼此讓坐。有年歲長的，全都跟俞仁一桌，年青的同年青的坐在一處，衆人坐穩吃酒，酒過三巡，菜過五味，俞二爺這才說道，今天可是七月初五，明天不說，後天就是七月初七，咱們大家前去找老勝英報仇，必須預先計議停妥，免得臨時亂走。上垂首韓殿奎接着說道，老哥哥這個話可得你說，分兵派將，派誰到那裏去，誰就到那裏去，打仗看打仗的，巡風有巡風的，到那時好不至於首尾不能相顧，俞仁點了點頭問道，那一位賢弟知道，鏢局之中的方向院落當面說明，我好按地派人，韓殿奎他從前跟勝英在一處保過鏢，對於鏢局裡面的方向，一概知道清清楚楚，隨着用手一指花白鬚，帶笑說道，老哥哥你要問別人，他還真不知道，兄弟我明白，鏢局裏面一共是五道院，一近大門是前院，地方寬大，乃是起鏢卸貨之地，順着東西箭道往裏走，進了角門就是中院，房屋講究乃是鏢局之中辦公的所在，北面過廳有穿堂門，過穿堂門就是後院，房子很多，鏢局所有的人位，全都在此休息安歇，東西各有角門，一邊一個跨院，

這兩處都是存放貨物之所，緊後頭還有一片空地，栽種各樣花草，就算是花園，他這個鏢局坐北向南，東西北三面院牆外，密密的栽了些蒼松翠柏，故此又名松棚英雄會，俞仁把話聽完，遂說道，既然如此，我們今天就在酒席筵前，把人位分定，到了初七這天，我們是晚飯早吃，不同行，不約會，各自够奔各人各班的方向前去，到了鏢局附近，各自找隱身地點，天交二鼓我們大家在鏢局裡面聚齊，大家一聽，齊聲說道好，無論老哥哥你如何派法，我們全都願意遵命，俞仁說道別忙，但不知勝英到了那一天，他在那個院中安歇，韓殿奎接着說道，不問可知，他一定在三道院中，俞仁點頭說道，既然諸事全能明白，我馬上就把人位分開，望求大家協力相帮，衆人答應一聲，願聽老哥哥指揮，俞仁看了看命人取過紙筆墨硯，先用筆列了一個草單，然後問着衆人說道，我若把人位派出來，有不合適的，咱再改，我先念給你們大家聽聽，說着話拿着草單念道，前院寶刀手韓殿奎，帶着展翅大鵬朱洪義，俊鳥飛來周少廉，赤面僧聶炳南，雲遊道聶炳鈞，小玄壇董立剛，玉虎帥董立榮，中院垂竿釣叟上官松，帶領蓬萊散仙卜道真，風流秀士杜家聲，神槍賽伯當馬秀文，雙斧似李遶馬秀武，金翅錫子神鎬屈驚，神眼鷹雙刀王廷，東院閃電隨龍高英，赤面龍龍李俊，多寶將軍曹元祿，蓮花仙子曹真，飛天鼠秦尤，過街鼠柳玉春，盜糧鼠崔通，西院鐵面蒼龍萬雲從，玉面小靈官蘇茂，翻江蟹何廣生，攬海龍李夢田，水中蛇郭從先，出水寒鴨楊守敬，入雲水燕金少美，後院雲裏神猿鐵飛虎，彪虎生翼金鐸，銅棍無敵

將賽李廣楊子瑜，鐵棍無敵將似灶王紀若書，立水分崇金毛海馬法尊，逆水翻波金槍蝦米法廣，神彈子火龍駒戴勝其，登高料望各處巡風，俞仁把草單念畢，向着衆人說道，大家聽見了沒有。咱們是每一個院子七位，我就算是後院的，身臨其境之時，并不留接應，天交二更一齊動手，勝則刀刀殺盡，劍劍誅絕，如果萬一不是他人敵手，以放火爲號，大家一齊逃走，所有的人位。仍然在興國寺聚齊，據我想鏢局之中，雖然說是人多勢衆，他等前慶壽，當然是開懷暢飲，天到二更乘其無備，給他來個迅雷不及掩耳。使他人不及衣，馬不及鞍，措手不及難以抵抗，大家一聽，一個個喜笑顏開，全都說此計甚妙，俞仁把草單又傳觀一次，各人記着各人，誰跟誰一班，那班在那院，到了初七這一天，各自前往，當時計議明白，大家開懷暢飲，衆人無事，到了初七這一天，日色將然平西，就把晚飯用畢，衆人收拾收拾，可就迢迢達達出離興國寺，三個一羣，五個一夥，全都够奔十三省總鏢局而來，來到鏢局附近，各自找隱身所在不表，單說俞仁俞惠臣，帶領着老少僧俗六位，離鏢局二里多地，找了一個墳地在裡面隱蔽，席地而坐。閉目合睛修養精神，等來等去，等到了定更天，七個人這才站起身形。打開包袱，取出軍刀來佩帶齊畢，出離了墳地，一直撲奔總鏢局，到了東牆下往後走，一直轉到正北牆下，看了看四外並無行人，一個個竄上了牆頭，探頭往裏觀看，果然是一個花園，聽了聽並無動靜，這才飄身越牆來到裡面，慢慢往前行走，工夫不大，來到廳房的山牆下面，此時已然是定更天後。俞仁等七個

人，脚步站穩，側耳竊聽，就聽裏面有人說話，飛虎打手勢告訴俞仁，俞仁這才知道說罷之人，正是老勝英，隨着高聲叫罵，後來裏面閔士瓊等答言，金鐸，楊子瑜，紀若書等，接着破口大罵，有人開窗窺視，俞仁池手一弩，方射死雙槍將閔士瓊，勝三爺帶領羣雄來到後院觀看，俞仁口口聲聲說要報仇，三爺一問，他這才從中情由細說一遍，老頭子聽罷，領下銀鬚，哈哈一陣大笑，叫了一聲俞仁，現在你既受了奸人誘惑，我也不便跟你多說，打算找我報仇，你就進招來，說着話勝老頭子手擎魚鱗紫金刀，夜戰八方架，往那裏一站，俞仁一看，將要揮手中刀切過來動手，就聽有人說道，老哥哥且慢，我拿老勝英，不費吹灰之力，說着話縱過一個人來，三爺留神觀看，但只見來人，長得像貌出奇，身高五尺多，膀扎腰圓，大腦袋長臉，身上穿青緞子英雄靠襖，青緞子兜襠滾褲，腰繫英雄白絨繩，在胸前斜勒十字絆，腳底下青緞子抓地虎靴子，往臉上觀看，絹帕罩頭，兩道黃眉，一雙小狗眼，大鼻子頭兒，小咀厚咀唇，連鬚絡腮的鬍子，一雙元寶耳朵，手中擺定一口金背鬼頭刀，看那模樣兒，耀武揚威精神百倍，三爺看罷不認得，用手中魚鱗紫金刀點指說道，我看你面熟，但不知你姓字名誰，來人聞言哈哈一陣狂笑，叫了一聲老勝英，不認識我告訴你，姓金單字名鐸，別號人稱彪虎生翼，你要知時遠務，就應當束手被擒，三爺一聽，猛然間想起，原來他這道花湖十二寨的賊人，聽說十二老寨各位寨主，跟萬丈翻波浪桃花浪子韓秀向父親，都是要稱英雄，韓秀素常都以長輩相待，今天我要跟他動手

，刀槍無眼倘有一差二錯，我怎能够對得起人家韓秀，倒不如我用言語把他勸回，倒省得傷了面皮，想到這裡遂說道，哎喲，原來閣下是先前蓮花湖十二老寨主的金寨主，這個話是這麼說，冤有頭債有主，你我近日無冤，往日無仇，因何當場動手，倒不如金寨主閃過一旁，我會的是穿水箭開海銀蛇俞仁，這句話尚且未能說完，金鐸一聲斷喝，老勝英休要滿口裡胡言，俞二爺他乃是我的好友，你跟他有仇，就如同跟我有仇一樣，你不敢跟我當場動手，那不也是枉然嗎，別走接刀。說着話趕步向前蹦起來就是一刀，够奔三爺頂門劈來，老人家一看刀到了：身形向左一閃將刀躲過，金鐸一回手，大鵬展翅攔腰便砍。三爺把身形一轉，第二刀走空，金鐸撤回刀來，裏腦纏頭又是一刀、三爺縮頸藏頭撤步抽身，把第三刀躲過，金鐸一看，三爺閃閃躲躲，並不還招，站住身形用手點指說，老勝英你爲什麼不還招，難道說懼怕於我，就算完了嗎，三爺閉聽，右手握刀，左手理髮，叫了一聲金鐸是你非知，類乎爾等之輩，我一定要讓你三招，三招讓罷，你要知時達務，趕緊退下。如若不然，老朽我要無禮了，金鐸一聽一陣冷笑遂問道，老匹夫勝英，因爲什麼你我動手，你得讓我三招呢，老人家含笑答言，金鐸我讓你三招，倒不爲別的，頭一招讓你，就皆因你我素不相識，可稱得起無仇無恨，今天動手我當然要讓，第二招就是你先前爲蓮花湖十二老寨的寨主，現在你家總轄寨主韓秀，已然跟我呼兄喚弟，我看在他的面上，故爾讓你第二招。老人家說到這裏，可就不往下說了，金鐸接着問道，那麼這第三招，你爲什

麼讓的呢，老人家開聽微然一笑，叫道金鐸你要問這第三招，這可不是俺勝英說句大話，似乎你這樣的能耐在我的面前，走不了兩個照面，看你無能又讓了你一招，金鐸一聽，氣往上撞，小母狗眼圓翻，叫了一聲老勝英，休要出此狂言大話，待俺結果你的性命，說話之間，雙手捧定金背鬼頭刀，够奔老人家胸前便刺，三爺看他的刀臨切近，向左一上步，躲開了刀，用自己的魚鱗紫金刀的刀背，用力向金鐸的刀上一釘，耳輪中就聽的一聲響，幾乎沒把金鐸的鬼頭刀打落埃塵，翻手一刀，帶背連肩就劈，小子想躲焉得能够，就聽撲哧一聲，斜肩帶背劈成了兩段，撒手扔刀死屍栽倒，這一來不要緊，可把俞仁吓了一跳，人言老勝英武術高強，三只金鏢壓綠林，甩頭一只震乾坤，掌中一口魚鱗紫金刀，打遍了天下南七北六十三省，我可不能親眼得見，今天金鐸那大年歲，未能跟他戰倒一個回合被他一刀劈死，這麼看起來，老勝英果然是名不虛傳，我倒要跟他分個高下，看看是你行還是我行，主意已定，一聲沒言語，擺手中刀拐來到當場說道，咳老勝英休要如此狂傲，俞仁來也。三爺留神觀看，就見俞仁偌大年歲，身體靈便，不問可知武學不錯，我已然是年近八旬之人，今天與他動手，倒要格外小心，倘若一時失神大意，倒不算什麼，一世的英名喪在一時，老人家想罷，也是抖着精神，手中握定魚鱗紫金刀說道，朋友你這一來，真叫我勝英佩服，既然你要替別人報仇，找我姓勝的，你我當場動手，能够贏的了我，就算這個仇報了，贏不了我，從此你就免去這番心思，來來來，請上進招，待勝英奉陪。俞

仁聽罷此話，見勝英銀鬚飄擺，說話還是奚奚落落，不問可知，一定他有絕藝在身，若不然他也不能這麼坦然而在，想到這裏，勝英道：「老勝英別看你在南七北六十三省，打遍天下無敵，你倒沒跟姓俞的遇上過，今天我動手，尚且不知誰勝誰敗，你何必這樣狂傲，別走接軍刃，說着話藏刀現拐撲頭蓋頂。照定三爺便砸，老人家一看拐到，身形一閃。翻手刀刃朝上，向着俞仁手腕便截，俞仁抽拐現刀，照定三爺軟肋便扎，勝三爺一翻手，用刀向外便攔，俞仁撒刀，雙臂并舉刀拐，打雙風貫耳，三爺一看刀拐齊到，趕緊縮頸藏頭，趁勢魚鱗紫金刀，用了個枯樹盤根，橫掃俞仁的雙腿。俞二爺上面刀拐走空，下頭刀到了，不敢怠慢，趕緊丹田提氣單地拔葱，往起一縱，三爺的魚鱗紫金刀擦着俞仁靴底而過，俞仁的刀拐掃動了勝三爺頭上鴨尾巾橫着的藍絨，這一來不要緊，在旁邊衆人，無論老少都吓了一跳，兩旁挑燈的鏢局子夥計，一個個都看的目瞪口呆，三爺把刀撤回來，再行差招換勢，兩個人打在一處，俞仁雙手刀拐左右盤旋，不亞蝴蝶相仿，順風飄蕩，行東就西，就拿刀裏加拐這一招，說真得就是一絕，勝三爺魚鱗紫金刀八卦萬勝刀的招數，施展開了也算是世上罕有，兩個人今天雙刀加一拐，會在了一處，那才叫棋逢對手將遇良材，兩個人打了個難解難分，在旁邊銅棍無敵將。賽李廣楊子瑜一看，俞二爺跟三爺兩個人，一時之間，難以分出輸贏，看這個樣兒，俞仁不軟，可是人家勝英也不弱，這個莫若我擎軍刃過去，協力相帮，把老勝英結果性命，可就算完了，想到這裡，一聲也沒言語，

雙手擎定青銅棍，邁步够奔當場，鏢局子這邊萬丈翻波浪桃花浪子韓秀眼快，早已看得明白。就見走過一個人來，身高約有六尺，身穿土黃緞子英雄靠袄，土黃緞子兜襠滾褲，腰繫土黃色英雄帶，土黃色絨緞斜勒十字絆，土黃色絹帕罩頭，就是腳底下穿一雙青緞子鞋子，往臉上觀看，這個人長得也巧，土黃色臉膛，兩道黃眉，一雙環眼，黃眼珠子，獅鼻闊口，額下一部黃焦焦的鬍子，兩隻大薄片的耳朵，雙手荷着青銅棍，那個意思打算暗含並力夾攻，不利勝老英雄，韓秀看罷，認識正是從前十二老寨十一寨的寨主楊子瑜，自己並不答言，抬臂膀雙掌撒刀，咯嘰一聲，雙刀離鞘，手擎軍刃趕步向前，攔住楊子瑜說道：「在我蓮花湖一天，也算是俺韓秀的麾下，常言說的好，強將手下無弱兵，你今天不可在我的面前丟失臉面，好漢子講究單打獨鬥，你何必前來並力夾攻，打算動手不難，來來來，我跟你走上幾合，說着話雙刀一擡，迎將過來，銅棍無敵將一看，不由得氣往上撞，若是別人還到小可，惟獨小兒韓秀，任憑你有多大的能為，你也不算是英雄漢好，倒不如今天我手起棍落，將他砸爲肉泥，也給綠林之中除去一個無恥之人，想能叫了一聲韓秀，我念昔日之情，你早早退下，我還怕饒你不死，如若不然，老夫要結果你的性命，韓秀並不答言，舉雙刀便刺，楊子瑜一看刀到，身形並不躲閃，雙手擎棍向上一迎，韓秀的雙刀真真刺在青銅棍的上面，當時就得震落埃塵，韓秀一看楊子瑜用棍一架，他把雙刀撤回來，跟着往裏便扎，楊子瑜身向後撤，跟着用棍往下一砸，韓秀便撤刀改勢，兩個人打在了

一處，在旁邊鐵棍無敵將似杜玉紀若書一看心中有氣，心說好你韓秀，你在蓮花湖之時，可是你爲總轄寨主，我等乃是十二老寨主，當年跟你父親全都是交稱莫逆，現在雖然說你已然散山歸田，今日相見，別人能動手，你不該手擎雙刀攔住，想罷擎棍來到當場，將要動手，猛然面萌來了一個白髮蒼蒼的老者，攔住了自己，一看老者，乃是九龍山十海鳥老寨主，雙頭大歲白玉祥，老人家在旁邊，正然觀看三爺跟俞仁動手，猛然問楊子瑜縱將過來，一看韓秀擲刀將他迎住，自己這才放心，跟着就見鐵棍無敵將，也攔棍前來，那意思要幫助楊子瑜跟韓秀動手，老頭子一看，那可不成，韓秀乃是我的弟子，有我在場焉能容你等羣打羣毆，白玉祥這才手擎雙鏡攔住了紀若書，就聽紀若書厲聲喝道，老匹夫白玉祥，你吃綠林喝綠林，到了如今，你又仇視綠林，別走接棍，插花蓋頂一棍够奔白玉祥頂門砸來，老頭子別看年紀大、力氣可不小，一看棍到，並不躲閃，雙鏡巧打十字，往上便接，噠的一聲，把鐵棍震起來約有半尺多高，這也是紀若書素稱大力，要不然就得撒手扔棍，老頭子把棍接住，跟着往前上步，雙鏡往裏便推，紀若書不敢怠慢，撒棍轉身往後一縱，躲開了雙鏡，然後撒棍變招，跟白玉祥殺在了一處，這兩個人將然打上，就聽那邊一聲佛號，南無阿彌陀佛，老兒蔣俊還不過來受死，等待何時，戲虎如貓笑面二郎賽武松飄鬚，叟蔣老員外，正然懷抱一對萬字青銅簪，站在那裏觀看衆人動手，猛聽此言，抬頭留神觀看，認識正是和尚法尊。他一看銅鐵二棍將過去，被白玉祥韓秀一人迎住一個，准知道打

算羣打羣毆，他等必然不容，一眼看見蔣老員外在那裏站着，他一想當年雲雷寺，若不是老兒蔣俊從中洩機，何至於雲雷寺瓦解冰消，今天我等衆人來到此處，本就爲大家聯絡起來，就爲的是報仇，今天我既見着蔣俊老兒，我豈能輕輕將他放過，這才口念佛號，邁步來到當塲，指名點姓叫蔣員外過來，這個老頭子，也不是好脾氣，他那裏聽的慣這個，還說了一句惡僧人，蔣某來也，說着話來到當塲，把一對青銅萬字奪向左右一分，說了一聲有不怕死的，只管前來，法尊一擺雙刀，遂與蔣員外戰在了一處，法廣一看，暗含說道，師哥呀師哥，你這是何苦呢，真要輪到咱們弟兄這裏，既來之則安，那可說不上不算來，你何必非要強自出頭露面呢，再說蔣俊闖蕩江湖數十餘年，不是軟手，贏了還則罷了，輸了豈不是白栽筋斗嗎，但是他既出頭，自己焉能袖手旁觀，想到這裡遂抖雙頭蛇，邁步够奔當塲，那個意思要幫助師兄動手，在旁邊鐵掌賽崑崙羅文，看得明白，一看兩個和尚有意并力協攻，趕緊由腰間取出十三節亮銀練子鞭，花啦啦一抖，攔住了法廣，和尚一看是羅文，並不答言，抖雙頭蛇分心便刺，羅文見槍離切近，將身一閃，十三節鞭够奔和尚面門便打，和尚躲鞭槍走下盤，掃羅文雙脚，羅文身形一縱，把槍躲過，抖鞭還招，兩個人的軍刃一軟一硬，會在了一處，和尚動手之際，就聽前面噹噹一聲響亮，一面動手，一面留神觀看，原來是鐵棍無敵將跟白玉祥動手，這小子動手心裏着急，恨不能一棍把白玉祥砸死，他這才一棍緊一棍，一棍快似一棍，帶定風聲隆隆震耳，白老英雄乃是久經大敵，

一看他這般光景，我何不如此如此，老人家想到這裏觀看，就見紀若書帶背連肩一棍打來，老人家用懷中抱月的架式，往外一推，就作爲是力量不敵，哐啷一聲，鎗斃墜地，老人家墊步擰腰往外一縱，那個意思彷彿就要逃走，紀若書那裏知道，丹田一聲吶喊，說了一聲。老兒白玉祥，我看你往那裏走，鎗擊棍將紀若書前追赶，就見老人家扭轉身形，一道寒光直奔面門打來，小子一怔，准知道是月牙鏢，躲是來不及了，猛勁他腦袋向左一歪，要是別的暗器也就躲開了，惟獨自家門的這個月牙鏢，他是旋轉而來，他這一歪腦袋，可了不的了，耳輪中就聽嘆的一聲，鏢中唳唳咽喉，當時撒手揚棍，翻身栽倒，死於鏢下，老人家趕過來，拾起月牙鏢，擦了擦血跡帶在腰間，然後擊擊鎗，就在這麼個工夫，就聽那邊又是噠噠一聲。老人家抬頭觀看，這才明白，萬丈翻波浪桃花浪子韓秀跟銅棍無敵將賽李廣楊子瑜、兩個人當場動手，楊子瑜的武術雖然說不錯，他自己總覺着韓秀暗器厲害，動手之間，時時刻刻留神，兩個人動手，要是有一個提着心的，心裏面犯玄虛，這個仗就不好打啦，偏偏紀若書被老人家雙頭大歲白玉祥，一鏢打死。楊子瑜聞聽，不由得一走神兒，韓秀雙刀够奔胸前扎來，楊子瑜手荷棍往下一壓，韓秀右手刀墜落埃塵，抬臂膀甩手一箭，打中楊子瑜的咽喉，死尸栽倒當場亡命，兩個和尚跟俞仁，三個人動着手看得明白，一看二棍將亡命，心中倒不着急，只是納悶其餘的人位，爲什麼連點動作都沒有呢。正然想着，就見有鏢局子夥計，由打前面跑來，口中說道，報告各位鏢主得知，院中

現有無數賊人，已然在那裡跟羣雄動手，老英雄白玉祥一聽，就知道今天晚晌這個事小不了，又恐怕叫勝三弟聽見，心裡頭麻煩，當場與人動手，心中要是煩，未免招數上就要吃虧，老人家趕緊一擺手，叫了一聲夥計頭前帶路，老人家白玉祥懷中抱着鳳翅雙鏡，跟隨着夥計，一直往中院而來，工夫不大，來到了月亮門近前，老人家留神一看。可不的啦，在中院裡面八個人打了三圍，正然戰得難解難分。從中可就是蔣五爺葉六爺，每人力敵二寇，牆根下蹲着一個人，徒手不拿軍刃在那裏藏着。留神一看，正是楊香五。老人家雙頭太歲看着不明白，書中代言，天到定更衆人安歇，中院壽堂裏面，派人守夜保護那一條寶槍，定更至二更，就該着是金頭虎賈明，跟楊香五兩人的班，餓小子叫了一聲瘦小子，既是咱們哥兒倆個的班。我今天喝多了點，你辛辛苦苦在這裏坐會兒吧，我去睡一覺去，楊香五接着說道。賈明別的事都成，惟獨今天晚晌，我可不能讓你走，因為什麼呢，一個人是死的，兩個人是活的，沒事還則罷了，倘若有事，剩下我一個人，你說我是保護寶槍，還是顧得前去報信，依我說你就將就着點兒吧。天到二更咱們可就下了班啦，再去睡覺還不遲，賈爺聞聽把咀一撇，說瘦小子，我說是你軟弱無能之輩。你還不信，就拿平常日子說，咱們這裏是鏢局子，多怎也沒有做賊的上咱們這裡來，還別說是今天我三大爺壽誕之期，天下英雄，各路俠客全都在此聚會，我請問那裡有這怎倒霉的賊人，前來送死呢，你就放心多受點兒累吧，我要走了，楊香五一看，他說着話站起身形。那個意思真要走，

香五可急了，遂說道：「賈明，我可告訴你，你要是走了，你可別說我對我的老師告訴去，賈明一看楊香五真不讓他走，自己無法，過了一會，遂說道：「香五哥哥，我解解手，你讓我走去吧，香五准知道他這是捏灣兒，遂說你解大手解小手，賈明有心說解大手，他又怕楊香五把他擱到茅房裏頭，只得說道：「我解小手，楊香五也會出主意，到外面拿了一把夜壺，向賈明說道：「你解吧。賈明一看，皺着雙眉說道：「這可不成，我使這個玩藝，一會兒撒滿了怎麼辦呢，香五接着說道：「不要緊，只要你撒滿了，我就給你倒去，你打算要走，那就不用打算了，賈明心說：「好你瘦小子，我要不想法子治治你，你也不知道我的厲害，賈明沒尿強往外擠，撒了半天也不到半夜壺，他背着楊香五拿起茶壺來，往夜壺裡頭倒，一會兒的工夫，他把個夜壺倒的滿滿當當，手裏提着夜壺，叫了一聲瘦小子，這可是你自己點的差使，滿啦，你到了去吧。香五准知道滿不了，不定賈明又出了什麼壞主意了。遂說道：「只要滿了我就倒去，這時將然拿進來，就會撒滿了。我可不倒，那一定是你把茶水倒裏頭了，賈明接着說道：「莫怪人家說，瞎子狠，瘸子刁，瘦小子心裡養過刀，今天叫我一看，一點兒也不錯，今天你給我倒了沒事，真要是倒了，你可別說我對不起你，楊香五一聽，心中有氣，遂說道：「賈明你有什麼法，只管使，姓楊的不含糊你，賈明聞聽，倏然一陣冷笑，將要答言，就在這般光景，就聽外面撲的一聲，香五趕緊來到外面一看，就見由房上縱下一個人來，花白鬍子，身穿一身駝色的襖袄，小打扮，手中擎着一條七星青銅竿，細

一看認識，正是蓮花湖十二老寨主的賊人，複姓上官單字名松，外號人稱垂竿釣叟，賊人一共是七個，由打興國寺動身，到了鏢局附近，找樹林隱身形，等到天交定更以後，這才一齊够奔十三省總鏢局，越牆而入，竄房越脊，一直够奔中院，到了廂房屋上，往下面觀看，就見廳房之中，就是兩個人，一個是楊香五，一個金頭虎賈明，上官松一看，心中歡喜，心說這兩個人在此看守壽棚，這才叫有若無，倒不如我下去先够奔壽堂裏，取他的寶槍，這倒是一個巧機會，想到這裡，遂躡身跳到了下面，將然脚尖落地，就見楊香五由打屋中走出來，一聲斷喝，「呸，好你大胆的賊人，竟敢前來送死，說着話手擎短刀迎將上來，上官松用手中青銅竿指點，叫了一聲小輩，依我說你趁早閃過一旁，或者尙能保全你的性命，如若不然，我手起棍落，叫你死無葬身之地，要是別位一聽此言，立刻大怒，就是當場亡命，也得趕過來跟你當場動手，這位小英雄楊香五可不然，就由打這個時候，一直到了成名之後，全憑智謀勝人，他一看來者賊人，是先前在蓮花湖號稱十二老寨主，個個都有絕藝，不但說自己不是他的敵手，若非是成了名英雄，差不多的都贏不了他，今天我莫若先跟他用口戰。多耗會工夫，實在不行的時候，我再跟他動手，倘若能够支持個三招兩勢，不差什麼接班的也就該到了，到那時大家協力相幫，再拿他不遲，香五把主意拿妥，這才說道，「噯，我說你這個老賊，你有多大能耐，竟敢出此狂言大話，就憑你這大的年歲跟我動手，准保贏的了，我掌中這口刀嗎，依我良言相勸，倒不如趕快逃走，少鏢主我有

好生之德，貴手高抬，饒你的性命，如果不知時達務。非要動手不可，你能够贏的了，我，難道說你還贏的了我們鏢局之中，老少羣雄嗎，上官松開聽，哈哈一陣狂笑，叫了一聲小輩楊香五，休要在我的面前勞叨，打算保全你的性命，趕快閃開，不打算活的話，你就亮軍刃過來動手，待俺打發你回去就是了，楊香五手持短刀，將身形湊至近前，叫道上官松我告訴你，說着話抽冷子蹦起來，一刀照定上官松撲頭就剗，上官松一看，心說這個小子真和你的，跟我說着話想法子算計我，就憑你焉能够算計的了。刀離遠了他並不動，看着刀離切近，他把手中的青銅竿用力往上一撩，噹啷一聲響，香五的短刀早已飛向了空中，一抖手撒腿就跑，上官松並不追趕楊香五，手中擎軍刃，一直夠奔壽堂，那個意思是要伸手取那寶槍，將然來到裏面，就見由打桌子下面，鑽出一個人來，口中說道，看吾神的法寶來也，上官松留神一看，認得正是十三省總鏢局，出了名的壞包，金頭虎賈明，適才賈明正然跟楊香五兩個人口角，叫香五給他倒夜壺，這麼個工夫上官松到了，賈明一看，來者正是蓮花湖漏網之賊，垂竿釣叟上官松，賈明知道兩個人雙打齊攻，也不是他人的對手，隨着把身形往桌案下面一藏，看着楊香五跟賊人動手。後來一看一個照面，楊香五的刀就飛了，心說我的祖宗，按說我可應當前去救他才對，怎奈我也不是這小子的敵手，賈明正然想着，一看到上官松並不追趕楊香五，邁步够奔壽堂，賈明一看真急啦，心說我知道了，素常我就不得心人，這小子他准是看見我在這裡藏着呢，人家進了屋中一伸手把

我拉出手，那不就更糟了嗎，想到這裡這才往外一鑽，雙手仍然捧着那個大夜壺，向着上官松一擲，說道：「看法寶，上官松這小子也是活該倒霉，他一看賈明雙手打出黑烏一物，不知道是什麼暗器，撲奔面門打來，這小子躲閃不及，只得用手中的青銅竿往外一架，就聽吧叭花啦，這一來不要緊，夜壺打碎，裡面的尿跟水洒了賊人一臉，小子用手摸面的工夫，賈明早已由打背後亮出一字鎗鐵杵，掄杵便打，那個意思，打算給人家來個措手不及，上官松一看，賈明來到近前，也顧不得擦臉上的尿，只得墊步擰腰往外一縱，賈明隨後便追，到了院中用杵點指，斷喝一聲上官松。大將金頭虎賈明，跟你大戰三百回合，上官松被他用夜壺打的，早氣急了，雙一擎青銅竿向賈明泰山壓頂，向下就打，賈明並不躲閃，看着棍臨切近，單臂用力用一字鎗鐵杵往上便撩，就聽噹的一聲，兩件軍刃相撞在一處，賈明覺着兩臂發麻，連連嚷道：「小子好大勁，隨着撤杵換勢，可就把他那三十六手羅漢杵施展開了，上繃下砸裏撩外划，左瀾右掣潑封扒打，一杵緊似一杵，一杵快似一杵，杵杵帶風噹噹的山響，上官松一看，這小子這變，真不含乎，錯非是上官松知道賈明三十六招完了之後，就沒招，所以才跟賈明耐戰，兩人動着手，猛然間就見由打房上縱下一個賊來，正是蓬萊散仙卜道真，他一看上官松跟賈明動手，他本來就恨賈明入骨，那個意思打算幫助上官松別讓他跑了，來到下面一看，南牆根蹲着一個人，正是楊香五，這小子他先不幫忙打賈明，一直够奔楊香五面來，此時香五徒手，未拿軍刃，一看賊人奔自己而來，站

起撒腿够奔角門就跑，賊人此來。別名就叫大報仇，得殺人就殺人，得放火就放火。他一看香五逃走，那裏肯捨，在後面緊緊追趕，將然來到角門，就見由對面來了一個人，賊人一看，就吓了一跳，非是別人，正是飛天玉虎蔣伯芳，肩頭抗着亮銀盤龍棍，迢迢達達走將過來，只因天色已然交了二鼓，蔣五爺葉六爺，該着二更坐夜看守壽堂，五爺頭前就來了，來到角門一看，香五在迎頭跑，後面有人追趕，細一看才看明白了，正是蓮花湖的漏網之賊，他叫什麼蓬萊散仙卜道真，手中擎着明晃晃一口鋼刀，五爺看罷，一聲吶喊，好胆大賊人竟敢夜入鏢局，飛天玉虎蔣伯芳在此，我看你往那廂逃走，說着話一擺亮銀盤龍棍，够奔賊人便打，卜道真一看是蔣五爺。本來打算要逃走。怎奈來不及了，只得閃身躲棍，捧刀往裏進招，五爺一看他的刀離左肋切近，向右一上步，亮銀棍往刀背上一碰，噹的一聲，把刀打落了埃塵，賊人一看不好，扭頭回頭撒腿就跑，他可沒想到蔣五爺的棍招練過行者棒猴形招數最快無比，小子將然扭過頭去，還未容邁步，五爺反手一棍打至在賊人的頭頂上面，撲哧一聲，那才叫萬朵桃花開，鮮血崩流，撒手扔棍，死尸倒地，五爺把棍一舉，哈哈一陣大笑，就在這麼個工夫，唰唰兩棍，面前來了兩個人，五爺一看認識，一個是神槍賽伯當馬秀文，這個是雙斧似李達馬秀武，兩個人各擎軍刃，說道蔣伯芳，休要你逞強，待我弟兄結果你的性命，這哥兒兩個，來到中院之時，正赶上上官松跟賈明，蔣伯芳跟卜道真，四個人却打了兩對，將要縱下來，幫助蓬萊散仙跟五爺動手，就在這麼

個工夫，卜道真被五爺一棍打死，哥兒倆個悄悄商量，你用槍專找他的下面，我用斧子專打他的上面，叫他上下兩頭忙，首尾不能相顧，兩個人計議停妥，這才躍身縱到了下面，五爺那裡把他等放在心上，并不答言，掄棍便打，這兩個賊人槍斧並舉，跟五爺打在一處，這麼個工夫，葉六爺趕到了，一看馬氏弟兄雙戰伯芳，回手掣寶刃，打算幫助五爺拿賊，猛然一道黑影够奔壽堂而去，六爺恐怕廳房裡面寶槍有失，趕緊追趕過來，一看在前面有個賊人，長得風流可愛，細條條的身材，身穿青緞子夜行衣，青緞子兜襠滾褲，杏黃英雄帶紮腰，杏黃絨繩斜勒丫字絆，脚底下青緞子抓地虎靴子，往臉上觀看，面如數粉，白中透青。顴眉杏眼、鼻直口正，一雙大耳，額下無鬚，手中擎着一口刀，正然要够奔壽堂裡面，葉六爺在後面緊緊追趕，一聲喝喊，毛賊杜家聲，我看你往那廂走，前面的賊人，聞聽後面有人追趕，回頭一看就吓了一跳，這個地方那就叫無法，只得轉身形，擺刀跟六爺動手，兩個人將然打在一處，由房上又來了兩個，六爺動着手留神一看，正是金翅鶴子神鋪屈鰲、神眼鷹雙刀王廷，一個操雙刀，一個雙手擎着一對短把追魂鏢，一直够奔六爺而來，葉六爺一看，心說不好，今夜晚間這個賊人，還不一定來了多少了呢。我要不給他們個厲害，他那裏知道我海底撈月葉承龍的厲害，想到這裏，留神一看，杜家生的刀，奔自己左肋扎來，六爺身子一閃，寶劍向下一按，唵齜齜把賊人的單刀削落了一段，你說這小子他的軍刃受了傷，他也不逃走，也不動手，擎着這口折刀，兩只眼睛看着說道，哎

啣咬，他正然在那裡啣咬。六爺一回手，一劍撲頭屍兩分。屈鯨王廷一看，氣在上撞兩個人一擁而上，刀鋒並舉，跟葉六爺斃在一處。老人家白玉祥一看，八個人整整的打了三團兒，老頭子看看，別說賊人都是兩個打一個，四個人攔到一處，不准是蔣葉兩個人的敵手。惟獨金頭盧賈明，憑手中一字鎗鐵杵，跟上官松動手，工夫豈是長了，恐怕不是賊人的敵手，莫若我過去把賊人拿獲。免得賈明奉敵，老頭子將然想到這裏，就見賈明三十六招已完，虛幌一杵撒腿就跑，賊人在後面緊緊相追，上官松追赶賈明，他也有他的用意，他跟賈明動手之時，早就看得明白，一看蔣伯芳葉承龍全都到了，准知道這個仗不好打，莫若我借着追赶賈明，趁此逃走的爲妙，賈明來到東廂房房簷下，打墊步擰腰，縱上去，竄房越脊，一直够奔東院，到了東院一看，東西廂房上面賊人很多，傻小子沒敢公然往前走，繞到後面一段矮牆，將身形跳下來，他打算順着北面的八字月亮門走進去。將然到了門口，往裡一看，把賈明吓了一跳，就見裏面兩個人，打成了兩對，正然打得難解難分。旁邊站着兩個人，在旁邊看熱鬧，也不動手，賈明看着莫明其妙，書中代言，東院之中，東爲上一拉遛三間一明兩暗，北暗間佟麟代領他的少爺，佟化龍爺兒兩個，在裏面安歇，南暗間就是孟金龍一個人睡，因人睡着了，呼聲如雷，別人都嫌吵的哼，沒有人跟他在一個屋裏睡，今天也巧鐵飛龍要跟大個子一同睡。兩個人到了屋中，大個子孟金龍向來是吃的飽睡的着，腦袋一着炕，他便呼聲震地，睡了個夢穩神安。鐵飛龍被他打呼聲吵

的翻來覆去，就是睡不着了，白晝之間又加着多喝了幾盃酒，越睡不着越渴，自己弄了一壺開水放在炕上慢慢的喝，正然反來覆去睡不着覺，猛然間聽咯楞咯楞，有人撥門的聲音，鐵飛龍心說，今天這個日子，絕以沒有賊，我也不管他，正然想着，猛然間幌幌悠悠由外面進來一個人，渾勇金剛一看，就知道壞了，不問可知這一定是賊人前來不利於我，這小子本就是个恁人。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回手把茶壺抱起來，照定這人吧的一聲打來，壺也碎啦，水也洒啦，撲咚一聲，把來人打了一個筋斗，鐵飛龍由打炕上下來，將伸手捉拿，就見那人一咕嚕身爬起來，撒腿就跑，鐵飛龍在黑暗之中，留神觀看，來者好像飛天鼠秦尤，他還是真猜對了，這小子跟高英，李俊，曹元祿，曹真，柳玉春，崔通，六個人由打興國寺動身，到了鏢局附近，天色尚早，找了個隱身的所在，耗了耗時候，天到定更了，這才够奔十三省總鏢局，到了裏面窺房越脊，一直够奔東院，來在東跨院配房屋上秦尤向衆人說道，你們哥兒幾個，分三面給我巡風，我下去探聽探聽，如果得手我先給他們來個暗箭難防，不得手再看你們幾位的，衆人點頭，各自在房上尋風，秦尤跳到院中看了看，黑暗暗各處全無燈火，他這才够奔東爲上的上房窗外，來到切近側耳竊聽，屋中呼聲如雷，准知道裡面的人正在熟睡之際，自己以爲是露臉的機會，遂走到屋門口，用手推了推屋門關着呢，伸手由打腰間取出匕首尖刀，把門撥開，匕首刀帶好，抬膀臂亮扑刀，輕輕將門推開，往裡觀看並無動靜，他這才躡手躡腳往裡走，聽了聽西暗間仍然是呼聲如

雷，遂邁步奔西裡間，推了推隔扇虛掩，身形閃在旁邊用手把隔扇推開，一聽睡覺的沒醒，也沒有別的動靜，他才手持扑刀，邁步往裏走，將然一推門，啊啦一物，迎面打來。秦尤往旁邊閃躲不及，正打上吧咤一聲，壺也破啦，水也洒啦。秦尤連吓帶砸，來了一個坐蹲，這算這小子靈機快，沒敢怔神，爬起來撒腿就跑，鐵飛龍看得明白，心說不好，准知道秦尤這小子一個人不敢上鏢局子來，一伸手兒拿起自己的那一對喪門螺絲棍，也顧不得慢慢叫孟金龍，一伸手托住大個子的脖子往起就搬，孟金龍正然睡在得意之際，從夢中被人搬醒，兩只手一摩眼皮，咀裡頭亂嚷，了不的啦，鬧鬼了吧，鐵飛龍接着說，你別胡說八道，外面有了賊啦，你快起來，我先出去看看去，說着話並不敢走門口恐怕有賊人暗算，來到窗戶切近手起棍落，吧咤一聲，把窗櫺打碎，跟着往外一縱，來到院中將然把身形站穩，嚇的一聲，由打房上縱下一個人來，身量高大是個陀頭的和尙，手中持着一條渾鐵方便銼，鐵飛龍一看不認識，書中代言，來者正是赤面駝龍李俊，他在房上巡風，一聽下面層層咤一聲，准知道，好，將然要下來幫助秦尤，飛天鼠已然逃到房上，就把自己被人看出破綻，挨了一茶壺的話一說，然後又向高英李俊兩個說道，這可得看你們哥兒兩的了，李俊一聽這才抖身形跳到了院中，正趕上鐵飛龍由打屋中出來，一看不認識，准知道是賊人的餘黨，並不答言，趕步向前，舉喪門螺絲棍。照定賊人搜頭便打，李俊一看軍刃到啦，並不躲閃，雙手一托方便銼，橫樑架海往下便架，耳輪中就聽噹的一聲，可了不的了。

，鐵飛龍右手喪門螺絲棍，飛起來多高，鐵飛龍啊了一聲，一抖手往後就跑，李俊一荷方便鐘，將要往下追，猛然間就聽有人一聲喊喝，不亞如半懸空裏打了一個霹靂相仿，連連的嚷道：「好小子，你敢欺辱我們黑小子，大小子來也，李俊一聽，留神一看，就見由打窗中出來一個人，身軀高大，不亞如半截黑塔相似，賊人正然觀看，大個兒已然來到面前，用手中紫金降魔杵一指，問道，小子叫什麼玩藝呀，李俊一聽，不由得心中有氣，暗想道，聽人傳言十三省總鏢局，有個精漢孟金龍，不問可知，這個小子就是他，想到這裡，遂冒叫了一聲，孟金龍你差開太爺姓李，別號人稱赤面醜龍，小子你休要裝瘋賣傻，今天你遇上了我，就是該着你倒霉，大個兒一聽，知道他說的不是好話，遂說你才倒霉啦，說着話身形往前一湊，掄杵就打，咀裡頭還嚷小子，這一手叫金剛亮背、李俊一看杵到，仍然身形不動，橫鐘便搖，嘴的一聲，兩個人彼此說了一句，好大勁兒，還未等李俊變招，孟金龍撒杵，身形一轉，調腰便打，小子再看這一手，叫大鵬展翅、李俊雙手荷鐘，懷中抱月的架式，往外一磕，你別看大個兒這個笨樣兒，動上手還是真快，這一招沒打着，撒杵換勢，斜肩帶背便砸，這叫裏腦纏頭小子，李俊跨馬推山，將杵接住，孟金龍一看沒把李俊打着，可真急了，雙手捧杵分心便刺，叫了一聲小子，我叫你當個穿心國的兒子，李俊身形一閃，用鎗杆向外一推，心說我這够多麼倒霉，一連叫他打了我四杆，沒還手，我別緊着等着啦，想到這裏，這才霸王摔槍的架式，趁勢便砸，孟金龍一看，也是身形不動，

單臂用力往上便擡。李俊一看，趕緊往回撤鎗，藏鎗把現鎗頭，照定大個子襠中便擦，大那子一杵沒擦着人家的方便鎗。咀裏頭可就嚷開了，好小子不幹礙，玩花招啦，咱們就玩花招，李俊聽他所說之話，聽不明，不知道什麼叫玩花招，並不答言，擊鎗往裏便遞，孟金龍舞動紫金降魔杵，接架相還，在先前別看孟金龍這麼大的膂力，李俊還是真沒把他放在心上，准知道這不過是一面之夫，只知道以力贏人，真要是善招改勢，他未必行的了，趕到兩鬮勳上手，李俊留神一看，大個子的杵法做捷巧妙，招數純熟，李俊看着不由得就倒吸了一口涼氣，心說哎呀，沒想到這小子，他會有這麼好的武學，今天我跟他動手，倒要留神才是，皆因他膂力既與我相等，武術又不比我矮，倒是生平一個勁敵，倘有疎神大意，就許輸給他，想罷抖擻精神，把手中這條渾鐵方便鎗，無得如同風車相仿，說玄了，就得說風雨不透，這兩個人動手，可跟平常人不一樣，雖要說以招數贏人，皆因他們兩個人全都是渾身矯捷，杵鎗並舉，有時候就磕磕碰碰，叮噠的山響，這一交不要緊。房上的三鼠一看，就吓了一跳，秦尤湊到高英的近前，在耳邊低言悄語說道，高英大哥，你看見了嗎，當家的跟他動手之人，就是鏢局之中，著了名的打手，猛漢孟金龍，我尋當家到也就是跟他打個平手，工夫長了，還不知道勝負如何，依我的話，不如高大哥趁此下去，協力相幫，若能把猛漢結果性命，今天咱們這個仇可就報了，高英一聽這個話也對，二虎相鬥必有一傷，動手的事，誰知那一個輸，那一個贏呢，想罷點頭答應，手擎軍刃，抖身跳

到了下面，將然要過去協助李俊，就見由打上房縱出一個人來，一分手中的軍刃，亞賽兩輪明月相仿。一磨一碰，噹噹的山響，高聲喊喝，攔住了去路。高英一看，並不答言，攔雙鞭便打，來人並不慌忙，用手中的子母鴛鴦鉞接架相還，書中代言，攔住賊人的正是小霸王修麟，他們爺兒倆在東暗間安歇，正然睡到夢穩神安，猛然聽見噠噠一聲響，修麟驚醒，細聽外面有動手的聲音，不知什麼事，趕緊把自己的孩子，千里小神童修化龍叫起來，爺兒倆個收拾收拾身上的衣服，帶好了軍刃，這才由打屋中出來，還未等走出門口，就見由房上跳下一個人來，修麟這個人生性就粗暴，所以他的外號兒叫作小霸王，他一看並不問青紅皂白，攔住便打，兩個人插招換勢當場動手，真還打了個棋逢對手，不分勝負，正然戰到難解難分之際，在這工夫賈明到了，他一看六個人打了兩對，一邊一個看熱鬧的，那邊是修化龍，看着他父親跟高英動手，這邊可就是渾鐵金剛鉞飛龍。在旁邊着大個子跟李俊相殺，賈明仔細一看，這個陀頭和尚的能耐不軟，跟孟金龍打了個不分上下；這才喊道，大小子混蛋嗎，你說孟金龍跟賈明，他們兩個人還是言語各別，不常聽的主兒，還是真聽不懂。接着孟金龍說，小小子怎麼混蛋哪，賈明說道，你那個玩藝呢，他那個玩藝長，你打不着他，他就打着你啦，大個子接着問，小小子怎麼辦呢，賈明說我給你出個主意呀，你不會拿那個玩藝抓他嗎，賈明將然說完，就聽大個子動着手哈哈一陣大笑，對呀小小子，說着話孟金龍把紫金降魔杵一擊，說道站着小子，別看這麼大的赤面陀龍李俊

，一聽這句話把他給吓了一跳，猛漢動手嘻嘻笑笑，說了半天又叫我站住，難道罷戰不成嗎，想到這裏，用手中渾鐵方便鏢點指，叫了一聲猛漢，你我動手未分勝負，因何不戰，說話光景，再看大個子，叭的一聲把杵交還背後，雙手摸着屁股，衡着自己翻白眼，咀裏頭連連說道，不戰啦小子，不戰啦小子，李俊一看就是一怔，心說這小子莫不是中了病了吧，將要答言，猛然間就聽大個子，哈哈一陣大笑，小子你可倒下了，李俊吓了一跳，聽他所說之話莫明其妙，遂問道，猛漢我因為什麼倒下，大個子右手一抖，咯噔一聲，還說道，你看看這是什麼玩藝小子，李俊聞聽留神仔細一看，就見大個子手中扣住一個龜背駝龍抓，絨繩箍清鎖緊抖順，李俊一看就是一皺眉，心說這是怎麼說的，久慣打雁，今天會叫雁啄了眼啦，我為什麼容他取抓換杵呢，又一想別看你把抓取出來，就憑你這個半死不燙的樣子，帶繩帶練高軍功，你也未必使的好，正然想着；就聽大個子問，龍兒小子，你猜我抓你那裏，李俊一聽連連搖頭說不知道，孟金龍說了一聲，我抓你的大腦袋，花楞楞一聲響，摸頭蓋頂，一抓打來，李俊一看只得把身形一閃，抓走空，大個子把絨繩一扯花啦一聲，抓還掌內，復又問道，小子你猜我還抓你那裡，這回我抓你的小腦袋，李俊聞聽，不知道什麼地方叫小腦袋，只得二目瞪圓，留神觀看，大個子把話說完了，抖手一抓够奔李俊襟裏一抓打來，李俊趕緊用了個張飛片馬，把抓躲過，心裏頭這個氣可就大啦，這小子真可惡，饒用抓跟我動手，他還罵我大腦袋小腦袋，正然思索，說聽大個子嚷道，

好小子，大腦袋也不叫抓，小腦袋也不叫抓，我可要胡抓你了，說着話花楞一聲把抓抖開。上下飛舞，左右盤旋，李俊一看，好俊的抓法，這才不敢怠慢，把身形閃展騰挪，蹣跚跳躍，留神一看，大個子動着手，咀裏不閉着叨叨念念說道，仙人踢球，浪子踢毬。抓磕膝蓋，饒手老媽媽捻綫兒，動手好半天，李俊的工夫，還是真不錯，因為什麼呢，他聽大個子說得明明白白，咀裏說抓那裏，還是准抓那裏，到後來李俊並不費力，按着金龍所說的話躲，還是准躲的開，孟金龍一看着急，不住的喊，小子怎麼抓不着哇，賈明接着說道混蛋嗎，不是告訴過你嗎，你都告訴人家啦，你不會倒過來嗎，大個子一聽，湊說道對對，倒過來倒過來，李俊一聽出主意這個小子真損，他真要是倒過來，我還真不好辦，莫若我先問問他，他這種人不會說瞎話，一問他就把實話說了。想罷遂問道，猛漢你怎麼倒過來呢，大個子一聽，果然並不隱瞞，告訴你罷小子，倒過來大腦袋就是小腦袋，仙人踢球是磕膝蓋，浪子踢毬是踢腕，小子你不知道，我不是說把你弄住了嗎，李俊一聽，心中歡喜，果不出我所料，他對我把實話說出，復又問道，你打算抓我那裏呢，孟金龍笑嘻嘻說，我要抓你的大腦袋，小子你可留神，可就是你的小腦袋，李俊一聽，心中明白，雙手荷鍤低頭觀看，單等抓到片腿躲過，大個子手一幌咯噔一聲響，李俊將然一抬腿，就聽大個子喊道，大腦袋小子，嘩啦一抓蓋頂打來，李俊一抬頭正合適，就聽叭叭一聲，整個的大抓扣到李俊的頭上，將要伸手撈絨繩，那裏來得及，孟金龍把絨繩往回一帶，小子李

俊往前搶了幾步，站立不穩，撒手扔鎗，栽倒在地，孟金龍伸手撒杵，趕過來嘆哧一聲，把脖項帥塌，然後把抓擒下來，復又撻頭一杵，李俊當場亡命，金頭虎賈明在旁邊一看，心裡頭痛快，遂哈哈一陣大笑，嚷道好大小子，弄死一個啦。他這一喊不要緊，上官松在後面追趕，正然不知道賈明逃往那裏，猛然間一聽賈明說話，一聲也沒言語，跳下來趕步向前，雙手擎棍照定賈明蓋頂使砸，賈明站在月亮門底下，上官松的青銅竿長，由力過猛，打在了牆上，就聽哧一聲，賈明正在高興，忽然來了這麼一棍，這一棍非同小可，兩腿一軟撲哧一聲，來了個坐蹲，說了一聲我的祖宗爬起就跑，大個子孟金龍，將然把抓帶好，一看有人算計賈明，抖丹田一聲吶喊，好小子，你敢欺辱我們小小子，大小子在這裏跟你完的了嗎，上官松一聽，說話的并非別人，正是混海金鰲孟金龍，心說不好，隨着熟步擰腰縱上了西廂房，此時房上羣賊一看李俊亡命，說了一聲風緊扯乎，高英一聽。並不敢獨自戀戰，虛搦軍刃，也縱上了屋頂。小霸王修麟，說了一聲追，千里小神童修化龍，以及金頭虎賈明一看賊跑啦，他也回來了，隨着修麟老少三位在後面緊緊追趕，賊人在前面跑不多遠，面前一帶樹林，回過頭來故意的發威。後面小輩不可追趕。你家太爺要穿林而去。更要前來，小心你的性命，把話說完。往林內便走，將邁一步就聽，阿彌陀佛無量佛，胆大的孽障，還不受死等待何時，羣賊抬頭一看，在樹林裏面站着三個人；一僧一尼一個老頭兒，全都是銀鬚飄酒，年紀高邁，賊人之中，除了高英之外，其餘一看都認得這

三位，和尚是南路老鏢頭南俠王靈，老道是明清八義二爺，姓孔雙名華陽，外號人稱火德真君，俗家老頭兒，非是別人，正是東路老鏢頭，白頭太歲石俊山，這三位由打那裏來呢？書中代言，老哥兒幾個在中院安歇，猛聽間聽見外面有賊，老人家心中一驚，鏢局之中人位衆多，羣賊難以取勝，倒莫若撤水拿魚。你等到附近等候，賊人逃去時，再伸手捉拿不遲，老三位這才出離了鏢局，找樹林隱住身形，等工夫不見甚大，孔二爺向石俊山說道，石賢弟你看看來了沒有，前面脚步聲，一定是賊人逃跑，白頭太歲點頭，老三位正然說話，這個工夫賊到了，和尚老道各自念佛號等語，羣賊一看，後道追兵，前有阻擋，小名兒這就叫急啦，多寶將軍曹元祿一聲吶喊，耐等休要慌張，待某家結果爾等的性命，說着話擺手中鬼頭刀往前就闖，石俊山一看不慌不忙，抽出雙手兵刃，伸雙掌迎將過來，賊人他也不知道這還老爺子，有多大能爲，舉刀直衝頭來，頭兒扭身形一閃，伸手照定他的軟肋就是一掌，曹元祿撒手，攔石爺的腕子，石爺看了來回一敵，左手掌照賊人右臂便砍，小子撒刀換勢，跟石爺打了一巡，賊人連退四五步，一瞥他又從不準贏的了白鬍子老頭兒，他這才帶寶劍趕來，要幫助他，石爺手，旁道流俠王靈，念了一聲，無阿彌陀佛，擺手中一對跨虎雙籃，把賊人招住，曹元祿不答話，舉劍直擊，石爺手中軍刃接架相還，其餘的賊人在旁邊觀敵料陣，只見這三個人打了個難解難分，曹元祿這小子打算欺辱石爺手中沒有軍刃，雙手捧刀，往裏一刺，石爺身形閃開，他跟着反手一刀攔

腰便砍，老頭子用左手一撈他的手腕，用胳膊肘一架他的胳膊，老頭子膂力過人，這一架不要緊，曹元祿往回一撤刀，正架在胳膊肘上，小子膀臂發麻，撒手扔刀，跟着石爺一抬左腿把曹元祿踢倒在地，要說這位老頭子也真狠，一下腰拾起賊人的鬼頭刀，趕過來手起刀落，撲哧一聲，結果了賊人的性命。這曹元祿花仙子的曹真，看得明明白白，知道他的父親被人殺死，動手之時，心裏頭還不敢難言，反倒抖擻精神，跟王靈鷲鬥，後來一看就憑自己的寶劍贏不了人家，猛然間想起，嗚，我何必跟他費這個事呢，何不用迷魂旗將他打倒，想到這裡，用鼻子找了找上風頭，虛幌一劍縱出去，寶劍交左手，伸右手由打腰間，取出迷魂旗，自己斂住氣，回頭觀看，一不王靈鷲然追到了身後，曹真心中歡喜，對准了敵人家面門撲嚙一聲，把迷魂旗一揚，老人家翻身栽倒，小子曹真也是個急勁，迷魂旗往腰間一掖，劍交右手，趕過來照定老人家胸前便刺，說時遲那時快，就有人打算救都來不及，寶劍離着胸間切近，猛聽間老人家身形一咕嚕，右手籃的月牙子爲眉支，向着寶劍一掛，左手籃一搭曹真的右腿，賊人立腳不住，扔寶劍翻身栽倒，南俠趁勢站起，用右手籃前面的籃尖够奔賊人哽喉咽喉一刺，賊人想躲焉得能够，耳輪一就聽撲哧一聲，可倒好，這爺兒兩個一塊够奔鄠都城，羣賊在旁邊觀看，不由得吓了一跳，心說好厲害的南俠王靈，不問可知他是預先聞好了寶馬平安散，容着曹真用迷魂旗打他之時，故意的翻身栽倒，要說曹真他也是該死，人要被迷魂藥薰過去，不但翻身栽倒，必得把軍刃撒手，南俠王靈

栽倒之時，軍刃並未出手，你那還不明白，忙中大意，遂當場亡命，高英觀看除了三鼠之外，上官松已然踪跡不見，自知不好，並不說話，撒腿就跑，老王靈哈哈大笑，用手點指叫了一聲三鼠，你等三人還走的了嗎，還不過來受死等待何時，別看高英跑，他是抽冷子，三鼠准知道走不了，這才回着孔華陽把身形跪倒，口稱二大爺，你老人家救命吧，我們三個人一時愚蒙，不知好歹，聽受奸人的誘惑，如果老人家念我父跟您是一拜的把兄弟，開放條生路，饒我等性命，從此以後再也不跟我三大爺爲仇作對，說着話連連向上磕頭，真要依着南俠王靈，白頭太歲石俊山，就要伸手將他三人拿獲。回頭任憑三爺如何發落，二爺孔華陽身入玄門，慈悲爲本，善念爲門，聽三鼠之言，想起當年八義弟兄聚義在風虎山，八爺秦天豹，只因一步走錯，聚議大廳亡命。到如今只留下秦尤，這一點香烟，冤家宜解不宜結，莫若把他們放了吧，想到這裏，念了一聲無量佛，一擺手，三個人站起身形，抱頭鼠竄逃去，老二位這才跟修家父子接談，打算要回去看看，再一找不見了金頭虎賈明，孔二爺首先說道，可不的啦，賈明這個孩子，恐怕是追趕賊人下去，真要是遇見有能爲的，他如何成的了，咱們尾隨下去，不表老少兩位，各處尋找賈明，單說賈明跟修家父子，把賊人追到了樹林，幾位老人家跟賊人動手，當場殺死了曹家父子，高英再一看上官松不知何時逃走，他這才一言不發轉身就走，偏偏可就被賈明看見了，心說好賊小子，你打算逃走，那如何成的了。我今天非把你拿獲不可，主意已定，並不答言，隨後便追

，走了沒多遠，高英一回頭，一看後面有人追下來了，仔細一看，追自己的就是一個英。高英一想我這是何苦呢，今天迎着大家面前，我要被他追下去。豈不叫別人小看我高英，適方才我不過是看鏢局子人。恐怕衆寡不敵，受他人的計算。如今你只是一人追趕於我，我要跟你分輸贏，小子主意無妄，止住了脚步。把手中的雙鞭一分，遂問道：「面何人，賈明這個人，向來有甚麼短小毛病，怎麼越怕他是越橫。你要越橫，他就越胆小，一輩子成不了大事就在這些地方。問你不表，單說賈明一看，前面跑的賊人站住。他就吓了一跳，後來一聽賊人要跟他當場動手，他這才明白，就叫自己的名字，賈明也太混蛋了，前面的賊人也叫閃電龍高英，要講究動手，十個賈明也未必是人家一個人的對手，別人全都不追，你這說得什麼呢，話可雖然這麼說，可也無法，只得擺一字雙鞭杵，走將過去，叫了一聲小子，你可認識大將金頭虎。高英一聽咳，我寫得何人，原來是個無能之輩，我早知道是你，早就把你打發回去了。想罷說了一聲小輩別走接鞭，說着話雙鞭並舉，蓋頂便打，賈明一看鞭到，單臂用力往上一擦，噔的一聲，膀臂發麻。幾乎撒手扔杵，咀裡頭喊道：「小子好大勁，這一夾不要緊，賈明可不敢再碰了，閃展騰挪，把他那三十六手羅漢杵施展開了，高英一看，心中納悶，你說這小子人人都說他是無能之輩，怎麼他的杵法還這麼好呢。我還真得留點精神，正然思索，後面間就聽見賈明喊道：「站着小子，高英開聽就是一怔，遂問道：「賈明你待怎樣，賈明這個人這樣好，並不隱瞞，接着說道：完啦

小子，高英聽罷，不知道賈明說的什麼話，將妻再問，就見賈明一幌身撒腿就跑。高英哈一陣大笑，遂說：「今不要回衙門，我就大叫雷隨龍，說着話擄雙鋼在後面緊緊追赶，金頭虎撒步羅圈腿，在後面拚命的一跑，工夫不大，跳進了鏢局，越過大牆，扭頭回頭一了高英，也追進來了，賈明在鏢局裡，心裏頭可就樂了，心說在這裏，我可不怕你，無論如何，沒的丟了路路熟，我就跟你繞院子，你也追不上我，賈明主意還好，看了看前面正是西跨院，撈了子連滾了兩，走進了西門，高英在後面那裏苦捨，隨後也追進了門內，將然一進西門，就撒腿一跑，高英一看，面面相覷，心裏頭就定了一條銀鬚的老者，手擎風翅雙鏡，非是別人，正是賈明。賈明見了高英的去路，老人家這是由打裏來，就皆因在中院裡面，看着奉人馬子，一看賈明住在王官松，白玉祥准知道賈明不是賊人的對手，將然一過去替換賞明，在院裏擄個工夫，賈明妻敗逃走，老人家本打算在後面尾隨，正赶上鏢局子夥計過來報告，老人家這才各處觀看，走到西跨院一看，可了不的啦，七爺賈斌入手拿秋風扇，替賈明，城隍廟香龍廟裏，打了個難解難分，原來萬雲從由興國寺起身，來到鏢局子附近，找着高英，來到天交定更後，七爺賊人這才來到總鏢局，一見高英，高英一見高英，兩對於鏢局裏的路路不熟，你證咱們要不探聽探聽，就這麼冒然跳下去，倘若人家多變，咱們豈不苦其苦囉，這句話未說完，在旁邊蘇茂答言，請位我個主意，這提提不成，鏢局子裏面，門窗戶灶我孰知

道，你們幾位在房上，就算給我巡風，找下去看看動靜，都是何人在這院內居住，我調查明白了，再動手不遲，大家點頭。蘇茂輕輕跳下來，看了看黑暗暗，各處並無燈光，他才蹣手蹣腳，來到西上房的南頭窗戶低下，側耳竊聽，聽了好半天，屋內連一點動靜都沒有，復又來到北頭兒，也是聽不見動靜，蘇茂心中納悶，難道說這個院內，無人居住不成嗎，想到這裏，慢慢的湊到屋門口，用手一推屋門，關閉的挺結實，這小子心中明白，門既然關着，屋裏准有人，這個地方就叫蘇茂貪功，他一想屋門關着，裡面沒有動靜，不用問裡面有人，也是無能之輩，我何不撥開屋門，到裏面先殺死幾個，叫他們衆人也不小看我，蘇茂越想越對，伸手取匕首刀，順着門縫上下一劃，先把上面的插管撥開，然後又把下頭撥開，措刀一推，仍然推不開，小子一怔，用力劃了劃上頭的插管沒撥開，心說蘇茂你真是太慌，忙的是什麼呢，遂又把上頭撥了好半天，推了推還是開不開，用刀上下一探，還沒撥開，按說蘇茂這就應當明白，當然是裏面有人戲耍於他，他不但省悟。反說他因爲心忙，上下都撥了半截，故此沒撥開，照樣把下頭的撥開，刀往左手一背，身形閃在旁邊，輕輕的一推。門分左右，蘇茂仔細一看，並無靜動，他這才將匕首刀帶好，伸手亮出雁翎刀，手擎軍刃往裏走，將然走進了門口，就覺有人一掐他的脖子，下面磕膝一頂腰眼兒，小子想逃萬難，只得跪倒在地，這人伸手解他身上的絨繩，不費吹灰之力，四馬倒攢蹄細好，雁翎刀給他插在了背後，蘇茂在黑暗之中，留神一看，細自己的非是別人，正

是圍雲太保買斌久，在旁邊站着一位，可就是登山豹子楊小石，西跨院羣雄安歇之後，聽見外面一有動作，也是用的撒水拿魚的法子，衆人全都够奔外面，只留這老哥倆看守西院，衆人去後，賈七爺楊六爺把屋中燈燭熄滅，屋門緊閉，沉心靜氣，單等賊人來時，設法拿賊，哥兒兩個將然收拾俐落，外面可就着了動靜啦，似乎有人在南北窗下竊聽，後來够奔屋門口，打算撥門，老哥兒倆個，一邊一個看着賊人撥門，本打算一戲耍他，賊人就明白了，然後到外面動手，又誰知來了這麼一個笨蛋，他非進來不可，七爺這才閃在旁邊，容他進來，伸手將他拿獲，細一看賊人正是蘇家坡的蘇茂、蒼葉老梅花錢世忠甥男，不肯結果他的性命。遂把他四馬倒攢蹄一網。網完撩起圍桌來往桌子底下一放，老哥兒兩個蹙步擰腰縱到院中，賈七爺探膀臂亮出秋風落葉掃寶刃，楊六爺手擎軋把短尖刀，抖擻精神、羣賊在房上看得明白，准知道蘇茂被擒，頭一個可就是鐵面蒼龍萬雲從，縱身躍下來，擺手中一對水磨竹節鞭，撲奔前來，七爺一擺寶刃，迎將上去，彼此全都認識，並不答言，萬雲從掄鞭便打，賈七爺身形一閃，躲過雙鞭，趁勢擎寶刃够奔賊人軟肋便刺，萬雲從他還不敢用鞭往外掛，恐怕寶刃削斷他的軍刃，只得撤身形躲開。雙鞭換式跟賈七爺殺在一處，要不怎麼明清八爺各有一絕，賈七爺身量矮，最快無比，人隨劍光喇喇亂幌，工夫要是長了，萬雲從他還敵不了，房上的賊人何廣聲，李夢田，楊守敬，金少美，郭從先，一看院中除去賈斌久跟高雲從動手之外，只有一個登山豹子楊小石，五個賊人暗中一計議

，咱們去兩個人幫助萬雲從戰賈矮子。那三叔一擁齊上，捉拿楊小石，計議已畢。各自抖身形下來，楊六爺一看，不等賊入帖穩，趕着去裏刀便掠，第一個就是水中蛇郭從，脚尖尚未落在實地，刀就到啦，小子一書劍，猛力一雙錘往外架，六爺撒刀一抬腿，踹倒在地，跟着一刀扎中了賊人左腿，再一雙錘，結果賊人直中，這工夫賊人金刀美到了，楊六爺轉身抵住二寇，六爺跟二寇一共一書劍，打在了一處，李忠田，在旁邊等機會幫助萬雲從。老頭子白玉祥將然看，寶劍出外跑進來。後面有賊人追趕。老人家雙鏡一舉攔住了高英。高聲喊叫狂，你裏彈強。雙頭太歲白玉祥說此，這一句話不要緊，院內的羣賊一聽，可了不得啦，白玉祥可是尋常可比，及等衆人那一個也不是老匹夫的敵手，三十六招還是走爲上策，羣賊不約而同，各自說了一聲風緊扯乎，一個個全都上房脫逃，高英本有心擺雙鞭跟白玉祥動，一看羣賊脫逃，自己不敢戀戰，也隨着他們等衆人一同逃走，賈七爺，楊六爺一看賊人逃走，熟步掉腰上房隨夜便追，惟獨郭從先左腿帶傷，不能上房，一看衆人逃走，只得一溜一拐，由角門退出，偏偏的就被賈明看見，暗自想道，這可是活該，小子我要叫你跑了，我就去四去，想到這裏高聲喊叫，小子大將金頭虎，要打你這個瘤腿，你還跑的了哪；郭從先一聽，賈明追來了，自己暗含着叫苦，心說我怎麼這麼倒霉，偏偏就遇見他，雖然是在麼想，不敢怠慢，緊緊往河逃走，越過了院牆，來到鏢局子外面，回頭一看，賈明也追出來了，只得够奔西面的樹林跑去，來到

樹林切近，郭從先可就樂了，止住脚步，回頭向賈明說道，金頭虎你休要追趕，我們樹林之中，無數綠林朋友，全都在此等候。你真要是敢進樹林的話，叫你死無葬身之地，小子把話說完，邁步走進了樹林。賈明一聽半信半疑，綠林道的規矩，就是遇林而逃，你說我要不追，眼睜睜看着賊人逃遁，真是追，又怕受賊人的暗算，賈明站在樹林外面為難，隱隱聽見樹林裏面微有聲音，賈明更害怕了，怔了好半天，就聽裏面有人說話，叫了一聲明兒你來看，賈明聽着這個聲音耳熟，可想不起是誰，慢慢的湊到切近一看，說話的正是金面韋馱張旺，再一看水中蛇郭從先已然尸分數段，賈明問張大爺，你咋咱來到這裡的。張旺就把撒水拿魚的法子，大家來到外面專門等着伸手拿賊，賊人進來的時候，我一聲沒言語，掐着脖子將他按倒，然後用刀宰了。賈明一聽心中歡喜，遂說道，張大爺你在此別動，我還回去給你引去，把賊人引到樹林，你就宰，我看這倒是個樂兒，說着話賈明轉身形出離了樹林，够奔鏢局，將然來到大牆外面，要抖身形越過大牆，驀然間就看由打裏面縱上一個人來，扎撒膀臂各處觀看，賈明知道是賊人的羽黨，心說我要一說話，賊人聽見我金頭虎的聲音，他們全都不怕我，還恨我，准待追趕下來，他要一追，我可就够奔西樹林跑，引到我張大爺那裏，把他一宰，又算完了一個，賈明把主意想妥，這才高聲喊喝，小子，大將金頭虎在此，還不束手被擒，等待何時，這一句話不要緊，就見賊人由打房上跳下撒腿就跑，賈明一看自己也樂了，心說真害怕賈明的，你要怕我，索興我就追你

棧跑動羅圈腿在後面緊追，一邊趕一邊喊，小子我要叫你跑了，我就不叫大將金頭虎，前面的賊人，並不答言，一直够奔西樹林跑，賈明心中喜歡，倒了霉的賊小子。一會兒閻王把你拿住，想活萬難，正然想着，賊人已跑進了樹林，金面韋馱一看，賈明真有兩下子。果然又趕下一個來，照樣在暗中掐脖子拿住，按倒在地，此時賈明就見張旺取出七首刀擊着，就在這個時候，就聽見有人說話，刀下留人，張旺聞聽一怔，留神一看，由打外面進來一個人，却是萬丈翻波浪桃花浪子韓秀，張旺一看，就知道這其中有事，遂留神一看，自己捉住的這個賊人，心裏頭這才明白，原來被獲遭擒的，正是寶刀手韓殿奎，趕緊把手一舉，叫了一聲韓寨主，這是怎麼說的，只皆因是黑夜之間，要不然怎麼我也不好意思宰他老人家，這還是巧，再晚一會兒，韓老寨主就算性命難保，張旺說着話，可就釋放了韓殿奎，韓秀將然要過來勸幾句，並且要送他出離鏢局的境界，還未等韓秀答言，韓殿奎一咕嚕身爬起來，一言未發回頭就跑，韓秀一看，不由得嘆了一口氣，心說你只知你從此負氣一走，我請問你走的開嗎，就拿方才之事說，我要晚來一步，你已然是命赴陰曹，到如今並不跟我接談。回頭就走，我要不看在一祖同宗的分上，我應當任憑你走，絕不多管，怎奈你倒是小事，我恐怕旁人談論起來，說我韓秀待人不義，想到這裏無法，並未跟張旺說話，在後緊緊追趕下去，你說人更是該着現眼，還是脫不了，韓殿奎由打樹林出來，一直够奔正北逃走，走不多遠，就聽前面有人高聲喊喝，聲若銅鐘，猴兒崽子你還跑的了嗎

，韓殿奎抬頭留神觀看，前面有人攔住去路，瘦小枯干，頭如麥斗，非是別人正是大腦袋老劍客夏侯商元，韓殿奎就知道自己死期臨頭，可是也不能束手被獲，只得擺手中五金摺鐵刀，趕過去跟老劍客動手，大腦袋豈能把他放在心上，嘻嘻笑笑，玩玩開鬧，沒有三四個照面，被老劍客徒手奪去了單刀，一脚踹倒，用足踏住了胸脯，將要手起刀落，結果他的性命，這個時候韓秀可就趕到，在黑暗之中，看得明白，踏住自己的叔父之人，正是老劍客夏侯商元，趕緊高聲喊嚷，夏侯老大爺，手下留情，大腦袋聞聽，留神一看原來是韓秀，不由得哈哈一陣大笑，叫了一聲韓殿奎，這就算是你命不當絕，我先問你這是由打那裏來的，從此可能够改過嗎，韓殿奎一聽，遂就把自已如何來到此處的話，從頭至尾細說了一遍，遂將與國寺聯盟插血，七月初七日攪鬧十三省總鏢局，七個人之中他爲首領，定更後來到了鏢局，越過院牆到了前院，首先韓殿奎跳下來，高聲吶喊。口口聲聲要找老勝英報削耳之仇，前院之中，人位倒是不少，可是全都出去了，只留下了蒼葉老梅花錢世忠，明清八義大爺屠儼，帶領孩兒屠世遠，以及十一大弟子，在此看守院落，韓殿奎到了院中一答話，早有錢世忠花膠楞一抖練子鞭，迎將過來，韓殿奎一看認識是錢世忠，並不多言，掄刀就刺，老頭子憑手中的練子鞭接架相還，別看韓殿奎手中使的是五金折鐵刀，他還真不是錢世忠的敵手，動手之際，不過是招招架架敷衍而已。其餘六寇看着這般光景，本有心過來帮忙，怎奈旁邊站着屠大爺帶領各大弟子，精神抖擻令人可怕，屠大爺可也把

主意拿好了，羣賊不過來，還則罷了，只要他們往前一上，早已告訴明白自己孩兒跟徒弟，咱們也不必跟他動手，只用一陣彈子准能把羣賊打糊塗了，他們要是打算走，咱們爺兒幾個也拿彈子送客，大家全都點頭答應，眼看着韓殿奎動手不是錢世忠敵手，在先前他還盼望着羣寇過來一擁齊上，後來一看衆人不動手，這小子心中可說着了急啦，心說你們還別靠我一個人，我給你來個急流勇退，倒可以保我這條老命。主意已定，看好了機會，虛擺一刀，打墊步擰腰縱出去。撒腿就跑。羣賊一看韓殿奎跑了，沒有一個敢呆着的，一個個全都是奔命脫逃，說時遲那時快，賊人這裡將然要逃走，路大爺看的明明白白，說了一聲開弓，屠家專門傳授飛球彈子。耳輪中聽嗖嗖的聲響，彈子驟雨撲奔羣賊打來，要說也好笑，韓殿奎頭一個跑的，後腦海中了三彈，右肩頭一彈，周少廉，朱洪義，每人右邊腮幫子中了三四彈，聶炳南，聶炳鈞兩個人便宜，每人屁股跟腰中了七八彈，說數董立剛，黃立榮，兩個人的傷重，額角頭顱被彈子打破，鮮血淋漓往下直流，賊寇的行爲，本來就是勝不相讓，敗不相顧，所以才叫烏合之衆，今天屠大爺率領弟子等，這一陣彈子不要緊，打得賊人四散奔走，抱頭鼠竄而去，誰也不管誰，誰也不顧誰，各自奔逃性命，韓殿奎逃出西大牆，就碰見金剛虎賁，要說韓殿奎的便宜，可不怕賈明，皆因他是鷲鳥之鳥，怕的是屠大爺帶人追趕，故此他才拚命逃走，偏偏到了松林裡面，又遇見這位活閻王金面韋馱張旺，要不是韓秀趕到，早已殺他大解八塊。韓秀一說話，張旺看在情面上，

將他釋放，因為見着韓秀，他臉上不好看，故此並不答言回頭就走。爲想到又遇見這位大腦袋劍客，伸手將他拿獲，韓秀趕到，劍客發放，韓殿奎。問他怎麼來的，從此能够改過不能，韓殿奎說明了來歷，連連說道，錯非我偏袒，韓秀兩次相救。此時早已作了刀下之鬼，此一次我得全性命，永遠不跟廢川爲仇事對，大腦袋一聽說這話，好，既如此，我就放你去吧，韓秀這才接着說道，二叔父我已三番兩次勸一不聽，看見了沒有，幾乎作了刀下之鬼，這是何苦呢，侄兒我已買置了些田產，業已跟您說明，您到我家中一住，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有我穿的，就有你穿的，儲六年紀，三幾年清福，豈不比東奔西走強的多嗎，常言有句話，冤家宜解不宜結，何況或時勝老英雄對你左耳。那得說是事從兩來，莫怪一人，到如今您應該閉門思過，多行其義事，少記其仇人，要果能聽我的言語，將來你還有點福氣。如若不然將來的收緣結果，實不可堪設想。今天我說話說明，我還得把你送走，鏢局之中成了名的高人很多，此時已然密在四週圍，我要不護送你出去，插翅也難飛出羣雄之手，韓秀把話說完，又寫了請大腦袋、叔侄三人一同前行。劍客一聽人家韓秀所說的話，別一人年青，句句都通情達理，此人將來還得回，心中想着，韓秀叔侄已然走遠，劍客爺一想，我別緊着在此等候，我到外面看看賊人的動作如何，想到這裡邁步够奔總鏢局，走了幾步猛然間就是壽棚院，紅光冲天，濃烟四起，老劍客一看，就吓了一跳，心說這一定是賊人放火脫走之計，我要不趕回去，鏢局之中有貴重物件，若

被賊人盜走一件兩件，值錢倒是小事，這個筋斗栽不起。老人家想罷，矮下身軀，往前緊走，正然走着，就見面前來了一個人，渾身上下一身粉紅罩體，大紅絹罩頭，面如敷粉，唇似塗硃，雙手荷着一條槍，光華灼灼，老人家一看，非是別人，正是神彈子火龍駒戴勝其，手裡頭拿着那條寶槍。正是八寶蛟龍戰桿，老人家一看，不由得心中有氣，抖丹田一聲吶喊，要施展絕技捉拿戴勝其，書中代言戴勝其他原來是八路總巡風，羣賊到了各院之後，他是隕房越脊各處觀看，在先前還不理會，後來一看可了不的啦，那一個院中，也被鏢局戰敗，我們來的時候，已然計議停妥，如果不得手，就以放火爲號，大家一同逃走，此時我要再不舉火，恐過一會，再想放火都難得手，主意已定，一直够奔中院，到了壽堂，伸手把寶槍拿在手中，恰巧此時楊香五正在房上觀看各院的賊人。未曾留神，戴勝其非常喜悅。手擎寶槍往外走，打算找僻靜所在取火種放火。將然來到院中，對面來了一人，手擎着雙錘攔住了去路。戴勝其一看，不認得，書中代言，來人正是袁虎，皆因聽說院中有賊，他特意前來協助小兄弟們，走到院中，正遇見戴勝其，手持寶槍由打壽堂出來，遂大喝一聲，膽大的蠢賊，盜取寶槍往那裡逃走，說着話掄雙錘，蓋頂砸，戴勝其一看，身形一閃，抖槍够奔袁虎咽喉便刺，袁虎低頭躲閃，雙錘砸賊人的脚面，戴勝其撤步轉身往回一縱，霸王揮槍，斜肩帶背往下便砸，袁虎雙錘巧并，開窗望月的架式，把槍支住，還錘便打，戴勝其抽槍換勢，兩個人打在一處，還真是棋逢對手，分不出來高低上下，動手也

有二十多個照面，袁虎心中着急。心說這麼一個小賊，我就打不倒他，倘若再來兩個怎麼辦呢，倒不如賣個破綻，引他到近前，一錘把他打殺，想到這裏，雙錘並舉，泰山壓頂往下一打，戴勝其一閃身，袁虎撒雙錘回頭就走，他那個意思，是要引戴勝其用槍刺他，容着槍臨切近，身形一轉，右手錘一掛槍，左手錘够奔賊人胸前一撞。這一招的名字，叫獅子搖頭，他想的到是不错，你可留神院中壽棚的欄杆子就對了，他只顧往前走，並未留神，容着戴勝其將槍由背後遞進來，他猛然把身形一轉，可巧這欄杆把他的錘頭擋住，就聽「改撲哧」一聲，戴勝其槍扎中了袁虎的右肋下，要是平常的軍刃，還不大要緊。這一條八寶駝龍戰桿，乃是寶槍，熊刺鋼盔鐵甲。輕輕一點就是三四寸，袁虎撒手扔錘，翻身栽倒，戴勝其復又一槍，刺入咽喉，這小子一看，把袁虎扎死啦，不敢怠慢，取出火種以及引火的物件，就在中院放起火來。霎時之間，紅光冲天，濃烟四起，戴勝其早已走出了鏢局。手擎寶槍，正然往前緊走，猛然間就聽後面有人一聲喊喝，說道猴兒崽子，趁早把寶槍給我留下。老太爺或者饒全你的性命，如若不然，我非把你劈；喂黃鶯不可，戴勝其一看，說話者正是大腦袋夏侯元，不由得心裏害怕，撒腿就跑，一面跑着，一面口打呼哨，你說也怪，也不知道在那裏來了這麼一匹馬，跑到戴勝其的近前，小子身形一縱。跨上了坐驥，這匹馬四蹄翻飛，亞賽弩箭相仿，老顧客一看，口中連連罵道，猴兒崽子，你跑到那裏去，我也要把你追上，說有話老人家。身形往下一矮，施展陸地飛騰夜行術，緊緊

追趕不表，單說後院穿水箭鬧海銀蛇俞仁，跟勝三爺動手，正在打得難解難分之際，猛然間動着手，一看中院火起來了，三爺不由得就吓了一跳，就在這般光景，俞仁幌起刀拐，回頭就走，要不然三爺如何肯放他脫逃。皆因火起，無心追趕。趕緊吩咐鏢局裏面的夥計，運水救火，火勢越着越大，就在緊急之際，也是湊巧半懸空中花啦啦一聲霹靂，跟着光灼灼幾道厲閃，立刻大雨傾盆，大衆老少都被一淋，火也不用救了，趕緊找地方避雨。這一陣大雨，下了足有一盞熱茶鐘工夫，方才漸漸的止住，雨打外面三五成羣，老少不等，才慢慢的全都回到了鏢局，都是淋了個通身盡濕，大家忙着換衣服，然後三爺看了看，天才交過了三更。遂吩咐衆夥計檢點各處死屍，一共綠林的賊寇死了九個，不等天明全都把他們掩埋完了。復又叫張茂隆天明備棺木，裝殮袁虎的屍身。然後就叫張茂隆送他的靈柩，回歸原籍下葬，張茂隆悲切切哭了一場，勝三爺勸他不必纏過，雖然袁虎哥兒兩個，全都是陣亡，好在上天原憐，他們家中全都留下了後代香烟，大家小弟兄又勸了一回，張茂隆倒不哭啦，就聽後院有人哭了個死去活來，大家來到後院一看，正是玉面小如來閔德俊，守住他死去的爹爹閔世瓊，撫屍太慟，大家勸着全都心酸，老子子白玉祥死說活說，才把閔德俊勸住。此時天光大亮，早有江寧府各大買賣商店、聽見這個消息，全都來到鏢局慰問，一看鏢局裏面傷亡了兩個人，從中有兩家大銀號的東家，把自己家中存的頂高的兩口壽材，奉送給鏢局。三爺打發人購買兩份壽衣，全都安置完了，把閔世瓊袁虎裝

殮起來：預備祭席，衆人全都祭奠了一番，雇妥大車，王爺打發張茂隆帶好了盤費，送他妻兄的靈柩回家不表，單說大家祭奠閔世瓊之時，閔德俊又慟哭了一場，然後給大衆叔叔大爺磕頭。求各位老少羣雄無論如何，看我父親在日之薄面，必須設法報仇，勝三爺趕緊接着說道，德俊你的天倫在日之時，我拿你當我的侄兒，如今你的天倫不是死了嗎，我拿你當我的兒子看待，你父之仇不用你說，回頭我自有相當辦法，如果你看有不合適的地方，你只管對我說，現在我就問你一句話，你的原籍是什麼地方，當家子還有人沒有，閔德俊悲切切說道，原籍福建建寧府城北，一百十八里地閔家堡，我父自幼來到北方，雖然總沒回家，當族還是一大戶，三爺開聽閔德俊之言，遂說道：這倒不錯，這麼說正合我的心意，回頭向着大衆羣雄說道，諸位仁兄賢弟，今天我有一言，要跟大衆商量，我閔大哥爲給我祝壽，不承想遭了賊人的毒手，賊人有仇可是跟我姓勝的，閔老英雄這一死，分明是替了我一條命，如果我要不豁出我這條老命，給閔老英雄報仇雪恨，不但親朋友堆裏，沒有人看的起，就連天地鬼神，全都不能相容，我這意思要在靈前發下誓願，一路護送他的靈柩回歸故土，沿途可就是訪查仇人的下落，必須把仇人捉住祭靈，然後再入土爲安，可有一節，這個事我一個人可辦不到，須大衆相幫，致於幫助閔德俊事，要懇求各位仁兄賢弟，量力以助之，大家一聽，全都是慨然應允，勝三爺從新來在靈前燃燭焚香，跪倒身形說道：死去的英靈聽真，今勝英懇求天下英雄，協力相助，搬靈回故土，有勝某三寸氣在，

必要將仇人拿獲，開腔挖心，在靈前生祭，然後再請你入土爲安，如果我說之話，日後辦不到，叫我死不回家，作外喪之鬼，勝三爺發誓已畢，閔德俊在旁邊磕頭相謝，衆人正在談話之際，猛然間有一人哎喲一聲，可不了的啦，大家一看，說話的這位是賈斌久，三爺遂問道，賈七弟有何要事，這樣着急。七爺遂就把在後院以內，拿獲一個人，放在桌子下面。這幸虧是火未着起來，要不然豈不送了他的性命，說話回頭吩咐金頭虎賈明，趕緊到西院，將被擒之人抗去，賈明答應一聲去了，工夫不大，抗來一個馬倒攢蹄翻着肉，放在地下，大家留神一看，正是蘇家坡的蘇茂，錢老英雄殘眉倒豎虎眼圓翻，用玉一指，叫了一聲賈七爺，像這林不知好歹之人，被獲遭擒，就是他的死期臨頭，還不當時結果他的性命，留他何用，說着話一伸手由打腰間，取出練子鞭，花啦一抖，就要手起鞭落，將蘇茂打死，大衆一看這殺光景，趕緊躲避，賈七爺說道，老哥哥你這就不對了，要是讓你將蘇茂打死，還不如我當時把他放了，我伸手把他拿獲，所爲的是懲戒於他，從此改惡向善，不可結交匪人，大家贊成賈七爺說的有理，錢世忠這才將鞭收起，賈七爺把蘇茂的綁繩解開，給衆人磕頭，然後錢世忠又教訓了一回，這才叫他好好的回家，蘇茂謝別老少羣雄出離險局不表，是時天到正午，大家用過了早飯，在酒席筵前大家計議，過了今天，明日清晨，咱們是有親投親，有友投友，有家的回家，事不宜遲，還是趕緊措辦川資，好給閔老英雄報仇雪恨，大家計議明白。當日無書，次日清晨起來，大衆羣雄全都忙着梳洗。

附夥計預備早飯，三爺派人到帳房，支銀兩給衆人預備盤費，正在料理諸事之時，猛然間由打外面進來了一個夥計。到了裏面，向上回稟，報告老鏢主得知，外面有無數官軍，還有本地知府老大人，同着北京城站殿將軍阿寶阿大人，前來鏢局要見老鏢主有事，不但勝三爺聽着發怔，就連所有的羣雜全都是怔，三爺這才說道，諸位別忙，待我到外面去看去，勝三爺這才一直來到外面，早有本地官人首先發話，高聲叫道勝英。趕緊你鏢局裏面，所有一切上下人等，完全迴避，然後擺設香案，現有聖諭到此，三爺一聽，准知道不是好事，因為自己非官非吏，接的那門子聖諭，無法只得答應一聲，吩咐衆夥計照樣辦理，這就把一千官人帶進了中院，門口以上有江寧府三班人役把守，在院中兩旁邊，就是朝廷的御林軍，知府在前，阿大人在後，勝三爺跪在香案前，聽候聖諭，阿大人站着香案前，慢慢的把聖諭讀出來，打開了念道，奉天承運皇帝詔曰，賊匪猖獗，蔑視皇朝，於五月五日，在大內分宮樓，盜去御頂一顆，案後遺留叛詞詩，乃八字冠頂，勝英主使二蟹盜寶，似此妄言犯上逆詞欺天，殊該萬死有餘，府縣各官，職在清鄉教民，事先未加考查，實有曠於厥職，應上各官，暫出江寧府上院衙監押，江寧府知府陶俊，以及叛民勝英，着由站殿將軍阿寶，率同錦衣衛士立即領拿到京問罪，欽此，旁邊有人喝了一聲謝恩，三爺朝上天拜，拜畢錦衣衛士過來，單鎖練向老英雄脖子上鎖，拉着就走，到了外面一看，兩輛囚車，早已去在門外，站殿將軍吩咐一聲，早有江寧府的官人，把知府陶大人和衆

人家勝三爺，全都砸人了囚車，鏢局子大眾羣雄，得了這個凶信，來到外面一看，就見三爺髮際披鬆，容顏慘淡，偌大年歲，入了囚車，衆人看看無不難過，一個個全都摸不着腦，乾着急，束手無策，書中代言，皆因大清國入關，順治皇帝登基，彼時明朝餘黨，未肅清，清兵克復福建之時，有海盜鄭芝龍，勢窮降順，其子鄭成功，携帶黨羽逃於海外，據住台灣，以爲根基之地，成功死後他的長子，單字名經繼位，鄭成功臨危的遺言，爾始繼位仍名成功，再往下傳也不可更名，因爲什麼呢，咱們跟清朝有殺父之仇，多怎得了天下，滅了清朝那時候，才算是成功呢，故此換人不換名，到了康熙年間，這一個台主，他本是鄭經之弟，名叫克爽，登基以來，竭力整頓兵甲，駕下有九魚弟兄輔保，左右有兩蟹副策，當時軍威大振，這一日鄭成功駕坐銀安殿，召集文武各大臣，正在議論軍機國政，黃門官進奏，五將軍庾峯回國繳旨，成功傳旨召見庾峯，庾美侯，來到銀安殿行罷君臣大禮，然後把奉旨入中原，發放糧餉，一路所遭所遇，從頭至尾，一一的回奏，直說到二仙莊的事，二莊主當場亡命，大莊主逃走不知下落，勦滅二仙莊的，倒並非是官兵，不過是鏢局裏面一個鏢主，此人姓勝單字英，別號人稱神鏢將，他本人武術高強，壓倒中原，這還不算，手下能人頗多，皆非等閑之輩，望求主公頒發聖旨，知會討伐中國的各大帥，如遇此人多多留神，這一句話尙未說完，在旁邊就聽哇呀呀，一聲怪叫，氣殺我也，鄭成功以及各大臣，留神觀看，說話的非是別人，正是九魚排行第三，姓于單字名光，號叫子

剛，此人武藝絕倫，膂力出衆，鄭成功封他爲護國大元帥，麾下前部正印先鋒，性如烈火，猛似霸王，今天一聽他五弟庾美侯，述說勝英如此厲害，不由得心中起火，走到龍案前，跪倒，口稱主公在上，臣于光討旨入中原，我要會會神鏢將老勝英，護國大帥喻德一看，趕緊相攔，叫了一聲三弟，不可性急，愚兄我有幾句言語，你一聽就明白了，現在施朗領兵征伐中國，連日都有捷報回朝，此時兵佔廈門，漳泉不日可得，單等打過了長江。我弟想找勝英，豈不易如反掌，鄭成功也是以好言相勸，三爺于光才把火兒壓住，過了沒有多少日子，赤面駝龍李俊，閃電隨龍高英，兩個人到了，就把他的師傅六爺庾琪，如何被勝英殺死的話，說，于光得着這個消息，直氣得一天沒吃沒喝，大家勸說于光，因爲怨氣不出，三番兩次請旨入中原，鄭成功假意應承，就說有事命他辦理，不過耗時候，讓他消消氣，元帥喻德先把高英李俊打發回中國，叫他二人隨時調查勝英的下落，等大兵到時，前來報告，伸手捉拿，高英李俊走了沒有多少天，緊接着就是這位四爺虞葵虞繼先逃回了台灣城，面見台主就把北京城臥底，索皇親府中充當教師，來了這麼一個十三省總鏢局的鏢主名叫勝英，他把元祥給打倒，我也不是他人敵手，在廣和樓上，被他一脚踹落平地，並未敢回歸皇親府，一直逃回前來報告，請主公先設法除却此人，要不然實爲我主心腹大患，三爺于光一聽，將要答言，就見護國大軍師姚璧，一擺手叫了一聲三將軍，勿要你發作，在下我倒有個主意，非要除却這個勝英不可，未等于光答言，鄭成功接着問道，軍師有

何妙策，除此勝英，請向孤言明，護國大軍師賽金星陰陽奇算袖裏乾坤青甲蟹姚璧姚冲霄用手一指，向着鄒成功說道：這不是四將軍虞堯回來了嗎，要除勝英非他不可，我親身輔佐還不成，再請一位，就是我的拜弟人稱似閃電關山無阻橫行天下毛腿蟹駱霞駱晴川。我等二人進奔中原，到了北京城，叫四將軍作個引線，只要進了索皇親府，我等隨身帶着兩件至寶奇珍，到那時或以詞動，或以利誘，那就叫隨機應變，無論如何設法，再皇宮偷盜點東西，或是殺個人，預先寫得了字柬，做案已畢，把字柬留下，上面寫明有勝英的關係，焉能不緝捕勝英，只要勝英被拿，此案不破，他的官司完不了，雖然不死，抑在監牢之中，也不過是比死人多一口氣而已，那時他還中了什麼用呢，鄒成功一聽，軍師之計甚妙。鄒說道，事不宜遲，趕緊派人到碧霞灘傳旨召見駱霞，惟獨一個奇珍異寶，應當帶什麼東西呢。姚璧低頭思想多時，猛然間帶笑說道，我主眼前就有奇寶一件，不但索皇親府中沒有，就是大清國寶庫之中，也缺少此物，鄒成功遂問，但不知孤王有何物件，這樣寶貴，青甲蟹用手一指龍案上面，放着一個木刻的龍形，說此即奇珍鄒成功聽罷，點了點頭說不錯，這宗物件倒是有些個奇怪，此物名最龍用沉香木所做，名曰沉香最，國王李白成攻陷京師，在宮中得着此物，被子下黨羽偷獻先王，先王爺愛他做的精緻，就把他懸在龍座旁，龍柱上面，鄒成功長子鄒經幾位未久，一日升殿肋下懸掛寶劍，將然入座就聽噲噲一聲響，寶劍離匣，飛上了沉香最，就穗含於最口，寶劍在下面滴溜溜亂轉。衆大臣上前救

忽，將寶劍取下，鄭經已然面無人色，從此驚吓成疾，臥病之時，命人研究是什麼原因，彼時青甲蟹姚璧，推測其理，反復觀看沉香最，後來才明白，此最口含一顆母珠，在裡面鑲着這顆母珠，乃是希世奇珍，他有吸珠之力，可不是天天吸，每逢甲子日，他才能吸呢，可是他所吸的珠子，也得是寶物，鄭經懸掛之寶劍，劍穗上面繫明珠一顆，那一天正是甲子日，所以他才能吸珠帶劍，鄭經就為此驚吓亡命，克姨這才弟幾兄位，他也時常聽人說過，並未甚加考查，不過沉香最並不懸在龍柱上面，只是放在龍書案上，今天青甲蟹姚璧一說，故爾鄭成功連連點頭，遂說道，軍師就將此物帶走了，青甲蟹姚璧點頭答應，過了幾天，把婚儀請到，鄭成功賜筵，親自給他們三個人送行，帶好了盤費，坐海船繞行，繞過中國，到了海岸登了陸地，一路上不過是饑餐渴飲曉行夜住，非止一日，這一天來到北京城，三個人先找店居住下，好在有虞堯率領，對於北京城的道路全都熟習，當天無事休息了一夜，次日清晨起來，姚璧出主意，叫虞堯奔索皇親府附近繞灣兒，如果遇見舊日的熟人，就提你如此如此的，虞四爺點頭出離店房，將然來到府門口，你說也巧，正遇見坐地砲文福，還未等虞堯說話，文福趕緊說道，啊，這不是虞教師嗎，你到那裏去了，這些些個日子也沒見面，你這一向可好，虞堯說了一聲託福，叫道文管家，我有事相求，隨我到這裡來，文福跟隨虞堯來到僻靜所在，虞堯這才說道，前一次少爺被人家打啦，我出頭不是人家的敵手，真要是他當場把我打死，那倒沒的說，我既然未死，我就要想

法子給少爺報仇，一者請人要緊，再者彼時我也沒臉回府，這一次我來到北京城，就算是萬里迢迢，受盡了風塵之苦，所爲的可就是給少爺請請安，求管事的你有空，把我帶進去，坐地砲文福一聽，哈哈一陣大笑，遂說道：「虞四爺，你這是怎麼啦，大少爺每天想你想的不得了，皇親老太爺也沒怪罪你，偷偷的做什麼，你隨我到府裏來吧，虞堯一聽，心中歡喜，遂又問了問戲園子那場事怎麼完的，文福把前後話跟他說了一遍，抬頭一看，已然來到皇親府，也不用往裏回。文福頭前帶路，一直够奔元祥的書房，元祥自從前次鬧事之後，虞堯也走了，自己可也不敢那麼招搖了。自己在家中只好跟文福玩耍解悶，文福出來好半天，大少爺自己在屋中，正然發怔，心說文福這個小子，也不知道作什麼去了，這工夫尙未回來，元祥正然思想，就聽文福帶笑說道，少爺我給你帶了一個心上人來，說着話來到屋中，後面還跟着一個人，仔細一看，正是自己的教師虞堯虞繼先，元祥一看，不由心中喜悅，遂問道：「虞教師，這是由打那裏來，虞堯趕緊走上前去請安，然後一旁落坐，遂又把方才跟文福所說之話，又向元祥說了一遍，元祥一聽，趕緊問道，那麼你這一次來，還代了高人來不成嗎，虞堯聞聽一笑，不敢說是高人，類乎勝英那樣的，兩個算一個也不是對手，元祥一聽，只樂得手舞足蹈，接着說道，教師爺你這就不對，爲什麼你帶了人來，不簡直的上我這裏來呢，這位高人，他現在住在那裡，你辛苦一踏，趕緊把他請來，仍然把你住的那個院子收拾出來，虞堯一聽，確知道這就算進來了，有什麼主意回頭再出。

遂叫了一聲大少爺。我帶來的是二位，一位姓姚單字名璧，字冲霄，外號賽金星陰陽奇算袖裏乾坤青甲蟹，一個姓駱單字名霞，字晴川，外號叫閃電關山無阻橫行天下毛腿蟹，如果不嫌棄，我馬上就把他二人叫了來，給大少爺你見見。元祥樂的拍手打掌，連連說道，快去快去，虞堯出離皇親府，來到店房，見着二蟹，就把巧遇坐地炮文福，以及元祥要見二人的話一說，青甲蟹聞聽，哥兒兩個算還了店飯錢，拿着行囊包袱，席四爺頭前率領，一直够奔皇親府，到了裡面書房，虞堯從中一引見，姚璧駱霞給元祥請安，元祥仔細一看，這二人長得相貌出奇，聽人家說，有奇相必有奇才，要看這兩個人的相貌，全憑面貌狎狎，大概他們身上許有特別的能耐，倒不如我試探試探。想到這裏，抱拳向二蟹說道，適才我聽虞堯教師談說，二位乃是當世的高人，不問可知，定是對於武術上、蓋世絕倫，我生長在宦門，並沒開過多大眼界，今天就不用說了，明天我打算求二位，露兩手我也好開開眼，二蟹聞聽，連連抱拳說道，大少爺你要提別的，我們二人還是全外行，惟獨談到武術這一門，可不是跟你跨海口，雖不敢說打遍天下無敵，大概贏了我們哥兒兩個的很少，明天我們每人練兩手，給大少爺一看，就知道我說的話。假了，元祥聽罷，非常喜悅，趕緊吩咐手下人，告訴廚房預備酒席，款待三位，大家開懷暢飲，高談闊論，毛腿蟹還不說，青甲蟹這小子，他本是海外的奇才，文武兼全，今天一談不要緊，那個元祥樂的如獲至珍異寶，酒飯已畢，吃茶之時，又說了會子閒話，元祥這才說道，三位遠道到此，一路

勞乏，有什麼話咱們明天再談，請三位安歇吧，說着話早有手下人，預備好摺子燈，在頭前帶路。把他們三人帶到後院，先前虞堯住的那所院落，牀榻被褥早已陳設齊畢，手下人又沏來一壺茶，這才退了出去，二蟹跟虞四爺畧談幾句，怎麼隨機應變的法子，三個人這才各自安歇。一夜晚景無書，次日清晨起來，手下人打臉水，梳洗已畢，元祥打發坐地炮文福過來相請，到書房裡面，跟少爺一同用茶點，三人到了前面，給元祥請安，大少爺趕緊相攔。嗣後千萬不可如此，我不過是皇丈之子，你們三位都算是世上高人，你我在一處盤桓，就如同賓主一般，當然要取消一切俗禮，說着話大衆吃點心，早點用畢，未等元祥說話，青甲蟹姝璧說道，大少爺打算叫我們哥兒兩個獻獻醜，咱們就此到後面去吧，元祥一聽連連點頭，心說我爲此事。昨天一夜才睡了半宵覺，瞪着眼睛冷盼天明，我正要看你們二人究竟有什麼出色的能爲，一面想着，跟隨三個人出了書房，來到了後院，先前元祥練武就在此處，現成的兵刃架，上面陳設十八種兵刃，樣樣皆全，二蟹來到院中，向元祥問道，但不知大少爺要看那種兵刃，還是要看拳脚，元祥聽罷微笑，二位實跟你說吧，我是都愛看，請二位隨意，喜歡練什麼，就練什麼。青甲蟹一聽，遂叫了一聲兄弟，我練一蹶寶劍，你打一蹶拳，回頭我再打一蹶拳，你再練一蹶寶劍，叫大少爺，咱們哥兒兩個的軍刃拳脚，全都看看，如果他老人家要是愛看的話，咱們每天到這裏練兩趟，將十八般軍刃，各種拳脚，都當着大少爺練一回，元祥在旁邊答言好好，就是這麼辦吧，說着

話青甲蟹大衣裳不撩，袖子也不挽，來到軍刃架前，伸手摘寶劍，抽出來劍匣掛上，手舉寶劍，來到院子當中，向着元祥抱了抱拳說道，好在沒有外人，我可要獻醜了，說着話左手掙劍訣。右手運劍，先擺了一個舉火燒天的架式，然後招數一變跟着一招一招的練，元祥看着不過是招數出來輕穩便捷，倒沒有什麼甚出奇的地方，練來練去練到二十招開外，這個招數，可就加了緊啦，寶劍行左就右，行前就後，上下翻飛，元祥看着已竟就讀不絕口，連連說道，真乃絕藝，將然說着寶劍的招數，又快上加快了，先前看見寶劍如飛，倒如今看不出寶劍來了，就見一道白光。唰唰亂幌，前衝後突，左右盤旋，眼都追不上了，到了這個時候，不但聽不見姚璧的脚步，連他的身子都看不見啦，就彷彿似寶劍成精。自己來回飛舞的一般，正然看到出神之際，嘩啦一幌，再找姚璧踪跡皆無，把元祥吓了一跳，各處尋找不見，再回頭姚璧已然氣不湧出，面不更色，穩穩當當站在自己的肩下，寶劍還匣，早放在兵刃架上，大少爺不由得就是一怔，遂抱拳說道，閣下莫非是當今世上的劍仙不成，姚璧聞言一笑，遂說道，這不過是遊戲之技，有何出奇，請大少爺看我兄弟練拳，比我還強百倍，元祥留神一看毛腿蟹駱霞，已然來到院子當中，照樣抱了抱拳，然後站好了架式，把門戶分開，頭幾手不過是平常人所練的玩藝，來回走了四五趟，這個拳脚可就有個出奇，身形一矮一長，脚尖似乎離地，一擺一搖就是七八尺，到後來蹦蹦跳跳，陸地飛騰，不亞如飛鳥一般，平地翻展亞賽球見相似，就是猴兒也沒有那麼輕便，練來練

去，也是嘩啦一棍，踪跡皆無，元祥各處觀看，才知道早已站在自己的身背後，青甲蟹復又來到院子當中，也照樣練了一蹶拳，毛腿蟹又練一蹶劍，全都練完了，二蟹抱拳說道，六少爺我二人的武術如何，元祥豎大指讚美。二位都是世上的高人，可惜我見面見的晚啦，要是早見幾年面，那不我學二位一半呢。在北京城也就能夠稱爲第一的武術了，未等元祥說完，二蟹拱手說道，六少爺這是你看，要是讓成了名的劍俠一看。我們哥兒兩個所練的能耐，不過就是小巧之技，並不出奇，元祥聞聽，心中不服，暗想道再要高，還怎麼高，遂說道，二位不必過謙，叫我看天下的武術，二位就得說是首屈一指，二蟹聞聽，哈哈大笑，叫了一聲六少爺，實不相瞞，比我們弟兄高的主兒，要多了沒有，有個三十位五十位的，可不是我們門戶以外的，全都是師叔師傅以及師祖，那一位都比我們弟兄高，元祥一聽，這話有理，是他們的長輩，當然比他們還高，可惜我不能親眼目睹。究竟怎麼個高法。想這道理，心裡頭更敬重二蟹了，說話之間，衆人一齊來到前面書房，元祥吩咐一聲擺酒，親自陪着三個人吃喝，酒飯已畢，元祥向着二蟹說道，我有一句話說出來，二位千萬可別駁我，我也不管你們三位怎麼稱呼，我要跟你們哥兒兩個，近乎近乎，咱們結爲金蘭之好，虛堯在旁邊一聽，心說這可倒好，把我給甩啦，就聽青甲蟹接着說道，六少爺你請道來，我有兩句話說，元祥湊到切近，姚冲霄附耳低言說道，六少爺找一個清靜的所在，屏退了一切上下人等，姚璧有要言面陳，元祥一聽莫明其妙，遂說道，既然如此，請賜

們二位暫到後面坐，虞亮同着駱震出去，元祥一攔手，家人全都退出去，姚璧看了看屋中無人，一伸手把隔扇閉好，大小爺看着吓了一跳，心說關門做什麼，正然思想，就聽姚璧說道，小爺請上落坐，我有話面談，元祥只得將身形坐穩，就見姚璧口稱我主在上，臣姚璧參駕，說的話確倒身形，向上磕頭。行君臣大禮，這一來不要緊，把元祥倒吓了一跳，姚璧趕緊伸手相扶，姚大養士不可如此，此處乃是天子脚下，倘若走漏風聲，罪非小可，姚璧站起身來，連連說道，主公有所不知，爲臣把原因說明，我主自然就明白了，元祥問道，請你快起，青甲賀答言說道，實不相瞞，我等弟兄二人，奉師命各處遨遊，尋找的可就是真命天子，昨天我來到府中，跟你一見，我那一喜可非同小可，因爲什麼呢，就是己得其主，臣自幼習風鑑，相天下之人，並無絲毫舛錯，今我主鳳貌龍行虎步，必有九五之尊，元祥聽到這裏，心中半疑半信，或者也許有人王之分，因爲我生來好色，勝過常人，俗語可有這麼句話，色慾過重，稱爲龍性，想罷遂說道，日後果能如此，我封你爲護國大軍師，姚璧聞聽，趕緊二次把身形跪倒，向上行禮，口稱謝主龍恩，鬧的元祥這個時候，也是半信半疑，你說這話有因，可是什麼也看不見，你說是假的，這麼大的文武全才姚冲霄，他竟能給我行君臣大禮，自己猶豫之際，就聽姚璧說道，適才要不是主公想要拜金蘭，臣姚璧這話還得過幾天才說呢，今年正是命位之年，不過日期沒到，只要到了那一天，往幽僻的所在，高搭法台，臣在法台上面，作起法來，然後在台上放三張八仙桌，羅在一

處，緊上頭放上一個茶几，用個銅茶盤，放到茶几上，臣披髮仗劍，排星佈斗，上香請主公碑頭。我主如有天分，上天必有賞賜降臨，也不管是什麼物件，那就算是天命所歸。我本打算到！命位這一天，再把話說明，沒想到凡事都有定數，偏偏我主要與我二人結拜金蘭，我二人天胆也不敢，元祥一聽，心中暗想，這倒是一件奇事，他所說之話，我正在半信半疑之中，如果真要有那樣事，何妨後院高搭法台。我倒要試他一試，倘若是真有面南背北，位極人臣，那一天的命，我也好預備預備，想罷問道，軍師所言，但不知何日舉行，姚壁屈指算了算，這才說道，三日以後預備各種應用物件，搭法台的時候，就勢約一班戲，就提搭台唱戲，好遮蓋外人的耳目，還有一樣，臣登台作法之時，就提主公跟我練習絕藝。一切閑雜人等，概不准入，以免言語洩漏，反為不美，元祥聽罷點了點頭，遂說道：好吧，今日夜晚，就請你把應用物件，用筆開列清單，三日後我好派人照單置辦，計議已畢，這才叫人把虞堯略霞兩人，請到前面談話，夜晚之間姚壁把單子列好，次日清晨交與元祥，書要簡斷，到了第四天，清晨起來，元祥把坐地確文福，叫到了面前，然後把單子給他一看，文福一看，上面寫的應用物件，差點兒樂了，那裏是作法，分明是捉妖麼，上面寫的事，叫棚作高搭法台一座，兩丈五見方，高要三丈六，週圍安設軟彩欄杆，在台的四犄角，用四盞宮燈，可是全要綠紗，還要五色小燈籠，每樣五十個，在台下四週圍，釘上木椿，圍一個圓圈，小燈籠按東西南北，青白赤皂掛好，黃色留在中央，裏面安妥蠟燭。

，臨時燃着，每一面有一桿大旗，旗桿栽在地下，旗桿上用繩拉上，另外要硃砂二斤，羊毫一封，黃表紙半刀，香池五供蠟阡全份，高香三股，神桌後安放一把椅子，另外預備三張八仙桌，一張茶几，銅茶盤一個，寶劍一口，法官自帶，文福一看遂問道，大少爺咱們府裏鬧妖怪啦吧，元祥一聽，吓的一聲說道，任什麼不懂，滿咀胡言，赶快照樣置辦，有人問的話，就說是唱戲，文福不敢多問，只得點頭答應，到了外面照着單子一件一件全都備齊，就在後院裡頭把台搭好，上上下下家人等，都知道搭台唱戲，到了天交定更以後，姚璧肩揹寶劍，同着元祥來到後面，將院門關好，姚璧這才登台作法，朱筆秘符，用寶劍挑着，頭道靈符燒完往正南一甩，二道正北，三道正西，四道正東，末了有一道符燒完了，放在香池以內，然後手擎寶劍，披散頭髮在法台上面，踱來踱去，工夫很大，這才向法台東西南北四面來回的繞彎兒。忽然把四面燈籠用寶劍完全擊滅，悄聽向着元祥說道，請我主焚香參拜玉帝，元祥一聽，趕緊順着台梯，來到台上伸手取了一股高香，燃着插於爐內，然後大拜了四拜，姚璧親自把桌子羅好，銅茶盤放在下面，全都收拾停妥，兩個人在台上等了好半天，就見這股高香完全燃燼，姚璧這才來到上面一看，口中說道，我主赶快謝天，盤內已然賜下了一物，元祥復又磕了一回頭，姚璧把茶盤端下來，借着燈光一看，裏面放着黑粗粗一件東西，長有二尺來往，粗有飯碗大小，週身鱗甲，細一看原來是木頭刻的一條龍，姚璧用手一指問道，我主可曾認識此物，元祥看了半天，遂道說據我看，

這是用木頭刻的一條木龍，姚璧聞聽傲然一笑，此物臣也是頭一次見着，不過聽人傳說，龍生九種，此物名曰夔，這個木頭也不是尋常之物，看他這樣堅固大概是沉香所刻，合到一處這個名字，叫沉香夔，既然上天賜下此物，足見我主龍位有徵，元祥聽着仍然是半信半疑，所信的是這宗東西絕以不是姚璧帶上來的，因為他尺寸很大，又一想那裏就有神仙前來，給我送東西呢，真正是叫我莫測其妙，元祥他那裏知道，這不過是姚璧略施小計，預先把沉香夔交給毛腿蟹，單等作法已畢，把桌子維好，略霞帶着沉香夔，施展夜行術的工夫，來到法台上面，用桌子影護身形，預先在茶盤裏面放好了此物，姚璧到了桌子前邊，略霞早已縱下法台去了，青甲蟹下來故意靜候，元祥他本是缺少閱歷經驗的，一個公子哥兒，他那裡明白的了，姚璧捧着沉香夔，同着元祥下法台來到書房，元祥這才吩咐手下家人，把後院所有一切物件，全都收拾俐落，台不拆，明天果然唱了三天戲，所爲的是遮人耳目，倒不必細表，單說元祥到了書房裏面，多點蠟燭，仔細一看這個沉香夔，雕刻的好不精緻，看了半天，向青甲蟹問道，這件東西有什麼用處呢，姚璧想了想，皺了皺眉頭，這才說道，我聽說這宗東西，非天子家中沒有，要是真的話，有個試驗，真正沉香夔，口含明珠一顆，每逢甲子日，能够吸取珠寶，元祥說道，這個很容易，我家中有的的是珠寶玉器，等到甲子之日試他一試，姚璧連連擺手說不成，此物在平常人手內不能吸，還不能吸取平常人身上的珠寶，就拿主公你老說，雖然將來有九五之尊，他現在就不吸，皆因是

未曾登基坐殿以先，也跟平人一樣，可惜咱們辦不到，若是能夠拿到宮中。或是當今萬歲，或是國母的身旁，是真是假一試便知，元祥一聽，心裏頭爲難，心說這可不容易辦，想到這裏，遂問道，試出這件東西真的有什麼好呢，假的應當怎麼樣呢，姚璧一聽，哈哈一陣大笑，遂說道，我真誠實人也，假的沒的可說，倘若是真了，開疆拓土，得取天下全都在他的身上，元祥開聽就是一怔，軍師這話我有點不明白，得取天下他有何用，姚璧答言，凡貴人才有貴物，倘若能够在宮中得取一件寶物出來，天子失盜，當然是天下皆聞，咱們暗含着就以此號召、大清國運將終，故此才被我們得取他的至寶，也不用上旁處號召去，就拿着這個沉香蟲，前去台灣鄭成功獻寶，然後叫他助我多少兵馬，天下得過來，他占南七省，主公佔北六省，只要是登了大寶。整頓甲兵，蓄精養銳，機會一到，舉兵南征，鄭成功一滅，豈不是天下一統，元祥一聽姚璧所說之話，大有定國安邦之才，我無故遇此奇人。或者就是我的洪運，也未可知，又一想到宮中試寶，也非難事。只要我親自進宮面見當今萬歲的乳母，只要多許他金銀，他從中就能週旋，想能問道，此寶到宮中試驗，但不知入手應當怎麼辦。姚璧思索了半天，這才說道，此事非得宮中有人，預先找一個人安身地點，然後把沉香蟲掛在天子常常往來幽僻之處、告訴裏面幫助我們這個人留神看，多怎沉香蟲發了效力，已然吸了寶物、趕緊給咱們人送信，只要將此物取回，就算大功告成，元祥遂問道，比如說宮中已然安置停妥，找好隱身地點，何人前去呢，姚璧伸

了兩個手指頭說道，此事非得二弟辦不到，他的外號人稱似閃電，不但躍高縱矮，就說腳程，普通武術家也萬萬敵不了，如果宮中辦好，依臣所料必能成功，元祥聽到這裏，心中喜悅，叫姚壁把日干查明，自己明天進宮，就辦理此事，計議已畢，這才各自安歇。一夜曉景無書，次日清晨起來，梳洗已畢，用過茶點，一個人也不帶，自己够奔皇宮內院，元祥乃是國舅，宮中的太監，沒有不認得他的，來到宮門，早有小太監問道，國舅到宮中有事嗎，元祥樂嘻嘻說道，倒沒有什麼要緊事，不過找馬老太太，打聽一件閑事，勞駕給我回一聲吧，說着話由腰間取出一個銀包，遞給太監，太監笑嘻嘻接過道，又讓你花錢了，你在這裡稍候，我進去回一聲，太監去了工夫不大，回來說道，國舅你隨我來吧，太監帶領元祥，來在後宮，馬氏他自己住的是，一所三合房，較比宮殿雖然說不及，要比外面，任憑多麼富貴的人家，也沒有他這個房子講究，元祥跟太監一直來到院中，隔着紗窗，馬氏早已看見，果然是索皇親府大少爺元祥，遂說道，大少爺何以這樣閒在，進來吧，元祥啓簾籠到了裏面，先給老太太請安，然後這才一旁落坐，馬氏問少爺，到我這裡有什麼事，元祥趕緊說道。一則是給你老人家請請安，還有一件小事，跟您打聽打聽，馬氏本是當有經驗的一個老奶奶，這就是于公案上所傳的馬三瘋子的老娘。他一看元祥不往下說，知道其中有背人的話，這才吩咐一聲，屏退了左右，遂問道有什麼快說吧，元祥帶笑說道，我這次來，就是打算叫老太太發一筆大財，馬氏一聽，笑着說道，我一輩子就是愛發財

，可千萬別發出錯來，只要沒錯，咱們就做開發，元祥一聽這個話順頭，遂就把外面有南方蠻子，得了一件寶貝，可不知道真真假，這種東西要是真的，能在貴人身旁，吸取珠寶，可是得洽逢甲子日，如果你老人家在宮內，找一個人藏身的地點，此物掛好，真假先別管，辦到這個地方，先交黃金五百兩，然後你再留神看着，倘若吸取了寶物，你就給這個人送信，他把東西拿出去，照樣還交黃金五百兩，前後這是一千兩黃金，格外還有一千兩紋銀的謝勞，事是你老辦，錢是由我手交，難道你老還不放心我嗎，馬氏聽罷，又問了問這一個東西多長多大，他是怎麼個吸取珠寶法，元祥又把沉香最樣式一說，馬氏聽罷，沉了好半天，遂說道這倒都好辦，地方也好找，只要有這樣能為。只須把他掛在分宮樓的上面，皇帝上朝下朝，都從下面經過，別的還都不容易，惟獨那個頂子，就可以吸了去，如果臨近吸寶之日，皇帝更衣時，我預先把那頂子四週圍的金爪往外撻撻，他吸的時，不就更容易了嗎，可有一件，這個東西他吸走了，還給送回來不送呢，如果不送回，恐怕這個事可就鬧大啦，元祥一聽遂說道，人家原為的是試寶，並非是盜寶，比如說把頂子吸走啦，宮中一定就亂了，等他拿出，把這個頂取下來交給你，你找個地方把他一放，就作為是皇帝自己垂在那裏一樣，無論何人拾着，宮裏人誰敢隱藏，奏明皇帝找着了，那不就沒事了嗎，馬氏聽罷這才喜歡，遂說道，既然如此，這個事就好辦了，在我這所房的後面，是一所花園，正當中有一個景山亭，這個亭子是兩層，可沒有梯子，也沒有人上去，等九月有了

菊花的時候，上頭這一層是櫛菊花的，只要這個人會竄高，那裡就能藏的住，叫他藏在那裏，我留神看着，等到無人之時，我給他送信，叫他到分宮樓去放沉香蟲，預先帶好了一個金釘，掛好了之後，仍然回歸景山亭，我每天到定更後，給他送一天的茶飯，叫他在那裏慢慢等着，還不戒嗎，元祥聽罷，直樂的手舞足蹈，遂說道此計很好，當時計議停妥，叫馬氏在宮中聽信，元祥這才告辭出來，回到了自己府中，見着青甲蟹，就把跟馬氏所計議的話，從頭至尾一說，姚璧聽罷也是喜歡，遂說道，看這個節節順利，就是我主洪福，臣已然把日干找妥，出了月初三就是甲子日，二十九給馬老太太送信，三十夜晚叫我二弟携寶進宮，大家商議已畢，每天在一處高談闊論，專等二十九進宮送信，不知不覺可就到了二十八了，元祥偷開他父親的銀庫，暗含着取出黃金五百兩，三十多斤不便往宮中拿，青甲蟹出主意，假作送禮用捧盒裝好。到次日清晨。元祥帶着黃金進宮，見了馬氏交代清楚，遂就把明天打發試寶之人進宮。約好了三更以後，在定好的地方相等，馬氏好領他到景山亭，商議明白，元祥告辭，當日無書，第二天等到天交定更後，毛腿蟹收拾俐落，帶好了沉香蟲，元祥帶路，領到宮牆外給交二更，看了看四外無人，駱霞這才越牆而入，不表元祥回府，單說駱霞到裏面，果然有一個老婆兒，向着自己一招手，駱霞明白，在後面緊緊跟隨，一直來到花園景山亭下，馬氏低言說道，無論何時，你只要聽我咳嗽。你就前去做活，又把分宮樓方向說明，駱霞點頭說道，你老要給我送信，就以高聲咳嗽為號，說

賊黨步擲腰纏上了景山亭，書不可重叙，人靜之時馬氏送信，駱霞把沉香最挂好，每天晚上馬氏給他送六個饅頭，一塊鹹菜，一壺開水，一直過了三夜，到了初三天將亮時，駱霞忽然心裏發疑，今天可是吸寶的正日子，不知道吸的了吸不了，正然思索，就聽亭子下面有人高聲咳嗽，駱霞准知道大功告成。趕緊由打懷中，把青甲蟹預先作好的那張字柬取出來，拿在手中，這才跳下了景山亭，也不顧跟馬氏接談，他就踰房越脊，一直的够奔分宜樓。到了簷上伸手把沉香最摘將下來，然後把字柬向簷上一放，拿着沉香最仍然够奔後面，此時天光已亮，宮中有來往的太監，一睨有人在宮中躡房越脊，遂大聲喊叫，了不得，宮中有賊，這一聲不要緊，前前後後可就亂了，皇帝尚未散朝，一聽此信，早有九門提督，九位大臣，一個個到宮中拿賊，容着大家到了之後，賊人早已踪跡皆無，萬歲傳旨各宮檢查，看看丟失了什麼物件，工夫不大，查畢，一物不短，惟獨在分宮樓上，被風颳下來一張字柬，特此前來奏明主上，康熙聖主經過字柬，打開一看，不由得龍顏大怒，各大臣一看這般光景，一個個全都担驚，就在這時候，康熙皇帝叫了一聲衆愛卿，賊寇猖獗已然叛到我的宮中，說能把字柬拿下來，給衆大臣觀看。大家看罷，抬頭看了萬歲，全都吓了個目瞪口呆，字柬上面寫的似詩非詩，粗粗糙糙八句話寫的是。勝却滿清定漢邦，英雄天子現南洋。主人頭上缺珠頂，使遣奇才到燕方，二傑威名鎮四海，蟹行橫踏大清皇，盜賊絕品誇豪傑，寶獻台灣慶福祥，大家明白字柬的意思，抬頭一看果然康熙爺帽上

不見了珠頂，衆大臣一看，不敢隱瞞當時奏明，康熙爺龍顏大怒，一面傳旨着九門提督，九門緊閉，檢查戶口，嚴拿盜竊賊人，又着了看詞句之中有隱言，按綠林道的話，名爲冠頂詩，橫着八個字是勝英主使二蟹盜竊，既有這等字樣，着站殿將軍阿寶，捧聖旨帶錦衣衛士，火速到江蘇鎮拿勝英到京問罪，阿寶奉旨不敢怠慢，帶錦衣衛士二十名，即刻起身，一路上兼程而進，來到江蘇先到上院衙掛號，然後到知府衙門，宣讀聖諭，這才帶領知府以及三班人役，够奔十三省總鏢局，聖諭讀畢把老人家推推擁擁，推到外面連同知府，全都砸入了木籠囚車，站殿將軍乘跨坐騎，押着囚車就走。鏢局裡面大衆羣雄，一看這般光景，直氣得擦拳磨掌，一個個全都是束手無策，金頭虎賈明，叫了一聲衆位叔叔大爺，我勝三伯父交朋友，可沒有對不起人的地方，今天這就叫非災橫禍，也別管是被別人誣告，既然鎖拿進京，大概就是凶多吉少，救急的辦法，還不如大家赶快追，無論追到何處，大家亮軍刃把那個大官一殺，小兵也就吓跑了，把木籠囚車一砸，救回勝三大爺，沒事還則罷了，官面拿人。咱們找一個高山峻嶺，招兵買馬。聚草屯糧，那怕皇朝發兵，咱們跟他槍對槍來。刀對刀。老少羣雄聽罷賈明這一片言語，又可氣又可笑，雖然說是不盡情理，這片熱心不失爲英雄態度，旁邊賈七爺走到賈明近前，哏的一聲，啐了賈明一臉唾沫，厲聲說道，無知的冤家，在場的諸位叔叔，那一位不比你見識遠大，你不說在旁邊候令，這也有你說話的地方，七爺這句話未說完，有人說道，七弟休要怪罪你的令郎，他的言

語頗盡俠義道的義氣、據老朽看，也只好是如此，七爺回頭一看，說話的主兒，正是老英雄白頭太歲石俊石，還未等七爺答言，羣雄之中，倒有一多半答言，石老英雄所說之話，甚是有理，我等事不宜遲，就此起身快走，諸葛道爺跟雙頭太歲白玉祥相攔，衆人那裡肯聽，就在這般光景，在旁邊有人答言，諸位叔伯且慢，小侄男我有個主意，說出來如果不好，大家再走不遲，大家一看，正是塞北觀音蕭銀龍，掇問道，你有何高見，趕緊快說，銀龍一伸手，由打腰間取出一角文書，遂說大家請看，這是小侄男在北京城，奉留守大人堂諭，前來江蘇查辦案件，可巧我勝三伯父遇上此事，據小侄我想，既然是奉旨捉拿，無論罪大罪小，這就得說是欽犯，有什麼處分，全都在北京啦。道路之上當然沒事，不過就是吃喝上，未必隨意，小侄我的意思，馬上起身在後面追趕，趕上囚車，我跟隨他們傍邊，我懷中帶有正式公事，阿寶他不能干涉我，從中再給他說句好話，路途之上的吃喝，我一人足能擔負，尋常說的好，好事不如無，單等到了北京城打聽是吉是凶，再定方針不遲，還有一說。真要是受人污毀的話，有留守王大人在北京諒無舛錯，大家一聽銀龍所說之話，十分有理，遂說道好，既然如此，賢侄你就多多代勞，你一人追趕囚車，我們大家前前後後趁着走，早早晚晚是一塊到北京，如果有王大人從中週旋，但願吉人天相，平安無事，真要有意外，那可說不上不算來，有一位算一位，大家豁出性命，只可劫牢搶獄，跟他一死相拚，不怕死在了北京城，作鬼也對得起勝子川，銀龍你就頭前走吧，我等隨着

收拾收拾也就起身，蕭銀龍這才辭別衆人，出離鑾局，乘跨坐騎一路緊緊追趕，書不重叙，銀龍追上囚車，不過是在路途之上，照應三爺吃喝，別委曲老頭子，按站行走，這一日來到了北京城，蕭銀龍回歸留守衙不表，單說站殿將軍阿寶，押着兩輛囚車，一直够奔刑部，要領小衙門往上長解官司。到了刑部，且得等着呢，這個官司可不用，阿寶一到，早有差人差役接過來，下囚車，擺傢伙下獄。趕緊辦理，知府跟三爺將然走到大獄裡面，過一箇牢頭，向着三爺說道，老朋友打過官司沒有，三爺看了看他，心中明白，准知道這一問，就是有意訛索。遂說道，官司多了沒打過，淨說這個地方，來過兩次了，牢頭格格一笑，既然打過官司，這選用我們弟兄說嗎，那裡有親戚朋友，早早的說一聲，弄幾個錢來，我們好給你買點吃的用的，三爺一聽殘眉倒豎，二目環睜，湊說道，我告訴你，勝英犯法是犯的國家王法，可沒犯着你的法，你要說找個親戚朋友，弄兩個錢的話，不錯親戚也有朋友也有，可就是一樣兒，我沒那麼找過，牢頭兒遂說道，咳，真有的話，你還別跟我來這一套，說着話一回頭，夥計們先給他拾掇拾掇，衆牢卒一聽，一個個如狼似虎，那箇意思要擺布擺布三爺，就在這般光景，就是獄官由打外面進來，後面還帶着一位探獄接見的，衆人一看認得，正是留守營的王大人，一個個只吓得垂手侍立，三爺早已看明，王大人爲自己來的，不過身披枷鎖，說話不便，只得低頭不語，王大人也明白勝三爺這個意思，隨着走至在近前，湊到三爺耳邊低言悄語，說了幾句話，然後說道，你牢卒緊記，不

可說錯，三爺點頭會意，書中暗表，王大人所說的話，就是勝英到案，康熙聖主欽派六部大臣會審，其中也有自己，原來銀龍回到留守衙，回明王大人，差使已然交到刑部，大人這才前來特爲教給三爺一套堂詞，把話說完了，又囑咐牢頭等好好看守，不准有非法的行爲，牢頭一聽只吓出了一身涼汗，趕緊連連答應，是是，下役等不敢，王大人全都囑咐完了，這才回歸自己的衙署，當日無書，次日清晨起來，够奔刑部，刑部正堂王戎王大人爲主，其餘有帶審的五位大臣，王熙王大人也在其中，大堂預備好，吩咐一聲帶勝英，早有差人由打監獄之中，把三爺提出來，到了堂上當堂去刑，老人家跪下，向上磕頭，口稱各位老大人，罪民勝英磕頭，王戎王大人首先問道，你就是勝英嗎，三爺答應一聲是，王戎問道，你家住那裏，做何生理，因何勾串匪人，盜國家的寶物，要你從實招來，免得受刑，勝三爺一聽，向上磕頭說道，各位老大人，上，罪民原籍直隸宣化府，黃羊山勝家寨的人氏，後因避亂，移居直隸鄭州北關外古城村，爲生計所迫，開設一座鏢局，圖取鏢頭微利，向來務本經營，並寧敢勾串匪人，至於盜竊擾亂皇宮，罪民夢想也不知道。座上的王戎王大人聞聽，微微一笑，叫了一聲勝英，任憑怎樣口強，怎奈此處有憑有據，說着話拿下一張字柬，吩咐差人遞給三爺，勝英你自己觀看，賊人在宮中盜去萬歲的寶頂，臨行寄柬留詩，分明隱着你的名字，你尙有何辭，三爺看罷這首冠頂詩，磕頭回話，口稱各位老大人，上，罪民已然看明，分明是賊人懷仇陷害，數年前罪民既押鏢够奔北京，路

過江蘇徐州府，遇見王大人官印名照。由江蘇奉旨回朝，有二仙莊的盜賊攔路行劫，有意陷害王大人，罪民一時憤氣，恨賊不劫殺官員，情同叛逆，遂仗血氣之勇，全憑手中軍刃殺退賊人，又誰知賊黨衆多，不罪民動他動手之時，不但把王大人劫入莊中，罪民的鏢銀兩萬四千兩，也被賊黨搶去，然後呼哨一聲，各自逃走，罪民無法稟報銅山縣，縣官楊大老爺，派差協助，罪民率帶官民，費盡週折，剿平二仙莊，鏢銀得回，大人救出，在此處就得罪了台灣著名大盜，姓庠單字名豐，號叫美侯，有個外號，叫作龍宮盜寶奪悟空鐵背猿。他不是罪民敵手，被殺得狼狽而逃，聽人傳言，台灣海盜鄭成功，手下有九魚二蟹之名稱，罪民得罪納庠豐，他是其中的魚。字東上面既有二蟹名稱，當然是庠豐懷仇陷害，這是舊情，求各位老大人的明鑑，王爺把話說完，六位審官全都點了點頭，旁邊錄事早把口供抄好，勝英仍然下獄，又提察陶無府一問，只說為卑職辦理不善，罪該萬死，再問別的一概不知道，只得原供錄好，知府仍然收獄，吩咐一聲退堂，次日五鼓天子早朝，刑部正堂王戎王大人，偕同王熙等幫辦，連同自己一共六位，首先出班跪奏，遂把勝英的供詞獻上，康熙聖王一看，不由得龍顏大怒，心說這樣重大的案件，不動聲色，就聽犯人一面之詞，這個勝英一定是家中豪富，你等還不定貪圖多少賍銀，打算含乎了事，朕不與你等厲害，也難證明欺君罔上之罪，想到這裏，並未發作，傳旨明日駕坐武英殿，提勝英金殿御審，說罷散朝，王熙回到留守衙，公事辦完，打發銀龍給三爺送信，明日萬歲金殿御

審，千萬不可胆小改變了口供，銀龍到刑部獄內，把話對三爺說明，回到留守衙門，見着王大人交差，王大人這才放心回歸私宅，一夜晚景無書，次日天明五鼓早朝，衆文武全都在武英殿候駕，天子升了寶座，內宣傳官四十八處都總管梁九公，外宣傳官可就是李玉李大人，旨意下提勝英，刑部差官早已在外伺候，一聞旨，趕緊把三爺帶到丹墀以下跪倒，三爺年紀雖然說古稀已過，年近八旬，一輩子沒見過金鑾殿，今天來到丹墀以下，用目偷着，就見殿房巍峨壯麗，明柱上全都是金龍盤繞，正當中大殿門口，懸掛珠簾，兩旁有一付對聯，因爲字跡很大看的清清楚楚，上聯寫的是，半天霖雨點點滴滴化爲長江巨浪東至廣西至廣南至廣北至廣遍國至廣登秦樓踏十二名峯觀山觀水觀日月大清一統天下，下聯配的是，一介寒儒兢兢業業裁成錦綉文章仲之魁伴之魁會之魁殿之魁文武之魁步金增遇十八學士安國安邦安社稷聖朝萬古忠臣，兩旁邊有金爪武士，站殿將軍，品級台兩旁邊文東武西各大臣，排班侍立，可就是看不見當今天子康熙爺，三爺正然偷看，傳宣官傳出話來，問勝英家住那裡，作何生理，三爺仍然將在刑部所說之話，回了一遍，傳宣官往返傳話，直回到台灣有著名大盜，九魚二蟹共輔一條龍，天子聞聽震怒，問九魚還是九個魚，還是一個人叫九魚，九魚二蟹姓字名誰，家住那裡，叫三爺回奏，老頭子一聽，雙眉緊皺，回奏不上來，王熙王大人一看可了不的啦，金殿御審，別看不動刑，一個回答不上，天子發言算是旨意，只要他一說怎樣處置，無論何人不能抗旨，不怕是屈死。那也就是情屈命

不屈，倘若再不出班保奏，堪堪就要欽定罪名，王大人這才出班跪奏，山呼萬歲已畢，臣王熙聽勝英所奏言語，倒是句句是實，台灣海寇，實有九魚二蟹等名目，康熙聖主開奏，閃龍目看了看王大人，叫了一聲王愛卿，既然你說勝英所說之話不假，當然愛卿知道這九魚二蟹的來歷，他等姓字名誰，家住那裏詳細奏來，王熙一聽心說這可倒好，勝英不知道我更不知道了，想罷無法，只得口稱萬歲。九魚二蟹實有其人。他等的名姓。除了那個庚量之外，臣一概不知，天子問奏，龍顏大怒道。分明是貪圖賄賂。替勝英辯別，不看你先前有功於國，這欺君罔上罪當處死，今免死罪削官罷職，賜你回家爲民，王大人倒也沒有什麼難過，趕緊向上叩頭，高聲說道，臣王熙謝主龍恩，萬歲一擺手，兩旁站殿將軍，走過來要伸手除去王熙的冠冕袍帶，正在這個時候，有人跪在龍書案前，口稱萬歲且慢，康熙聖主一看，原來是調和鼎鼐的大臣，姓金單字名庚，天子問道，愛卿有何本奏，難道說要替王熙保本不成嗎，金庚奏道，臣萬死不敢，只因今日調和鼎鼐內中，有一件要緊的奏章，我主萬歲御審勝英，臣未能啓奏，方才聽王熙因說九魚二蟹，以致免官爲民，事在緊急，請我主御覽奏章，便知分曉，萬歲取奏章觀看，原來是神力老王爺陳情之表，前有御史參奏老王爺，按兵不動，耗費國帑，康熙爺頒旨調老王爺回朝，達摩肅接旨回奏，上面寫的是：罪臣平南大元帥，勒爾金達摩肅跪奏，我主萬歲萬萬歲，竊自奉旨征討，率兵南下，叛逆盤踞台灣，雖屬彈丸之地，逆首鄭成功，爪牙衆多，著名大寇有九魚二蟹共輔一

條龍，驍勇異常，詭計百出，臣統兵至泉州與賊兵對壘，上迎天威，下仗羣力，掃蕩賊氛入海而逃，兵到廈門，水陸懸殊，未克進剿。船隻造妥便當直搗台灣，不意讒言惑主，讓臣慢兵，聖旨到日命臣班師，臣不勝驚駭之至，廈門乃邊疆要路，臣朝發寇必夕至，非臣抗旨不遵，念我主江山創業艱難，必欲調臣還朝，伏乞聖上選派能臣前來接代，庶保疆土無虞，天下幸甚，國家幸甚，惶恐上奏，伏懇聖鑒。康熙爺看吧，心中喜悅，知道老王爺戰勝海寇，又一想不錯。表章以內，亦有九魚二蟹等名，這麼看起來，倒並非是王熙等欺君蒙上，要是別的皇帝，這個事不好反口，就許將錯就錯。康熙爺人稱聖君，乃是一位有道的明君，想到這裡，趕緊叫了一聲王愛卿，若非平南元帥奏章來的恰巧，朕幾乎冤枉卿家，九魚二蟹實有其人，愛卿官復原職，勝英也當免罪，王大人將要謝恩，康熙爺復又說道，雖然沒有死罪，也涉嫌疑，問他能够捕盜，請回國寶後赦其無罪，傳宣官把話傳出來，勝英叩頭然後求限，聖主欽賜御限三年，問勝英此去何人作保，王熙趕緊回奏，自己情愿以身家保勝英。天子喜悅，卿家既然敢保，足見此人不錯，請寶提盜還朝交旨，朕還要額外加升賞，說着話拿起朱筆寫了一道旨意，令名叫龍批，上寫欽派十三省總鏢局鏢頭勝英，奉龍批台灣捕盜，恩限三載，捉拿二蟹請寶還朝，凡到之處，地方官府予以保護，並接濟糈秣，以利前行，勅爾天下一律遵照，欽此。下題右賜勝英遵旨，大清康熙年月日，這一來不要緊，王熙的心才放下，龍批交下來，勝英謝恩已畢，仍由刑部差人帶出了金闕

，萬歲擺手文武散朝不表，單說勝英出離了午朝門，早有屠大爺，韓秀，賈七爺等，衆位老弟兄在那裡等候，見着三爺出來，並無刑具，准知道官司沒有兇險。大家一問，果然不錯。大家非常喜悅，對着三爺說道，我們大衆人等，全都在打磨廠泰和老店居住，老人家跟隨我等一同回店，勝三爺一聽，不由得心中感嘆，暗想道勝英交朋友，一輩子就算沒白交，金殿御審這麼大的事，沒老沒少都不避嫌疑、追隨到京，這幸虧是無事，真要是有了意外，還不一定鬧到什麼地步，想到這裏，暗含着點了點頭，遂說道，你們衆位先行一步，我要奔王大人衙門，致謝王大人週旋之恩，衆人點頭回店，三爺來到王熙衙門。叫差人回進去，蕭銀龍把老人家接進去落坐，三爺問大人現在那裏，銀龍就把大人下朝之後，要到刑部見王戎王大人，打算把江甯知府陶大人去刑去罪，正然思索，恰巧天子口旨下，命大人同定刑部正堂，代朕訓勉陶知府，官復原職，大概也快回來了，正然說着。外面大人下轎，容着大人到了裡面，勝三爺磕頭相謝，王大人趕緊伸手相摻，然後又說，幾句客氣話，三爺拜託王大人，台灣路途遙遠，賊跡無定，倘若三年捕拿不到，還求王大人在萬歲駕前設法保奏，王大人遂說道，老英雄只管放心，大概本院不久也要到台灣去，只要咱們到了一處，那個事可就好辦了，三爺聞聽，只得連連說是，遂跟大人告辭，銀龍相送，三爺向銀龍偷問，王大人爲什麼也要到台灣去呢，銀龍答言，聽說是老王爺入海攻剿，陸地恐怕無人保守，當今萬歲有意命王大人。掛副元帥印，前去輔佐老王，三爺聽罷點點頭。

，這才跟銀龍作別，出離留守衙門，狂奔打磨廠。工夫不大，來到了泰和老店的門首，老少羣雄接進去，齊聲問道，究竟這個官司怎麼完的呢，勝三爺遂就把到京以來，所有的經過，對着大眾一說，直說到達摩肅老王爺奏章還朝，證明了台灣實有九魚二蟹，這才賜龍批賞限三年，够奔台灣捕盜，說着話將龍批請出來，大家先行了君臣大禮，然後打開觀看，看罷一個個無不喜悅，這場官司可算是贏到家了，給雙槍閔世瓊報仇，順便送靈還家，正然一路盤費無法措辦，這一來有地兩接濟，夾公帶私，可就全都圓滿了，衆人一喜歡，吩咐店裡夥計，預備酒席大家開懷暢飲，在酒席筵前，商談停妥，次日清晨，大家從此作別，各回各家，到家裏安置安置，然後前途相見，三太，香五，茂隆，李煜，歐陽德，邱成，金頭虎買明，劉世英帶四子，跟隨三爺幫助閔德俊一路送靈，魚眼高恒素與閔德俊投緣，情願一路前往，鎮三江蕭杰，聽三爺說王大人不久也要下台灣，自己暫到少爺銀龍那裏居住，然後前途再遇，酒飯已畢，吃茶閒談，談到二鼓過，各自安歇，次日清晨起來，叫夥計打臉水湖茶，預備早尖，吃喝完畢，算還了店飯賬，大家這才一同起身，不表衆人，單說勝三爺帶領着老少四位，將然進店門，走不多遠，就聽後面有人叫勝老達官慢行一步，三爺止住脚步，回頭一看，裏了十餘位，全都是江甯府城內有名的女買賣家的執事。衆人來到切近，口中喧喊，我等來遲一步，您多麼驚了，我們全城二百多號買賣家，聽說你遭了官司這個信，大家商量，要聯名具保，把老人家保下來，派我等十八個人

一路追趕前來，我們是昨天到的，各處一打聽，你的官司完了，就等金殿聽審了，我們把聯名保單呈到刑部，裡面的差官說的也好，你們保他，等把罪名判下來，再保尙且不遲，今天怎、可也就聽見信了，我們只好在刑部附近聽候消息，聽來聽去，知府陶大人官復原職，你老人家領聖旨捕盜，我們大家這個心才放下，可有一節，就是不知道你住在那裏，後來打聽明白，天可就太晚了，故此今天早晨這才騎奔泰和店，夥計說你將走。我們這才緊緊追趕，老爺子你還是回去嗎，三爺抱拳先謝了謝衆人，然後又把經過之事，大概對衆人一說，大家全都是異口同音說道，老人家一輩作事仁善可欽，吉人自有天相，焉能遭意外之險呢，不過是受了一場虛驚，彼此說了幾句閒話，這才各自分手，三爺帶領衆人在路途之上緊走，非止一日，這一日來到了江寧府西關外，松棚英雄會，早有鏢局子衆夥計人等，一看老鏢主回來了，全都是喜出望外，趕緊走上前來行禮，三爺擺手，這才來到裏面，衆人問官司如何了結，三爺又把經過說了一遍，大家無不歡天喜地，歇息一日，次日早晨起來，梳洗已畢，用過點心，先到本城各商號道謝，順便把自己現時應，給國家捕盜的差使，櫃上的買賣全都交給大弟子，一力撤金錢胡大爺，一人經理，還求各寶號，有到不測多關照，買賣家一聽，也是非常喜悅，三爺全都走了一遍，一直忙了一天，次日休息一日，打發鏢局子夥計，奔直隸鄴州北關古城村，給自己家中送信，說明詳情，暫時不回家，一面派人找木匠，按着閔世瓊的靈柩，打了一個套槨，又按着套槨打了一輛車，預備

長途行走，好用牲口拉着，各物全都備齊，三爺劉世英閔德俊說道，咱們這一起身，靈柩出鏢局子的時候，就作爲是出殯，別看墳地在福建，咱們走的時候，就彷彿墳地遠的一般，所有一切儀注，不但不免，還要講究，劉世英閔德俊爺兒兩個攔阻道，老人家這是何必呢，又不是守家在地。從此一走，就入土爲安，依我們爺兒兩個主意，倒不如就拿車拉着，一走，倒爲正理，三爺執意不可，正在商議之際，外面夥計進來回說，現有本城各商家，送喪禮來了三四十位，原來三爺道謝的時候，把話跟人家說明，衆商家特在知府衙門遞了稟帖，要求閱靈穿城而過，大家又湊了些個錢財，送棚的送棚。送經的送經，簡斷捷說，就連執事棺罩，所有喪禮應用的物品，大家分辦。三爺一看，人家衆商號，這樣賞臉，不便推辭，再說又正合自己的心理，這才謝了謝，全都收下，說話的光景，各行人工到齊，七手八腳，一天的工夫，居然這棚白事，辦了個齊齊整整，白晝之間，雖沒有多少弔客，到了夜晚僧尼老道各經，樣樣俱有，笙管笛簫超度亡魂，又在鏢局裡停了七天，到了起身這一天，六十四人槓，各種執事，小弟兄們身穿重孝。閔德俊在靈前打着引魂幡。真是豐盛盛，進西門出東門，沿路之上，路祭棚跟祭桌，真是一處挨一處，玉面小如來閔德俊，一路磕頭道謝。天交正午才出了東門，走過了關廂，各執事才算落差，所有送殯的也全都謝回，這才把靈柩搭到車上，三爺等一共老少十五位，額外帶着二十四名隨子手，所爲的是路途之上趕車抬靈，書要簡捷，靈柩搭到車上，除閔德俊一個人穿一身青皂服，其餘

衆人脫去了孝服，押着靈車可就走下去了，在路途之上，饑餐渴飲曉行夜宿，非止一日，這一日來到了嘉興府，早有府衙三班都頭大頭趙起，帶領兩名夥計，到郊外迎接，遠遠看見三爺的馬到，走上前去請安，問問老人家缺什麼不缺，用什麼不用，如果不用別的，知州大人現備紋銀二百兩，作爲前途路費，三爺一聽擺手說道，路費尙且不短，皆因是將然出京，日期不久，求都頭將原銀帶回，替勝英給大人請安，我們要繞城走了，趙起一聽，不由得贈豎大指，贊美勝三爺，心說還是行俠作義老英雄，不枉人稱俠客，身掛龍批，到處官府奉旨接濟，換一個別人，還不定怎麼借題勒索呢，想罷遂說老俠客既然如此，下役回衙替你代達就是了，說着話拱子作別，三爺押靈車過了嘉興府，往前走不多遠，來到萬福鎮，天色已然不早，吩咐一驛找店住下，前面蹣子手，已然在本鎮南頭，找妥一家店房，字號是王家老店，大家來到裡面，靈車安排好了。也無非就是吃喝，够時候安歇睡下，一夜無事，次日清晨起來。打早尖算還店飯錢，三爺叫靈車頭前走，三太，香五，茂隆，李煜，賈明，五個小弟兒，帶領趙子手等押靈起身，其餘的衆人，在店房裏面沏兩壺茶，大家吃茶，天天都是如此，就皆因靈車走的慢，三爺等別說還乘跨馬匹，就是步行也比靈車快的多，每天讓他們先走出十里八里的，大家再動身，押靈先走的小弟兒，一天換一班，今天可就該替三太等這一班了，小哥兒五個，押着靈車順着大道往前走，大家說說講講，談些個閒話，走着走着，抬頭一看，前面密扎扎一帶樹林，這股大道。直穿入林中，金

頭虎賈明一看，叫道三哥，你看這條道幽僻的厲害，看這個意思，非得穿林而過不可，咱們大家可得留點神，三太也樂啦，遂說道，賈賢弟你這才叫，三句話不離本行呢，到了路途險要的就留神保護鏢車，怕的是有人攔路打劫，這一次咱們押着靈車還留什麼神，難道說世界之上，還有劫棺材的綠林道不成嗎，三太把話說完，賈明也樂啦，說話之間，靈車已然走入樹林內，將然到了裏面，猛然間就聽一聲呼哨，在大道兩旁邊樹林之中，闖出來約有二十人，穿着打扮都像鄉間的笨漢，手中各擎刀槍棍棒，攔住了去路，由打正當中閃出爲首之人。身量不算高，也就在五尺開外，身穿土黃布褲褂，酒鞋白襪，要裡頭長繩紮腰，土黃布手巾罩頭，漆黑的一張臉，兩道白眉，一雙圓眼，蒜頭鼻子，翻鼻孔，大嘴岔，薄嘴唇，一雙大薄片耳朵，領下一部連鬚絡腮的銀髯，手擎一條素纓亮銀槍，撲的一抖，高聲說道，對面來人把車上靈柩留下，如若不然，叫爾等死無葬身之處，賈明一聽遂說道，黃三哥你看見了沒有，真就有劫棺材的，三太也覺着新鮮，并不答言，回手亮大朴刀，走上前去用刀點指，哎，爾是甚等之人，胆敢攔住我的靈車，老頭兒看了看三太，遂說道，休要問我，知時務趕緊把靈車留下，饒你不死，三太本來就是個急性子，說了一聲老匹夫，休要口出狂言接刀，說着話大朴刀，立劈華山式，照定老頭兒蓋頂就劈，老頭一看，微然一陣冷笑：不知死的小輩，諒你可有多大能爲，看着刀臨切近，把身形一閃，雙手荷槍，驥的一聲，够奔三太分心便刺，三太閃身躲槍，雙手捧刀够奔老頭軟肋便扎，

老頭兒槍把朝上，槍尖衝下，大槍往起一立，身形一轉，用槍一掛三太的刀，就聽鎗鬪一聲，可了不的了，大朴刀被人家的槍杆撞落了埃塵，要說三太還是真不含乎，朴刀出手，墊步擰腰，往外一縱，伸手發鏢，扭頭回頭說道一聲打，哧的一道寒光，撲奔老頭兒面門打來，老頭兒縮頸藏頭，將鏢躲過，三太正然要發第二支鏢，就見縱過一個人去，三太一看，是賈明過去了，自己無法，拾起自己的刀鏢，站在旁邊觀看，就見賈明到了當場，用杵點指叫了一聲老匹夫，你趕快閃開，省得叫我拿杵把你打死，老頭兒一看，面前站着這個人，好樣兒啦，三尺來高，二尺多寬，一個人餅子，外帶還是羅圈胳膊，羅圈腿，往臉上觀看，光頭不帶帽子，黃頭髮，當頂梳了一個衝天杵的小辮兒，黑扎扎的臉，一臉的大麻子，重重疊疊，兩道黃眉毛，一雙母狗眼，紅眼圈，爛眼邊，小蒜鼻子，薄片咀，一對錐子耳朵，手擎一字鎗鐵杵，耀武揚威，老頭看着新鮮，我活這麼大歲數，沒看過這樣人，遂說道醜鬼，你叫什什名字，賈明一聽，心中不悅，遂說道，好說你吊死鬼，你要問我，你怎麼問法，從頭裏問，是問後頭，或是問當中間的，老頭兒一聽，就是一怔，心說這個人子，長的各別，說話也麻煩，遂即說道，我打頭裡問，賈明一聽，接着說道，打頭裏問，小孩兒沒娘，提起來話可就長了，老頭一聽，這小子玩玩笑笑，有意戲耍自己，隨着把眼一瞪，休要你滿咀胡說八道，我問姓字名誰，賈明也有氣啦，我這不是告訴你，問我家住蘇州府，一百三十五里黑驢村賈柳寨。姓賈雙名斌久。外號人稱鑽雲太保，明清八義

排行第七賈七爺，老頭兒一聽，渾身上下又打量賈明一番，看罷不由得暗自說道，咳，看起來這個人，只可聞名不能見面，在先前我聽人傳言，這明清八義，名震天下，我還以為是弟兄八人，是怎麼出色的英雄，今天一見，原來就是如此。又一想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別看他長的面醜不好，還許身有絕藝，武術高強也未可知，想到這裡，遂說道，你就那明清八義排行第七的，鑽雲太保賈斌久嗎，賈明一聽也樂啦。不是小子，老頭兒一聽，這個氣可就大啦，用槍點指，叫了一聲無恥小輩，既然你不是，你是何人，賈明答曰，小子你不知道，那也不是外人，那是咱們的爸爸，老頭兒一聽，吓的一口說道，你叫什麼名字，賈明幌衝天杵的小辮兒，我告訴你吧，姓賈名明，外號人稱金頭虎恨地無環鐵霸王，小子你害怕不害怕，老頭一聽賈明說話，又可氣又可笑。心說我為什麼那模樣小，慢說是你，就是你的父親賈斌久到此，我也不懼，想到這裡雙手荷槍。叫了一聲賈明接槍，噠噠一聲，大槍鈔奔賈明的咽喉刺來，幾小子并不躲閃，看着槍臨切近，單臂用力用一字鑽鐵杵，照准了大槍往上便擦，老頭兒還是真沒留神這一手，就聽噠的一聲把槍擦開，老頭兒倒吓了一跳，心說這小子勁頭不含乎，一面想罷，撤槍換勢，帶背連肩便碰，這一招叫霸王摔槍，賈明一看槍到，懷中抱月往外便推，槍撤回去，還杵便打，老頭抽槍換勢，跟賈明戰在了一處，賈明遂就把他那三十六手羅漢杵施展開了，老頭一看了不的啦，這才是將門出虎子，一點兒都不錯，他的父親是明清八義，這小子的武學果然不軟，就是他這

蹣杆，也就是我，換一位就許輸給他。我也得謹慎留神，不可疎忽大意，一面想着，把手中亮銀槍的招數，使了個風雨不透，正然打得難解難分之時，猛然間賈明把杆一橫，口中喊道：站住小子，你不是大將金頭虎的敵手，老頭兒將要答言。賈明撒身就走，老頭兒看着發怔，心說：動手不分勝負，怎見得我就不是你的敵手，在旁邊張茂隆，李煜，兩個人心裏明白，賈明的招數完了，不等老頭兒說話，這哥兒兩個花楞楞，一個抖練子錘，一個抖練子槍，迎上前來，到了近前，並不答言，抖軍刃便打，張茂隆練子錘，流星趕月的招數，照定老頭兒攔頭便砸，李煜的左手槍，够奔咽喉，右手槍分心就刺，兩個人并力夾攻，軍刃齊到，老頭兒並不慌忙，向左一上步，先躲過了練子錘，然後用大槍照定練子槍鎗練子便砸，軟傢伙就怕跟長軍刃攪到一處，真要攪上非輸不可，李煜不敢怠慢，趕緊把練子槍往回一撤，老頭兒趁勢一下腰，順着地皮一掃，茂隆李煜兩個人，全都旱地拔葱往起一縱，將將把大槍躲過，再抖軍刃跟老者戰在一處，別看老頭那麼大年歲，竄跳跳躍。亞賽狸貓相仿，這哥兒兩個，還不用說贏人家，准保不輸都不成，旁邊賽毛遂楊香五，看得明白，一看兩個人難以取勝，心說：我何不暗算於他。主意已定，留神觀看，老頭子正然背轉身形，槍欲刺，香五一聲沒言語，用脚尖點地，往前一縱，雙手捧軋把短尖刀，照定老頭兒的後腰眼便扎，老頭子正然動着手，聽後面有風聲，就知道有人暗算，跟着把身一轉，正赶上香五把刀遞進來，大槍一橫，往下一壓，陰嘯一聲短尖刀，墜落埃塵，香五一看不好

，回頭就跑，口中不住的嚷：「這個老小子真厲害，茂隆李煜兒兩個，准知道不是人家的敵手，趁着這個機會，把軍刃一撤。也跳出了圈外，老頭吩咐一聲搶靈，那二三十名莊漢。蜂擁而至，蹙子手一看，少鏢頭等一個個全都敗陣下來，我們如何能够敵的住，倒不如回票鏢主得知，有什麼回頭再說，大家不約而同，全都撤將下來，三太一看准知道這場事自己辦不到，再看賈明早已跑回去了，自己這才帶領幾個兄弟跟蹙子手等衆人，順道回歸，金頭虎賈明早就跑回去了，正赶上勝三爺乘跨着坐騎，慢慢的往前行走，賈明來到馬前，單腿打汗說了一聲報，前面大事不好，有一個老頭兒鬚髮斑白，率領人位不少，各持刀槍，攔路劫靈，我等各與他大戰三百合，老頭兒武術高強，不得已敗將下來，三爺一聽，呸，唾了他一口，我知道你找我打，賈明起來站在一旁，老人家腰三爺，還以為是賈明故意的玩笑呢，猛然間就見三太等衆人全都到了，三爺准知道有事，趕緊問三太：「因何你等不往前行，難道說有事嗎，三太遂就把話而老頭兒，帶人劫靈，問他名姓不說，我等不是他人的敵手，故此前來報告老師知道，三爺一聽，也是一怔，真沒想到還有劫棺材的。• 不管他是怎麼回事，我到前面一看便知分曉。一面想着，把絲韁一抖，這匹馬飛也相似往前跑來，後面的衆人，有馬騎馬上加鞭，步行的身形一矮，施展夜行術，往前飛跑，來到了樹林一看，林外有一片水，水平如鏡，上面有一架橋，靈車已然趕到了橋口，正然要過橋，三爺等可就追到了，金頭虎賈明首先高聲喊道：「小子們站住吧，我勝三大爺來了，

前面老頭一聽後面有人吶喊，只得止住脚步，回頭觀看，三爺一馬當先，正然趕到，老頭子一看三爺，髮似三冬雪，鬚賽九秋霜，皺紋堆疊，精神百倍，老頭兒心中就有幾分明白，不問可知，這一定就是那位金鏢老英雄，正然想着，就見三爺馬上抱拳帶笑問道，老英雄貴姓高名，仙鄉何處，與勝英素不相識，今天苦苦劫靈，不知所因何故，望求老英雄當面說明，如果勝英有得罪老人家的地方，勝某情願領罪，或因別情亦請講在當面，老頭兒聽罷，上下打量三爺一番，不由得暗自點頭，果然不愧人稱老勝英身為俠客，今天一見，方知不假，莫若我跟他把話說清，倒看他怎樣，想罷這才說道，勝老達官，問我姓吳雙名鎮宇，別號人稱土地爺，原籍建寧府的人氏，現移居前面地名叫作皇糧堡，我跟老達官素不相識，就得說是這日無仇，近日無冤，我今天劫靈，倒不是跟你過不去，我跟棺材裏面的死人，有沒齒不忘之仇，我打算將靈車劫下，然後開棺戮屍，效當年伍子胥鞭屍雪恨，老達官你是行俠作義老英雄，當有這麼一句話，人是回活的，不向死的，何妨把靈車留下，我姓吳的得以雪恨，感念老人家恩德不朽，三爺聽道這裏，心中更納悶，手扶馬鞍轡翻身下了坐騎，上前走了幾步，這才問道，老英雄所說的話，勝某聽不明白，請問閣下跟誰有仇，棺裏死的是誰老英雄知道嗎，土地爺開聽一笑，遂說道，老達官你錯了，我既劫靈，焉能不知棺內之人，他姓閔名世瓊，外號人稱雙槍將，老達官對也不對，三爺聞言答道不錯，這個話是這麼說，人死不結仇，在生的時候，還得說冤家宜解不宜結，何況他已

作了泉下之鬼。我請問你跟雙槍將是怎樣的仇，請你詳細說明，他在生之日，我跟他是朋友，他死了也說不上不算，勝某情願替他請罪賠禮，如果是閻下有見不到的地方，我從中可以解說解說，老英雄請你把結仇的源源本本，對勝某講上一講，三爺說完了這句話，就見土地爺吳鎮宇臉一紅，二目圓睜，容顏難看，三爺一看，就知道其中別有隱情，正然思索，就聽吳鎮宇厲聲說道，勝英我告訴你，我說我跟閻世瓊有仇，你趁早把靈車留下，萬事皆休。如果在要盤根究底，別看你三只金鏢壓綠林，甩頭一只震乾坤，別人怕你，我吳鎮宇可不怕你，在要多說少道，沒別的你我就是一死相拚，三爺聞言把銀髻一擺，心說好不帶面子的吳鎮宇，老夫跟你說的人情世理，他反倒強橫起來，難道說我勝某還怕你不成，說話的光景，肋下摘刀，荷刀把，噹噹噹一聲把刀撤出，刀鞘交與了三太，老人家手擎軍刃，用手點指，叫了一聲吳鎮宇，你怎麼大的年歲，斤斤不識，我實話對你說，你跟閻世瓊有冤有仇，我跟他有交情，既然有我押靈行走，你這那裏是劫靈，分明是有意跟我勝英作對。要不然爲什麼問你，跟姓閻的有何仇何恨，你怎麼會閉口無言，來來來既然如此，勝英倒要跟你分個高低上下，別的都不說，惟都勝三爺這句話，可把土地爺冤枉死了，書中代言。只曾因吳鎮宇跟閻世瓊的冤仇，不能對人明說，故爾他聽三爺一問，才滿面羞慚，就皆因雙槍將閻世瓊，他的原籍本是福建建寧府的人，在他們閩家屯、姓閻的是一大戶，閻爺年青時候，喪去父母，跟他的伯父度日，長到十七八歲游手好閒，不務正業，他的

伯父無法管束，只好把家產跟他分開，閔爺分完了家，行動自由，更覺着隨便。每天起來就是玩槍弄棒，家中養着無數的閒人，本來就不是豪富之家，焉能攔的住這樣揮霍，不足一年，家產一空，閔爺可受了罪啦，身無一技之能，家無隔宿之糧，更兼當時闖王李自成之亂，民不聊生，遂將房產賤價售出，攜帶銀兩，出外去避難，在各處訪求名師，學習武術，真要把工夫練成了，給人家看家護院，或是戳杆殺場子，怎麼也能掙付着吃飯，如實在不成，當此亂世，佔山爲王也能爲生，自己越想越對，把隨身的衣服收拾了一個包袱，賣房的銀兩帶好，順着大道够奔北方而來，這一去走到浙江寧波府，南關外有個小三聖祠，這那天可就不早了，離城還有三、來里地，閔爺一想，我緊步到了城裡，不是也就黑了嗎。莫若我在這小廟裏面安歇一宵，明天天光一亮，再往前走，到城裏正是熱鬧的時候，再吃再喝尚且不遲，閔爺生來就胆子大，無論走夜道，在外面露宿，向震不知道害怕，邁步走進了三聖祠，到裏面一看，神像都是泥台神樹，神樹上面，除了一個破瓦香爐之外，一無所有，別看這樣破爛，裡面打掃的非常乾淨，看了看也沒有看廟的，東西配殿裏面，也供的是神像，自己就在正當中大殿裡面，頭枕包袱，席地而臥，也打着路勞乏，躺在地下不知不覺，可就睡着了，睡了也不知道多大工夫，猛然間由打夢中驚醒，就聽廟院裡面哧哧的亂響，閔爺吓了一跳，趕緊睜開二目，留神細看，借着星斗光輝，看得明白，有一個老頭兒，手擎寶劍，一個四十來歲，手中拿着一口刀，兩個人在院中刀劍翻飛，打得

難解難分，閔爺看够多時，猛然間就見老頭兒一劍，把那一個四十來歲的殺死，閔爺正在殿之中，吓得失口說道：「哎呦，他這一聲不要緊，擊劍的老頭兒，一幌身來到殿內，遂問道：『你是何人，大胆在此偷看。』」閔爺一聽，只吓得跪倒磕頭，就把自己的來歷，對老頭兒說明，老者閉聽，點了點頭，遂說道：『你練過武術沒有？』閔爺答言，又把自己在家中胡練的話一說，那個意思打算求你老收下自己，習學武術，老頭也明白，你要打草練藝也不難，你先把院內被殺的屍屍，設法掩埋起來，然後你跟我走，閔爺一聽，心中喜悅，把屍身拉出去，就用他那口刀，找土軟的地刨了一個坑，連人帶刀全都埋在裡面，收拾俐落，將然要轉身回三聖祠，一看老頭已在面前，向閔爺一點手轉身就走，走了有二十多里地，天光已然大亮，一看來到一座山谷裏面，滿山的白雲，令人辦不出來東西南北，老人在前，閔世瓊後面緊緊跟隨。走了工夫不大，來到一座廟宇，山門匾上寫的是：『上清宮三個大字』，閔世瓊跟老頭兒到了裡面，只有一個小童子，其餘並無別人，老頭兒叫閔世瓊拜祖認師一後，遂對閔世瓊說道：『我這一輩子已然收了十幾個徒弟，怎奈沒有成名之人，只要你有志氣，有福分，我把工夫全都傳給你，你也不必問我是誰，日後必能知曉，我這邊有的是吃的喝的，也用不着你給我送銀錢，』閔世瓊一聽，點頭答應，也不敢多問，白晝之間跟老人家練藝，夜晚跟小童子一處睡覺，書要簡斷。閔世瓊到了這嵩山中整整十一年，老頭兒倒不斷的出去，閔爺可沒出過門，練成了一對提爐雙槍，三十六支箭弩，雖不敢說甚高，平

常的高人不是對手。這一天老頭由打外面回來，把閔世瓊叫到面前，我有心想把武術全都傳授於你，怎奈有許多的小巧之藝，你練不了，大概你的天分也就限到這裏了，你從此可以出山，到外面闖蕩闖蕩，無論走到那處，我這個門戶倒不在乎，可有一樣，要轟轟烈烈壓倒了一切，方不愧我教你這些個年，閔世瓊一聽師傅打發自己出山，熱刺刺的離別，心中難過，不免虎目之中滾滾落淚。遂說道弟子跟你老人家從此一別，又不知道你的名號，將來日後怎樣見面呢，老頭兒開言一笑，你們無法找我，我有法找你們，沒事也不用見面，有事我只能給你們送信，你就赶快去吧，我也不必給你路費，照樣帶着你自己的川資足矣，閔爺聞聽無法，只得給師傅磕完了頭，含淚而別，小童攜他送出山口，閔爺這時候心裏迷迷糊糊，不知道自己往那裏去好，孤單一人也不知找事怎麼個找法，任够多時，莫若我由打這裏往北走，反正腰裏有盤費，花完了之後再說，主意已定，順着大道往北行走，走來走去路費可就用完了，本有心攔路行劫，怎奈未遇上存錢的行路之人，心中着急，仍然順着大道往前行走，那個意思，或者學遇見一個大買賣，也未可知，這一日走到天晚，來到了一座大山的下面，閔爺一看這座山好，前臨大道，後面是高山峻嶺，真要是在這個地方聚集些個人，佔山爲王，倒也是人間的福氣，自己正然胡思亂想，就聽後面有呼喊聲音，閔爺留神一看，原來是自己將然走過來的那個樹林，有綠林道在那裡做買賣，閔爺一看，心中高興，我何不在暗地看看，真要是他們劫的是銀錢，我瞪眼就分他們一份，若不給

的話，跟他當場動手，這就叫賊吃賊；閔爺想罷，轉身形往回走，在僻靜地方，隱住身形一躲，就見行路的跟划路的，兩下裡交了手啦，走路的一共是七個人，從中有一個黑大個手中拿着一條大鐵棍，非常勇猛，綠林還有十幾個人，堪堪不是那人敵手，閔爺看罷，暗說道，我要幫助他們把這號買賣做，不用買值錢的東西，以及金銀財寶，我剩下才是他們的呢，這個機會可不容易，我可不能錯過，主意已定，由打包袱裏面取出來甩弩，包袱圍至在腰間，袖箭帶好，手持雙槍趕上前去，你說來的也巧，綠林道跟大個兒動手的這個，正被人家一根打中頭部，屍身倒，閔爺自然要跑，閔爺到了，手擎着雙槍，撲奔大個兒舉槍便刺，大個兒橫棍一接，就算雙槍磕飛，他那裡知道人家閔爺的雙槍。招數緊急，其快無比，早已把槍撤回，能容雙槍扎來，黑大個一看不好，趕緊往後一撤步，不過稍爲慢點兒，就聽嘍的一聲，左肩上中了一槍，還算大個兒不含乎，一癱一點回頭就跑，其餘的人一看大個兒受傷，跟着全都奔命逃走，這裡綠林道的衆人，走過來抱拳說道，這位貴姓，若非你老到此，今天我們這座山寨，就要不保，閔爺報通姓名，又問了問衆人，被人打死的，姓姜單字名虎，外號人稱金剛，還有一個矮個，名叫李通，也有外號，叫快馬李通，姜虎是大寨主，李通是二寨主，其餘的那算是頭目，佔山不久，也沒有餘財，好容易今天碰上這麼一號買賣，沒想到大寨主竟爲此亡命，李通向着閔爺說道，這位英雄請到敝寨，我還有話面談，閔爺也不推辭，李通一面吩咐嘍兵，把大寨主屍身，抬

入寨內，一面命人把劫下金銀往山上運，工夫不大，全都收拾俐落，李通陪着閔爺進山，到了裏面一看，原來是一座龍王廟，廟也不算大，暫時作爲聚議大廳，到了裏面落坐，閔爺問道：「這個地方屬哪裡管轄？」這座山叫什麼名字？李通答言：「此處離江寧府約有八十里地，這座山的名字叫作蕭金台，如果真要有能耐，佔住此地，就得說是八路進財，就皆因正當東西南北四面的大道，請問你這是打算到那裡去，你在那一行發財，閔爺並不隱瞞，就把自已並無立足之地一說，李通一聽，心中歡喜，遂說道：「這個話這麼說吧，你要是願意在此不走，我們情願奉你爲大寨主，仰仗你的武學，拉着我們吃盃飽飯，你要不願意，我也不敢強留，這不是方才做的那號買賣嗎？金銀任憑你自取，不怕分毫不留，我們也不能說不願意。這是寨中無有餘財，真要是富足的話，我們還要額外送路費才對呢，閔爺一聽，遂說道：「我把話已然跟你說，我此時是無投無奔的，也別說你們仰仗我，我也別說仰仗你，咱們是大家互相仰仗在此相聚，按說我可不能當大寨主，就皆因咱們一見如故，我比你們年紀大，我是哥哥，我就算是大寨主，你就算二寨主，咱們同心協力，非要把蕭金台這座山寨整理起來不可，李通一聽，心中歡喜，這就把劫來金銀，按大小份分開，叫小頭目預備酒飯，天明備棺木再埋葬姜虎，自此閔爺可就算是當了大寨主，只皆因山寨不整，要說修蓋，非有一筆巨款不可，閔世瓊李通兩個人，想了一個法子，派人各處探探，有大買賣從此經過更好，沒有的話，看看那裏有大富貴人家，賺好了道，夜晚前去明火打搶，得

回這筆財來，好修蓋山寨，嘍兵頭目奉令，每日出去各處踪探，這一天嘍兵大頭目馬三禿子，蹀好了一家富戶，就是有一點兒扎手，這個人他是保鏢出身，後來跟官給人家當看家護院的教師，現在他是跟一個海關監督，任滿回家，賺回來的金銀，少說也有十來萬，閔世瓊一聽，哈哈一陣冷笑，如果不扎手，咱們只取金銀不傷人。倘若他有人亮軍刃跟我動手，也不過我說句大話，要殺他個雞犬不留，把話說完，傳山令叫衆人預備，天到夜晚定更時動身，三十多里地，到了那裡正好，早飯的吃完了晚飯，耗到够了時候，馬三禿子帶路，大衆後隊隨，閔爺帶好三十六把甩弩，手擎一對提爐雙槍，明目張胆，並不隱藏，你說也巧，真就平平安安的走到了，馬三禿子用手一指，二位寨主看，就是這個村莊，說着來到村口裡，也不用馬三禿子，准知道路南一所磚房，一定就是那一家，閔爺叫快馬李通巡風，門前安排兩個人，自己先越牆到裡面，開大門把嘍兵頭目等放進，衆人這才往裏行走，將然走到二門裏面，可憐聽見有人喊叫，好胆大的狂賊，你也不打聽打聽，竟敢到我這裏來行搶，隨着聲音由打裡門出來一個人，短衣襟，小打扮，大身材，看不見面目，手中擎一雙單刀，兩打刀頭出來，後面還跟着七八個家人，也是各擎月槍，閔爺一看，並不答言，抖擻雙劍，那人擺雙刀，接架相還，動手不足十個照面，撲的一聲，那人被閔爺一槍刺死，衆家人奔跑，閔爺這個人够多麼狠，手起槍落，不過在院牆了兩個灣兒，七八名家人早已白命，衆嘍兵頭目一看寨主得勝，就像瘋了一般，各處搜尋金銀財寶，值錢

物件，雙棺門世瓊各處找去，逢人便殺，找來找去，可就找到了後面臥室，其餘的婦女全都殺死，將劉落下一個中年的婦人，懷中還抱着一個小孩，也不過就是一兩歲，閔世瓊由打外面進來，就見那婦人跪倒，俯着閔爺一樂。這也是活該，閔世瓊被他這一笑，居然就動了慈悲之心，本應當手起一棺，將他刺死，怎奈渾身如同束縛，就是不能動轉，就在這般光景，婦人嬌嫩聲音說道，好漢爺要肯饒命，不但全份家私都歸好漢爺所有，倘若不嫌小婿醜，情願伺候好漢爺白頭到老。閔爺此時已然動情，聞聽女子這麼一說，不由得色念已動，遂說道你如果肯其跟我，焉能不保全你的性命，可有一節，此處不能居住，你得隨我上山，婦人一聽，趕緊說道：既然以身相許，就得說去唱婦隨，你說到那裡去，我就跟着你去，閔爺遂吩咐外面家人，先運金銀財寶回山，然後再回來一踹，再運室內的東西，外面羣賊雖然答應，心裏全都不滿意閔爺的行為，運着東西，大家跟緊馬李通商議，李通說的也好，這樣人豈是綠林道好漢，咱們不是他的對手，還不能得罪他，倒不如咱們大家把所有的金銀一分，從此散夥，各歸各家，我看倒不錯，衆嘍兵頭目一聽，大家全都願意。在路途之上，找了個樹林，就把箱籠打開，按份一分，李通身為寨主，給他一個人拿了四成，其餘大家公分，金銀分畢，各奔前程一散不表。單說閔爺一看，把衆人都打發走了，往返也是六十來里地，最快也得三更過才能回來。此處又無旁人，閔爺的慾火，可就發作起來，當時跟這婦人兩個成其苟且之事，然後越等越不見衆人回來，閔爺十分着

急，那婦人勸他不要緊，就是天光亮了，他們不來，你在這裏外面也無人知道，就皆因你們來的時候，村莊上面無人聽見，只要咱們不開門，沒有人來，閔爺聽着這才放心，遂問此處叫什麼村莊，你家姓什麼，做何生理，這就等於閒談，婦人答言，這座村莊地名叫孫家莊，我死的丈夫，他姓吳叫吳忠，跟官賺來的家財，說着話閔爺一眼可就看見這個小孩，遂問道這個孩子是男是女，婦人說道是男的，閔爺說道，趕緊將他除了，以免後患，婦人帶笑說道，可惜你還是佔山爲王的寨主，你這胆子也太小了，這個孩子雖然不是你生，却是我養的，他這時候將將滿歲，恕我不對他說今日之事，就是他長大成人，怎知道你不是他生身之父呢，閔爺一聽這個話也對，遂也不往下說了，看了看天色已晚，堪堪四鼓，仍然不見李通等回來，閔爺就知道其中有變，遂向婦人說道，你趕緊收拾金銀細軟，一同回山，不必等他們衆人了，婦人這才手忙腳亂，工夫不大，收拾出來四個大包袱，其餘笨重之物，一概不要，閔爺措着包袱帶領婦人，走出孫家莊，約有四五里地，這個天可就亮了，往前走不多遠，閔世瓊到村莊上雇了一輛車，連人帶東西一直拉到蕭金台山根下，然後叫車夫進山拿錢，東西全都搬到裡面，雙槍將手起一槍，把車夫刺死，看了看除了看守山寨的兩名老嘍兵之外，其餘的人，一個也沒回來，閔爺吩咐把死屍掩埋，自己坐定了一想，心中明白，不問可知李通等不贊成我的行爲，故爾與衆人散夥他去，也罷，要等等也沒有多大的用處，閔爺自得了這筆財，便入手整理山寨，設法招集嘍兵，你說凡事有了錢

就好辦，不到一年的工夫，山寨也修成了，嘍兵也聚集的，不足二百名也差不多，自此這個蕭金台的聲勢，一天大似一天，山大王跟山大王從中短不了聯絡，從中可就有人介紹。把碧霞山大寨主的姐姐，給閔世瓊保親，劉世英看着閔爺，也是條英雄，跟自己也稱門當戶對，閔爺一想，我現在雖然已竟有妻，究竟不是明媒正娶，再者說這種婦人。跟我之後，雖然說沒有別的行爲，按根底說，也得說是水性楊花，他天主被我殺死，不思報仇，或是盡節，反倒獻媚相隨於我，比如說我閔世瓊，照樣也招這一場非災橫禍，不問可知，准又跟別人走了，自己一想，這霸佔來的妻室總覺不好，決意再娶，有人從中一提劉世英之姐姐，閔爺當時點頭應允，兩方面全都願意，遂放了聘禮，定期迎娶過門，過門之後，夫唱婦隨，和美異常，他們兩口子這一好不要緊，閔爺對於搶來的這個女人，時時刻刻，恨不能他死了才好，不是罵，便是打，連僕婦都不如，此時婦人的兒子，已然十一歲了，母子於無人之時，抱頭痛哭，有守後寨的小頭目，王二和尚，看着心中難過，時常勸解，日子長了怨女曠夫，遂有了暗昧之事，二人從長計議，還是私自逃走，倒可以百年斷守，要不然事機不密，被寨主知曉，兩個人都有性命之憂，計議停妥，這一天乘夜間無人知曉，王二和尚把他母子帶下山來，順大道往前行走，那個意思等到天明，再想主意，投奔那裏去，走到四五更，來到一帶矮嶺的下面，往前走非得由打嶺上經過不可，王二和尚是門裡出身，一看這個地方，心說我在蕭金台這麼些年，我還真沒去過這條道路，

倘若嶺內有綠林人在此行劫，插翅也難飛過，王二和尚正然想着，猛聽對面喊了一聲，跟着說了幾句山歌，正是綠林人攔路行劫，王二和尚不敢怠慢，趕緊走過來，抱拳說了幾句行話，惹禍可就惹在這幾句江湖黑話上了，對面賊人一聽，也是同道，遂笑嘻嘻的盤問王二和尚，在那裏喫又過瓢把子跟過誰，王二和尚覺着都是同道之人，何妨實話實說，可就把自己的源源本本一說，你說也是該着出事，王二和尚說話的時候，那個嘍兵的頭目，早已看見後面有一個婦人，還帶着一個小孩，婦人的年歲雖然不小，還有幾分風流的態度，這小子早已動了色慾之念，後來又一聽王二和尚的話，知道他是拐來的，這小子可就把手意想起來了，先問了王二和尚姓名，然後自報其名，姓孫名成也有個外號叫三頭鬼，又指那一個說道，這是我的好友，姓羅名恩外號叫金眼狗，我二人全都在這嶺上當頭目，你要肯其入夥，有我二人關照着，當差錯不了，可有一樣，須得在山外頭找一間房，把你拐來的這個家眷，安排好了，咱們三個人打夥，分班回家睡覺，你看怎麼樣，反正你也不是明媒正娶的家室，不過也是拐來的，何妨咱們湊和湊和，王二和尚一聽，不由得心中有氣，暗想道，我既然說出是同道之人，你就應當留一分面子才對，你不但留面子，反倒說出禽獸的言語，你這分明是欺辱我，你還別拿我當是好惹的，我給你個厲害你看看，想罷回手撤出鬼頭刀，說道對面的小輩，你今天好好的把我放過去，萬事皆休，如若不然，我要結果你的性命，三頭鬼孫成，金眼狗羅恩，兩個人一聽，也是羞惱變怒，各擺鋼刀跟

王二和尚殺在了一處，他們三個人的武術，本來相等，王二和尚焉能够是兩個人的敵手。一時失慎，被孫成一刀扎中大腿。撒手扔刀，栽倒在地。羅恩趕過復又一刀，把王二和尚結果了性命，叫手下夥計找地方，掩埋王二和尚的死屍，孫羅二人走到婦人面前，跟他一商量，你若能够從我們二人，將來可有你點兒福享。婦人一聽就知道自己的命運太苦，遂也不着急，只得點頭答應，二賊歡歡喜喜，把衆嘍兵打發回山，兩個人在山下附近找了一間房，安置停妥，當時就發生了苟且之事，然後這才慌慌忙忙回山，這座山名叫白土嶺，裏面有倆素主。六寨主姓肅名巨，外號人稱跳躑金頭蝦，二寨主姓陳單字名全，外號人稱翻滾紫背螺，這哥兒兩個的能耐，每人手中一條大槍，槍招是九轉還陽。不敢說打遍了天下無敵，贏的了他們兩個的人很少，兩個人全都是河南孟縣的人，武術練成家產盡絕，這才流落在江湖綠林道。估據這座白土嶺，日子不多。每天派頭目下山打探買賣，今天各處的人全都回山，惟獨不見孫成羅恩兩個人報到，天交五鼓，孫成羅恩兩個人帶的兵器全回來了，二位寨主問他們不肯實說，就提二位頭兒追下一號買賣去了。肅巨倒沒理會，陳全這個人精細無比，一看嘍兵說話的神情不對，隨着把眼一睜，我告訴你們，如果實話實說，不但無罪，格外還有賞，倘若是不吐真情，有意給孫羅二人瞞着，我派人調查出來，把爾等三個人一齊推到外面殺死，嘍兵一聽害怕，這才不敢隱瞞，就把兩頭兒劫王二和尚的話一說，二位寨主把話聽明，將要發言，就在這個工夫，孫成羅恩二人由外面進來，大

寨主一看問道，你二人因何這般時候才回來。孫成羅恩知道這事不能瞞着，遂也實話實說，二位寨主聽，有心發作，現在山上人位不多，如果說不管，又恐怕他們貪戀女色，將來皆棄山逃走，雙肩一橫計上心頭，我何不如此如此，主意已定，不等大寨主答言，遂接着說道，孫成你這就錯了，既然有這宗事，就應當接人山寨之中一同居住，如果住在外面，早晚豈不要就誤了公事嗎，我給你派幾個人幫忙，趕緊接人山寨來，孫成一聽無法，只得點頭答應，二寨主陳全派了四名親近的差人，隨同孫成羅恩下山搬家，去了工夫不大，幾個人一同跑回山寨來，一個個全都帶着驚慌的神色，二寨主問道，你等可曾把家搬來了嗎，孫成聞言連連擺手，遂就把方才之事一說，二寨主聽着，心中也透着有幾分難過，書中代言，那一個婦人，自被孫成羅恩姦污，看着他二人走了，這才把自己的孩兒叫到了面前，今天我有幾句話告訴你，你的生身之父，姓吳名曰吳德祿，你父給你自幼取的學名叫吳鎮宇，自從打你一生日兩歲那一年，蕭金台的寨主雙槍將閔世瓊，因為咱們家富足，帶領幾隻兵前去咱家，明夥打搶，你父因為身通武術，當時動手，跟賊人這一來不要緊，你父當場被閔世瓊用槍刺死，餘忿不消，打算殺個鷄犬不留。你父先有嫡妻宋氏，皆因他自從過門，未曾生育，你父又娶側室，就是為娘我孫氏。過門一年，娘家雙親俱歿，只有一個兄弟，是你的舅父，不知道流落到何處。彼時全家被殺，為娘為保全孩兒你的性命，這才以身相許閔世瓊，咱母子得以全生，又誰知閔世瓊喜新厭舊，託人另娶妻室。自從新

人進門，就把你我母子當猪犬看待，爲娘我有心自尋無常，以脫苦海，又恐怕我兒難逃閻賊之手，含羞忍辱，才與王二和尚逃出，打算仰仗他將你我母子救出火坑，逃出了蕭金台，焉想到行至在此處，王二和尚中途被害，姓孫的跟姓羅的二人夥養爲娘，如果我再偷生人世，真就得說是鷄犬不如了，孩兒你今年已竟十一歲，從此你就自謀生活，也許遇見善心之人收你，作個書童奴僕，那你就算有了命啦，如若不然，也是命該如此，爲娘我可顧不了孩兒你了，孫氏說着二目之中熱淚滾滾，吳鎮宇雖然說是十一歲的孩子，一聽他娘所說的話，心中也是難過，不住的拉住他娘的手哭哭啼啼，孫氏這才說道，你別緊着在這裡哭了，你到外面看看，那裏有非，給娘找一盃涼水來喝，吳鎮宇那裏知道他娘所說的話，故意的把他調出去，他答應一聲，轉身形出去拿了一個飯盃，到外面找着吃水井，等着人來汲水的，跟人家要了一盃涼水，端着涼水走回來，回到了屋門一看，雙門緊閉，孩兒連連的叫了幾聲娘，並無有人答應，孩兒着急把涼水放下，轉到外面撕開窗紙，打算看看他娘在屋裏沒有，他不看則可，這一看把吳鎮宇吓了個胆裂魂飛，原來他的母親容着孩子走後，解下腰間的褲帶，腳下的腿帶，結連在一處，就在偏樑上挽了一個套，自己把心一橫，腦袋往裏一鑽，吳鎮宇回來，早已死够多時，孩兒一看他的娘親懸梁弔死，心中又是害怕，又是難過，哇的一聲慟哭起來，就在這般光景，孫成等六個人正然來到，問了問才知道孫氏自盡，衆人把門踹開，來到屋中鬆下弔來，又問了問孩兒你娘臨死，說什麼了沒有

，要說吳鎮宇還是真伶俐，把他母親所說之話，全都隱瞞起來，現編了兩句瞎話，向衆人說道，我娘未死叫我出去打水的時候，只說了這麼一句話，咱們母子從此以後就好了，因爲有你孫羅二位伯伯照顧，就是爲娘我有個三長兩短的，他們二位也能拉着孩子你長大成，孫成羅恩聞聽此言，不住的暗含着點頭，羅恩叫聲孫大哥，倒不如咱們帶着這個孩子回寨。報告二位寨主知道，孫成只得點頭，大衆這才來到白土嶺，二寨主陳全把話問明，吩咐一聲把小孩吳鎮宇帶來，這孩子過去跪倒磕頭，口稱寨主爺在上，小子吳鎮宇給你老人家磕頭，說話之際，熱淚滾滾直流，陳全一看，這個孩兒生來的一付怪像，將來倒是不可限量，又問了幾句話，這孩子口齒伶俐，表現出來他的天資慧敏，看罷心中暗含着思想，大凡人生在世，救人不能算是缺德。這孩子的母親已死，不能挽回，這個孩子我要一伸手，可就算救下了，想道這嬰吩咐僕兵，尋找棺木把孫氏掩埋，自己見大寨主蕭巨，把一往之事，說了一遍，直說到吳鎮宇這裡，自己有意收了作個徒弟，特來跟哥哥商量，此事作得作不得，蕭巨一聽，喜的眉開眼笑，叫了一聲兄弟，這可有什麼作得作不得呢，既然兄弟肯其收他爲弟子，哥哥我也別旁觀，倒不如咱們哥兒兩個收他倒好，陳全一聽，也很喜歡，把孩子吳鎮宇叫過來一問，不但願意，還是感激的不得了，書要簡斷爲妙，吳鎮宇從此就拜了蕭巨陳全爲師，轉眼之間，在白土嶺就是七八年，吳鎮宇對練藝，心領神悟，舉一反三，頗受兩位老師的愛惜，這一天外面隱盤子的小夥計回山報告，台灣鄭成功

招募天下英雄，身有絕藝的找到那裏，不失將帥之位，蕭巨陳全哥兒兩個，得着這個信，暗想白土嶺這個山寨勢偏小，絕非英雄展志之地，倒不如投到台灣。就憑身上的武藝，將帥不敢說，反正也能得個相當的地位，二人把主意拿定，將山中積蓄的金銀，取出來按大小份，給衆人一分，大家散夥，蕭巨陳全帶着徒弟與吳鎮宇，一直奔台灣，一路之上陸地步行，水面駕船，非止一日，這一天來到了台灣城內，掛號報名，鄭成功銀安殿親自試藝，試罷二人槍法絕倫，立刻派往釣突灘坐鎮，吳鎮宇在釣突灘，又跟着二位師傅學藝三年，前後一共是十二年，吳鎮宇整整的二十三歲，二位師傅因為他的相貌出奇，贈給他個外號，就叫作土地爺，這一天土地爺跟本灘小頭目，因為說閑話，口角起來，上前門口繼則動武，吳鎮宇一時情急，把這一名小頭目用槍刺死，惹惱了蕭巨陳全，非要斬首抵罪不可，土地爺一看不好，三十六招走爲上策，他把主意拿妥，不辭而別，隨着領餉的船，逃到了台灣，恐怕他的師傅聞知，將他拿住，他又設法逃避，乘着船又逃到月牙島，腰中的銀兩用盡，被困在島內，巧遇閩海銀蛇俞仁，見吳鎮宇氣概不俗，上前一問，才知道是蕭巨陳全的徒弟，因傷人命逃跑出來，俞仁打算把他派人送回去，吳鎮宇當面要求，自己要回中國探望探望，如果島主肯其資助，便是重生父母，俞仁慨然應允，贈給他一路的盤費，臨行囑咐他，你跟你的老師之事，日後我們見面，我當面給你說情，你到了中國，有事業更好，倘若無事業仍回台灣，還有一段要緊的事，到了中國如果站住了脚步，或置買莊

田，或佔山爲王，必須選擇當衝要路，以備日後台主發兵取中國之時，你從中也好作爲內應，如果辦到了其功不小，吳鎮宇聽能點頭答應，謝了謝俞烏主然後告辭，土地爺吳鎮宇由月牙島起身，雇妥了船，來到廈門登岸，小子本來沒有家鄉可奔，遂漂落在江湖綠林，細心訪查，知道雙槍將閔世瓊，占據蕭金台，聲勢浩大，綠林人稱他爲五湖三台，八大名山總。啦，老瓢把子，土地爺暗自咬牙切齒，怎奈自己的力量不敵，未敢擅動，以至閔世瓊跟蹤閔鬧事，後來跟勝三爺和好，金盆洗手改邪歸正，這些事吳鎮宇都派人調查的明明白白。自己在皇糧堡買莊田之後，也曾行刺幾次，皆未得手，一直等了過幾年，土地爺就有人求他幫忙，給自己全家復仇。怎奈臉面攸關，難以啓齒，只得慢慢尋等候機會，沒想到俞仁收了這麼一個徒弟魏飛虎，自己看着不錯，把自己女兒，吳秀英許配給他，飛虎罪惡若梅，老師回來懷胎，說些個假話，求自己的老師替他報殺父之仇，俞仁對他調查勝英行踪，這日子巧遇戴其，他道勝三爺要慶六十壽，二人回到桌樞，請出來俞仁，自從魏飛虎事後，土地爺就不放心，時時刻刻懷念，七月七過去，半個月不見俞仁，魏飛虎回歸，吳鎮宇自己含着思想，恐怕是兇手，因爲是翁婿的關係，只得派精明強幹的家人，到江蘇十三省總領局附近打探，多帶銀兩，務必探明回報，家人去了不足兩個月，回來報告，就把三十六衛攔壽棚，後院錯刺雙槍將，台灣二蟹盜國寶，勝英被拿到京，金殿御審，不但無罪，反倒准他替國家拿賊，老勝英交友情深，誓必

把閔世瓊靈柩送回原籍下葬，一路上訪查仇人，要給死者報仇雪恨，我們等他出了殯，這才頭前跑來報告，大概勝英明後天，也就要到了，土地爺一聽，又喜又驚，又恨又悲，悲的是自己的女婿火燒壽棚，雖然未能當場亡命，現在毫無下落，恨自己不曾跟俞二爺同行，要不然閔賊臨死，至少我也要刺他一百槍，所喜仇人已死，省却了我多少的心血，可有一節。雖然這麼說，並不是我親手把他殺的，無論如何，他的靈柩來到莊前，我也得把他刳下，我也要做仿當年伍子胥鞭屍復仇，怎奈勝英隨行，我吳鎮宇未必是他的敵手，想到這裏又未免有些個心驚，又一想，咳，既然棺材由打莊前經過，這也叫狹路相逢，無論如何，我也不能輕輕將他放過，主意已定，擺手叫道兩名手下人去休息，從新叫過一個家人，吩咐他由打桌櫃傑動身，迎頭探聽勝英，如果來到切近，趕緊回來報我知道，手下人答應出去。土地爺一連等了兩天，不見回信，到了第三天早晨，將然起來，梳洗完畢，那一名家人，由打外面回來，口稱稟報莊主爺得知，小子奉你派遣，迎頭探聽勝英他等押靈何日可到，小子一路之上，將他等迎着，昨晚住至在萬福鎮王家老店，今天早晨動身，大概已時左右就可以來到咱們莊前，吳鎮宇聽罷一擺手。家人退出去，土地爺不敢怠慢，用過茶點，分派長工月工莊丁人等，各持腰刀木棍，自己擎着素縷亮銀槍，來到小鏡湖樹林之中等候，果然天交旁午，有人押靈從此經過，土地爺冒問一句，棺材裡面死的可是閔世瓊嗎，三太答言不錯，吳鎮宇叫他把靈柩留下，說話強橫，這才跟衆小弟兒動手，三太等落

敗，報告老英雄，勝三爺來到當場，問閻世境跟你有何仇何恨。說的有理，勝某情願替他領罪，如若不然，我勸你一句話，可以人死不必結仇；吳鎮宇有心把當年之事，從頭細說，怎奈事關曖昧，與臉面上太已難堪，想到這裏，臉一發紅，這就叫羞惱變怒，用手中大槍點指，叫了一聲老勝英，依我良言相勸，早早把棺材留下，萬事皆無，如若不然，你別仰仗着你自己的武術高強，今天你遇上土地爺，就怕你老命難保，勝三爺聞聽，把領下銀鬚一擺，哈哈一陣冷笑，老頭心中暗想，我明白了，這個土地爺吳鎮宇，他那裏是和死的雙槍將閻世境有仇，分明是借此爲題，有意跟老朽作難，要不然我問他有何仇恨，絕不至張口結舌，面紅過耳，老人家想到這裏，這也說不上不算來，飄銀鬚，攥魚鱗紫金刀，叫了一聲吳鎮宇，既然如此，你就進招來，這句話未說完，土地爺的槍早已分心刺來，三爺並不慌忙，看着槍臨切近，向左一閃身，刀壓槍杆順水推舟，往裏就推，土地爺一看，雙手用力撲哧一聲，把大槍一抖，那意思打算把三爺的刀綳飛，那如何成的了，老頭子借勢進招，槍不綳刀不走，大槍一綳，三爺的刀一翻手腕，往前一上步，裏腦纏頭，够奔土地爺項砍來，吳鎮宇趕緊抽槍，懷中抱月，用槍杆接刀，真要是刀砍在槍杆上面，別看那變人的勝三爺，魚鱗紫金刀也得撒手，老爺子乃是久經大敵的慣手，那個招數够多麼快呀，魚鱗紫金刀撤回來，身形一轉，鳳凰穴窩的架勢，刀奔土地爺右肋攔腰便砍，要說吳鎮宇還真不合乎，撤槍一倒手，跨馬推出的架式，擋住了這一刀，勝三爺刀撤回來，差招

換勢，吳鎮宇接架相還，兩個人刀槍並舉，殺在了一處，勝三爺動着手，留神一看土地爺的槍法，不承想在此荒村僻壤，竟會有這樣好武術的人，看起來練藝不可自滿，就拿吳鎮宇說，又誰知他這條大槍的招數，這真神奇，急如驟雨，盤旋飛舞，誰退自然，這也就是我，換一個劍位，憑短刀一口，跟人家動手，就得落敗多時，三爺一面想着，一面把八卦萬勝刀的招數，使了極快兩招，還慢說是一條槍，有個三條兩條的也未必進的來，三爺這一變，不要緊，土地爺的心中暗道，聽人傳言，勝英武藝高強，我可未能親眼得見，今天見面，我且看他這道劍法，無論怎麼往，他的氣力也。是我的對手，那知我所想的，全然不對，那六年歲，真滿臉皺，輕似狸貓，巧似猿猴，閃展騰挪，快捷異常，這書虧是我跟二爺學的練藝，二爺，王夫，還不會偷閒撒懶，到今日才往返跟他差招。要不然的話，兩個吳鎮宇，早已在他手之下，這麼容易來，他要不退方，我必難取敗勝。也能，事到如今，誰說不，來不傷，只知是我身上這所纏，跟他一死相拚，手中這銀槍招數加緊，槍杆劈風驟雨震耳，在在，精神佛劉世英，以及大眾小弟兄，一個個都看怔了，實三太太，也書心中暗想，莫怪我老，這人豪動手，一個照面便輸招落敗，看他跟我老師，二人打這一處，恰是棋盤對子，將遇良。這個工夫動手已然四十多個照面，仍然不分高低上下，土地爺吳鎮宇動着手偷眼觀，看了看三爺精神百倍，勇氣勃勃，看罷直着急，心說這還了得，照着這樣點長了，力盡招窮，我是非落敗不可，常言有句話，捨不得孩子套不。

了狠，該死該活我得拚一下，看有相當的機會，賣一個破綻，引老勝英往裏進招，只要他看見便宜，把招遞進來，我就有法取勝，想罷動着手留神觀看，又戰了二十多個照面，三爺雙手捧刀够奔胸膛一刺，吳鎮宇橫槍往下一壓，三爺撒刀，這小子應該趁勢用霸王摔槍往裏打。他不但沒打，反倒雙手荷槍扭身就走，三爺一看，心中明白，這叫誘敵之計，又名敗槍式，拉槍一走，容着後面敵人追至切近，身形一躍旋轉過來，大槍往起一紮，撞着軍刃把軍刀細飛，輕者帶傷，重者亡命，勝三爺乃江湖前輩的老英雄，以此種詐術在他老人家的面前，斷難得逞，老頭子早明白瞭，二胖子一轉計上心頭，暗說道，我何不給你來個計上加計，說聲那時候，老頭子振魚鱗紫金刀，執步擰腰，往前一縱，隨後便追，堪堪追個首尾相連，猛然間就見土地爺身形躍起來，一轉吧啦把大槍一抖，勝三爺早有預防，雙手捧刀，刀柄貼槍，用刀盤向外一推，跟着身形一轉，貼在槍杆來到了土地爺的面前，發了一聲吳鎮宇別動，捧刀，大槍刀到聲先到，土地爺就覺嗖的一陣冷風，直奔自己脖項砍來，吳鎮宇有心撒槍，那槍就撒不及了，這一刀相咬萬難，只得把眼一閉，瞑目待死，土地爺等够多時，不見動靜，不由得心納悶，微睜二目一看，把土地爺可吓着了，就見老英雄勝三爺，左手揣定銀牌，右手擎刀，看着自己微微帶笑，吳鎮宇一看這般光景，遂說道老勝英你這是何意，既然我失招落敗，刀到脖項，就應當結果我的性命，擎刀不殺所爲何故，土地爺他心裡知道勝三爺的心思，他老人家惹這個，也別管你跟誰有仇，既然

你輸招落敗，我要擊刀不殺，就算贈你一條命，無論何仇何恨，有此贈命之德，難道說還解不了嗎，這就叫冤家宜解不宜結，這段書的目錄，就是勝子川一度土地爺，老人家聞聽吳鎮宇的言語，魚鱗紫金刀撤回來，撕額下銀鬚，哈哈大笑道，吳鎮宇非是老朽擊刀不殺，適方才你說的明白，你跟死去的雙槍將閔士瓊，素有冤仇，我此次當場饒全你的性命，就是替死去的贖罪，並且當面要求。從此冤仇就算解開，諒尊意沒有什麼不滿的吧，土地爺聞聽三爺這片言語，滿面通紅，有心說不完，人家當場饒了自己性命，有心說完，又有點兒不甘心，略一沉吟，滿面帶笑，抱拳說道，勝老英雄果然武術高強，寬洪大量，俺吳鎮宇當場輸招，竟能手下留情，小子當然感銘肺腑，按說此事，也無論有多大的血海冤仇，就應當從此勾消，可有一節，其中還有幾句不知進退的話，可不知道在老人家面前，講得講不得，三爺一聽，心中打算，反正吳鎮宇也沒有別的事，不過是要找個虛情假面，所爲的是好看，想罷這才說道，吳老英雄有話只管明言，凡關於勝某身上能夠辦到的事，沒有不可說的，吳鎮宇一笑，口稱勝老英雄，俗語有這麼一句話，敗軍之將，不敢言戰，此一次老人家貴手高抬，當場容讓。按說我吳鎮宇就應當捫心思過、此話不能再說，就皆因時常聽綠林道的人常談，你老人家自從出世以來。提刀訪八義，弟兄們聚義風虎山，三只金鏢壓綠林，甩頭一支震乾坤，掌中魚鱗紫金刀，打遍了天下，南七北六十三省，那人不知，何人不曉，聖手崑崙神鏢勝子川，我吳鎮宇今日得會高人，雖然說當場輸招，也算

是三生有幸，饒你老人家饒我不死，我這個意思打算兢兢業業，用足了十成精神，還要領教領教，你看人家餓八卦萬勝金刀，可不是恩來無義，反倒爲仇，老英雄既然饒我一命，不思感念，反要一次跟你老人家決戰，老英你慙可千萬別這麼想，我是孤陋寡聞，好容易得遇高人，不肯當面錯過，三爺一聽，心中大大不悅，不等吳鎮宇把話說完，接着說道，吳老英雄的意思，勝某已然聽明，不問可知，今天輸招是一時失神，意思還打算跟我再分高低，話既說到這裏，就請進招，勝某情願奉陪，吳鎮宇拘拳哈哈一笑，老英雄何必這樣性急，我所要求的，是明天約好了地點跟時候，各自把軍刃斷器帶好，到那裏一決勝負，未知老英雄意下如何，三爺一聽，心中明白，不問可知吳鎮宇這小子，打算約請親朋，跟勝某羣打羣毆，我要不答應，倒叫他小看我勝子川，想到這裡，遂說道好，既然如此，約在何處，你就說吧，俺勝英無不從命，土地爺用手一指，向三爺說道，前面這片水，名曰鏡湖，過了鏡湖，就是一帶大樹林，再往前走可就是我的敵村阜糧堡村，老英雄如果前來，明日巳時皇糧堡前，樹林以外相見，三爺答應一聲好，土地爺拱了拱手，帶着莊丁轉身就走，三爺吩咐二十名隨子手，收拾靈車，仍然回歸萬福鎮王家老店，在路途之上，閉眼神佛劉世英，口稱勝老英雄，慙今天這回事，我有些個不明白，可並非是小弟沒有容人之量，據我看這個土地爺吳鎮宇，滿面奸詐，說話做事必然是反復無常，明日相約決非好意，三爺聞言哈哈大笑，叫了一聲劉賢弟，也不是我說大話，無論他設下甚等的牢籠，也

無奈我何，劉世英聽罷，點頭點了。未敢多說。說話之間，已然來到了王家老店，店裏夥計一看，喲，這口棺材走了又回來啦，趕緊走過來詢問，三爺說有事未曾辦完。辦完之後再起身，說話光景，照樣把靈車安放停妥，三爺來到原住的屋裡落坐，够時候吃了晚飯，至晚安歇，一夜無言，次日清晨起來，梳洗完畢，用了早飯，三爺帶三太，香五，茂隆，李煜，金鎖虎賈明，其餘的人，全都在店內看守靈車，分派已畢，大家收拾好了一起起身，道路本不遠，工夫不大，已然走過了小鏡湖，三爺在樹林裏面，止住脚步，看了看天的時候差的多，就在此處等候，等了好半天，堪堪天已正午，仍然不見半靜，三爺納悶，聽了一聲三太，他到前面莊口打聽，如果那裏有人，你就跟他打聽打聽，姓吳的吳鎮宇，可曾在家，就聽那林中有相候，三爺將話把話說完，賈明在旁邊聲音，三大爺我看看去罷，三爺一看是賈明，遂說道明兒，你說話奚奚落落，到處招災惹禍，前去探信，用着不着，賈明一聽，高聲叫道三大爺，我並不是說句大話，我跟隨這麼些年，五湖三台八大名山，那一場事沒有金鎖虎，這就叫大江大海過了千千萬，這麼個小河溝，難道說還翻的了船嗎，你老人家只管平安，我跟隨我黃三哥前去，萬無一失，三爺也想着沒有什麼事，這才點頭應允，只是囑咐賈明少說話，傻小子答應一聲，跟隨三太出離了樹林，一直來到皇糧堡的村口，看了看有兩名莊丁模樣的人，正然在那裡站着，三太走上前去，抱拳說道，辛苦二位，跟隨打聽個人知道嗎，皇糧堡裏面，有一位姓吳的，名叫吳鎮宇可曾在家。

莊丁問有什麼事，三爺就把自己的老師，現在樹林等候，請他出來答話，莊丁聞言，說了一聲候着，一個人轉身往裡走，咳的一聲呼哨，三太賈明不知何故，正然在那裡東張西望，猛然間就見皇糧堡左右樹林裏面，颯的一聲，一邊擁出百八十名官兵，就把三太賈明兩個人團團圍住，爲首之人，看那樣兒，大概是一位守備老爺，指揮兵丁，上前拿人，高聲喝喊拿呀，別讓賊人跑了哇。三太一看這般光景，直吓得呆呆的發怔，此時三爺在樹林裡面，看得清清楚楚，一看可了不的啦，所來的全都是本地面的官兵，這可不能亮軍刃動手，但不知這官兵從何而至，書中代言，勝三爺他那裡知曉，昨天吳鎮宇說話之時，他早以把奸計想好，嘉興府知府沈文彬，原先乃是一個窮監生，借着土地爺的財勢，上下運動，才得了這個知府，因此沈文彬跟吳鎮宇結爲金蘭兄弟，土地爺仰仗知府的門子，時常做些個不法之事，欺壓鄉民，別人都懼怕他的勢力，無人敢惹，他被三爺戰敗，擊刀未殺，小子心中不忿，明着說是跟三爺領教武藝，暗含着來到府衙報告，忽然來了一羣胡匪，明夥執杖打搶皇糧堡，就省因賊人來的不多，被我將他等戰退，臨行說的明白等明日午正，還來打搶，有能耐你就預備，我不知道明日賊人有多少，倘若不是賊衆的敵手，豈不甘受其苦，故此前來報告，懇求大人設法保護，知府一聽，好大胆的賊人，在本府治下，竟敢如此放肆，這才叫了一聲大哥放心吧，我回頭知會嘉興府城守營，調全城武汛官軍，够奔皇糧堡附近彈壓，你將莊丁埋伏林中，賊人一來，吹哨爲號，叫本城守備老爺王守義，帶領

官兵伸手拿賊，大哥此時請回，官兵隨後就到，吳鎮宇聞聽，心中喜悅，這才跟知府告辭。果然當天晚晌官兵就到了，在莊外紮營，一夜無事，次日吳鎮宇分派莊丁，全都預備好了，只要有人來，開明白了他是勝英一黨，你等只管吹哨，莊丁等兩個人一班，那時這二人正然在莊口站立，可巧就趕三三太前來打聽吳鎮宇，莊丁問明白了，是勝英派來，假裝往裏走，由打腰間取出哨來，咳的一聲，官兵擁殺出來，三太一看，准知道其中有變，叫了一聲賈賢弟，你快走，說時遲那時快，官兵已然圍了個水洩不通，三太抬臂膀，拉大朴刀，擺刀往外就圍，金頭虎賈明，可不管那個，撲的一聲把字鎖鐵杵亮將出來，高聲說道，小子們有不怕死的，只管前來，官兵一看賊人拒捕，一個個手持槍刀軍刃往上圍，賈明可就把他那三十六杵施展開了，上紮下砸，裏撩外划，左攔右架，潑風八打，前衝後突，左右盤旋，官兵那裏是他的敵手，守備王守義看的明白，就是自己催馬過去，也未必能贏的了賊人，趕緊吩咐一聲，預備繩腿繩拿他，衆官軍一聽，立刻由腰間取出絨繩，兩個人拉着，四面八方把賈明圍住，在先前賈明施展竄跳躍，在繩上來回亂跳，後來工夫一長，未免力盡筋乏，被絆腿繩撲咚一聲，絆倒在地，大衆官軍趕過來，按任四馬倒攢蹄紮好，賈明被擒，隨着高聲喝喊，三大爺你快來救命吧，官人也不知道他說的什麼話，王守備吩咐一聲搭着走，這才帶着隊伍，一直回歸嘉興府，三爺在樹林裡面，隱住身形看得明明白白，知道却是官人不假，把大隊官人讓過去，三爺這才帶領小弟兄，回歸萬福鎮。

，閉眼神佛劉世英接着問道。三哥可曾見着吳鎮宇，三爺擺手說道，別提了，果然不出賢弟所料，吳鎮宇實在是反復的小人，遂就把官兵如何捉拿賈明的話，從頭至尾一說，劉世英聽罷，不由得咬牙切齒。忿恨異常。三爺接着說道，賢弟你在此帶領小弟兒，在此店房等候。待我到府衙面見知府，便知其中詳細，劉世英點頭，三爺這才把衣服收拾收拾，由打王家老店起身，老人家惦記着賈明，未免脚下帶勁，工夫不大，來到了府衙門前，門口有值差的差人，三爺抱拳道，辛苦勞駕，通稟一聲，在下姓勝名英，有要事求見知府大人，差人聞言，知道三爺是奉旨替朝廷捉拿盜寶的老英雄，趕緊讓到班房，然後往裏回，此時沈知府正然坐堂問案。王大老爺把賈明，由打皇糧堡解到府衙，當時有差人把差使接過來，先砸好了靠鏡，遂着就把捉拿的情形，稟報知府大人，沈大人一聽，立刻升堂，三班人役站好，吩咐一聲，帶明夥的賊人，早有人把賈明推推擁擁帶到堂口，當堂去了刑具，兩旁人役，喊了堂威，喝令跪下跪下，賈明翻小母狗眼，往兩旁看了看，這才說道，我是寒腿跪不下，對敵着點兒蹲着吧，差役喊了一聲胡說跪下，說着話走過兩名差人，用力按着賈明的肩膀，下面用磕膝一頂他的腿肚子，賈明站立不穩，撲咚一聲雙膝跪倒，連連說道，小子你這醫道真不含乎。真把我的寒腿治好了。知府在座上手拍驚堂木，高聲喝喊，你可是明夥打搶皇糧堡的賊人嗎，賈明答應一聲，正是，你姓字名誰從實招來，賈明一聽，遂說道，問我姓尙雙名三爺，知府這才叫道尙三，這個輩字沒說出來，一想不好聽這小子

這個名姓真難時，復又問道，你們同夥一共多少人，在什麼地方窩藏。快說，金頭虎慢慢的道，同夥不但是兩個人也，知府問道，那一個是誰，賈助用手一指，不就是你嗎，我不是在你們家裏窩藏嗎，知府一聽，不由得有氣，這小子分明是咆哮公堂，隨着把幫堂木一拍，抄手問事，諒你不招，我也不用帶刑拷問，你也不知道本府的厲害，賈明接着說道好，我要不換你兩下給你看看，你也不知道本賊的厲害，知府聞聽，氣往上撞，吩咐一聲，拉下去打，三班人沒答應一聲，這才知道賈明拉拉扯扯，拉到大堂的外面，賈明一看，真要打，遂高聲嚷道，三大爺來吧，大官要打我了，衆差人聞聽差點沒樂出來，遂說道，別說三大爺，六大爺來了，也不管事，就在這般光景，外面差人進來，口稱大人在上，外面有奉旨拿盜擒勝英，勝老英雄有事求見大人。知府一聽，知道勝英身掛龍批，那也得算是奉旨的欽命，這才一擺手，把賊人暫且押起來退堂。差人答應一聲，差人把賈明帶下去，知府退回書房，換好了便服，這才吩咐差人請勝老英雄，三爺跟隨差人來到後面，知府迎接到角門子，差人從中指引，勝三爺給知府請安，沈知府趕緊還禮，這才謙謙讓讓，讓到書房裡面，分賓主落坐，知府抱拳說道，前一次老英雄從此經過，彼時正赶上府庫支絀，故爾未能給你老人家多備路費，現在地土錢糧已然催收齊畢，老人家用多少路費，只管吩咐，三爺聞聽一笑，遂說老大人，是你非知，勝某此來，並非要求府台的資助，另有別事相求，請問老大人可曾在臬糧堡，拿了一個人來嗎，知府聞聽一怔，遂說道不錯，本城守備

王守義王大老爺、帶領官軍拿住一名，明彰打搶的江洋大盜。老英雄問他有什麼事嗎，三爺答言，但不知此人姓字名誰，知府聞聽，沉吟了一會兒，這才說道，這個賊人的名姓，非常難聽，他說他姓尚，雙名三輩，三爺聽罷，不由得一笑遂說道，此人莫非如此如此長像嗎，知府說道不錯，老英雄何以知曉，三爺道不曉不忙，我把皇權保土地爺吳鎮宇，如何劫搶靈車的話，登頭至尾，直說道今日約決戰。孫某等吳鎮宇不到，命弟子前去打探，被官軍包圍，所拿的賊，正是我的徒弟。他姓賈單字名朋，別號人稱金頭虎，此人生來的痴痴呆呆，最好諧談，他所說乃是戲言。孫某道，並無別的事，一節懇求大人念他年幼無知，當堂釋放，再者懇求大人曉諭皇權保土地爺吳鎮宇，不可攔住勝某的靈車，知府把話聽完了，暗含着叫了一聲吳鎮宇，大人以胡作非爲，不錯我仗你的財勢，得此知府之位，按說你有事，無論有理沒理，我應當護庇你，可有一節，你可別惹奉旨拿盜的勝英啊，連我惹不起，你如何成的了，這其時英和我府裏面，把話說明、要不斷的話，他從此回歸北京城，而見當今萬歲，他說我嘉興府，助匪民、路行劫，違抗聖旨，不用說你，連我的活不成，知府想到這裏，這才趕緊道，老英雄竟有這樣事，本府實在是失查，望求你老人家多多原諒，少鏢頭我馬上就派人差送來，本府親自給他賠禮，說着一擺手，叫差人快請賈少鏢頭，差人早已把話聽明，那裏敢怠慢，三步兩步跑到前面，找着值日班頭，就把大人的口諭一說，衆差人這才七手八脚，由府牢獄之中，把賈明提出來，

手靠腳鍊完全取消，賈爺這個人，是好心眼少，壞心眼多，他一看這般光景，就知道是勝三爺的門子到了，遂把小母狗眼一瞪，你們這是幹什麼，這是國家的王法，我可不敢違抗，我身未犯王法，你們給我砸上三大件，這時候又想給我取消，砸的時候由你們，去的時候得由我，不說青紅皂白，你們還是別動，差人一聽，有你的，你算是幹這個的，雖然說這麼想，呶鼻頭可不住的說好話，賈少鏢頭還是江湖上的英雄。還有慫不慫的事嗎，這個事也不關於我們哥兒幾個身上，我們不過是一名差人點手就來，擺手就去，真要是我們哥兒幾個，天大胆也不敢如此，知府大人那裡說啦，請到後書房，當面賠禮認錯，既是英雄義士，得啦，別讓我們哥幾個爲難了，賈明一聽也笑了，遂說道。你們別往我臉上貼金了，我是狗熊雞屎，衆差人把刑具給賈明去了，又有人拿着布擗子，給金頭虎打撲身上塵土，打了臉水來讓他冷面，一字鎖鐵杵交還他，插於背後，全都收拾俐落，賈明把胸脯一揚，先咳嗽了一聲，你家知府現在那裏，差人看着他這個樣兒，也不敢樂。趕緊說道，現在後面書房。請賈少鏢頭。賈明幌了幌冲天杵小辮說道。頭前帶路。衆差人答應一聲，差人頭前走，後面跟着金頭虎賈明，穿宅過院來到後面書房，賈明止住脚步，叫差人裡面通稟，差人明白這是要叫知府大人到外面迎接，只得頭前來到裡面，見着知府單腿打汗，口稱回稟大人得知，賈少鏢頭請到，大人聞言站起身形，就要出去迎接，三爺在旁邊不過意，遂說道，大人請坐，待我喚他進來，說着話連連叫道明兒明兒。賈明一聽三大爺在裏面

這可不能不進去了。答應一聲，邁步來到裏面，知府沈文淋一看，連忙站身形，抱拳說道：賈少鏢頭，本府失查，得罪得罪，金頭虎賈明遠也拱了手說道，事在初犯，情有可原，嗣後做事多加小心，可也就是了，知府一聽，又可氣，又可笑，他倒成了我的上司了，心裡正在想，竟見賈明用手向懷裡摸一摸，遂點了點頭說道，果然不出我之所料，知府看這這般景，莫測其妙，遂問道，賈少鏢頭有什麼事，賈明把母狗眼翻了翻，說你問我麼？不說就不說了，你既問到這裡，我也不便隱瞞，適方才在公堂上面，大人吩咐一聲動刑，那幾個人拉拉扯扯，我就覺着有人向我腰裏一摸，果然五十兩一個的兩個元寶，被他帶竊去，賠與不賠我，倒是小事，不過這種差人，行爲不法，還是懲戒懲戒他們才是，知府一聽，心中明白，不問可知。這是故意訛我，遂假裝厲聲說道，你們這起混帳東西，誰把少鏢頭的元寶竊去，趕快查明原贓追回，知府說話的時候，衝着差人暗含着，遞了一個眼色，差人心中明白，答應一聲，轉身出去，工夫不大，由打外面進來，手中拿着兩個元寶，呈給大人，知府接過來，遂說道，賈少鏢頭請你看看，這是五十兩元寶兩個，請你認明，賈明將元寶遞手去接，偷眼一看，三爺瞪他一眼，金頭虎遂把元寶拿起來，翻轉過來看了看，遂說道，知府大人，這元寶不是我的物件，我可不敢要，皆因我那元寶底，有記號，每一個底上都印有墨畫的黑十字，知府一聽心說，這才叫瞪眼訛人，還得說個結實的，遂向差人說，你等太以沒用，我叫你們找少鏢頭那兩個元寶，爲什麼原物不

交回來，趕去給我找那兩個帶十字的來，差人聞言無法，只得把元寶拿到外面帳房，叫先生用筆畫了兩個十字，然後用茶盤重新托到裡面，賈明伸手拿起來看了看，這才說道：「不錯，這才我的東西呢，說着話遂把元寶帶在了腰間，知府一看，賈明這段事算完了，這才向着劉公道，皇糧堡的吳鎮宇，實在是可惡，就皆因他捏詞報告，幾乎沒耽誤了大事，如果你老人家心中不氣，我馬上出票，把他傳到當堂，任憑你老人家發落，三爺開聽，連連擺手，口稱大人，勝某來到此處，一則為保賈明，再者就是求老大人知會吳鎮宇，吳軍他不藉路與我搗亂，勝某還有勝某的事，我與他並無仇隙之可言，知府一聽，遂說道好，既然這英雄慨允恕其前罪，俗語說的好，吏不舉官不究，本府更不必多事了，至於吳鎮宇，本府派員前去曉諭他，再不許他跟老人家為難，三爺聽罷，站起身形，抱拳謝了謝知府，當面告辭，知府有意留飯，三爺執意不擾，這才親自把三爺送出了書房，三爺走後，知府回差：「你們可曾拿那個姓賈的錢了沒有，大眾差人向上回話，大人的明鑑，事到如今，我們那一個敢說謊話，確實沒人偷他的東西，知府接着問道，那麼元寶在那裡拿來的呢，差人向上打躬跟大人回，庫房裏面還是沒有五十兩的整寶，這是由打大人公館裏面拿出來的，知府一聽心說，這比打抽風還厲害呢，只得打發精明強幹的家人，到皇糧堡把一往之事，對吳鎮宇敘說明白，千萬別讓他再惹勝英，不表知府派人送信，單說勝三爺帶着賈明，出離了嘉興府，走在道路上面，三爺問明兒，你那裡來得元寶，這豈不是詭人嗎？」

• 賈明不言，三大爺我跟你保鏢這些年，年積月累，我自己積蓄的，三爺一聽，呸，嚥了他一口，到了現在，還敢滿嘴裏胡說。賈明擦了擦臉，笑着說道，這不過是他爲官不明，以示報應，這項銀錢帶在身邊，一路之上，遇見有難苦之家，施捨給他，也算是替天行道，三爺聞聽賈明所說的話，哼了一聲，也並未深究，說話的光景，已然來到了萬福鎮，到了店門前一看，劉世英等不放心，正然在那裏東張西望，一看三爺帶着賈明回來了，這才歡歡喜喜隨着三爺來到裏面，大家落坐，三爺把經過之事，對着大眾一說，大家這才明白，晚飯用畢，一夜無書，次日清晨起來，照樣在店房打過早尖，押着靈車起行，這一次勝三爺不但不在後面，反倒騎着馬在頭前帶路，天到傍午，復又來到了小鏡湖的切近，三爺正然跨馬前行，突然間前面來了七八個人，攔住了去路，看了看一個個都是長衣大衫，文質彬彬，爲首者非是別人，正是皇糧堡的莊主，土地爺吳鎮宇、抱拳拱手，滿面帶笑，叫了一聲勝老英雄，昨天之事，小可我業已調查明白，本村洽巧鬧明夥賊人，臨行留話，有人到府衙報告，官軍前來彈壓，陰差陽錯，聽說令高徒被獲遭擒，就皆因我曾到莊口，看了幾次，沒見老英雄前來，我以爲是你老人家爽約失信，當時派了兩名莊丁，在莊前等候，以及老人家打發弟子前來詢問，他們一看，各個都帶着軍刃，一時胆小錯當了強盜，鳴鑼爲號，官人這才一擁而至，雖然這是陰差陽錯，小可我心中覺着對不起老人家，三爺一聽，接着說道，無論錯與不錯，那個不算什麼，我此時押靈前行，如果吳老英雄，沒別

的話說，請你閃過道路，放我等通行，吳鎮宇一聽連連抱拳，滿面帶笑，口稱勝老英雄在上，小可我還有兩句話，望求老人家聽納，前日本來相約停妥，被一場強盜沖散，我這個意思，輕易遇不到老英雄這種高人，並非我有意決戰，實在要瞻仰瞻仰老英雄的絕招，我打算約老英雄話踐前言，明日已時在此相見，未知老人家意下如何，三爺聞聽土地爺吳鎮宇這片言語，明知道他是對於自己不甘心，可是要換個別位，也就不便多事了，怎奈三爺這個人，一輩子做事不願意叫人心裏頭難受，總叫你心服口服，他老人衆才能罷手。今天聽吳鎮宇這片言語，本打算答應他二次相約，明日相見，又恐怕從中多生枝節，急不如快償了他的夙願，可也就算了，想罷叫了一聲吳鎮宇，既然三番兩次非要跟勝英比試不可，到明天也是奪我兩個人，如果不外請旁人跟勝英一拚，倒也不用明天，勝某在此等候，請你回家取軍刃，就此比試，也未爲不可，吳鎮宇答道，要是那麼來，倒彷彿是我吳某攔你老人家行路，顯着不對。三爺飄銀髯哈哈大笑，叫了一聲吳鎮宇，也不是我姓勝的說句大話，要說你還可攔不任，不過我這個人辦事，不願意叫別人心存不服，你就赶快取軍刃去吧，吳鎮宇點頭答應，帶着莊丁轉身就走，勝三爺把靈車停在樹林裡面，下了坐騎，就在林中等候。工夫不大，就見吳鎮宇已經把長大衣脫去，仍然是土黃布的褲掛，手中擎亮銀槍，帶着兩名莊丁撲奔樹林而來，三爺一看來了，未等吳鎮宇說話，遂把軍刃及暗器收拾齊畢，雙刀飄舞繞到林外，未曾動手三爺先向吳鎮宇說道，這一次動手，請恕加千分謹

慎，如果再要輸了，應當怎樣，土地爺遂說道，倘若做伴我把老英雄贏了，那也不算我輸，皆因是老人家有個讓招在先，如果老人家勝了，也不論軍刃暗器，只要把我身上的油皮割破，我就甘心佩服，三爺聞聽，遂說道好，既然如此，你就進招來，說着話老英雄握刀往當場一站，佈了一個夜戰的方式。土地爺說了一聲得罪，雙手擎槍猛雞奔粟，够奔三爺咽喉便點，老人家用手巾魚鱗紫金刀接架相還，各施所能復又殺在了一處，這一次動手，土地爺吳鎮宇。果然用十分精神，槍招使出來急如閃電，跟三爺打了個難解難分，三爺一看這小子，今天果然用了十二成力量，就是我贏他，三五十個照面，也未必准能成功，莫若我給他來了簡捷的，方才動手之先說的明白，無論軍刃暗器，只要傷着他，他就甘拜下風，我何不用暗器將他打倒，老人家想罷，留神觀看，猛然間就見土地爺大槍够奔自己的肚腹扎來。三爺借着這個機會，倒步抽身，向後一縱，縱出來約有六七尺，隨着刀交左手，右手登鏢，回頭觀看吳鎮宇恰恰趕到，三爺說了一聲打，把左手刀一幌，土地爺傲然一怔神，勝三爺右手一抖，一道寒光已然到吳鎮宇的面門，小子一着急，想躲是躲不開，只得一歪頭，這只鏢就在右額角，嗖的一聲擦皮而過，鮮血淋漓，流入腮邊，小子把大槍往地上一插。抱拳說道好，老英雄果然是武術高強，吳鎮宇萬萬不及，此時三爺刀已還匣，走過來先將那只鏢拾起，這才向着吳鎮宇說道，老朽失手，多有得罪，咱們是後會有期，我要告辭了，土地爺一聽，趕緊帶笑抱拳說道，老英雄，小可吳鎮宇，還有兩句下情，

無論老英雄怎樣不肯，你也得慨然應允，因我承老人家讓招之德，知道老人家是一位寬洪大量的老英雄，故此才敢二次相請，如今小可我有一句話，是要在老人家台前贖罪，望求老老就悞一天，明日在敝舍，不怕涼水尙熱，也算吳鎮宇有這麼一份意思，如果老人家仗大義，沒把小可記在心中，就求賞臉賜光，明日駕臨敝舍，如果老人家從此跟小子爲仇作對，不肯輕輕罷了，那麼小可也不敢強留，只可聽憑你老自便，三爺看吳鎮宇鏢打在額角，鮮血滴滴，站在那裏說話的情形，叫人看着可憐，看那份誠懇的意思，倒不像心懷歹意，有心說不答應他，未免顯着拒人太甚，有心答應他，一就悞就是兩天，三爺正然猶疑未決。金頭虎賈明，在旁邊答言，三大爺據我看，別說土地請，就是城隍的筵，也是不去好，常言有句話，酒無好酒，筵無好筵，老人家此去，怕的是酒筵之間，起了狼烟，賈明說着說着唱起來了，三爺瞪了他一眼，少要你胡言亂道，吳鎮宇在旁邊帶笑道，老英雄果然要聽信令徒的言語，可就不能賞我的臉了，勝三爺一聽，暗說道啊，好你吳鎮宇竟敢用言語相激於我，還別說您，沒有出手的，就是有高招，姓勝的又何懼怕，要不是這一句話，我倒許不去，既然這麼說，我倒要看看這個龍潭虎穴，想能把額下銀鬚一抖，叫了一聲吳鎮宇，你暫且請回，明日午正在皇糧堡，相候於我，土地爺聞聽，非常喜悅，趕緊說道，既蒙老英雄賞臉，小可明日掃道相迎，三爺說了一聲好，吳鎮宇這才拱手作別，三爺吩咐一聲，靈車仍回萬福鎮，到鎮店中，夥計一看就樂了，你說這個棺材他是跟我們店裏頭有

緣，走了走了，又回來啦，仍然安放原處，三爺等大家來到屋中，閉眼神佛劉世英，向三爺說道，三哥你今天對於吳鎮宇這回事，應的可不甚妥當，前一次吳鎮宇搶劫靈車，老人家當場跟他動手，那時要是一刀將他結果性命。那裏還有這許多的麻煩，就皆因慈心生禍害，才惹得吳鎮宇詭詐百出。這一次相約，老人家剛日午間去吃酒，據我看也未必是好意，三爺聽哈一笑，叫了一聲劉賢弟，你所說的話，倒也有理，其中有個原因，也不是哥哥我說句大話，他約我吃酒，有害也不過是酒內暗藏蒙汗等藥，憑我的眼光，大概他也難以欺我，真要說到預備人役，暗中行刺，就是我不帶寸鐵，他等也未必贏的了，吳鎮宇有歹意，我要不去算是怕他，沒有歹意，豈不辜負了他，所以無論如何，明天還是去的對，劉世英知道三爺這個脾氣，是杉木杆子能折不彎，並不敢往下多說，晚飯之後，大家安歇，次日清晨起程，梳洗已畢，在店中打過早尖，看了看天交巳時，勝三爺更換長大的衣服，刀鏢甩頭，一概不帶，囑咐好了劉世英等領衆小弟兒，在店房等候，自己單人獨自奔皇樺堡去了，王夫不見甚大，越過了小鎮，三爺一看，在道路上面接連不斷，都是皇樺堡的莊丁，新衣新帽在道上迎接，走不多遠，土地爺率領家人等迎接出來，見着三爺抱拳說道，老英雄一諾千金，果然是信義的君子，裏面請吧，謙謙讓讓，把三爺讓進了皇樺堡，看了看這座堡子就如同土城相仿，東西南北，四面全有堡門，裏面是十字大街，兩旁邊買賣住戶，倒也很是熱鬧，勝三爺跟隨吳鎮宇進的是北堡門，往南走不多遠，向西一

拐，路北有一座大門，宅院修蓋的非常講究，三爺正然觀看，就聽土地爺招手讓道，老英雄裏面請，三爺並不客氣，邁步上台階，進了大門，有家人頭前帶路，過了三層院，這才來到後面的廳房，手下人高挑屏攏，把三爺讓到裏面，一看五間一通，北爲上的廳房，屋子裏面几案桌燈，一切的陳設，全都是非常講究，土地爺讓坐，三爺將身形坐穩，手下人獻茶，吳鎮宇跟三爺說幾句客氣話，然後吩咐一聲，叫手下人調擺桌椅，工夫不大，冷葷熱素，山珍海味，壓滿了桌案，土地爺讓三爺當中入座，親自執壺給三爺滿了一盃酒，口稱勝老英雄乃是當今的俠客，今日駕臨，真是逢舍生輝，小可給你滿這頭一盃酒，就算是謝謝老英雄，當場留命之德，說着話雙手捧盃，獻在三爺的面前，老英雄早就留神觀看，並無毒質，這才伸手接過來，遂說道既然吳老英雄這份美意，老朽我就當面領情，說着話光景盃到酒乾，土地爺復滿了第二盃，自己也斟上一盃，這才互相舉起，說了一聲請，各自飲盡，霎時之間，酒過三巡。舉過五味，三爺站起身形，抱了抱拳，吳老英雄厚意，勝英領情了，這裏謝謝，我要當面告辭，這句話還未說完，就聽外面有人高聲罵道，老勝英，老匹夫，你我這叫狹路相逢，還不出來受死，等待何時，三爺開聽一怔，土地爺答言，高聲叫道朋友，你這可不對，勝老英雄是我請來的，到了我的家中，不怕吃上一盃茶，那就算是賞臉賜光，你們有仇沒仇，我可不知道，有仇也罷，有恨也罷，你們應當上別處說去，將然說道這裡，外面大罵不休，口口聲聲叫老匹夫勝英出來，三爺這個老頭子，那

裏聽的了這個，將大衣往腰間一掖，袖子挽起，伸手拿了一把棹子，土地爺一看，趕緊相攔，叫了一聲老英雄且慢，這不用你出頭露面，我自有的辦法，三爺並不答言，往外就走，土地爺走過來伸手相攔，被三爺一掌攥了一溜滾兒，然後一伸手，把籠籠撈下，抖手把棹子向外一扔，墊步擗展，縱到院中，一看在院子裡面，站着七八個人，各自手擎軍刃，手了看全都認得，正是蓮花湖漏網的賊人，爲首的就是萬雲從，帶領着朱洪義，周紹連，聶炳南，聶炳均，董立剛，董立榮，這幾個賊人，自從打七月初七火燒壽棚之後，被鏢局子羣雄打得狼狽，所幸天降大雨，這羣賊才乘機逃走，羣賊本打算仍然回歸興國寺，大家聚齊，後來鐵飛虎說道，這一次是咱們人單勢孤，以致大事未成，衆位如肯其幫忙，請到皇糧堡我的岳父吳鎮宇的家中等候，我要到各處約請羣雄，跟勝英誓不兩立。從中戴勝其，還有其餘的衆賊人，願意跟隨請人的，可就跟着鐵飛虎走了，萬雲從要訪問朋友，事畢趕奔皇糧堡，羣賊昨天晚間才到的，吳鎮宇捏告勝英爲匪，打算以勢力將三爺制倒，沒想到老人家身攜龍批，知府都不敢惹，沈文彬打發官人給土地爺送信，依着吳鎮宇可也就罷了，萬雲從畫策，叫他如此如此，土地爺把三爺請到了家中，土地爺假裝好人，從中解勸，被三爺一把將他推倒，這才來到院中，首先過來就是鐵面蒼龍萬雲從，擺手中一對水磨竹節鞭，喊嚷老勝英你還想活嗎，別走接鞭，說着話掄雙鞭照定三爺蓋頂便砸，老英雄並不慌忙，見鞭離切近，身形一閃，右手掌照定萬雲從的軟肋便打，萬雲從雙鞭往下一

壓三爺的掌，跟着大鵬展翅攔腰便打，三爺一看，我要不給他個厲害，工夫長了勢必被害，想罷並不躲閃，容着鞭臨切近，身形一轉，鰲子翻身，躲過了鞭，伸手坪的一聲，虜住了鞭頭。左手順着鞭往裏一推，右手往懷中一帶，別看三爺不曾練過鐵沙掌，真要戳到手上，五指也得戳折，萬雲從一看不好，只得將鞭撒手，三爺把鞭得過來，並未倒把，手攢住鞭頭往前一上步，趁勢往前一扎，正扎在萬雲從的右乳下，小子往後倒退了七八步，蹶蹶來了一個坐踏兒，此時三爺已然將鞭把倒過來，將然要趕上前去，手起鞭落，結果萬雲從的命，朱洪義等一看不好，萬雲從落敗，眼看就有性命之憂，大家不約而同，各擡軍刃，擡住三爺，勝三爺就憑手中這條竹節鞭，跟羣賊動手，遮攔封閉，雖然不是自己趁手的軍刃，羣賊也難以進身，混戰了約有十幾個照面，三爺一想，這個仗打不得，雖然說我憑單鞭，賊人不能前進，怎奈工夫大了，還不知有多少賊人，倘若是越來越多，那豈不是寡衆不敵，再說院中狹窄，賊人衆多，倘有失神之處，受了賊人的暗算，倒多有不便，想到這裏，把主意拿定，莫若我且戰且退，只要能退出他的宅院，諒此小輩毛賊，不足爲憂，勝三爺這才一面動着手，一面撲奔西面的角門子退來，要說三爺那麼大的年歲，在羣賊之中，手擎單鞭一條，指東打西，不亞如生龍活虎一般，六寇並不能把老人包圍，退來退去，退到了角門子切近，三爺心中歡喜，虛幌竹節鞭，墊步擰腰往外一縱，縱到外面。脚尖將然落地，猛然間一物够奔面門打來，三爺躲是躲不開了，隨着用手中的鞭往外一閉，耳輪

中就聽吧的一聲，一股黃烟，就開一陣異香噴鼻，撲鼻一聲，翻身栽倒，那一只單鞭扔出去多遠，羣賊追出來一看，三爺栽倒，不知何故，留神一看，門口旁邊站着一個少婦，打扮得花枝招展，粉紅衫，花鑲邊，蔥心綠的中衣，倒挽褲腳，明露着一雙瘦小金蓮，穿一雙紅緞綉花鞋，軟幫軟底，粉面珠唇，細眉帶俏，杏眼含情，粉紅絹帕罩住青絲，手中擎着一口綉絨大刀，羣賊看罷不認識，就見這個婦人款動金蓮，走將過來，下腰由地上拾起那條薰香袋，書中代言，這個女子並非別人，正是土地爺吳鎮宇的愛女，閨名秀英，雲裏神婺鐵飛虎之妻吳秀英，正然在後面內宅閑坐，猛然間聽見前面一陣大亂，原來他的爹爹這幾日劫靈車，跟勝英鬧事，已然聽他父親土地爺說過，今日聽前面人聲嘈雜，暗想道：莫非是勝英帶人前來抄莊，我別在這裡怔着，何不到前面看看，想罷收拾俐落，帶好了軍刃，腰間帶好了薰香袋，他是順着夾道，繞道前面往回走，來到廳房院角門子切近一看，有六七個人圍着一個老頭兒動手，老頭兒是真厲害，這幾個人並不能包圍住。就見他且戰且退，那個意思越要打算退出角門子，吳秀英也不知道老者，是勝英不是，莫若我在此處等候，你不出來還則罷了，只要你一出角門，我就先打你一薰香袋，他這個袋的樣式，就跟婦人所帶的盛香面袋兒一樣，是用紗縫成小口袋，下面繫絲線燈籠穗，裡面裝的可是迷魂藥面，跟四兩鐵砂子，所爲就是分量沉重，好往外打，他把這種東西帶在腰間，不知道的主兒，都以爲是普通的香袋。其實是一種極厲害的暗器，這是吳鎮宇花許多銀錢購買此

方，所爲的是叫他閨女帶着防身之用，今天他一看三爺縱出來，抖手就是一香袋，偏巧勝爺又用鞭一閉，迷魂面噴出來，三爺就覺一陣異香，翻身栽倒，吳秀英把香袋拾起，一看羣賊趕到，並不發言，轉身够奔後面去了，羣賊趕上前去，各舉軍刃就要把三爺亂刃分尸，在這麼個工夫，吳鎮宇由打裡面出來，喊了一聲衆位且慢，羣賊聞聽，擊住了軍刃，向吳鎮宇問道老莊主，勝英爲人意狠心毒，今日被獲遭擒，難道說還放了他不成嗎，土地爺聞聽一笑，遂說道衆位，這話由那裡說起，老勝英跟你們有仇，難道說跟我沒仇嗎，他今日被擒，也是天理昭彰，命該如此，雖然說此一時不結果他的性命，也是甕中之鼈，釜中之魚，早晚也難免一死，就皆因內中有個原因，仇跟仇不一樣，老勝英他跟小婿銖飛虎有殺父之仇，勝英被擒，應當叫他摘心挖胆，給他死去的爹爹報仇雪恨，昨天各位已然把話說明，小婿二日便可回來，何不暫時把他押起來，吳鎮宇將然說完，旁邊有人答言，叫了一聲老莊主，勝英的餘黨衆多，如果不立刻殺死，恐怕得而復失，土地爺微然一陣冷笑，看了看說話的正是萬雲從，叫了一聲萬寨主，你有所不知，我家中有一個存人的地方，名叫粉壁牢，只要把人放到裏面，任憑你有多大能爲，也救不走，在先前有我小女秀英看守，如今又添了我一個侄女，武術高強，別說沒有人來，真要是來人也是白搭，羣寇聞聽這才放心，吳鎮宇吩咐莊丁，把三爺細好，然後取來一碗冷水，照着面門上一噴，勝三爺機伶伶打了一個冷戰，這才明白過來，留神一看，才知道被獲遭擒，土地爺用手點指，叫

這老勝英，你也有今日，三爺聞聽厲聲說道：吳鎮宇你乃是反復的小人，禽獸不如，焉有垂憐之義，狗有濕草之恩，勝某當場饒你不死，你不想報恩，反到奸詐百出，今天被獲擒，也是我命該如此，殺剛要你趕快施行，休要多說少道，免得我口出不遜，土地爺聞聽，勝三爺說話厲害，趕緊吩咐一聲，押到粉壁牢，四名莊丁走過來，把三爺搭起，一直奔後面，走了好半天，這才來到一個小小的院落，在院子的正當中，有四間房子那麼大，四四方方那麼個大屋子，當中鐵門，兩旁有二尺見方的，兩個鐵條的窗戶。莊丁把鐵門的鎖開開，然後把三爺往裏一放。鐵門仍然鎖好，三爺留神一看，這個屋子裏雖然說黑，也有些個光線，裏面除了柱子之外，別無物件，不過進了門口，有五層倒下台階。屋子裡面比外頭矮，三爺也不知道這是什麼所在。渾身細綁並不能動轉挪移，自己思前想後。不由得長嘆了一口氣，暗想這闖蕩江湖一輩子，又誰知今日落到這般光景，悔不聽閉眼神佛劉士英的言語。果中了奸人的暗算，勝三爺他倒不可惜別的，真要是憑手中軍刃當場動手，就是當場輸了，立時亡命，卻無憾怨，那就得說自己練藝未到；只可惜并不是刀槍相拚。受了小人的暗算，未免心中難過。事到如今可也說不出來了，只得瞑目等死，勝三爺思來想去，不住的嘆氣，看了看屋內日光，知是日沒黃昏了，三爺正然想着，就聽外面有開鎖的聲音，吱吱。聲門開了，由打外面進來一個人，三爺留神看了看，走進一人，穿白帶素，身體窈窕，好像女子，手裏頭拿着一件東西，看不清楚，三爺正然看着，這個人走至在

自己的近前，叫了一聲勝老英雄，我姓俞雙名若梅，特地前來給你老人家送飯，並且還有幾句言語奉勸，我這一來，所爲的就是搭救你老人家，出離龍潭虎穴，可有一節，我把綁繩給你解開，現有酒飯，只管飽餐，然後我把你送出皇糧堡，但是我有一言相勸，你老人家年近八旬，闔蕩江湖成名天下，就應退守田園，以樂晚年，不但保得住一世的英名，還可以落一個善終。江湖之中，英雄背後有英雄，倘若遇見強敵，當場動手，一時失神，或傷或亡，豈不把一世的名譽損壞，今天我把你放走，有一言相約，你老人家從此一走，凡事別管，退回家鄉安享清福，不知老人家肯聽從否，三爺一聽，說話的這個人，是個女子，自己心中納悶，姓吳的家中，怎麼會來了個姓俞的女子呢，或是吳鎮宇有子，這是他的子媳也未可知，真要如此，也算是賊衆的菩提，怎奈你不知道我是其等之人，可惜辜負了你一片好心，勝三爺他那裏知道，這位姑娘正是俞仁的女兒，劍客門人。有俠客的身分，他在後面聽見小丫環說，莊主爺已然把勝英拿住，他得着這個信，心裡頭就打算了好半天，我的伯父臨別之時告訴我，在外要行爲正大，濟困扶危，聽說這個勝英，年過古稀，乃是一位前輩的老英雄，所作所爲，全都是光明正大，江湖人稱他爲俠客，既然是好人被擒，我就應當伸手挽救。才不枉伯父傳藝一場，若梅姑娘正然思想，外面莊丁把粉壁牢的鑰匙交來，莊主有話叫姑娘多多分神，照看粉壁牢，愈若梅把鑰匙接過來，心中喜悅，叫小丫環告訴廚房，預備一份酒飯，裝在圓盒裏面拿來，工夫不大，飯做好了，若梅手提飯盒

，帶着鑰匙，一直來到後面，開開牢門，見着三爺，這才說了這片勸解的言語。三爺不知道其中的底細，不容姑娘把話說完，厲聲喝道住口，我雖然是這大年紀，也得說是男女授受不親，休要在我面前多說少道，趕快走去。姑娘一聽這個老頭子。可稱得起是剛強，我好心好意相勸於你，不但不領情，反到厲聲相向，想到這裏並不往下多說，隨着把飯盒往旁邊一放，扭轉身形，來到外面，仍然把牢門鎖好，自己賭氣回到了屋中，這個時候已然到了掌燈以後，自己坐在屋中，對着那盞蠟燭出神，自己反來復去，想方才之事，暗說道，這也難怪，勝英他那樣剛強，他本是大名鼎鼎的一位老英雄，一旦受奸人暗算，以致被獲遭擒。就憑我一個女子，輕輕淡淡用幾句言語相勸他，他如何能够聽從，再說他也不知道我俞若梅是何如人也，自己想到這裏，倒也沒氣了，正然思索，猛聽有小丫環由打外面進來。口稱姑娘，莊主爺說啦，粉壁牢內今夜就許有人前來搭救勝英，叫姑娘多多留神，不可大意，姑娘聞聽將要答言，就聽唰的一聲，由打外面進來一個人，手擎明煌煌的鋼刀，已然來到姑娘的身旁，舉刀便刃，雪裡嫦娥俞若梅，正然端坐在椅子上面，一看有人舉刀要剝，趕緊把身形站起，隨着一轉，已然繞到來人的身後，抬起腳來，輕輕在他腰上一踹，你說這個人也真有趣，噠唧噠一聲把刀拋落地上，咕嚕嚕就是一溜沒兒，姑娘吩咐一聲細，兩名小丫環走上前來，解胸前十字絆的絨繩，四馬攆攆蹄細好，然後姑娘又叫小丫環拿起燈來，自己過來留神觀看，來到近前用眼打量這人，把姑娘看的二目直勾，

如同木雕泥塑一般，不由得芳心中突突亂跳，原來這個人，是一位少年的男子，大約也就是二十上下的歲數，身穿青皂布衣。青皂兜襠滾褲，腳底下青皂布的靴子，往臉上觀看，方圓的臉面，雲白的面皮，不亞如出水芙蓉，雨後桃花相仿，兩道長眉，斜插入鬢，一雙闊目，光華足滿，通天鼻子，四字口，胭脂一般的咀唇，兩只元寶耳朵，青皂布絹帕單顧，雖然被獲遭擒，面上並無半點懼怕之色，看那個樣兒，鎮靜異常，愈若梅看到這裡，語含着想道，我就不知道世界之上，有這樣的美男子，這麼看起來，他較比我這個姑娘似乎還俊俏幾分呢，這幸虧是我，真要換別的女子看見他，豈不要心驚蕩漾，神魂顛倒，話可甚這麼想，心中可不住的突突亂跳，自己把精神振作起來，吩咐一聲，叫小丫環把這個賊人，先放在西暗間，回頭叫張媽問明白他姓字名誰，然後把他押在粉壁牢，明天再報老莊主，小丫環答應一聲，把這人細綁好了，放在了西暗間，回頭又把張媽叫了來，張媽來到屋中，問姑娘有事嗎，若梅答言也沒有什麼事，剛才隨着小丫環闖進來一個刺客，已然被我拿獲，現在西暗間，皆因我是個青年女子，跟他一個少年男子說話不便，我打算叫你問問他，姓字名誰，跟姑娘我有何仇何恨，晝夜前來行刺，張媽聞言答應一聲，轉身形來到西暗間，先看了看細綁的這個人，心說啊，好俊俏的一個男子，好端端的為什麼當刺客，今天被姑娘拿住，大概有些個不容易逃命，那個意思心裡頭，還十分的可惜，遂說道，你這個人，深更半夜的來到我們這裏行刺，這是誰叫你來的，你姓什麼叫什麼名字，只管

說，只要說的有理，我在姑娘面前，替你講講情，就許饒了你的性命，被緝的人聞言，看了看張媽，遂說你先別問我，我先問問你們姑娘他姓什麼，張媽一聽說道，呦，你既然前來行刺，怎麼會不知道我們姑娘是誰呢，那個人笑了笑說道，我不是刺客，你家姑娘是誰，對我說明，然後我必然對你實話實說，張媽這才說道，你要問我們姑娘，是台灣月牙島的烏主俞二爺的小姐，閨名若梅，跟他大爺練的武藝，有萬夫不擋之勇，你上這裏來行刺，這不是白白的送死嗎，那個人聽罷，二脖子亂轉，半天沒說出話來。張媽問道，我已然告訴你了，你姓什麼，叫什麼，誰打發你來的，快說，那個人冷笑一聲，問我家住浙江紹興府，望江崗杰義村，姓黃名開字三太，外號人稱錦衣韋馱，我的老師姓勝單字名英，他老人家到皇糧堡赴宴，一日未回，我是前來探聽，張媽把話聽完了。這才轉身來到若梅的屋中，就把那人的言語，姓字名誰，因何而來，向着姑娘一說，姑娘聞聽，不由得蛾眉倒豎，杏眼圓翻，張媽你太以無用了，他說為探聽他的老師，因何來到我的屋中，持刀行兇，張媽聞聽，自知無理，這才帶笑說道，姑娘別着急，我再去問問，說着話復又來到西階間，用手點指，叫道黃三太，你為什麼用言語哄我，叫我挨了一頓說，你說你為探聽你的老師，為什麼持刀行刺我家姑娘，要你實話實說，黃三太接着說道，告訴你吧，我各處訪查，正然不知道我老師的下落，猛然間聽見丫環說，是因押在粉壁牢，本有心上前將小丫環捉住，問他個明明白白，又一看你家姑娘肋下懸劍，不問可知，一定是深通武學，拿盒

先拿頭，不得不先照着你們姑娘下手，這是一往的實情，還有一句話，這可是怨我，這是原先的主意，比及我到了屋中一看，姑娘那份容貌，不亞如天仙一般，素日又跟我無仇無恨，你說手起刀落，將他殺死，我心裏未免有些個不忍，故此刀下去的時候，稍爲透着遲慢點，要不然就是你們姑娘武學高強，也不至那麼容易，就將我打倒，以至於被獲遭擒，張媽聽罷，覺着此次的言語，不像假話，這才撒身够奔東暗間，到了裏面留神一看，若梅姑娘的面色，一陣陣的發紅，痴呆呆的杏眼，脈脈含情，張媽也不敢多問，只得把黃三太的話，學說了一遍，姑娘聽着也不說長，也不道短，只是坐在椅子上，手托香腮，呆呆的出神，要不怎麼說，薑是老的辣，溝葱白兒長，無論男女只要有了年歲，他的閱歷既多，知識可也就大了，他一看若梅姑娘這般光景，暗道我明白了，原來如此，你說張媽他明白的是什麼，他一看姑娘這個意思，不用說方才我在西暗間，問黃三太話的時候，一定是姑娘暗含着把話聽去了，他這一猜，還是真猜着了，就連頭一次問話，姑娘也在軟帘外面竊聽，以及二次問黃三太因何行刺姑娘，三太說出當時憐愛的那幾句話，打動了姑娘的心腸，那位說俞若梅不是俠女嗎，怎麼還打動了心腸呢，我借兒女英雄傳上兩句話，來解釋解釋，就是越是兒女越英雄，方是人間龍鳳，稱他爲俠女，是俠心義胆，作事光明正大，濟困扶危，替天行道，這就是俠義的行爲，至於兒女情腸，與普通的女子一般無二，閒言不表，單說這位張媽，看出其中的意思，這才湊到姑娘耳邊，低言說道，我說姑娘，我有一

句話說出，你可別惱，據我看這個黃三太，堂堂儀表，乃是一位少年的英雄，又是俠客的門人弟子，真要是姑娘把終身許配於他，不但是門當戶對，並且還是才貌相當，要是別的姑娘，張媽說完了這些話，一定要羞臊難當，這位姑娘可不然，乃是一位開通曠達的女子，他把張媽的言語聽完，嘆了一口氣，這話可難說了，我倒是有這份心思，可也不是爲我，好在張媽你也走不了話，後面粉壁牢囚押一個老勝英，聽說此人乃是前輩的老英雄，行爲正大，人稱俠客，既然我知道他是正人君子，我不管他與老莊主有什麼事，我盡俠義天職，就應當伸手相救，又誰知老勝英爲人硬直，方才我跟他說話，不但不聽，反倒言語相讓，這可也不能怨他，皆因我是一個女子，說話的時候，多有不便，此時被擒之人，是他的大弟子，有他這個話就容易說了，怎奈我跟他說到這裏粉面通紅，遲了一會兒才說道：張媽你想對不對，張媽帶笑點了點頭，叫了一聲姑娘，少候待我問問再說，若梅也知道張媽的意思，當然是問問黃三太，先前定婚未定。此時肯不肯，並也不攔，張媽轉身來到西階間，低言悄語叫了一聲這位黃壯士，我有一言相問，要你當面明言，你在家中已曾定過親事否，三太聞言微笑道，皆因久在外面跟隨老師，尙且未能定親，問他何來，張媽聞言，心中暗喜，遂就把自己有意保親，若梅姑娘情願將終身。許配的話一說，三太微笑然想了想，遂說道婚姻大事，當然要奉父母之命，才能應許，可是現在有我的老師在此，他老人家肯其點頭，我也能够應允，不然要從長計議才是，張媽一聽喜悅非常，遂說道好

，既然如此，我前去給你通稟，三太說道事情妥協，我有特別的謝你，張媽笑着來到東暗間，就把三太的言語回明，姑娘聽罷，點了點頭，既然如此，你過去把他放開，叫他過來，我還有話問他，張媽一面答應，一面往外走，三步兩步來到了西暗間，樂嘻嘻來到了黃三太近前，並不發言，伸手解綁繩，全都解完了，這才說道，我家姑娘有請，三太把胳膊腿活動活動，然後叫張媽頭前帶路，張媽不敢怠慢，伸手先把軟帘打開，讓三太出來，然後又緊走幾步，那個意思打算打東暗間的軟帘，又誰知黃三太一看他那口刀，仍然在門口旁邊扔着，一聲沒言語，下腰將刀拾起，張媽手打軟帘，將然一回頭，耳輪中就聽撲的一聲，黃三太手起刀落，把張媽一刀殺死，然後手擎鋼刀就要往裏闖，若梅姑娘早已看得明白，站起身形，回手亮劍，嚙了一道閃光，寶劍離匣，這個黃三太就知這女子的寶劍，絕非尋常的軍刃，樓上地勢狹小，如何能夠動手，說了一聲「頭」，你敢隨我下樓，說着話，已然來到樓口，順着樓梯下樓，將然來到院井之中，抬頭一看，只見若梅姑娘，已然手舉寶劍，站在自己的面前，用手中寶劍點指，叫了一聲黃三太，我跟你無冤無恨，爲什麼你三番兩次，打算行刺於我，這時三太冷笑一聲，叫了一聲「頭」，我要不說，你還不知道小太爺我是誰呢，姑娘一聽，心說啣，趕情這個人，他沒有准姓，真正令人可氣，遂接着問道，分明是你自己說的，姓黃名開字三太，怎麼你又不一定是誰呢，那人復又冷笑一聲，告訴你吧，小太爺姓閔雙名德俊，外號人稱玉面如來，我的天倫被你父一箭射死，我跟你乃是對

頭的冤家，拿你父女報仇雪恨，尚且拿不着，今天相遇，我豈能輕輕放過，姑娘一聽，心說可不了的啦，原來他是雙槍將閔世瓊之子，他跟我有殺父之仇，我爲什麼把終身相許，這豈不瞎眼嗎？書中代言，閔德俊不是一個人來的，皆因老人家勝三爺到皇糧堡赴宴，至晚未歸，衆人就知道其中有變，大家一商議，老英雄閉眼神佛劉世英出主意，你們大家別動，我帶領閔德俊前去探聽，沒有事更好，真要有丁意外，我們爺兒倆見機而作，大家一聽也好，這才甥舅二人，各自收拾俐落，帶好了軍刃，由打萬福鎮王家老店起身，來到皇糧堡，天還未到定更，堡門尚且未閉，爺兒倆不知道土地爺吳鎮宇住在何處，只得在堡內各處觀看，猛然就聽劉世英叫道，德俊你來看，合堡之中，就屬這一家宅院寬大，不同可知，一定是吳鎮宇的住宅，咱們爺兒倆不可同行，你走東南，我走西北，在他的院裡面各處探聽，探聽完畢，無論誰得着消息，咱們仍然在此聚齊，到裡面動手辦事時候，可要二人同行，就爲的是耳目靈通，閔德俊聽罷點了點頭，爺兒兩個這才分手，各按方向分頭前去，不表老英雄劉世英，再說閔德俊順東南院牆往裡繞，繞來繞去，看那個意思大概是個後院，看了看四外並無行人，這才墊步往起一縱，單胳膊肘跨牆，聽了聽裏面並無動靜，這才一換髮來到裏面，一看不錯，正是小小的一座花園，南面有一拉過五間過廳，當中有串堂門，已然緊緊的關閉，東西各有角門，閔德俊看罷，擰身縱上了過廳，東西都有跨院，各帶樓房，閔德俊在過廳上面看得明白，東跨院的樓窗，透出來燈光明亮，玉面小

如來這才施展夜行術，窺房越脊奔東跨院，將然縱上西廂房，就見由打東面的月亮門，進來一個小姑娘，看那個樣兒，像丫環的打扮，閔德俊一看，准知道這名丫環一定是够奔北面的樓房，自己趕緊順着西房往北，來到樓房切近，身形一縱，縱到了樓的外廊下，將身形隱住，容着小丫環進到裏面，他側耳一聽，說什麼粉壁牢押着勝英，叫姑娘多留神，閔德俊一聽，准知道勝三爺未曾遇險，不過被獲遭擒，既然這個小丫頭告訴姑娘留神，不問可知，裡面一定是吳鎮宇的女兒，我何不走上前去，闖到裏面，一刀將他殺死，然後把小丫頭拿住，問他個明明白白，豈不爲妙，說時遲那時快，閔德俊把主意拿定，抬臂膀亮刀，一直闖到裏面，就在啓軟帘之際，閔德俊留神一看，自己就是一怔，但只見屋中坐着這位姑娘，穿白戴素，上半截白綢子女褂，下面相襯白綢百摺裙子，薄底鞋，肋下懸掛一口寶劍，如花似玉，眉如翠黛，目似秋波，鼻如玉柱，口似櫻桃，一雙玉耳，相襯明珠耳環，頭上青絲高挽美人髻，迎面戴着一枝鳳釵，真不亞如天仙一般，閔德俊看罷，毫無愛戀之意，闖進來舉刀欲刺，沒想到被人家姑娘閃過了刀，一脚將他踹倒，這才被獲遭擒，閔德俊這個孩子聰明無比，俞若梅叫丫環掌燈觀看的時候，他見姑娘微然一怔神，心中就明白了，准知道姑娘動了愛慕之意，故此張媽向他問話的時候，他偏偏要問姑娘是誰，這叫明知故問，沒想到張媽，提姑娘姓俞，是俞二爺的小姐，閔德俊一聽哎喲，我打量是何人，原來是我的對頭冤家，別忙我先看看他是怎樣處置於我，倘若他是水性楊花，動了

邪念，我就給他個假意應承，得手先把賊女殺死，也算給我父親報仇，想到這裏不敢吐露真名實姓，恐怕從中壞事，他這才假冒黃三太的名字，果然張媽從中說親，閔德俊點頭應允，解去綁繩，跟隨張媽够奔東裏間，閔德俊一看自己那口刀，仍然在地板上扔着，他這才彎腰拾起，首先把張媽殺死，二次要打算刺殺姑娘，俞若梅亮劍，閔德俊這才够奔樓下，姑娘早已由打樓欄杆飄身跳下來，一問這才知道他不是黃三太，乃是雙槍將閔世瓊之子，玉面小如來閔德俊，姑娘一聽，後悔不應當失口許配終身，又一想冤家宜解不宜結，我的父親無故將他父親射死，他是子報父仇理所當然，想罷將然要擺劍過去動手，打算二次把閔德俊拿住，就在這般光景，猛然就聽月亮門一陣大亂，正是土地爺吳鎮宇帶領羣寇趕到，吳鎮宇正然在前面同羣寇議論，如何處置老勝英，有的說等到更深夜靜，由打粉壁串內拉出來一殺，也有說留着他，作爲香餌釣鯨之計，他既然被獲，他的餘黨，必不甘休，等他們來一個拿一個，來兩個拿一對，全都拿獲之後，一塊兒把他們結果性命，豈不省事，七咀八舌，正然說到高興之際，猛然外面進來一個莊丁，口稱稟報莊主得知，後面有勝英羽黨前來探探，俞大姑娘已然跟人動手，土地爺聞聽，遂向衆賊人說道，各位仁兄賢弟大家助我一臂之力，前去拿人，又吩咐一聲叫莊丁預備，土地爺以及羣賊各自拉軍刃，外面莊丁早把燈球亮子油松點齊，霎時之間，照耀的如同白晝一般，這才如蜂擁一般够奔後面，來到東跨院，進了月亮門一看，不錯若梅姑娘正然跟一個青年男子動手，雲裏嫦娥俞

若梅，此時擺劍過采，照定德俊便擊，小如來閃身形，姑娘趁勢一脚把閔德俊踹倒，若梅本打算趕緊將他拿獲，免得羣賊動手，不料想閔德俊將然栽倒在地，就聽吳鎮宇大喊一聲，擊槍够奔當場，那個意思要趕上前去，手起一槍結果閔德俊的性命，若梅姑娘一看，心中着急，無法可施，你說救當然救不了，皆因是要避免嫌疑，要說不救，眼睜睜就要看着大英雄性命不保，正在萬分危急之際，這才是不該死，就有救，就聽房上有人高聲喊道，胆大賊人，休要傷我甥兒，俺閉眼神佛劉世英來也，說着話由打房上縱下一個人來，花騰騰一抖手中的練子雙槍，一溜撲奔土地爺吳鎮宇，小子只得用手中亮銀槍，跟劉世英動手，劉爺怎麼這時候才來呢，原來是陰差陽錯，爺兒兩個分手之後，劉爺繞走西北，到了吳鎮宇的宅中，各處探聽，探來探去，可就訪查明白，知道勝三爺被押在粉壁牢，費了好大工夫，纔找着了這個粉壁牢，看的明白，自己可沒敢動，皆因是無人巡風，老人家記明了道路，趕緊往外走，恐怕閔德俊探聽完畢時，在外面等候着急，以及劉爺到了定約會的那裏，四外觀看找不着一個人影，劉爺納悶，心說難道他在裏面被人發覺，出了意外不成，老人家想到這裏，又等了一會兒，仍然不見德俊，心裏頭可着急了，暗想道可不的啦，這孩子一定失神大意，被人看出破綻，生死尚且不敢說一定，我姐夫千頃地，就是這麼一根苗，倘若有個一差二錯，豈不要了我的老命，想到這裏心中着急，道才不敢怠慢，二次進入裏面，各處探聽，正然探聽不着下落，猛然間看見燈球火把，够奔東跨院，老人家

劉世英心中明白，准知道東跨院有事，這才暗地跟隨，來到東跨院，就聽吳鎮宇高聲喊，由打月窟門縱了出去，劉士英趕緊留神觀看，原來是閔德俊被一女子打倒，吳鎮宇打算過去一槍將自己的甥男刺死，老英雄不敢怠慢，一聲喊喝，縱將下來，抖雙槍够奔吳鎮宇便刺，土地爺用手中的亮銀槍接架相還，若梅姑娘一看，這倒是個機會，脚尖點地，往前一縱，來到閔德俊的身旁，伸足就在後脊背輕輕一踏，吩咐一聲丫環們細綁，丫環過來照樣把閔德俊細綁好了，羣賊看着無人敢過問，姑娘本打算拿住閔德俊，把他搭到樓上，慢慢的問他個源源本本，怎奈此時當着衆目之下，豈能將他帶到樓上去，只得吩咐一聲，拿鑰匙把他押在粉壁牢，小丫環聞聽取了鑰匙，搭起閔德俊來便走，一直來到粉壁牢下，開開大鎖將門推了一個縫兒，把閔德俊往裏一推，然後把門關上，仍然鎖好，不表兩個小丫環回歸東跨院，單說玉面小如來閔德俊到了粉壁牢內側耳竊聽，聽了聽小丫環已然走遠，外面毫無動靜，自己將然要施展卸骨法退綁繩，就聽三爺問何人被擒，閔德俊趕緊答言，是侄兒我，三爺一聽是閔德俊，老頭子心中不悅，暗想道這是何苦呢，你父千里迢迢爲給我祝壽，以致死於非命，今天爲我被獲遭擒，你又前來探探，倘若有個意外，豈不斷了你的閔氏門中後代香烟，老人家雖然這麼想，事到如今，那也叫無法，只得問他一人前來，還是另有別人，閔德俊並不隱瞞，還就把甥舅爺兒兩個前來打聽老人家，如何分道，自己如何被擒，直說到現在舅父劉世英，正然跟土地爺動手，我被他等送入了這個粉壁牢，把話

說完，綁繩早已解開，絨繩向腰間紮好，走到三爺面前。叫了一聲勝三叔，待侄兒給鬆解綁，三爺一聽，心中也是歡喜，不想這個孩子他會卸骨法，死活不管，暫且舒服舒服，正然想看，閔德俊已然把三爺的綁繩解開，老英雄舒臂伸腿活動活動身上的血脈，閔德俊問道，勝三叔父那一個女子，給你送來的酒飯可曾用過，三爺問他如何知道，閔德俊又把自己冒名黃三太的話說了一遍，三爺聽罷，嘆了一口氣，叫了一聲賢侄是你非知，大丈夫視死如歸，既然被困豈能受女子的小惠，小英雄一聽遂說道，老人家不可過於耿直，你把飯吃完了，回頭咱們爺兒兩個好走，三爺問道，德俊你雖然脫去了綁繩，門窗俱是鐵的，何以能够逃得出去，閔德俊微然一笑，老人家有所不知，我的舅父跟賊人動手，可不是減他老人家銳氣，長賊人的威風，就是吳鎮宇就够瞧的，再加上那個丫頭武術高強，要說贏當然是贏不了，遲早也要被獲遭擒，老人家想吃飽了喝足了，回頭我出個主意，只要聽外面一有動靜，咱們爺兒兩個就在牢門的左右一邊一個，如果我的舅父被擒，不用說也是寄押到這裡，只要他們一開門，咱們爺兒兩個出其不意，奪門而出，將莊丁打倒，豈不連我的舅父也一同救走，三爺一聽。德俊所說之話，似乎有裡，這才說道好好，既然如此，你把飯盒取將過來，我就飽餐一頓，以備跟他等動手，閔德俊聞言喜悅，趕緊把飯盒送到老人家面前，裡面是四個大饅頭，四碟菜，一盆湯，另外還有一盞酒，尚且不大甚涼，三爺用鼻子聞了聞，酒內並無異味，這才連吃帶喝，工夫不大，已然吃了個酒足飯飽，然後把

家具仍然放在飯盒裏面，提在了旁邊，爺兒兩個竟候外面消息，等了工夫很大，並不見動靜，閔德俊心中納悶，或者我的舅父。寡衆不敵，已然當場亡命，要不然就是落敗逃走，真正是叫人猜想不透，三爺也是着急，跟孩兒說道，也別管劉老英雄落到甚等下落，反正牢門不開，你我難以脫逃，閔德俊聞聽，心中又惦念自己的舅父，又着急難以逃走，遂說道：老人家當真我的舅父。他老人家要是有一個一差二錯，難道說咱們爺兒兩個，就讓魔眼目等死不成嗎，三爺聞聽長嘆了一口氣，叫了一聲賢侄，你我打算出離龍潭虎穴，却也不難，可惜這裏少一個人，不會在場，要是有他在此，救你逃出粉壁牢房如反掌，閔德俊問老人家，但不知何人有這樣大的能爲，三爺答言，就是你那賈七叔父鑽雲太保，這句話尙未說完，就聽外面有人叫勝三哥現在那裡，三爺一聽，不由得心中喜悅。遂問道：外面可是賈七弟嗎，賢弟遲來一步，爲兄就有性命之憂，趕緊設法救哥哥出去要緊，三爺在外面答言：老哥哥這是小事一段，就是這小小的鐵籠子，可算的了什麼，說着話賈七爺勢步擰腰，往起一縱，右胳膊肘跨住了窗台，抬右臂回手亮秋風落葉掃，將然往肩頭上一撲，把七爺可給吓着啦，把自己在暗中救人也忘了，失口說道：嚇嚇可了不的啦，老哥哥可又活不了啦，三爺聞言吓了一跳，趕緊問道，七弟何出此言，原來賈七爺把寶劍丟了。在旁邊閉眼神佛劉世英，只急得頓足捶胸，書中代言，賈爺劉爺二位，這是由打那裏來，皆因老英雄劉世英，自從打東跨院看見吳鎮宇，有意擊槍結果自己的甥男閔德俊，他這才抖身形縱下來

跟吳鎮宇當場動手，要說劉爺雖稱武術不甚高，却是跟土地爺比上。單槍對雙槍倒是棋逢對手，不分輸贏勝負，動一動也就一兩個照面，兩旁邊圍觀賊兵都叫苦。那個意思打算一擁齊上，要打穿殿，雪一婦娘在梅看劉開口，即時果然之，象之所料，方才意要我跟隨押着閻德俊一走，行在中途可是兩個飽幾句話，無奈人我的知是他，見父，我要不在此，勢必受了賊人的惡氣，想到這裏這才一揮手中寶刃，叫了一聲莊主，待我拿此人，不費吹灰之力，這箇老人便倒在一旁，亂言語來到營塢，吳鎮宇無法，只得閃開，姑娘跟劉世英一動手，羣賊可也就不能上陣了。只得派人左旁邊觀敵料戰，若梅姑娘動手之間，劍把裏面似乎帶着引誘的意思，老人說其妙，只得把手中雙槍招數加緊，那個意思恨不得一槍將姑娘刺倒，若梅隨放兩聲，猛一閃身形繞過了西廂房，劉世英殺得興起，那裏肯捨，在後面緊緊追趕。這個婦娘也怪，窺復又由打房上跳下來，劉世英乃是江湖綠林的老英雄，那賊算多經多練，准知道這婦人動手，差多全靠着兵器贏人，他這反來復去，不問可知，一定是有意引誘於我，必要再跳下。追趕，一個不留神，賊許受了他的暗算，再說賊在此人多勢眾，賊賊說一個也來不贏的了，便莫若趁此機會，逃出了皇糧堡，到店房裡面帶好了亂批，候嘉興府官來告狀。叫知府大人遣派官人前來剿滅他的莊村，倒是正理，想罷並不追趕，幌身移向南面，這個意思打算逃走。羣賊一看聲喊喝，不可叫他去了，說着話就只拿軍刃追趕，若梅姑娘高聲說道，我本來要用暗器贏他

，沒想到被他識破，你們大家不要忙，叫他跑出二里地去也走不了他，待我來追趕，土地爺吳鎮宇准知道若梅是刺客的門人，追趕劉世英萬無一失，並不阻攔，就讓姑娘自己追趕下去，不索土地爺帶領羣賊，商議防備來人勦莊的法子。單說姑娘幌身形在後面緊緊追趕，劉世英在頭前走出了吳氏的宅院，將然來到後面，就見姑娘已然追到自己的前面，劉爺就吓了一跳，心說：開蕩江湖這幾年，我可不敢說甚高，要論腳程上也還可以敷衍。今天這個丫頭的腳程未免快了，這麼看起來，他的武術一定比我高，又一想，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只憑我手中的雙槍跟他一死相拚。想到這裏，趕上前去，復又跟姑娘打在一處，戰了不到三四個照面，若梅姑娘虛幌一劍回頭就走，劉世英知道這個丫頭要用暗器贏我，今又我露出這條老命，倒要看你是何意，想到這裏，復又追趕，一直追出了皇糧堡，就見姑娘一幌，一二百線進入了林中，閉眼神佛劉世英有心追趕，又怕在樹林裡面受了他人的暗算，自己微微一怔，就見對面閃啦一條黑影，劉爺將然要追，就見這條黑影忽然來到面前，但見這個人身穿藍緞子三串吞口夜行衣，藍緞子兜襠褲，腳底下穿酒鞋，打繃腿，腰繫英雄帶，絨繩絆胸，背插小寶劍，頭戴馬尾透風巾，藍絨球壓頂，突突顫顫，身量矮小，寒撇小鬍子，一看認識，乃是鑽雲太保賈斌久，趕緊問賈七哥：你這是由那裡來，七爺這才把自己這來歷，畧說了一遍，自從三爺金殿御審，官司完了之後，大眾羣衆在北京城分手，各自歸鄉，賈七爺也到了家，安置安置，說明了自己要做

奔台灣，一路追趕勝三哥，家裏的事，託咐手下人加意照看，料理完畢，收拾好了軍刃小包袱，帶了路費，由打家中動身，這一天正然行走，猛然間聽見後面有人喊叫，七爺回頭觀看，原來是四個人，九頭獅子孟凱孟二俠，萬丈翻波涉桃花浪子韓秀，那兩個是大賊魔二賊魔，幾個人相見，各自寒暄了幾句，孟二俠說道，既然都是追趕勝三弟，莫若咱們大家一處同行。倒顯着熱鬧，七爺點頭應允，一同行走，又誰知對於吃飯下店。這裏頭麻煩了，韓秀積蓄頗多，這一次够奔台灣，當然是多帶銀兩。孟二爺家中也不算窮苦，對於路費上也是富富餘餘，賈七爺自己所帶的銀兩，也就是將就够自己用的，惟都這二位賊魔，腰裏分文沒有，白吃白喝白住店，這還不算，他們弟兄二人成風還要講究，吃飯必要找大館子。什麼貴吃什麼，飯吃完了，不是韓秀會帳，就是孟二爺給錢，賈七爺有心候飯錢，看着賊魔哥兒兩個有氣，再說自己帶的路費也不多，你還要擾人不請客，自己又覺着下不去，七爺一想別跟你們搗亂了，還不如我單走倒好，把主意拿定，這一天由打店房起身，一聲沒有言語，繞個灣兒自己可就走下去了，賈七爺這個人還是心眼多，白晝之間行走，他怕跟那四位再遇到一處，倒顯着不合適，故此他白天住店，夜晚行走，今天晚晌自己正然走夜路，猛然間看見對面來了一條白綫，走入了樹林，緊跟着後面就是一條黑影兒，看那意思，好像黑影追趕白綫的樣子，自己看着莫測其妙。才要趕上前去，看個水落石出，以及來到切近一看，非是旁人，正是閉眼神佛劉世英，賈七爺心中還很痛快

，皆因是若不遇見劉世英，自己反倒走過去了，想到這裏遂問道：「老英雄不跟我勝三哥在一處，蚤夜之間，到此作甚，劉世英未曾開言，先嘆了一口氣，叫了一聲賈七哥，隨我到樹林裡面。待我對你言說一切，說着話，老哥只兩個進到樹林裏面，遂就把皇糧堡之事，直說三益赴宴被獲遭擒，我與閔德俊前來探聽，看見貪功大意，被人拿獲。我一人寡衆不敵，這才逃出皇糧堡，其中有個穿白的姑娘，帶了一口寶劍武術高強，故意引誘於我，已然進入了樹林，我這裏將要往裡追趕，就遇見七哥你了，賈七爺把話聽完，一幌馬尾透風巾，叫了一聲劉賢弟，這場事幸亏我趕來，要是不來，鬧糟啦。我也不管穿白的穿紅的，就憑我掌中秋風落葉掃，他不過見我還回來了，就要遇到我的手裏，那就算活膩了，我勝三哥被押的所任，兄弟你知道不知道，劉世英點頭說道：「那個所在我倒知道，恐怕我二人前去，不易得手，賈七爺開聽冷笑了一聲，也不是我姓賈的說句大話，諒他小小皇糧堡可有幾個能人，兄弟你就頭前帶路，劉世英無法，只得邁步出樹林，劉英世在前，後面賈七爺跟隨，工夫不大，來到了吳氏的宅院，二人施展夜行術，竄房越脊，一直够奔後面，這個時候已然二鼓多，幸喜無人知曉，眨眼之間來到粉壁牢的這所院落，劉世英打手勢，告訴賈七爺就是此處，七爺這個人生來就有些兒狂，低聲說道：「兄弟你也不用巡風，一同到這裏來，弟兄二人將然來到鐵窗下面，正赶上三爺跟閔德俊嘆想自己，七爺這才答言，然後縱上了窗台，要回手亮寶劍削鐵窗之際，一摸後背，只有一個空劍匣，賈七爺這一驚

可非同不可，不想活的必都有，裡面三爺一聽，七爺把寶劍丟失，不由得斷舍着叫苦，心說這可活該我勝英命逢絕地，將然想到這裏，就聽下垂首的鐵窗撲撲的聲音，閔德俊一看，叫了一聲勝三叔你看，西邊這個窗戶有人削開了，三爺聞言，留神一看，果然西邊的鐵窗樞削去了五根，老爺子這叫急了，也不管是什麼人把窗戶削開的，伸手把那一個飯盒拿起來，由打窗戶口往外一擲，隨着身形一縱，來到外面，緊跟着閔德俊也縱出來，老少四人相逢見面，將要接談，就見面前喇啦一幌，一道白線，劉世英用手一指，向賈七爺說道，方才引誘我的就是此人，賈七爺也搭着是丟了寶劍的火兒，一聽此言，並不思索，一矮身形往前緊追，後面這爺兒三個一看，只得在後面一同追趕下去，仍然竄房越脊，一溜追出了阜糧堡。就見前面那條白線喇啦一幌，進入了樹林，賈七爺因為並未追上這條白線，心中有氣，雖然進了樹林，仍然不捨，將然來到樹林切近，就聽裏面有人叫道，賈斌久你的寶劍，就在樹林邊，好好將他拿來，以後說話要留神，如果不知懲戒，犯在我的手內，決不輕饒，七爺聞言低頭留神細看，果然林邊有自己的寶劍，旁邊還有一個小包袱，賈斌久不由得倒吸了一口涼氣，暗想道不問可知，這一條白線，當然就是那個俞若梅，七爺還是真猜對了，姑娘把劉世英用引誘之法，送到堡外，自己進入樹林，將然轉身要回去，在這幾個工夫，對面來了一個人，聽他跟劉世英兩個人接談，知道來的這個是賈斌久，聽了聽這個賈矮子說話太狂，姑娘隱身在樹叉上面，等他二人出樹林的時候，輕輕的把他的秋

風落葉掃帚到手中，若梅繞道前行，回到皇糧堡把閔德俊的軍刃等物，用包袱包好，帶在身邊，將賈七爺的寶刃手中一擎，這才够奔後窗粉壁半，看了看賈七爺等二人將到，姑娘把身形隱住，空看七爺一摸寶劍丟失怔神之際，他這才來到下垂首的窗戶，用七爺的寶劍將鐵窗倒折了半根，三爺等出來，若梅故意把身形一幌，有三位老少四人帶到堡外，以及來到樹林，這才將寶劍包袱放在林邊，跟着七爺與七爺說明，然後自己繞道而回，賈七爺把自己的寶刃插在營中，包袱打開一看，正是閔德俊的軍刃等物，玉面小如來走過來把自己的東西收拾完畢，心中想是俞若梅所為，皆因跟他父親有殺父之仇，心裡頭可不敢感激他，惟獨賈七爺想起方才之事，不再得心中後怕。我說了這麼兩句放肆話，他把我的寶劍奪走，我竟會不知道，原來談論武學，我賈斌久闖蕩江湖多半輩子，蒙人台愛，稱爲鑽雲太保，我門弟兄號稱明請八義，要說今天這麼一場，這個劫數比我的多，這是他盜去我的寶劍。他要刺殺我的性命，豈不是易如反掌。嗣後我竟得感激人家才對，賈爺正然思想，就聽三爺說道，你暫時一避風頭，有什麼話明天再說。衆人點頭將然要走，就在這幾個工夫，只見高聲一喊，說：老勝英，我看你往哪裏走。說着話燈球火把，不單如旋風一般，還趕來，三爺抬頭一看，正見七爺在皇糧堡圍羣賊竟將下來，書中代言，這小子怎樣來的呢，這就是方才三爺出粉壁半的時候，先把飯盒由打窗內扔出來。花啦啦一聲響，衆人追趕白線走了，這個事可就出來了。打更的更夫，這時候正然轉

到後面，猛然聽見這一聲響，不由得吓了一跳，聽了聽往下沒有別的動作，這才繞到粉壁牢一看，可不了的啦，鐵窗被人割斷，兩個更夫不敢怠慢，一直往前頭跑，來到廳房，口稱莊主在上，後面粉壁牢被人拿刀砍啦，吳鎮宇聞聽，准知道有事，可是聽不清楚是怎麼回事，遂叫那一個更夫，你說是怎麼回事，那一個偏巧是惱結巴，發發後，後了半天也沒說出來，吳鎮宇聽着着急，叫莊丁預備，自己帶着羣賊，來到粉壁牢一看，這才知道勝英早已被人救走，不敢怠慢，率領莊丁等衆，往外就追，將差追出堡門，正遇見若梅姑娘回來，吳鎮宇一看，趕緊問大姑娘你到哪裡去了，粉壁牢勝英被人救走，你可曾知道，若梅答應一聲，我正是爲此而來，剛才我追出那一個使練子雙槍的老頭兒，到了樹林前，堪堪將他拿獲，鑽打樹林裏面，出來二十多人將我攔住，我有心跟他們衆人動手，又一想不成，怕他等用的是調虎離山計，一面在外面跟我動手，一面派人到咱們宅院裏面，暗含着把人救走，那使如何是好，故此我沒敢戀戰，趕緊回到家中，到後面一看，果然不出我之所料，來了兩個人，從中有一個矮兒，將我把勝英救將出來，往外逃走，我這才發後面緊緊追趕，追到外面，他等進入了樹林，我不知道樹林裏面，究竟有多少人，我這才打算回來報告老莊主，趕緊派人前去捉拿，土地爺一聽，直氣得哇呀呀怪叫，說了一聲姑娘，你暫且回去休息，我等追趕便了，若梅把謊言說罷，自回了皇糧堡，土地爺吳鎮宇這才率領羣賊追趕下來，這時候賈七爺有寶劍在手，這個橫動可就來了，抬膀臂亮劍手中一擺，就

這是一道厲閃，來到道路的當中，口中罵着猴兒崽子，有不怕死的，只管過來，這句話將然說完，由打賊羣之中，縱過兩個人來，七爺細一看認得，正是蓮花湖漏網之賊。一個叫朱洪義，一個叫周少連，兩個小子擺刀過來說道，賈矮子你休要耀武揚威，別走接刀，說着話擊刀便剝，七爺並不慌忙，身形一閃躲過了朱洪義的刀，周少連的刀又到了，賈七爺身形一閃用劍相攔，賊人知道七爺使的是寶刃，磕到刀上就得削斷，小子趕緊往回撤刀，換勢進招殺在了一處，劉世英一看賊人雙戰賈七爺，抖雙槍過來，打算幫助七爺跟賊人動手，將然來到當場，聶氏弟兄擺刀攔住了劉世英，閉眼神佛劉世英憑掌中雙槍，力敵二寇，在旁邊玉面小如來閔德俊，一看賊人並力夾攻，雙戰自己的舅父，這叫是親三分向，抬膀臂亮雁翎刀，來到當場，那個意思本打算幫助劉爺。焉想到賊羣之中，又過來董氏昆仲，擺雙鞭敵住了閔德俊，六個賊人跟這老爺兒三個打成了三團，真不亞如走馬燈相仿，別看閔德俊年輕力敵二寇，毫無懼色，就在這般光景，土地爺吳鎮宇一看，勝英將然逃出粉壁牢，手中並無寸鐵，心說老勝英兩次贏我。要打算報仇這可是個機會，想到這裏，點手呼喚老勝英，你若真正是條英雄，過來跟我大戰三百合，如果胆小不敢過來，我可要伸手捉拿於你，三爺這個人，本來就是杉木杆子的脾氣，能折不彎，一聽吳鎮宇說了這一片言語，明知這小子欺我手中沒有軍刃，故爾用大言相欺，我要是不敢過去，倒叫他小看我勝英，畏刀怕劍，倒不如拚了這條老性命，我要徒手會他的槍，想到這裏，將要答言過去勸

手，猛然間聽見後面有人叫老師，請你老人家帶着軍刃前往不遲，三爺回頭一看，說話的
非是別人，正是自己的弟子黃三太，同着香五，茂隆，李煜，金頭虎賈明，小哥哥五個站
在了面前，書中代言，自從劉世英，閔德俊甥舅爺兒兩個，由打店房起身之後，小哥哥幾
個大家計議，倘若是他們爺兒兩個，天交二鼓不回來，叫劉氏弟兄四人看守靈車，在店房
等候，這哥五個帶着三爺的軍刃暗器，要前來打探，在先前劉氏弟兄也要來，還是三太相
攔，不叫他們動，金祥，銀祥，福祥，祿祥哥兒四個無法，只得點頭答應，候到了天交二
鼓，果然未見劉老英雄爺兒兩個回歸，小弟兄五人，這才趕緊收拾俐落，各帶軍刃，三太
拿着三爺的刀，香五拿兒頭，賈明帶着鏢囊，囑咐好了劉氏弟兄，無論等到什麼時候，我
們不回來，你們千萬別動，金祥等點頭答應，三太帶着小弟兄起身，到了院中，並不走店
門，一個個全都越牆出來，到外面一看，此時已然二鼓過了，并無來往的行人，弟兄五個
這才把身形一矮，施展夜行術，陸地飛騰的工夫，順着大道一直撲奔皇糧堡而來，工夫不
見甚大，穿過樹林一看，就見一片燈球火把，照得如同白晝，借着燈光看得明白，跟賊人
動手的又多添：一個賈七爺，老人家賸三爺，正然跟土地爺兩下裏答言，意欲動手，三太
這才走過來，叫老師帶着軍刃，三爺一看，伸手撈住了刀把，三太擎住刀鞘，唵嚶嚶聲
把刀掣出，賈明叫了一聲。三大爺給你鏢囊，老人家一擺手，說了一聲不用，這才手擎魚
鱗紫金刀，够奔當場，土地爺一看哎呦，我今天打算要乘勝英徒手，又誰知他的弟子把軍刃

給他送來，雖然這麼想，那也算是無法，只得抖槍够奔三爺便刺，勝三爺憑手中刀接架相還，這十一個人，打了四圍，那才叫難解難分。動手約有三十多個照面，吳鎮宇一想不好，照着這樣打長了，勢必落敗不可。別看我們人多，怎奈老勝英的人一個個都是武術高強，那六個人全都是兩個打一個，尙且不能取勝，我又不是老勝英的敵手，真要是一個不留神身帶重傷，勢必被獲遭擒不可，要說土地爺吳鎮宇就算伶俐。他一看不好，這才虛幌一槍，墊步擰腰縱出了圈外，三爺本有意要追，又一想賈七弟等都是二人敵着二寇，常言說的好，三拳難敵四手，好漢架不住人多，工夫一大多有不便，倒不如過去先把幾個賊人拿獲，倒是正理，主意已定，看了看離着自己最近的，可就是賈七爺，兩個賊人可就是展翔大鵬朱鴻義，俊鳥飛來周少連，三爺看罷，一擺魚鱗紫金刀縱了過來，正赶上朱鴻義擊刀往後面欲刺賈七爺，猛然間一看，面前站着一個老頭兒，非是別人，正是年邁蒼蒼的老勝英，自己一看不由得心中害怕，微然一怔神，這麼個工夫，三爺的刀够奔自己的脖項砍來，這小子趕緊一矮身，縮頸藏頭，老人家趁勢一抬腿，把朱鴻義踹了一溜滾，噹噹一聲刀落埃塵，雙手扶地，將然要起，三太趕過來用腳踏住，解他的絨繩就綁，周少連動着手一看，朱鴻義被擒，未免心裏頭發慌，本打算虛幌一刀逃走，怎奈賈七爺這口小寶劍光華繚繞，前後左右，把自己圍在了當中。想走萬難，心裏頭還害怕，留神別讓刀撞上劍，雖然這麼想，七爺這個身手够多麼快，寶劍向着咽喉一點，小子將然一閃身，賈七爺往前一上

步，撒劍換掌，吧的一聲，右手掌打在賊人的胸膛，這小子噹噹噹，往後倒退了三四步，撒手扔刀，翻身栽倒，昏死縱過來按着就綁。其餘的賊人一看，可不行的啦，吳莊主已然落敗逃走。我們六人已然被獲，遭擒了兩個。我等不走，尚待何時，四個賊人不約而同，說了一聲風緊扯乎，四個人各自虛幌軍刃，撒腿就跑，衆人將然要追。老人家勝三爺用言語攔住，你我大家暫回萬福鎮，有什麼話回頭再說，衆人這才止住了腳步，望神一看，小弟兄之中少了一個賈明，大家你問我，我問你，全都說不知道，衆人正在尋找之際，就見賈明由打樹林之中出來，肩頭抗着一個人，手中還拿着一條槍，來到三爺面前，撲咚一聲往地下一扔，大家細一看，非是別人。正是土地爺吳鎮宇。勝三爺一看，心中喜悅，手理銀髻，向賈明問道，明兒你如何將他拿住。賈明並不隱瞞，這才從頭至尾一說，書中代言，土地爺，一看不是三爺的敵手，這小子不管羣寇首先脫逃，在旁賈明早就看見了，一聲沒言語，幌動身形跑到吳鎮宇的前面，來到烏糧堡堡門切近，賈明將身形隱住，一看吳鎮宇並不慌忙，慢慢奔堡門而來，賈明等他身臨切近，伸手把三爺的鏢拿出來一只，先說了一聲老莊主慫回來了，土地爺聽着聲音耳生，遂問道，你是何人，賈明說了一聲是我，抖手就是一鏢，人要倒了，霉什麼事都遇得見，賈爺不會打鏢，瞎往外一扔，也搭着相隔太近，耳輪中就聽吧的一聲，這只鏢正打在吳鎮宇後膝蓋以上。這個地方正是軟麻穴，一鏢打中渾身發麻，撒手扔槍，翻身栽倒，賈明過來按住，把他綁好，鏢收起來。拿着他那條

亮銀槍，把吳鎮宇抗起來就走，走了沒有幾步。四寇帶領莊丁逃回。賈明這才叫手急眼快，趕緊翻身隱在黑暗之處，雙手捏住土地爺的脖子，那個意思怕他喊嚷，等着賊人全都進了皇糧堡的堡門，賈明這才抗着吳鎮宇繞走樹林。聽見衆人說話，這才出來，三爺問他，賈明備叙前情，老人家把話聽完，贊美賈明，別看明兒聰明伶俐，他心中真有這樣的秀氣，賈明一聽接着說道，要不然人稱大將金頭虎，真有神出鬼沒之能。三大爺你將來要是能作了皇帝，我給你當個招討大元帥，你看怎麼樣，三爺一聽，這個人捧不的，將然一說好。他就要說瘋話，這才睡了他一口少耍胡說，賈明這才把高興勁兒過去，三爺向着衆人說道，你我回歸萬福鎮店房，明天把三寇交到府衙就是了，大家點頭，小弟兄等輪流抗着三個賊人，一直回歸王家老店，走在中途路上，三爺問賈七爺由何處來，衆人亦問三爺赴宴前後的情形，彼此一說，大家這才明白，說着已然來到王家老店，此時天光已交四鼓，三爺走上前去叫店門，裏面夥計把店門開開，早已知道三爺的來歷，遂也不多問，衆人來到裏面落坐，叫小弟兄輪流看守賊人，稍爲休息一會兒，這個天已然是大天大亮，大家起來，梳洗已畢，用過早點，這才叫店裏的夥計，牽了一輛大車，把三個賊人裝在車上，一個人也不帶，勝三爺親自換好了長大衣服，乘跨坐驢，押着車輛奔嘉興府，天色未到辰時，已然來到府衙前，叫人回進去，知府沈文彬一聽，心說我這個盟兄，他也太不知自愛了，只得叫值日的差人，把差使接收，然後請三爺到內書房，老英雄見了知府大人，就把

如此如彼，在皇糧俸所遭所遇之事一說，知府聽得這事，不由得暗自皺眉，只怨吳鎮宇不聽自己的話，早早跪地不是把他的命關沒了，就是把我一個知府鬧掉了，看起來作官還是憑功勞去掙，才算妥當，我要不是欠着吳鎮宇金錢的人情，頭一次他攔阻勝英，我早把他收入了監獄裏，必裏面裏想，嘴裏只得說道，無知刁民太以可恨，本府一定要嚴懲於他，把話說完，三爺就要告辭，知府沈文鼎，陡然想起一件差事，趕緊挽留勝三爺，不讓行走，欲知何事，如此驚慌，且看下集分解，

三俠劍第十二集終

